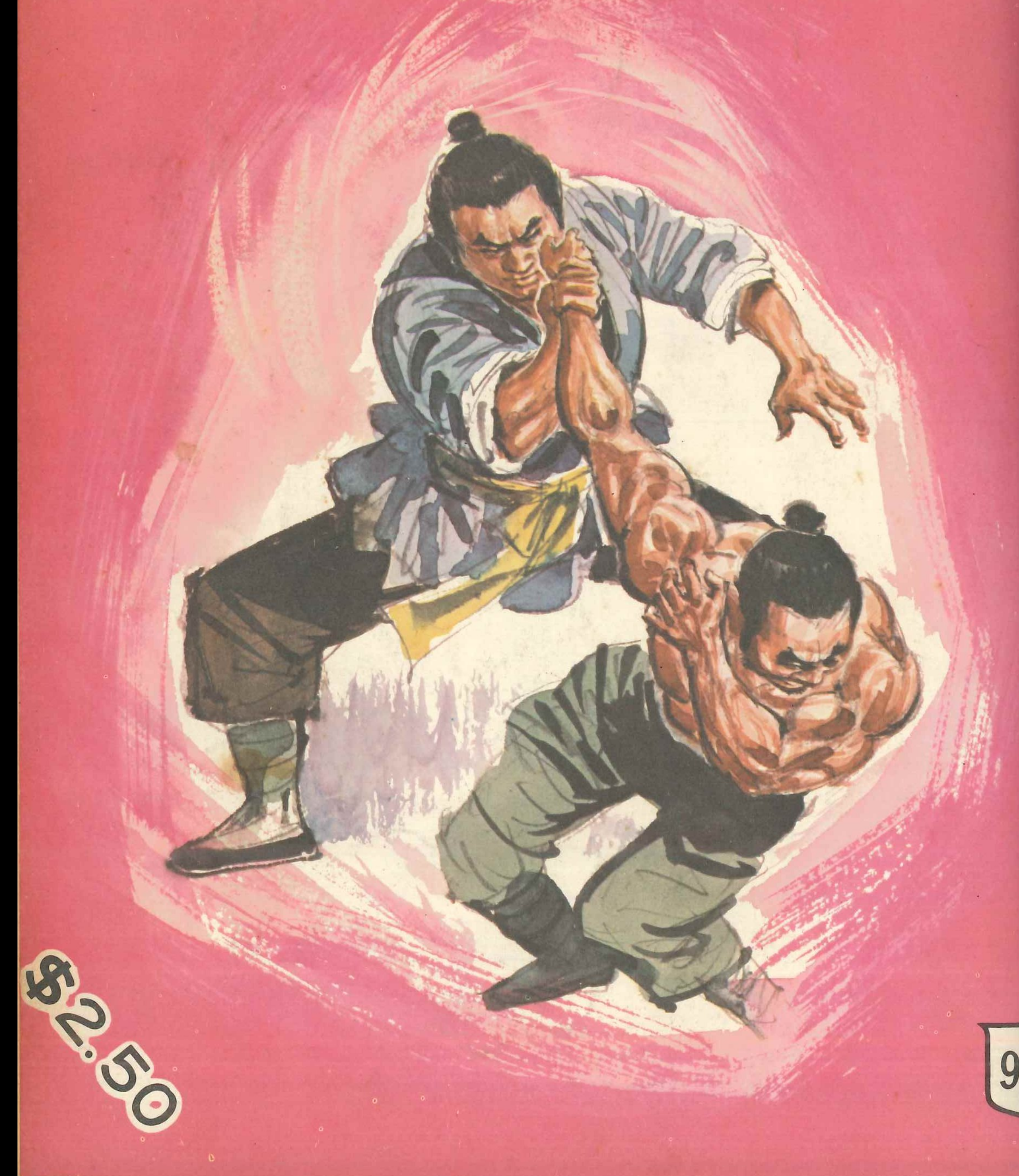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天降橫財 人無橫財不富，於是人人都想大發橫財。但是當橫財從天而降時，大禍事亦隨即發生。------------



編後話

今期刊出的鐵拐俠盜故事「天降橫財」，是該故事集最後的一篇，呂偉艮和他的妻子林愛莉從此之後便眞眞正正的收山了。

但是呂偉艮唯一的門徒阿生，他的事業正如日中天，他在國際特警組織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驚險的任務將接二連三的落在阿生的身上。到底這年青人沒有他的師父在旁協助，執行任務時是否表現得更出色？馬雲君將會繼「天降橫財」後由阿生担綱的「國際特警故事」給你答案，請留意刊出日期。

＊＊　＊＊　＊＊

爲了聖誕節即將降臨，本刊九六五期決定發行特大號（將原有頁碼113頁增至129頁），以配合讀者們在假期中得到充份最佳精神食糧起見，本刊將會不惜工本，屆時儘將猛稿巨著傾巢而出，以酬讀者們十多年來擁護支持雅意，敬希垂注。

＊＊　＊＊　＊＊

下期巨型故事特選由高橋先生執筆之歷史俠義小說「揚州節烈」，這是一篇充滿忠貞節烈、凜然大義氣氛的武俠故事，內容曲折傳奇，情節哀感肺腑，賺人熱淚，屆時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運郵：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運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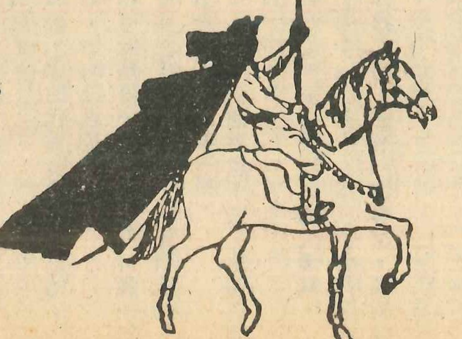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6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故事

天降橫財

馬雲·文
盧令·圖



爭鈔票　路人變瘋子

美國可以說是個無奇不有的國家，除了法例賦予一般平民百姓太多自由之外，主要還是由於這個國家是個多元民族組成的新興國家。

不同的種族，自然有許多不同的語言與習慣；生活方式的不同，往往就會造成許多磨擦與誤會。再加上物質的高度享受與刺激，因此許多在別的國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美國却是司空見慣。

×　　×　　×

以下是一段廣告：「你喜歡刺激嗎？我們這裏須要一班富有冒險精神的年青人，假如你在某方面自認是一位專家，那麼，你可能因此而致富。欲知詳情，請即來函本報郵箱一七三四號，當函約面談。」

廣告刋在一張報紙上面，不大搶眼，看上去十分平常。但是，却吸引着一位年青人的注意。

這位年青人叫沙丁，是個二十餘歲，充滿了幻想的青年。

他立即寫信應徵。

回信很快就收到，那人約他在公園會面。這是個頗令人感到意外的方式；那人要他穿一件紅色T恤，戴一頂白色的鴨咀帽。

另一方面，他手上須要預備一包爆谷，在公園的空地上餵鴿子。

這件近乎開玩笑的事情，令沙丁有些猶疑起來，但他終於照做了。

×　　×　　×

公園裏，早晨的時間，行人不太多。陽光普照，應該是個好日子；但沙丁的心情顯得十分緊張。

那一包爆谷差不多扔光了，鴿子不知道是討厭還是歡迎，總之叫個不停。

終於有人走過來了。

那人戴着一副黑色太陽眼鏡，長髮，蓄鬚，這是時下最普遍的型像。

那人也捧住一紙袋爆谷，邊行邊餵着空地上的鴿子。然後緩緩走近沙丁的身邊，若無其事地搭訕道：「沙丁先生麼？」

沙丁知道對方正是他等待着的人。於是回答道：「我正是沙丁，你有什麼工作介紹給我？」

「我們一邊行一邊談，讓我們吃個熱狗。」那人朝一個檔口走過去。

那是一個販買熱狗與漢堡飽的食物攤檔。

那人買了兩個熱狗，兩杯用紙杯盛載的汽水，把一份交給沙丁；他們看來就像兩個朋友一樣，沒有人懷疑他們，更不會相信他們前後只認識三分鐘而已。

「這是一份相當危險的工作。」那人一邊吃着熱狗，一邊說道：「你有過高空工作的經驗嗎？」

「沒有。」沙丁道：「但我相信自己可以勝任。」

「這是個現實世界，我想，我們現在須要談談代價了。你須要先看我擬好的計劃，但看過了之後就不能退出。因此，你現在還可以表示退出或參加。不過，不管參加還是退出也好，閣下必須保密，否則會有生命危險。明白我意思麼？」

「明白了。」

「那麼，你的代價將是不固定的。」

「嗯，你的意思是——」

「你可能獲得一百萬元，但可能一無所有。這要視乎你的表現是否絕對成功，我們的合作是否有默契。」

沙丁其實無須他再說下去，也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必然是一宗籌劃已久的大爆竊。

沙丁問：「有多少人跟我們合作？」

「你我之外，還有一位專家，他對開保險箱十分有經驗。」

「安全嗎？」

「這種事情，永遠也不能夠稱得上安全。」

「我的意思是，我們的情報和計劃周詳麼？」

「十分可靠，只要依計行事，成功的機會率在百份之九十八以上。百份之一的失敗可能，是我們三人之中有一個出錯，另外百份之一的可能就是臨時遇上了事前難以估計的意外。」

「聽來十分感人，我決定參加了。」

「那麼，我們現在就離開這裏。」

「幾時開始行動？」

「三天後的深夜。」那人又問：「你家裏有些什麼親人？」

「一個媽媽。」

「多大年紀？」

「四十多歲，五十未到。」

「與你同住？」

「是的，但她向來不管我；她自己有工作。」

「什麼工作？」

「在酒店裏替人清潔房間。」

「你須要找個藉口，離開她幾天。因為你要留在我們的連絡中心，直至結束為止。」

「坦白對你說吧，三幾天不回家，是我常見的事，見怪不怪，根本連藉口也不必找了。」

「那好極了，現在我就帶你到我們的連絡中心去！你可能要演習幾次，因爲這並非一件容易做得好的工作。我們一定要保證它成功！」

沙丁沒有意見。

那人將他帶離公園，到附近登上一輛汽車，一齊離去。

×　　×　　×

這是一間舊樓。

沙丁跟隨那人來到這裏之後，一直在研究紙上的計劃。

那人自我介紹叫麥昆，雖然鬍鬚滿面，看上去也只不過三十五歲左右。

麥昆的計劃很詳細，上面有現場的形勢圖，行事的時間估計，以及事後的撤退等等。每一個步驟，他都要求非常嚴格。

沙丁聽過了麥昆的解釋，也向他發問過不少有關問題；麥昆覺得他很用心，很認眞，所以安排他認識另外一名夥伴。

另外一名夥伴據說是意大利人，叫加丹奴，三十歲左右的年紀。看上去已知道是個相當精明的人，他對麥昆顯得相當敬重。

他們三人的「演習」在一間貨倉裏面進行。

貨倉是一間單層建築物，相當舊式的。貨物只堆得一半高。因此，上面有足夠的空間可以讓他們加以利用。

時間在晚上，貨倉裏面已經沒有人了；他們三個人儼然就是這裏的主人。

他們用彈簧射鈎將一條長長的尼龍繩子飛擲至十多丈以外，鈎住一列木箱。他們假設那是天台的一列矮牆。

然後，三個人分別戴上黑色的面罩、手套，用活扣扣住扯直的尼龍繩，小心翼翼地前進。

他們三人都穿上了黑色的夜行衣，加上面罩手套都是黑色的，所以在沒有燈光的環境底下，實在不易被人發覺。

麥昆的目的，是要考驗他二名合夥人的身手是否够靈活。

結果他認爲非常之滿意。

×　　×　　×

加丹奴和沙丁雖然都很相信麥昆，他們仍然不止一次地提出他們心中的疑問：那「目的地」只不過是一間商行的辦事處而已。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現鈔放在那裏的保險箱之內？

其實不但加丹奴和沙丁心中有疑問，就是麥昆自己也曾感到懷疑。

他的情報來自該商行的一名內奸，他也是這次行動的分贓者之一。但他自稱胆小如鼠，寧願分少一些，也不參加實際行動。

情報來源指出，該商行「掛羊頭賣狗肉」，他們的保險箱之內，經常存有二千萬元的美鈔，是要來支付非法買賣的。為了逃避警方和聯邦密探的注意，所以這麼大量的欵項，並未存入銀行。

然而商行位於一幢辦公大厦的高層之上，警報系統設計得異常周密，稍一疏忽就會引起大厦守衛的注意。因此，他們必須取得「內奸」供給的警報系統的綫路圖，先行加以破壞，然後才可以動手去開啓保險箱。

保險箱的存在本身已經是一項秘密，他們沒有「內奸」的提供，相信亦不是易查出它隱蔽於何處。但這一切都可以在圖則上找到。

二千多萬美元，的確是個非常吸引人的數目，然而並非經常有這麼可觀的數目在保險之內。因此，他們更加須要可靠而準確的情報。

根據情報指出，今晚應該是時候了。明天中午，該「掛羊頭賣狗肉」的商行，將會拿這筆鉅欵支付一宗見不得光的交易。因此，他們今晚必須出發，否則又要再等一段時間。

麥昆臨出發時，還致電那「內奸」。

「內奸」在家中的電話告訴他：「你非常幸運，那二千三百萬美元分別放在兩個手提包之內，大部份是百元面額的，你們可以連同手提包一併帶走，這樣可以節省數分鐘時間，成功機會更大。」

麥昆自然相信對方，否則他也不會如此小心策劃這件事。

麥昆並非一個輕易相信別人的人。

「內奸」叫史告勞。麥昆查過了，他並未改用其他假名。

麥昆也核對過一切由史告勞提供的資料，證明都是眞的。倒如商行內的職員人數，該幢大厦的守衛員人數及巡更時間等等。他都非常小心地，一一核對過了。

那筆錢的分配辦法，亦早經擬定了，原則上各方面都同意。

沙丁算是分得最少的，只獲得總數的一成——即百份之十。然而他已非常滿意，因為總數太大，即使百份之十，也有二百多萬元，這是一生之中夢想不到的大數目。

加丹奴也只得百份之二十；麥昆承認他是首領，所以佔百份之三十。其他的，便是交由提供情報的「內奸」史告勞分配。至於由他一個人獨得還是還要分肥給別人，則不得而知。

不過，即使如此，各方面仍然認為合理，主要還是整筆錢的數目太可觀了。何況一切都是早經說好了的，任何人都不該有怨言。

因此，現在各人只想着如何將這項工作做得盡善盡美。

× × ×

只是晚上九點多鐘。街上有更多的行人，汽車穿梭似的往來。

在一般人的心理上，這不是竊匪出動的上好時刻，或者說：太早了。

然而麥昆他們，却選擇了這個時候下手。

也許是為了針對一般守衛的心理吧，他們往往在接近午夜以及午夜之後，顯得份外小心；反而在此之前，只是例行的巡視而已。

麥昆他們潛登一幢大厦的天台——這兒位於「目的地」對面。

兩幢同是一樣高的大厦，彼此同樣有四十多層那麼高。應該是最適宜於「高來高去」的。

「目的地」所在的那幢大厦，守衛格外森嚴；每天辦公時間過了之後，大門就上鎖，一切交由數名武裝守衛負責保安工作。

但與此隔街相對的另一幢大厦，高層却是一些豪華的住宅單位，整晚都可以見到人來人往，所以麥昆等人的行動，並未受人注意。

强力的射槍，將帶有尼龍繩子的鋼鈎凌空射出，這已經是一項非常冒險的工作；因為萬一那鋼鈎在未抵達目的地之前下墮，勢必擊毀下面一些住宅單位的玻璃窗戶，因而引起別人的注意而功虧一簣。

然而麥昆不但做得好，而且非常之準確；一條由尼龍繩構成的「天橋」，終於搭好了。

為安全計，他們一個個的，逐個利用活扣吊住自己，滑過對面天台之上。

一切都在事先演習過、試驗過，照計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

尼龍繩的堅韌程度絕對可靠，鋼鈎是經過特別設計和構造的；活扣足以承担一個人的體重之外，還要保證它的靈活性以及十足受到控制，否則就會「人在半天吊」，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三個人終於安然抵達對面天台。一切看來都非常之順利。

但事實上每個人的內心裏面都很緊張，同時也非常之明白：往後還有重重難關，等待着他們去力闖！能否闖得過去？那才是最重要的。

無論如何，他們第一步總算成功了。

於是他們開始走到天台的電機室，那是控制升降機的機房。

一般升降機的機房都是自動操作的，除非發生故障，否則不會有人上來。

機房的門是鎖上了的，但在加丹奴雙手底下，輕易便可以開啓了。

危險關頭到了。

他們須要由升降機的井口，用尼龍繩子將每個人吊下去。

四十多層高的大厦，升降機的井口，由頂至底，足有四五百呎，任何人在這兒墮下，都沒有生還的可能。

這項工作除了須要講胆色之外，還要計算準確；無論高度、時間上的配合等等，都須要百份之一百的準確。

「目的地」就在距離這兒約四十呎之下，因此他們必須先派一個人吊在尼龍繩之上，下墮至適當的高度，將該升降機的一度門弄開。

本來他們可以由天台的門，逐層下去，這似乎簡化得多了。

然而事實絕非想像中那麼簡單。原來這幢大厦的保安系統早巳在情報中指出，每一層的梯間都有兩度門，每隻門均設有電眼和警報系統，任何人由該等地方經過，均難免被樓下的守衛發覺。因此，麥昆最後才決定選用了這一個方法。

這方法雖則危險，但升降機的自動門，即使被强行撬開，也不會觸發警報系統。所以他們只須揀中適當的層數，將自動門打開就行。

當然，他們還要計算好時間；最適當的時間就是：守衛剛剛作了一次例行巡視之後不久，這樣升降機便會沒有人使用，而陷於停頓狀態，他們的工作便可以少了一種顧慮。

現在，麥昆看看腕表，最少他在時間上把握得很好。

於是他首先下去。

一個控制的滑軸，緊扣在機器的支架上，由加丹奴和沙丁二人小心監視，計算和控制。

他們必須在適當時候，令到尼龍繩停止下墮，以便讓麥昆停在半空，將電梯門弄開；然後又輪到加丹奴下去。

沙丁在這項工作上，不必冒險，他只須守候在這裏。

麥昆的頭上戴了一頂礦工用的，配有射燈的鋼盔。所以當尼龍繩停止下垂時，他被吊在半空之際，可以見到電梯門一旁的景物；包括那兒的電綫綫路在內。

麥昆先將雙腿支撐在電梯門後面，讓身體穩定下來，然後開始將電梯自動門的綫路截斷。

只有將綫路截斷，才可以把自動門撬開；這是一般電梯（升降機）的原理。因為電源控制住開關掣，不將電源截住，會有危險，也無法打開那度自動門。

住在都市裏面的人，往往遇上一種麻煩，就是「電梯停電」，或者電力發生故障，整區停電，以致被困於電梯之內。

萬一遇上這種情形，最重要一點便是保持冷靜，切勿緊張，因為緊張會造成呼吸急促，而此時電梯之內因電力中斷，抽氣機必也停頓了，如果裏面有幾個人同時被困，自然須要更多的新鮮空氣，緊張的呼吸只有令各人加速昏倒而已。

一般電梯都有求救按掣，被困在電梯裏的人，只要按該按掣，即可令通至管理處的鈴聲大作。

其實，若非電梯本身發生故障，而是該區區內電力中斷，即使你不按求救訊號，管理人也知道你已被困。

遇上有常識的管理員，他可能設法救你如何逃生，否則就只好等消防員到來施救。但別忘記：假如一區停電，試想一區之內有多少幢大厦？每幢大厦最少也有一兩部電梯，等到消防員到達時，你可能巳昏倒在裏面了。

因此，最佳的辦法還是「自救」；而要「自救」就須要冷靜的頭腦和足夠的常識。

一般自動電梯梯口的門都是自動開閤的，假如未停電，自然由電力控制開關，你胡亂動它，便會發生危險。

但是停了電之後，只要你認為必要，大可以不必等消防員到來，試用雙手將自動門扳開；但電梯本身的自動門扳開之後，可能未必對正外面的門，尤其是有些住宅電梯分雙單數，隔層樓才停，那樣電梯門開了之後便有可能面對一幅牆。（例如你所乘的電梯只停單數的，停電時電梯可能剛在雙數那一層，前面自然沒有出路。）那麼，你只好讓自動門再次關上，放棄自救，靜心等待消防員的到來。

萬一電梯門被你扳開之後，剛好對正外層的門，或者只有一半對正，（一半對正，亦即半層樓高，僅數呎高而巳。）你仍然可以一躍而下，完成你「自救」的步驟。

當然，這是須要一點氣力，和冒一些危險的。但是，假如那是部設備良好的電梯，裏面必有一盞「儲電池發動的燈」，該種燈平時一直熄着，一遇上停電才自動亮起來。那麼，有燈光照明下，只要你小心處理，照計是沒有太大危險的。

麥昆事前有周密的計劃，自然更加得心應手。

電梯門被撬開了。

他竄了進去，然後解開纏住腰部的繩子，讓加丹奴用同一方法落來。

最後，只有沙丁一個兒留在上面。

麥昆曾以「找錯地方」的藉口，到這層樓來實地視察過一次，因此他比較熟悉這層樓的環境，但是他仍打開手中的示意圖。

這幅圖是史告勞供給的，上面有電眼，警鐘綫路的詳細記載。

「目的地」巳在望。

那是一間以「藍雀」為名的出入口貿易公司，但實際上做些什麼非法的生意，只有史告勞和他公司裏面的高級人員才明白。

「藍雀公司」只佔去這層辦公大厦的一角，所以看來絕不太過惹人注目。若非史告勞的情報，麥昆也不相信這裏有隱蔽起來的警報系統以及電眼的秘密監視。

現在麥昆和加丹奴就根據手上的示意圖，設法避開了那些秘密電眼，然後再將那些隱蔽起來的警報系統的綫路截斷。

將警報系統的綫路截斷，看似簡單，其實絕非簡單。首先是這一類綫路勢必隱藏起來，其次就是多屬專家的精心設計。

有些警報系統的綫路一經截斷，立即發生警報作用，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所以並非是「將綫路截斷，即可安全通過」那麼簡單。

不過現在麥昆非常之信任史告勞，所以他手上那一份情報，也够詳細；他相信只要依計行事，一切必可安然渡過。

麥昆和加丹奴經過一番演習之後，份外有默契。現在他們已進至「藍雀公司」的內部；也就是說，他們已通過了門外的自動防衛網，那自然是史告勞提供的情報準確之故。

根據麥昆手上的示意圖指出，那藏欵的秘密保險箱，就在經理室一個文件櫃的背後。那鋼櫃只可以用電掣移開。電動按鈕就在經理辦公室的一角，如果沒有史告勞的情報，自難發覺。

一切可以發出警報的自動系統，均已被截斷了綫路，現在應該是比較安全的時刻了。然而麥昆和加丹奴二人仍然小心翼

翼。

鋼櫃一經按掣，隨即緩緩移開。

那後面的一幅牆上，有清楚的痕跡出現；麥昆按照示意圖的指示，將一塊活門弄開，立即見到一具密碼保險箱。

麥昆再小心觀察，又核對過保險箱附近的示意圖的啓示，然後才把工作移交到加丹奴的手上。

加丹奴是個開保險箱的專家。麥昆已考驗過他的功夫，證明十分到家。

現在，應該是加丹奴大顯身手的時候了。

麥昆一邊把風，一邊看時計。他知道他們只有四十分時間。

大約二十分鐘之前，守衛曾經來此巡視過；再過四十分鐘，也就是一小時之後，他們會再來過。每一小時巡視一次，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加丹奴專心工作，他希望不會發生任何意外，那麼不久之後，他便可以擁有四百多萬元的財富；雖然那只不過是全部贓欵的百份之二十，他也認爲已非常之滿足了。

即使在華爾街的金融市場之內，像這麼短促的時間，亦未必可以獲得這麼大數目的收獲。所以加丹奴施展了渾身解數，務求將保險箱打開。

保險箱說新不新，說舊不舊，加丹奴先後也花去了好幾分鐘，才將它弄開。

裏面果然有兩個手提袋，拉鍊拉開之後，情形一如史告勞的情報一樣，每個都塞滿了花花綠綠的美鈔。

絕大部份都是一百元面額的大鈔，約略計算一下，每個手袋之內，都有超過一千萬元的數目。他們並沒有仔細去計算，每人挽一袋，匆匆離開了那裏。

循原路出來！他們頭腦依舊保持清醒，並未被勝利冲昏了頭腦！最少他們還記得避過那些一觸即發的電眼。

一切過程似難實易，順利得簡直令他們這三個人難以置信。

就是守候在上面的沙丁，他也好像發夢一樣，雖然等得有點兒焦急，畢竟前後也只不過二十分鐘左右而已。

只要他們這三個人能沿住那條橫過街道上空的尼龍繩——像天橋一樣的尼龍繩，他們就是百萬巨富的身份。

在美國，每個人都可以擁有大量的金錢，只要他們小心一點，一定不會引起聯邦密探的注意。何況美國那麼大，他們大可以飛往別的城市去，好好地享福。

這三個人一想到這裏，就不禁爲之飄飄然。

五百呎的上空，風難免大一些，但那條扯得繃緊的尼龍繩，依舊橫在那條大街的上空。

街上人多車多，却沒有誰會無端仰望上空！何況上面已是數百呎的高空呢！

麥昆首先背着一袋鈔票，沿住尼龍繩返回對面的天台。

沙丁若依原來計劃，他應該排至最末一個；但不知怎的，他忽然想先行一步。

可能是他心情過度緊張，也可能是他目睹那條尼龍繩似乎太過軟弱；剛才麥昆滑過去時，就比先前下墮了許多。

沙丁担心最後輪到自己時，已不堪應用了，所以他要求加丹奴讓他先走。

但是，加丹奴不但沒有答應，還詛咒他是一個瘋子；他只好無可奈何地獃在一旁。

加丹奴背住第二袋鈔票站到欄杆之上，活扣已經扣好了。只要他雙足一撐，人便凌空而去，然後沿住尼龍繩滑過去。

繩子雖然比前較爲鬆弛了一些，但看來仍然十分堅靱。

就在加丹奴剛剛離開了欄杆的一刹那間，沙丁突然有一個念頭閃過了他的腦海——這可能是一個「騙局」。

爲什麼沙丁會這麼想。

因爲他沒有份兒進入盜竊的現場，天曉得那兩個手提袋裏載了一些什麼？可能是珠寶，也可能是鑽石。

他覺得自己未免太呆直了。

到底會不會被人出賣？

假如麥昆和加丹奴要出賣自己，最佳的方法又是什麼？

那就是當他沿此尼龍繩子回程時，將尼龍繩弄斷，讓沙丁墮落街上，如此這般便可以一了百了。既可殺人滅口，還可以多分一些。

沙丁想到這兒，就有點不寒而慄。

幌眼之間，加丹奴已滑至將近一半。

沙丁在胡思亂想中，突然發覺尼龍繩折斷了，加丹奴凌空飛墮而下。

他身上背着的手提袋，迅速離開他，鈔票不知怎的，由裏面傾倒出來。

地心吸力的作用，將較重的物件加速下墮；較輕盈的則迎風飛舞。加丹奴即屬於前者，而鈔票則屬於後者。

於是刹那間，街上引起了一陣騷動；人們在驚呼「有人跳樓」；而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人確知發生了什麼事。

加丹奴掉在一輛過路汽車的車頂上，將駕駛人嚇個半死。

車頂下陷，人也變成肉漿。

天台之上，這邊的麥昆和那邊的沙丁，同樣嚇得差些兒昏倒過去。

然而他們心裏都非常明白，他們不能再呆在那兒等警察上來將他們帶走；他們必須爭取時間離開兩幢不同大廈的天台。

麥昆是比較幸運的一個，他第一個完成了「回程」，當加丹奴下墮之前的一秒鐘，他仍在更換身上的衣服，所以他可以若無其事地，離開了那兒天台。

但沙丁的處境可不同了。

他已無法「回程」，只有尋求其他方法。

他知道這樓下警衞森嚴，而且都有武裝，要闖出重圍，絕不容易；於是他先往天台四周打主意。

然而這幢大廈四面單邊，與其他大廈遙遙相對，沙丁根本就無計可想。

要由這兒爬下去麼？那簡直只是送死而已。

無論如何，他在慌亂中還是不止一次地朝欄杆的空罅往下望。

他彷彿看見一堆堆忙碌的螞蟻羣在爭奪一些食物似的。

那些「螞蟻」其實是人。

他們在爭奪什麼？

鈔票——一張張花花綠綠的鈔票。

可能是加丹奴太過匆忙，忘記了將拉

鍊拉上，以致所有袋中的鈔票都自裏面傾倒而出，自數百呎高空被吹散了。於是迎風飛舞，有如仙女散花似的。

未被風吹散的鈔票，便整束的首先掉到了街道之上，立刻引起過路人的爭奪。

一時之間，也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總之鈔票不斷飛墮而下，人人爭先恐後的去拾取！秩序爲之大亂。

相反，加丹奴這條屍體却沒有人加以理會，更沒有人去追究他從何處來。

甚至匆匆趕到現場來的警察，也不知道到底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街上秩序大亂，憑他們幾個人已經無能爲力了。

他們一邊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通知總部，增派人手趕到現場，協助一切；一邊追查眞相。

當警員們也發覺鈔票仍在滿天飛之際，他們也大感驚愕不已。

他們簡直無法制止街道上那些瘋狂的人羣，也不知道爲什麼利那之間會「天降橫財」，無端端引起了一場大混亂。

有些住在附近的居民目睹街上的混亂情形，也不禁有些担心，於是早已有人報了警。

有些將窗戶打開的人家，也發覺鈔票在飛舞中下降，紛紛伸出手去撈取。

但是也有人認爲「此乃不明來歷的財物」，禁止家人貪婪。

然而「富貴迫人來」，有時亦「財來自有方」；不少敞開窗戶的居民，突然發覺有些大額鈔票由窗外飛了入來。

錢，似乎沒有誰會嫌棄，所以無論那是「飛入來的」也好，「伸手出窗外撈取的」也好，總之就是「多多益善，袋袋平安。」

街上那些跡近瘋狂的人羣，更加你爭我奪，甚至有人因此而大打出手。

趕到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員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這些路人不能算得上是賊，但他們明明在「搶錢」；所不同的只是這些錢「從天而降」。並非由人家的口袋中搶去。

在最混亂的時刻，有人懷疑上帝可能正在「震怒」之中。

也許是紐約這個繁華的大都市人太多了，罪惡也太多了；儘管有不少人仍稱紐約是天堂，但在若干方面它實在是地獄。

因此，當上帝感到震怒的時候，便接二連三地，給紐約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可怕災害。

上一次大停電，據報是「雷劈核子發電廠」，然而眞相至今仍未查明，亦未公佈；也即公佈了，也可能只是找點藉口向市民交代而已。

接着便是天氣破紀錄的炎熱；現在到底它發生了什麼禍事？

人們都在忖測。

街上大隊警員正在忙個不了之際，那邊一幢大廈的警鐘突然大鳴。

藍雀公司所在地的一幢大廈的守衞們，終於發覺事不尋常，追查之下，他們發覺那層樓的電梯內已被人撬開。

進一步追查，發覺藍雀公司的大門也被人弄毀了。守衞們很快就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大厦內的武裝守衞們，立即分工合作，一邊封閉所有出口，一邊報警；一邊按响了警鈴，一邊在大厦各處展開嚴密的搜查。

沙丁則呆在天台之上，不知如何是好：他沒有胆子由欄杆爬出去，也沒有沿住水渠爬落去那種驚人的身手。否則，他就立刻試一試了。

天台的門鎖得很穩固，沙丁也不是加丹奴，他不識開鎖。

他想由電梯井爬下去，可惜那一綑尼龍繩，早已被麥昆帶走了。

因此，他現在只有等警衞上來，將他抓去交給警方。

他也不晓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假如這是一次「陰謀」的話，策劃的人未免太過殘忍了。

然而，他們爲什麼肯捨棄那一大袋鈔票？

假如麥昆也有個同謀者的話，他好應該把另一袋鈔票一併帶走的。

沙丁的心裏一直這樣想，但他想來想去，老是想不明白。

警衞人員終於找到天台上面來了；他們都荷槍實彈。

沙丁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所以他絲毫也沒有反抗，束手就擒。

大隊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調查。

大厦守衞只抓到人，未搜出賍物；他們顯然未知道有一人已墮街中，鈔票撒得滿街滿巷的。

沙丁順理成章地，成爲警方質問的對象；他已被帶返藍雀公司來。

然而大厦的守衞却不知從何處始可把這間公司的主理人找來。

沙丁有如洩了氣的皮球，滿腦子的希望早已像泡沫一樣幻滅了。

失望與頹喪之際，他僅能自我安慰：假如他爭先恐後利用那條尼龍繩滑過對面天台的話，那麼，現在變成肉醬的不是加丹奴，而是他。

於是他悄悄在心裏對自己說：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他沒有死去，應該值得暗自慶幸才是！說不定這是天意呢。

沙丁每想到這裏，心裏面也好過了許多。

紐約警局派來的警探就地盤問他時，沙丁也和盤托出。

他自認只是一個小角色而已！身爲主腦人的麥昆，早已逃去無踪。

沙丁也承認墮斃街中的加丹奴是他們三個合夥人之一。而散發在街中的鈔票，全部都是賍物。

至此「天降橫財」的秘密總算有了答案，可惜警方無力制止瘋狂的行人們，只可以檢回極少數的數千元紙幣。

絕大部份的鈔票已被過路人拾去；即使飄入隣近人家的，相信也不會有人肯雙手奉回；就算問他們，他們亦會否認。

紐約是個非常現實的都市，即使最老實的市民，也不會對錢感到厭惡。

因此，被爆竊的藍雀公司，這一次是損失定了！

然而有些問題却令到場調查的警探們感到大惑不解的。

首先是爲什麼藍雀公司會有這麼大量的現鈔存放在他們的辦事處之內？

警探根據沙丁的口供，才知道這次藍

雀公司損失的數字是二千多萬元美金；除非沙丁說謊，否則就太不合理。

像這麼大的數目，應該存放到銀行去才對，爲什麼主持人會如此愚蠢？

其次就是現場上的防盜系統，深入查究之下，才發覺比起一般公司的辦事處更爲嚴密；隱蔽式的電眼防盜系統，直接連貫到警報系統去，只要紅外綫有所感應，大廈的警鐘就會响起來。此外還有鋼櫃後面的暗格和保險箱等等，處處都顯出這家公司與別不同。

然而從外型看，它只不過是一間普普通通的小型公司而已。

到底這家公司做些什麼生意？

爲什麼他們會把大量現金存放在這裏？而不存入銀行去？

警探要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所以他們要找這家公司的主持人也找得更急。

× × ×

麥昆帶着既緊張、又沉重的複雜心情，悄悄離開了現場。

他冒着「不情不義」的罪名，帶住那一袋鈔票，開了他的車子，轉入一條橫街；然後他又設法避開別人的注意，步至另一條街道去，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他已知道加丹奴的最後收場，也知道沙丁遲早落入警方手中。因爲無論如何，沙丁也是逃不了的，除非他身上有一雙翅膀。

也許警探已從沙丁口中知道了一切，包括麥昆的汽車編號在內；所以麥昆不敢再留在原來的車子裏，以免被警方的巡邏車找着。

在意外重重的情況下，麥昆總算能保持冷靜了。

危機只能算是暫時渡過；以後必須靠他自己，看他是否够機智了。

他當然不會返回他們的「連絡中心」，說不定警探現在已在那兒等着他。

他也不打算去找史告勞。他並非一開始就存心不良，只是爲安全計，也爲了以後他可能須要更多的金錢運用。

這次的行動算得上是「失敗之作」，因此可能導至史告勞亦受牽連。因爲麥昆曾對沙丁說出了他是內奸，而沙丁勢必落入警方之手。那麼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警方現在可能已一清二楚。

所以，麥昆想過了，假如這時候他仍堅持道義，極有可能在獄中渡過下半生。

爲了自私的理由，他決定獨吞手上的千多萬美元亘額賍欵。

他必須躲起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警方找到他。

× × ×

有人快活有人愁。正當沙丁接受警探的盤問，而加丹奴的屍體亦已被人運走之際，那些拾得鈔票的人，亦已匆匆離開了現場。他們彷彿担心警察會搜身似的。

至於那些來遲了一步，一無所獲的路人，仍然有些依依不捨，站在街上往上望，好像「天降橫財」還有「下集」上演似的。

事實上，鈔票自四五百呎高空迎風飛舞地飄下時，難免有一些被半空的光管招牌以及其他雜物阻攔，因爲那只是一張紙而已，當風再一吹又可能再吹落地上。

當然另一個比較引人的原因，就是那並非小額鈔票，絕大部份是大額的百元美金。許多過路人都無端端發了一筆小財，甚至亦有人發了大財。這難怪後至者感嘆了。

有個住在布魯克林的窮家少年湯瑪士，他家裏只有個母親，但病倒了。

窮苦人家正是手停口停，何況那黑婦還有病在身呢。

爲了向親友借點錢渡過這艱苦的日子，年紀只有十五歲的湯瑪士，今天由下午至晚上入黑爲止，他已先後走了好幾個地方，包括他的叔父以及許多親友在內。然而却沒有一個人樂意帮助他們。

湯瑪士焦急得想哭；他幾乎連家裏也不敢回去，因爲他害怕見到母親那失望的表情。

而事實上，家中也實在等着要錢用，因爲連買麵包的錢也沒有呢。

他獃在街上，聽人們描述剛才天降橫財的故事，眞後悔來遲了一步。

然而爲什麼還有人呆在街上，不斷朝天空上面張望呢？

他很快就明白了，因爲他看見一陣風吹過之後，有張鈔票正由一處屋簷上掉了下來。於是他三步拚作兩步，飛也似的，奔跑過去。

也許是走得太快，也許是太高興了，他摔了一交。

鈔票就在面前不足三呎處，他忍住痛楚，爬過去。

豈料當他伸手去抓地上那張鈔票時，突然有人搶先用脚踏住了那張鈔票。

由於距離接近，那時他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是一張百元面額的大鈔。

別說是這麼多錢，即使十元，甚至五元也好，因爲眼前「錢」對他實在太重要了。沒有錢，他連家也不敢回去；去偷嗎，他又沒有胆。

然而眼看就要到手的一百元鈔票，却被人用脚踏住了。

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人，總之他很死了他，於是他不顧一切後果，拚命用手推開那隻脚，希望奪取那張鈔票。

但是，那隻脚剛離開了那張鈔票，就朝住湯瑪士的下頷踢來！踢得他朝天仰倒，差些兒昏倒了過去。

他忍受住一切痛苦，爬了起來。

他覺得那是任何人都可以獲得的機會，只是這個世界習慣了弱肉强食而已。

那是一個身裁高大而結實的人，他正彎腰將地上那張百元大鈔拾起；湯瑪士很不服氣地狂衝過去！

在他的記憶當中，他從未試過這麼兇狠。

也許那人比他更加須要這一百元，但湯瑪士却認爲是他最先發現的。

他準備跟那人拚命！雖然在旁人看來，他未免太不量力了。

那高大男人很輕鬆地，只用一隻手去應付住他；另一隻手正將那張百元鈔票放進袋口中去。

他很快又挨了一拳，但他絕不畏縮，像戰場上的戰士一樣，勇往直前。

那高大男人現在可以用兩隻手一齊對

付他了，自然他要吃更多的苦頭；旁觀者都在暗自爲他担心不已。反而湯瑪士却不顧一切，也失去了常性似的。

眼看他非受重傷不可！因爲那高大的男人已主動進攻他。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們之間多了一個人——一個中國青年，他就是國際特警阿生。

阿生當晚正在附近經過，聽說這兒出了事，提議呂林二人開車到這兒來看看。

呂偉艮和林愛莉這對夫婦，看看已步入中年，若非爲了阿生的緣故，他們早已退休。即使目前，他們這雙老江湖也是處於半退休狀態。他們到世界各地旅遊，趁住有生之年，增廣見聞，必要時也携手去助阿生一把。

當晚他們三人開車在附近經過，看見這兒站滿了人羣和警察，又聽到途人說：這一區出了一連串的怪事，便驅車轉過來一看。想不到却看見了剛才那一幕——湯瑪士與那高大男子爭錢那一幕。

阿生這一生人受呂偉艮影响至深，那裏容忍得下以强凌弱的事。

只見他這邊匆匆跳下了車，那邊已迅速將二人分隔開。

可是，那高大男子却不知厲害，還怪責阿生多管閒事！叱喝一聲，拳頭已朝阿生的面部送了過來。

阿生不閃不避，手往上托，順勢一扭一送，旁人連看也沒有看得清楚，對方已跌了一個餓狗搶糞似的，衝出丈外。

看熱鬧的人隨住喝采之聲叫道：「中國功夫好厲害啊！」

那高大男子十分機靈，頭也不敢回，乘機逃去無踪，阿生也沒有追他。

阿生回頭問湯瑪士：「你沒有受傷吧，朋友。」

然而，湯瑪士並沒有感激阿生，他心裏只想着錢。

他只瞥了阿生一眼，拍拍身上的塵埃，走了！

阿生覺得這黑人少年怪可憐的，追上去，問道：「你如果受傷，我送你去醫院好不好？」

湯瑪士流着淚，垂下頭來，不言不語！緩緩往前走。

阿生有點摸不着頭腦。

他打量了這黑童一遍，很容易就了解到他家境一定不好。

於是阿生想起了剛才那一幕，又問：「你一定很須要錢，是不？」

「我媽有病，叫我去借錢，但借不到。」湯瑪士哽咽道：「這本來是個好機會，不必去搶刧，也不算犯法。但是，我運氣太不好！」

阿生問：「你須要多少？」

湯瑪士頭也不敢抬起來：「即使五元十元，過了今晚和明天才算！」

阿生往口袋一摸，有一叠二十元面額的鈔票，約莫也有十張八張。阿生將它全數塞到湯瑪士的手中。

湯瑪士這一回望了阿生一眼，他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他在紐約長大，只因爲他在紐約長大，所以他才不相信此時此地會有像阿生這麼好心腸的人。

阿生用手拍拍他的肩膊：「趕快回到你媽媽那兒去吧！她一定掛住你！」

「你太好了！」湯瑪士感激地瞪住阿生。

阿生笑了笑：「你比我更好，也更加幸福，因爲你有一個媽媽。」

湯瑪士抹了一把眼淚，走了。

阿生一直瞪住他，直至他的背影在街口那邊消失爲止。

× × ×

麥昆放棄了自己的汽車，無非爲了避免警方的追踪。

因此，他登上了一輛街車之後，便先到一個朋友的家中。

時間太夜了，一時之間他也不知要逃到那兒去比較安全。他希望好好的考慮清楚，明天一早然後才離開紐約。

麥昆的朋友叫列達，以前曾經是「同撈同煲」的兄弟。但後來各奔前程，雙方最少也有一年多未見過面。

列達住在班遜許斯特區，憑他們以往的交情，相信他一定肯收留他一晚；何況據他所知，列達還未結婚，只有一個人住，爲人又講義氣，他應該是最佳選擇。

然而，當他抵達目的地，按過了門鈴之後，便感到有些意外。

開門的人不是列達，是個女人。

「對不起！」麥昆以爲自己心情太緊張，以致找錯了地方。

但是，那女人的後面，又走出了另外一個男人，他才是列達。

雙方很快就認得，立即互相招呼。

列達很客氣地，把麥昆請入屋內；介紹他認識他的新婚妻子嘉芙蓮。

列達看見他挽住個手提袋，不禁問道：「要去地方嗎？」

「是的。」麥昆道：「可惜過了時間，想在這裏打擾一晚！」

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列達不作聲，表示他不敢作主；但老實說，這時候住在酒店裏，隨時有可能被警探找到，因爲沙丁已落網，說不定那個「內奸」史告勞也落入警探之手。

麥昆苦笑道：「本來不好意思打擾，但我正準備往別處發展。爲了趕得及明天的早班車，我才想起來你這兒較爲接近車站。」

列達道：「你也見到了，我們這兒只有一間房，你不怕委屈，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面吧。」

麥昆先看看嘉芙蓮，儘管她顯得有些不高興，但仍不公然反對。

就這樣，麥昆決定在這兒留宿一晚，一切留待明天後再說了。

× × ×

主人的房間已經熄了燈。

然而列達與嘉芙蓮這對夫婦還不睡。

列達低聲向身畔的妻子道歉。但嘉芙蓮却悄悄在他耳畔道：「親愛的，你沒有做錯，我們發財的機會終於來了。」

「發財？」列達呆了一呆！「你究竟說什麼？」

嘉芙蓮未解釋之前，先問她丈夫：「你這朋友究竟幹什麼行業的？」

「他做過好幾種行業，包括電器工人，建築行業的高空工作者，以及電影的特

技人員等等。」列達說，「我們不見面已有一年多了。他目前究竟幹些什麼行業，我不清楚。」

嘉芙蓮輕輕一笑：「我倒清楚。」

列達又是一怔問道：「你知道他幹什麼？「

「是的，你也想知道麼？」

「別開玩笑，你第一次見他，怎會知道他幹什麼工作？」

「我不但知道目前的行業，還知道他不久之前做過一些什麼，更清楚他的手提袋裏面所載的是什麼。奇怪嗎？」

列達儘管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他妻子的表情，卻聽得出她的語氣非常之認眞。絕不似開玩笑。因此他低聲問道：「你怎麼會知道。」

「他眞的是叫麥昆麼？」嘉芙蓮問。

「是的，他的全名叫薛諾曼麥昆。」

「然則，我更加肯定我的忖測是事實。他不久之前曾做過一宗大買賣，竊去人家二千多萬元巨欵；其中一半在他手上，另一半在同伴那裏。但他同伴失手，以至鈔票傾倒於街上，造成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混亂！」

「嗯——你是說，電視新聞提及過的巨竊案？」列達終於想起了。

當時電視節目突告中止，加插了一段「特別新聞報告」。但當時新聞報導員語焉不詳，列達也像其他觀衆一樣，只知道這麼一件事發生。

嘉芙蓮解釋道：「我不是看電視新聞報告。當時我在廚房扭開收音機聽到的。警方正呼籲市民注意一個叫麥昆的三十餘歲男子，他手上有個載有千萬美元的手提袋，那是賊贓云。」

列達這才明白，嘉芙蓮只是從電台報告中知道，顯然電台的即場報導比較電視台更加詳細而清楚得多。

也許後來的正式「電視新聞報導」節目播映時，電視記者已有進一步的「警方消息」，但那時列達已將家中的電視機關掉了。因此，他對麥昆的事一無所知，亦不足爲奇。現在聽嘉芙蓮這麼一說，他也相信麥昆可能在不久之前做了大案。

列達道：「麥昆爲人機智，胆色過人，你不要心存妄想了。」

但嘉芙蓮卻說道：「你別生人不生胆，這件事由我作主。」

「你別忘記，你只是個女人。」

「我自有分寸。」

「小心弄巧反拙！」

「你一切佯裝不知好了。」嘉芙蓮又說，「明天我會比他更早起床，你就賴在床上好了，未有我的示意之前，你不要出來。明白嗎？」

列達一向尊重妻子的意思。但他仍然十分担心，因爲他妻子到底不及他那麼了解麥昆的爲人。

列達甚至懷疑：這時候麥昆會不會伏在他臥室的門外竊聽他們談話？然則，他們夫婦二人都可能有生命的危險。因爲麥昆可能會比嘉芙蓮更先動手！

爲發財　摯友變仇敵

天亮了！

嘉芙蓮一直等待着的時刻終告來臨。

她翻身下床，離開臥室到客廳外面去。她以爲麥昆仍在睡鄉之中，她必然可以依計行事的。

但是，當她向沙發上瞥了一眼之後，整個人登時呆了一陣。

麥昆不見了。

那張可作睡床用的沙發之上，空空如也。

嘉芙蓮後悔她太貪睡，如果她早半小時起床，也許麥昆還未走。

她內心感到失望之際，耳畔卻聽到一陣淙淙的水聲。

感謝老天爺！他原來還未走！——嘉芙蓮默默地在心裏說。

於是她立即去保咖啡。

麥昆的確未走，他正在洗手間之內。只不過他進去時連同那個手提袋一併帶了入去，所以才令嘉芙蓮產生了一時之間的錯覺。

正因爲他連手提袋都一併帶了入內，嘉芙蓮才更加强信心——那手提袋如此受到麥昆的重視，裏面自然有着那筆鉅欵。否則，麥昆不會寸步不離地，將它帶在身邊。

麥昆梳洗完畢。

當他由洗手間出來時，嘉芙蓮已保好咖啡，她正在煎蛋。

「早晨！」嘉芙蓮的態度顯然有了極大的改變。

「昨晚夜睡得好麼？」

「還好！謝謝你！」麥昆心裏已生疑，「列達還未起來麼？」

「是的，但他昨晚臨睡時，吩咐過我，今天要煮些早餐欵待你。昨夜我心情不好，請你原諒。」

「算了，我和列達過去是好朋友。過去他一直未有家室，所以我才想起找他，如果我早知他已成家立室，我才不敢打擾他呢。」

咖啡端了上來。

嘉芙蓮道：「先喝杯咖啡提提神，回頭那些蛋也煎好了。」

「謝謝你。」麥昆故意將那杯咖啡捧在手中，遮掩住嘉芙蓮的視綫。

他是個非常機靈的人，憑他在江湖上混了這許多日子，還有什麼陰謀詭計他不知道？

一隻戴上手指上的指環，麥昆經常用它做測驗；那是一隻純銀製成的。

指環變黑了！這表示什麼？

咖啡有毒。

麥昆是老江湖，所以陰謀揭開，他仍可以保持若無其事的神態。

嘉芙蓮看見他彷彿已呷了好幾口咖啡，因爲他背着她站立着，他的動作其實只是一種僞裝而已！目的自然是爲了針對嘉芙蓮。

嘉芙蓮將煎好的蛋送上。

麥昆佯作看看他的腕表，道：「我看時間差不多了，可以替我叫醒列達麼？我想跟他告別，因爲這一次分別，又不知何時再相見。」

嘉芙蓮於是折返房中。

列達一直在睡房的門後等待，他要知道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嘉芙蓮進來之後，先掩上了房門，道：「你不該爬起來，我們不能惹起他的注意。」

然後她又佯作高聲去叫醒列達：「快起來吧！你的朋友要走了。」

列達也像演戲一樣，佯作剛剛睡醒似的，裝腔作勢一番。

回頭他又低聲問他妻子：「到底你攪什麼鬼？」

嘉芙蓮一邊走近房門邊，一邊低語答道：「等着瞧吧，我們就要變成千萬巨富了。」

房門再次拉開，登時又把夫婦二人嚇得驚呆不已。因爲麥昆又不知去了何處。

他們匆匆由房內出來，發覺麥昆已倒臥在地板之上，剛好給那張几子遮住了視綫。

這是嘉芙蓮意料中的事。所以她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地，深深舒了一口氣：「瞧吧！就是這麼簡單，一千萬就可垂手而得了。」

「你殺死了他？」列達有點吃驚地問她。

「不！只是將他毒死而已。」嘉芙蓮洋洋自得地說，「他喝了有毒的咖啡，我們總算帮了警方的忙，但我並不打算前去領功。因爲，如果讓警方知道了，我們就會入寶山空手回。」

「你肯定這手提袋裏面是錢？」列達將放在一旁的手提袋取了過來；那是麥昆帶來的。

「是的，我還可以肯定裏面最少有一千萬美元的數目。」

列達拉開了拉鍊。

裏面果然是花花綠綠的鈔票——大額的美鈔，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我們不是在做夢吧？嘉芙蓮！」列達的聲音也在發抖。

「一切都是眞實的。」嘉芙蓮神氣活現地說，「由現在起，我們是千萬富豪了，以後我們二人都無須工作，可以到天涯海角去，享盡富貴榮華，要什麼，就有什麼……」

夫婦二人迅速進入瘋狂狀態，唱歌、跳舞、摟作一團。

「不要動。」

突如其來的低沉叱喝聲。

嘉芙蓮明知聲音來自背後，但卻不敢回過頭去張望。

列達放開懷抱中的妻子，他可以清楚見到麥昆就站在他背後，但不知他是如何站起來的。

無論如何，他仍然是生存，還沒有死去。

列達看見麥昆手中緊緊地握住一支手槍，雙眼充滿了憤怒。

「舉高雙手，然後慢慢的轉過身來，望住我！」麥昆命令着。

夫婦二人只好將雙手舉高，嘉芙蓮則慢慢轉過身來。

隔住窗簾，他們也可以見到陽光，因此他們都不相信見鬼。

嘉芙蓮心裏也明白，她只是中計，並非「死人會復活」。

「你們喜歡錢嗎？」麥昆忽然這樣問夫婦二人。

列達和嘉芙蓮沒有答話。

「我們是朋友嗎？」麥昆又對列達示意道：「你答我吧，列達。」

「當然，麥昆，我們一直都是好朋友。」列達說。

「那麼，你爲什麼讓她毒死我？」麥昆說。

「麥昆，請原諒我，這件事我根本就一無所知。」列達說。

「但是，剛才的情形，我却清清楚楚地見到了。」麥昆說：「假如你還當我是朋友，最少你還該阻止她。」

「嗯……是的，也許我……」列達吶吶地說不下去，只因爲他一時之間找不到更好的理由，爲他自己進行辯護。

麥昆乾笑幾聲，笑聲中充滿了殺機。

然後，他又突然之間把所有的笑聲都收回；滿臉都充滿了殺氣地說：「你們這麼喜歡鈔票麼？那眞好極了，反正老子也無法可以將這麼多的錢鈔帶走，現在就讓我想出了一個折衷辦法——」

麥昆說到了這裏，驀地頓住。

然後，將那一袋鈔票慢慢地，由地板推得更接近列達。

「列達，拉開拉鍊，隨便把一疊鈔票取出來。」麥昆命令着。

列達惟有照做；因爲此時此地，他們隨時也會死在槍下。

列達順手取出了一疊一百張的百元大鈔。

麥昆又命令：「不要站起來了，就那樣跪着。」

列達跪在地板之上，面對着那袋花花綠綠的鈔票，還想不到麥昆下一步會怎麼樣。

麥昆又命令嘉芙蓮照樣跪在地上，面對住那一袋鈔票。

「你們現在只有兩條路選擇：一條是死得痛痛快快，我可以每人送你們一顆子彈！」麥昆又說，「另一條就是：你們不但不用死去，還可以發筆大財。將鈔票一張張的吞下去，夫婦二人吞得幾多，吞下去的，都是你們的。這兩個方法，任由你們自由選擇，我做朋友的總算不錯吧？」

列達和嘉芙蓮呆在一旁。

每個人都知道鈔票有許多用途，但從未聽過鈔票也可以吃。

雖然說：這是頗爲簇新的鈔票，有些簡直就是直板的。但畢竟它也是紙幣，如何能吃得下咽呢？即使勉强吃下去，亦無化消化！

麥昆很認眞地，用槍指住嘉芙蓮的腦部：「吞吧！你不是很喜歡鈔票嗎？你可以整張吞下去，也可以撕碎了它；但是，你該想清楚，撕碎了之後，鈔票即使嘔出來，也會變了廢紙。因此，勸你還是整張的去吞好些。」

嘉芙蓮猶疑着，但麥昆却生氣地，在旁用槍咀推動了一下：「你再不吞，我就別無抉擇。只有殺死你而已。」

列達不敢作聲。

因爲他心裏想：一切皆由嘉芙蓮而起，自然應該由她來收拾殘局。假如他代爲求情，麥昆未必賣賬，甚至還會轉移目標來針對他。

所以，列達惟有默默然，不作聲。

嘉芙蓮的腦袋也被麥昆的槍推得隱隱作痛，她只好動手去取出了一張鈔票扭作一團，試吞下去。

這是她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想不到那些如此吸引人的花花綠綠鈔票，一點兒味道也沒有，吃到咀裏，十分難受。

舌頭一捲，鈔票只到了咽喉，胃就作反。

鈔票終於在嘉芙蓮的口裏嘔吐出來。

「怎麼？」麥昆道，「你眞不怕死麼？嘿！你再不吞鈔票，老子惟有叫你去吞子彈了。」

嘉芙蓮哭喪着臉：「我實在吞不下，請你原諒我吧。」

「你吞不下？」麥昆冷然一笑：「你既然連一張鈔票也吞不下去，竟也想把整袋的鈔票吞掉，豈非胃口太大麼？」

「對不起，是我一時貪念而已！」嘉芙蓮苦苦哀求道：「你放過我吧。我求求你。」

「嘿！好狠毒的婦人，若非我老子機警，這回已死在你手上。」麥昆仍然在生氣，「列達，你有什麼話好說？」

「我已無話可說，誰叫我有這樣一個老婆？」列達說。

麥昆又問：「你有汽車嗎？」

「有的。」列達道，「我有一輛旅行車。麥昆，你要用，隨時用好了。」

「是的，我的確要用。」麥昆道：「但我要你們也一齊走。」

列達一怔：「你要到那兒去？」

「我暫時不會告訴你。」麥昆道：「你們太不可靠了。」

列達道：「那又何必？要走你自己用我的車子走好了……」

話猶未完，麥昆已經咆哮起來。

他狠狠地說：「其實你們已經非常幸運，要不是我看在多年的交情，老子早已送你們回老家。現在我可以對你們保證：只要你們誠懇合作，不三心兩意，助我逃走一程之後，你們不但不必死在我槍下，還可以獲得我的酬勞。相信你們可以見得到，我有太多太多的錢，我給你們三兩叠又算得什麼？」

列達望望身旁的嘉芙蓮。

嘉芙蓮道：「我們既無抉擇餘地，還何必再講下去？」

列達於是說：「我先去開車吧。」

「不！你先穿好衣服。」麥昆說，「你穿好衣服才輪到你的好妻子。」

列達不知道是故意做作，還是眞的嚇傻了，他身上當時正穿住一套睡衣。

嘉芙蓮要到房中去更衣，但麥昆却要夫婦二人都在他面前換了衣服。

麥昆要列達走在前頭，嘉芙蓮在中間，麥昆自己則隨後，他一手握槍，另一隻手則挽住那個手提袋；三個人一齊離開了那間屋子。

三個人向住路邊走去，列達的旅行房車，就停在該處。

夫婦二人坐在前頭，麥昆獨自坐在後面。用手槍監視住他們。

由列達開車，在麥昆的指示下，直駛往郊外一條超級公路。

三個人雖然坐在同一輛車子之內，却各懷鬼胎。

× × ×

在酒店的房間之內，鐵拐俠盜呂偉艮忽然對他惟一的門徒阿生說：「昨天晚上發生那件怪事，你有沒有認眞想過？」

「什麼怪事？」阿生反問道。

「就是二千萬多元失竊案。」

「現金太多，未免有些奇怪。」

「不錯，一間正常的商行，決不會冒這麼大的風險，將這麼大的一筆現金留在那裏。」

「然而，這是不足以構成罪名的。」

「他們幹的若非走私生意，便是販毒。總之定是見不得光的勾當，因爲隨時須要大量現金使用，所以才會有此現象。」

阿生道：「師父，你怎麼忽然之間，這麼有興趣？」

「我絕非有興趣，這些日子以來，我對江湖的生涯已開始感到厭倦。我是眞眞正正的，希望得到休息。」呂偉艮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但是，我總是爲了你的緣故而猶疑不決。」

阿生苦笑一下：「你不是說過，我已經長大了麼？師父。」

「是的，你的確是長大了，你也應該可以自立了。以後，你要好好地珍惜自己；一個人生活在這世界上的日子不會太長，要做就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國際特警的工作正是最有意義的。」

「我早已下了決心，獻身於國際特警組織。」

「我與你師母，明天想飛到三藩市去。不知怎的，我總有一個預感，你無法同行。」

「嗯！你去探朋友？」

「是的，說不定，我們還會在那兒定居。」呂偉艮解釋道，「我的意思的找個地方安頓一下，但並不打算長居。我早已說得明白，一個人生活在這世界上，時日不會太長，不趁住有生之日多見見這個世界，的確有些可惜。」

「是的，可惜我由於工作關係，不能跟你們遨遊四海！但是，我已走過了不少地方；以後我只有在工作上爭取機會。」

師徒二人在這裏欵欵深談之際，林愛莉已自那邊洗手間出來。

她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到樓下去吃早餐，還是到唐人街去喝早茶？」

阿生道：「不知怎的，我忽然想吃白粥豬腸粉。還是到唐人街去吧。」

呂偉艮眉頭一皺，若有所思地說：「要去就快些去，不知怎的，我總覺得不久之後，夏力可能要撥電話來這裏找你。」

夏力就是國際特警組織派駐紐約辦事處的負責人。

呂偉艮並非迷信的人，只是他的反應都平常人爲快，許多事情別人還未想到，他的潛意識已經感應得到。

阿生與他相處多年，自然不會懷疑他剛才那一番說話。

呂偉艮又解釋道：「我並非教你逃避工作，只是我們明天就走，我總覺得這一次我們不可能三人同行，因爲我感到你即將投入工作。」

林愛莉半開玩笑道：「假如你能聽我勸告，在唐人街設個占卜攤檔，相信一定生意滔滔！」

阿生爲師父辯護：「人類的腦子裏已證明有一種腦波，越會想的人，越敏感，感應得也越加比起常人爲快。」

呂偉艮沒有說什麼，只是拄杖站了起來。

三個人眼看就要離去之際，電話就在這時候鈴聲大作。

林愛莉苦笑道：「難道眞的是這麼靈驗？」

「讓我去聽。」阿生已搶到了電話機旁。

對方是個男人：「阿生先生在嗎？」

「誰？」阿生其實已經認得出他是誰了。

果然是夏力，紐約國際特警隊組織的負責人。

阿生又問：「發生了什麼事？」

「紐約警方剛剛通知我們，發現僞鈔，我知道你是這方面的專家，可否請你來一次？」夏力在電話中說。

「好吧！」阿生找不出任何理由去拒絕對方的「邀請」。

其實「邀請」只是比較客氣的說法，他是國際特警組織中人，豈可以不爲組織做事呢？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阿生一直是公費旅行，名目上是「巡迴大使」身份，實際上是一邊工作一邊旅遊；除了經常由總部向他下達命令之外，各地辦事處也常常與阿生携手合作，屢破奇案。

阿生放下電話。他已答允夏力，立即趕到紐約警局去。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果然須要你嗎？」

阿生苦笑聳肩：「是的，給你猜中了！連白粥腸粉我也無福消受。」

「白粥腸粉」是廣東式的早餐，三俠每遇上了「思鄉病」發作的時候，都會跑到唐人街去飽餐一頓。

三俠同時離開酒店，但呂林二人却召車開往唐人街。

只有阿生一人開着他們租來的汽車，直駛往紐約警局。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想：預感是否眞的存在？爲什麼呂偉艮的預感總比一般常人的靈驗？

世間事，有時的確不可思議。

× × ×

紐約市市民都在談論着「錢」。

有人昨夜發了一筆橫財，也有人後悔來遲了一步。

有人十分羨慕在逃的麥昆，因爲他是三個竊賊之中唯一最幸運的。

連紐約警局也爲「錢」而忙個不了。

警方一邊派人在失竊地點——藍雀公司展開愼密搜查。

由於藍雀公司不似是一間做大生意的公司，然而他們這裏的設備却周密得令人感到出奇！倒如防盜設備以及隱蔽在鋼櫃後面的保險箱等等。

而最令人大惑不解的，還是那二千多萬美元的鈔票，怎麼會收藏於此？

若非有個竊賊沙丁落網，連警方也不會相信數目如此龐大。

警方就是憑沙丁的口供，宣佈麥昆是一名通緝犯！

另一方面，警方亦已派人去找藍雀公司的主理人！

根據登記檔案，這家公司的主理人是一名歐洲人占姆。

但是，警探無法找到此人！

又根據沙丁的口供，警方知道有個叫「史告勞」的內奸。

然而在藍雀公司的男女職員名册中，根本無「史告勞」其人。

毫無疑問，史告勞只是個假名而已。

藍雀公司的男女職員約有七八人。他們都未知道公司昨宵失竊，翌日仍紛紛按時上班，直至看見大門爲警員把守，才知道有事發生。

警方將全體職員帶回警局問話，獨是少了兩個人，就是身爲經理的歐洲人占姆，和他的助手亞力斯。

這兩個人並未上班，警方也無法找到他。

沙丁未見過麥昆口中的「史告勞」，所以他也無法知道這七名職員之中，誰是內奸。

儘管如此，警方仍然將這七名男女職員，分別仔細盤問！

他們要知道，這間「藍雀公司」究竟經營一些什麼生意。

這家公司與那一些地方有生意來往？

後者的答案竟然包括「香港」在內。

不知怎的，世界各地的警方人員，對「香港」這大名，份外敏感。

只要有人提及香港，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想到毒品那方面去！

說起來的確近乎侮辱，至今爲止，世界各地的機場海關仍存在一種偏見，只要是來自香港的遊客，都被加倍注意搜查。

有些地方更加要「香港客」除去外衣，女人還要脫下乳罩，作最澈底的檢查。

到底什麼事令到香港如此「威名遠播」？相信最清楚的除了香港警方之外，還有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警方。

據說，以前的歐洲毒品中心並不在荷蘭國境之內，但自從香港人紛紛移民該國之後，阿姆斯特丹市頓然改觀——變成了歐洲毒品中心！

可能是香港以前的環境太過特殊，廉政公署未成立之前，泰國與毒品出產地的「金三角」，對香港另眼相看。

但事實上，時至今日，仍有不少香港客在世界各地被人當場搜出了毒品。

因此，也難怪紐約警方的偵緝人員自然而然的，又想到「藍雀公司」可能在暗中買賣毒品。

再加上藍雀公司主持人占姆和助手亞力斯的失蹤，令到警方更加深信他們的忖測不會錯！

阿生獨個兒到達紐約警局時，特警首長夏力正在等他。

夏力把阿生帶到一名警司的辦公室。

森遜警司是紐約市警方一名高級偵緝人員。

夏力介紹阿生給森遜認識。

森遜招呼阿生坐下後，就把一個膠套遞給他。

膠套之內，封住一張簇新的百元美鈔，那是經過警方化驗室封口的！

阿生只前後瞥了兩眼，便順口說道：「這是假的，而且還是新版樣的僞鈔，從

什麼地方檢到的，警司先生？」

森遜還未回答阿生，已含笑對夏力說：「你沒有介紹錯，果眞是一流專家。」

是的，鈔票是假的，許多人也許都能够一看而知！

但是，一口說出「新版樣」，這就絕對不簡單了！

世界各地有許多僞鈔出現，任何一種鈔票都有可能被人僞造，但是美鈔被人僞造得最多，包括二十元面額的和百元面額的！

在鐵拐俠盜故事之「招財進寶」一文中，我們巳介紹過一種「基辛氏檔案」，裏面正是收集了各種新舊僞鈔的樣本，（當然這是十分眞確的，絕非小說虛構，熟悉警方工作與銀行業務情況的人，一定都知道。）

阿生不但對「基辛氏檔案」素有研究，也由於工作關係，總要經常注意其中的新發展（按：「基辛氏檔案」是國際刑警組織的內部刋物，分「A」、「B」兩類。「A」類只供內部參考，非警方人員勢難目睹。所謂警方人員則包括國際刑警組織和它的姊妹機構——國際特警隊！以及各地警方領導層。「B」類則供被認爲絕對可靠的世界各地金融機構參考。）

「基辛氏檔案」是一種活頁檔案，每有新發現，即製版、繪圖另加說明插入，其中分析，極之詳盡。

阿生所以能一口說出這是「新版樣」，正是他經常接觸該檔案的收獲。

夏力眉頭一皺：「你的意思是說：連基辛氏檔案也沒有它的資料？」

阿生肯定地點點頭：「據我所知，絕對沒有，除非最近這幾天才加入。」

阿生回頭又問：「你的辦事處不是有一本A類麼？」

「是的。」夏力說。

阿生道：「上星期我才翻開過一次，當時並無此品種。」

夏力的事務太忙，他也不敢肯定最近這一個星期內，是否收到巴黎寄來的「基辛氏活頁」！因爲他主理的範圍是紐約。紐約是個最多罪案發生的都市。

森遜警司道：「我知道我們局長辦公室也有一本A類基辛氏檔案，我可以借過來翻一翻。」

森遜也明白那並非普通文件，他必須親自去一次。

於是警司的辦公室之內，只留下夏力和阿生二人。

阿生趁此機會問夏力：「這張僞鈔到底從何處得來？」

夏力道：「一名男子到市場購物，由於時間太早，收銀員沒有這麼多零碎的錢找贖，鈔票立即送到一間銀行去。是銀行裏的職員發現的。」

「那男子呢？」

「正接受盤問。」

「初步有什麼資料？」

「他說拾來的！」

「那裏拾來的？」

「一條大街。」

「是不是天降橫財那條街。」

「正是！」夏力回答道：「所以現在初步懷疑，被竊去的二千多萬，都是僞鈔而已。」

「然則，較後時間，相信會有更多人前來報案。」阿生說。

「不錯，森遜也這麼担心着。」夏力說，「所以我才這麼焦急要找你。」

「藍雀公司的地位，似乎越來越重要了。」

「是的，這正是他們何故不將『巨欵』存入銀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找到主持人沒有？」

「失踪了！」

「在逃的竊匪呢？」

「還未找到。」

「他雖然逃脫了，到頭來豈非只是空歡喜一場麼？」

「那又未必，美國這個國家，什麼生意都會有人去做的，買賣僞鈔的人正多着呢？」

森遜警司回來了。

他的手上多了一大叠文件，那是從局長辦公室借來的「A類基辛氏檔案」。

阿生沒有說錯，上面沒有新版樣的僞鈔，手上這一張，照往例須以第一時間送往巴黎。由巴黎的國際刑警總部分析製版，詳細資料將以活頁方式加入「基辛氏檔案」。

阿生要求到隣室去見見那個使用這張僞鈔的男子。森遜警司親自陪他去。

那男子發誓說：那張僞鈔的確是他昨夜從街上拾到的。

但是他僅拾得一張而已。

阿生與夏力商量，要知道僞鈔的來源，相信只有把藍雀公司的主持人找到，才可以再作進一步的調查。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占姆和他的助手亞力斯？

最後，阿生只好先到藍雀公司去。

警探仍留在現場偵查。

從賬目中可以發現，這家公司的確經常有生意跟香港來往。

從香港運來一些什麼？

賬目中所記，全是合法的，例如棉織品，玩具，油畫以及一些東方藝術品等。

假如不是爲了那些僞鈔，占姆實在沒有理由要躲起來，最少在賬目上就沒有什麼是屬於非法的。

然而事實上占姆巳自他住所中，失了踪，連他的助手亞力斯也不知去向。

阿生問夏力：「這可算得是我們的工作範圍？」

夏力道：「即使目前不算，遲下也會列入我們的工作範圍。」

夏力的意思是，目前只屬於地方性事件，但當僞鈔樣本送到巴黎之後，特警總部勢必下令追查來源。

到了那時候，自然要由紐約開始，追查至世界各地去！

× × ×

麥昆很冷靜，雖然若干公路之上，有警方的臨時檢查站設立。

但是，他早巳警告過列達和嘉芙蓮二人，只要他有什麼不測，他們三個人就會同歸於盡。

麥昆又仔細警告列達他們，切不可向車外任何人作出任何啓示，否則讓他知道了，他會先將二人殺死。

列達和嘉芙蓮都絕對相信他的話，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死在這人手中。

不過，列達心裏也非常明白，即使他們乖乖的聽從麥昆的話，恐怕到頭來還是難免要死。

主要還是列達太了解麥昆的爲人，其次就是嘉芙蓮下毒失了手，像麥昆這種人，他怎麼會放過他們。

但目前麥昆必須利用他們，因爲他要逃往別處，相信到了目的地之後，也就是夫婦二人的死期到了。

列達肯定麥昆不會放過他們，自然更加不會給他們錢。

列達一邊開車，一邊想。

突然之間，前面出現一個路牌。

路牌擺放在公路中心，有燈號，也有警方的特殊標誌。

麥昆的手槍槍管推動了一下，列達感到腰部作痛。

「小心，我比你更狡猾，任何花式也騙不過雙眼。」麥昆冷冷地說。

車子開始慢下來。

但列達在心理上，必須有準備，因爲麥昆吩咐過他：必要時要加速前進，不顧一切的衝出重圍。

因此，當警方人員走近汽車旁邊時，三個人的心情都不同。

麥昆自然希望「安然渡過危關」。

列達生命在麥昆手上，非到迫不得已，不會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

只有嘉芙蓮心知肚明，麥昆到頭來還是要殺她的，所以她要爭取機會，盡可能讓警方知道她的處境。

那警員走過來，彎腰往車子裏張望：「到什麼地方去？」

「首都。」列達說，「我們要南下首都。」

「是的，我們到首都旅行。」嘉芙蓮的目的，無非想引起對方的注意，只要那警員瞧她一眼，她就會有所表示。

可是，那警員好像患上了近視一樣，一眼也沒有看她。

其實，那警員並非「目力斜視」的人，只是他太過自作聰明，只是注意男人而已。

根據沙丁的描述，麥昆是個長髮蓄鬚的人。但現在車內的麥昆和列達二個男人，頭髮都並不太長！

麥昆很聰明，他會見沙丁等人的時候，確是戴上了一把長長的假髮，但沒有人想到那是假的！

現在他連鬍子也刮去了，自然是「面目全非」，難怪那警員揮揮手，立即將他們放行。

嘉芙蓮又失望，又生氣，她在心中詛咒着那名警員！

錯過了剛才的機會，又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更好的機會。

嘉芙蓮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後面忽然傳來一陣陣警號聲。

麥昆暗自吃了一驚，立即往望後鏡瞥了一眼。

果然是一輛警車。

警車正啣尾追來。

「發生了什麼事？」麥昆問！

列達聳聳肩道：「我怎麼知道，但看來不是爲了我們，可能前面公路之上，發生了什麼交通意外事件。」

嘉芙蓮在這一刹那間，瞥見他丈夫的汽車錶板之上，有個燈號的掣開了——那是車尾燈的燈號。

她又緊張又高興！

麥昆似乎也發覺了，槍咀推得列達的背部隱隱作痛！

麥昆咬牙切齒道：「這把戲玩完了，你們可不能怪我！」

槍咀移向列達的後腦，嚇得列達呱呱大叫：「不要開槍！」

「先熄了燈號，再開快一點！」麥昆緊張地，發出了命令！

列達的確趁住麥昆未有注意他的時候，施用了小計。

他悄悄將後面的燈號開亮——一閃一閃的，向警方求救。

由於該車剛剛駛離了公路之上臨時架設的檢查站，所以，警方很快就發覺，於是立刻開車追了過來。

列達雖然熄了車尾燈，但警方並未停止對他們的追逐。

因此，列達爲保性命，迫住要將車子開到最快的速度。

嘉芙蓮又陷於絕望之中。

剛才她巳作好了心理準備，只要她丈夫的車子稍慢下來，她就會跳車逃生。

她知道麥昆只有一支手槍。

那唯一的手槍正指住列達。假如她能出其不意地，自車門跳下去，相信麥昆可能來不及制止，也來不及改變他手槍的射擊方向。

因爲前面二個座位是兩張椅，其中有一條罅縫，麥昆的手槍，就透過那罅縫指住列達的腰部部位。

直至他發覺警方追近時，槍管才移到了列達的頭部。

列達不敢不從，嘉芙蓮眼光失去了唯一的逃生機會。

警車在警號聲的助威之下，苦苦地追迫！

列達迫得把油門踏盡，汽車有如一支地面上的火箭。

前面突然出現了一輛大型貨櫃車，列達一邊響號，一邊爬頭。

豈料前面貨櫃車的司機一聽到響號，頓感手忙脚亂。

他以爲後面的警車要他讓出「快車行車綫」，因爲當時他只在望後鏡見到亮起了旋轉紅燈的警車。

於是，貨櫃車司機急忙將龐大的貨櫃車開到靠近路旁的「慢車綫」去。

豈料走得較前的列達，也正在慢車綫上，企圖避過警方的追逐。

由於去勢正勁，列達如果把車子開回快車綫，可能與其他車子相撞。

假如保持在慢車綫上疾馳，亦可能與貨櫃車的尾部相撞。

相信任何車輛與貨櫃車撞上一下，也無可避免地，必有傷亡。

列達在這種情況下，無可奈何地，急忙將汽車朝路旁的欄杆衝去。

「轟隆」一聲，欄杆折斷，汽車亦隨即衝上了路面。

汽車凌空飛去。

下面如果是一處絕崖峭壁，列達等人勢必粉身碎骨。

然而，下面却是另外一條超級公路，只是比較沒有那麼繁忙而已。

列達把握緊駕駛盤，汽車却保持平穩地前進，只抛了幾下，便降落另一條超級公路之上。

一輛剛剛開過的車子，司機像見鬼似的，平空吃了一驚。

那司機只覺得有另一輛汽車從天而降，在他的頭頂「飛」過。

後來他們回頭一望，那車子已朝相反的方向急急疾馳。

他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 × ×

車內三人都有點失魂落魄。

列達哄着麥昆說：「危機巳經過去，我有個安全地點……」

但是，麥昆沒有等他說完，槍聲巳經响起了；在汽車急馳中，槍聲根本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列達以爲自己中槍，但他並無任何痛苦的感覺。

死去的是嘉芙蓮。

她倒在前面椅子之上，流着血。

麥昆迅速把槍咀移向列達的後腦，狠狠地說：「別再耍花樣了，把車子開到路旁。」

列達惟有照做！

車子剛剛停了下來，第二响槍聲又再一次响起來了。

這一次，列達可以感應得到，但那只不過是刹那間的痛苦。

以後的事，他一無所知。

他死了。

× × ×

路邊有人揮手。

揮手的人身邊也停了另一輛汽車，所以駕車人只以爲有人搭順風車。也許，他自己的汽車壞了。

許多汽車根本就沒有停下來。

那並非他們沒有人情味，只因年來治安太壞，人心也不良。

美國是個汽車王國，過去在美加各地的公路之上要搭順風車，眞的是易如反掌的事。但這些年來，情況有變。

不過，儘管一百輛汽車之中，有九十九輛不停，只要一輛肯停也够了。

麥昆正是看準了這種心理，所以不斷站在公路邊揮手！

事實上，他等了不足一分鐘，巳經有車子在他跟前停了下來。

這是一個單身女子開着的汽車。

麥昆未上車之前，心裏巳打定了輪數，因爲警車未到，頭頂上巳有警方的直升機出現。

但是，他想不到這女郎竟然成了他的救星！

女郎只有二十餘歲，很新潮，她開了車門，讓麥昆上了車之後，迅速開走。

「到紐約去麼？」女郞一邊開車一邊問，她顯然未注意到頭頂上的直升機。

在許多超級公路之上，經常都會有警方的直升機出現。

麥昆一手摟住那個手提袋，一手放在口袋裏，摸住那支手槍。

他勉强擠出了一點笑容：「是的，謝謝你這麼富有同情心。」

「人類須要太多太多的同情心，何況你的車子又壞了。」

「你也到紐約？」

「是的！」

「探朋友？」

「不，只是返家去！」

「哦！原來你家居紐約。」

「是的！」

麥昆心裏想，這時候，警方相信只注意離開紐約的車輛，希望他們沒有發覺他攢進了這車子來就好了。」

麥昆本來要南下找個朋友，那朋友可以帮他的忙。

但事出意外，他必須暫時返回紐約，否則就會落入警方的羅網。

麥昆試探地問那女子：「家裏一定有許多親人吧。」

「猜錯了，只有我一個。」女子嫣然一笑，「我住的太悶，所以才四下裏去找朋友散散心。你呢？貴姓。」

「叫我當奴好了。」

「我叫吉蒂。」

「吉蒂小姐，抽烟嗎？」

「別客氣，我自己有烟。」

「這次我該怎樣答謝你？」

「你眞想答謝我？」

「是的，沒有你，我可能要走路到紐約。」麥昆道。

「易了。」吉蒂笑了笑：「今晚請我一齊吃一頓晚餐如何？」

「好極了！」

這種情形對一些東方人來說，何止富於傳奇，簡直近乎荒唐！

然而在美國，根本見怪不怪！

一雙孤男寡女不要說在剛才那麼特殊的情況之下，即使平時在一些公共場所，如酒吧，餐室甚至公園散步中，都會出現上述情形。

假如換上北歐，更荒唐的事情，也經常可以發生。

麥昆並非志在揩油，只是想暫時找一個棲身之所。

在麥昆的想像中，這時候警方正發散了人手到處找他。

警探要到的地方，自然是包括他可能會到的地方，例如酒吧，以及一些親友家中，甚至可能包括了列達的家。

因此，麥昆不想再到親友們那兒去，最好莫如這些陌生朋友。

所以，麥昆極力奉承吉蒂。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想：公共場合，是否適宜？

他知道還有許多時間可以說服吉蒂，所以他並不焦急。

吉蒂很大方，她顯然不是初出茅廬的女郎。麥昆領敎過嘉芙蓮之後，更加小心翼翼，步步爲營。

麥昆也只不過是他的另一個假名，但由於這名字他曾經對許多人提及，例如列達，沙丁和史告勞等人。

因此，他不能再讓吉蒂知道他正是警方要找的人。

他知道紐約的警探很聰明，儘管他懂得改頭換面，仍担心騙不過他們雙眼。

於是他在談話中，除了極力討好吉蒂之外，還示意最好在她家裏靜靜地渡過一晚！

吉蒂竟然是個善解人意的女郎，既成熟，又有人情味。

她知道麥昆的意思之後，答允停車於道旁，購買酒食返家。

麥昆內心十分感激她，只是沒有喜形於色，尤其是這兒巳是市區，他非小心謹愼不可。

他左張右望，因爲當時巳是午間時份，說不定奉命緝拿他的警探，就在附近。

吉蒂獨自居住在一幢公寓式的住宅單位之內，很靜。

麥昆從談話中知道吉蒂是個失婚的少婦，難怪她滿懷心事。

二人閉門細談，三杯到肚，便儼然一雙熱戀巳久的愛侶。

吉蒂儘管熱情如火，麥昆却要時刻提高警惕！

尤其是那一大袋鈔票，他幾乎寸步不離！

正因爲這樣，才更加引起了吉蒂的注意，但這女人十分了得，儘管她滿心生疑，却也只藏在心裏。

她只叫過麥昆一次，叫他把手提袋放入她的衣櫃中去。

但麥昆說，那只是一些舊衣服，隨便扔在一旁便行。

其實，連吉蒂也可以感覺得到，麥昆是不想手提袋離開了他的視綫。

吉蒂心裏有數，不斷向麥昆獻酒，一邊又在言語間挑逗。

麥昆喝上幾杯，巳無法自持！再加上吉蒂施展了渾身解數，轉眼間，一切心理上的戒備，盡被酒精冲破了。

麥昆發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種艷遇，當然，以後的發展，更難令他無法預料。

× × ×

警方的直升飛機首先發現了列達的汽車。

不久之後，更多直升機，載來了更多的有關人等，包括紐約警方的高級偵緝人員，以及國際特警隊人員。

阿生也跟夏力趕到現場視察。

各人未看車中前，先巳在擋風玻璃之上，看見了一些觸目驚心的字跡。

那是用血寫在擋風玻璃之上的，很潦草，而且開始乾涸。

那些字寫着：「布拉利又名麥昆，殺我……」

警方認爲這是十分重要的綫索，立即叫人去查布拉利的底子。

警方一直只知道沙丁口中的「麥昆」，從未知道麥昆就是布拉利。

那是列達臨死之前寫的，因爲只有他的指頭有血。

列達也許明知難逃一死，所以中槍後，先行裝死。

等到麥昆落了車之後，才利用最後一口氣，給警方留下這寶貴的綫索。

「他顯然巳揩順風車離開了紐約！」森遜警司說道。

曾在檢查站指揮的一位警官則說：「他本來在前往首都的一條高速公路之上，但撞欄之後，飛下這條支綫之上。」

夏力道：「這傢伙巳跡近瘋狂，再不抓住他，可能還有人要死！」

森遜吩咐他的助手：「快去通知首都方面的聯邦密探，形容他是第一級危險人物！」

阿生急不及待地問道：「那一袋鈔票呢？」

「找不到，全車都找過了。」一名較早開到現場的警官說。

阿生向森遜提議：「我看，警方應該立即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提醒市民，那一大批只是僞鈔而巳！」

「這可能造成混亂！」森遜說：「何況我們還未能證實全數盡是僞鈔呢。」

阿生反問：「你還要怎樣證實？」

夏力也說：「是的，巳有人承認那是拾來的，最少有三人自動投案。」

夏力口中那三個人，是拾得一些鈔票之後，碰了壁，於是自動到警局去，表示「路不拾遺」，將鈔票交出的。

他們表面上是十分公道，也佯作不知那原來是僞鈔。

但警方巳化驗過他們交回的鈔票，完全是假的。

夏力和阿生要求警方公開此事，除了防止更多市民上當之外，還有另外一種作用，就是打擊麥昆。

麥昆也許至今爲止，仍未知道他擁有的「千萬巨欵」，原來有可能全是假的。

森遜警司有他自己的成見，他担心擾亂金融市場，又担心要負上全責，所以，他對阿生他們的提議，仍採觀望態度。

另一方面，警局罪案小組，巳很快將「布拉利」其人的資料找了出來。

布拉利原來是個有案底的人，所以警方有他的詳細資料。

根據警方的資料顯示，布拉利又名麥昆，此外還有許多化名。

他做過多種行業，也有過爆竊案底，入過牢獄。

警方立即將他的照片，分發各大電視台，向市民公佈，要求市民協助提供此人的一切有關消息。

× × ×

麥昆有如從噩夢中驚醒。

然而在他的記憶中，那應該是一個溫馨旖旎的夢。

夢中，他彷彿享受到無限的溫柔，吉蒂所留給他的印象，應該是千依百從的。

爲什麼會變噩夢？

他的酒氣還未過，就被人用一盆冷水照頭淋下。

他抹去了面上的水珠，矇矇矓矓地見到了好一些人。

其中，竟包括了吉蒂在內。

吉蒂叉着腰，站在一旁。

她與不久之前，他懷抱中的吉蒂，竟然判若二人！

爲什麼？

——他心裏不斷的問自己。

「你是布拉利？」一名大漢厲聲問。

「你……你是誰？」麥昆反問。

「是我問你，你還沒有資格問我。」那人惡氣十足。

「能知道我這名字的，想必是江湖上的朋友吧？」

「你先坐起來，別詐死！」

麥昆勉強支持起來。

他渾身乏力，彷彿走了很遠很遠的一大段路，頭有些暈，也許是酒精作怪吧。

「這是你的？」有人指指那個手提袋問。

一想起那手提袋，一想起那一千多萬元，他便好像有人用針刺了一下他的大腦一樣，登時清醒過來。

「我的手提袋呢？」麥昆幾乎要撲過去！

但很快又被人推了一把，坐回原位。

有人說：「這可就是藍雀公司的失欸嗎？」

「嗯——」麥昆極力讓自己冷靜，朝各人面上掃了一眼，「你們可是警探？」

「布拉利，別裝蒜了，」一個男子自人叢後面冒出頭來。

麥昆認得他。

他叫伊凡，是個黑社會的頭頭。

麥昆立刻和他招呼：「伊凡大哥，你好？」

「別叫我大哥，你還沒有資格成為我的兄弟呢。」

伊凡此語一出，人們哄笑一陣。

連吉蒂也在笑，令到麥昆很難受。

伊凡又說：「你還沒有答我，錢從何處來？」

「你們沒有猜錯，的確是藍雀公司的失欸之一半。」麥昆只好直說。

他在黑道中混過，自然知道這班人不是好惹的。

伊凡道：「你爲什麼還不走？」

「我想走的，但逃不了！」麥昆指指吉蒂，「多得這位小姐——」

「她不是小姐。」伊凡立即更正：「她是我的愛人！」

麥昆渾身一陣陣冷冰冰的感覺，彷彿進入了冰天雪地之中。

吉蒂咬住一支香烟，若無其事地，輕輕一笑！

伊凡道：「這是僞鈔我該知道的。」

「僞鈔？」麥昆難以置信地，呆了好一陣也說不出話來。

「傻瓜！你中計了，」伊凡說，「假如這是眞的，怎麼會這麼輕易讓你得到手，你這傢伙簡直就是人頭豬腦。」

麥昆的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一時之間，他腦海中想得實在太多了，幾乎容納不下，雖然伊凡罵他是「人頭豬腦」，但他自問不蠢。

爲什麼他沒有想到這問題？

史告勞提供的消息，事前他爲什麼不聲明是假的？

也許他根本不知內情，也許他另有用心。

麥昆吶吶地說：「伊凡大哥，求求你放我一條生路。」

伊凡冷然一笑：「就是爲了你這一千萬元？」

「即使是僞鈔，也有人要，我有門路。」麥昆說。

「放心！」伊凡道：「我不會這麼快把你交給警方。」

「謝謝你！」麥昆道：「只要你不把我交給警方，你要我做牛做馬，我也萬死不辭。」

伊凡沒有答他。

他只向手下們遞了一個眼色，就先行走了。

吉蒂尾隨其後，頭也不回，瞧也不瞧麥昆一眼，令他更加難過。

有人一邊將麥昆押走，一邊說道：「你準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跟大哥的情婦鬼混！嘿。」

麥昆彷彿被人押赴刑場似的，木然無所覺。

計中計　幸運兒遭殃

一項令人感到震驚的報告，來自巴黎的國際刑警化驗室。

僞鈔是已知的事實。

那晚由四五百呎高空散發下來的千多萬元鈔票，不少已送回警方手中。

紐約警方化驗室，也證實全是「新版樣」的僞鈔。

僞鈔的亂眞程度甚高，警方化驗人員若非儀器齊全，很難查出眞假。

然而，紐約警方化驗室的化驗師們，只是「例行公事」式的，將鈔票的眞與假分辨出來，其他一概不理。

就是這樣，他們疏忽了最可怕一面。

也是被國際刑警總部查出的另一項「陰謀」！

根據來自巴黎的報告，鈔票本身當然是假的，但上面那些凸版印刷，竟然也有問題。

刑警總部化驗室的儀器，驗出上面帶有神秘的輻射性。

這絕對是令人無法意料想到的事。

國際刑警總部除了以第一時間通知紐約警方之外，也同時知會了它的姊妹機構——國際特警隊方面。

國際特警隊派駐紐約辦事處的無綫電生接得報告後，隨即通知了夏力和阿生他們。

× × ×

阿生他們這時正在一間市立醫院裏。

較早時，警方接獲投訴，有不少人突然感到不適。

這些人被送入醫院後，竟然發現了同一樣的病徵——皮膚起紅斑點。

根據病人說，他們渾身不適，皮膚痕癢，發高燒。

最初醫院方面担心這是一種流行病，帶來傳染性。

但是，經警方調查後，却發現了一個令人担心的綫索。那就是：所有病人，都曾經是「幸運兒」！

什麼「幸運兒」？

他們原來都是曾經拾得那些不明來歷的鈔票的人。

至此，一個可怕的謎，最少已揭開了一半——就是「藍雀公司」的幕後人，是僞鈔的經手人，不幸的是，那些僞鈔不知用上了什麼東西印刷。

假如巴黎刑警總部沒有說錯，那些顏料必有輻射。

於是凡是沾染過這種不明物質的人，都患上怪病。

還有未解答的「謎」，就是：那是故

意的，還是無意的？

警方立即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出席的人還包括了市長在內。

國際特警，聯邦密探和CIA人員，也紛紛應邀列席。

這的確是一件大事，沒有人知道以後的發展如何。

但至今爲止，最少有超過一千人以上，被送往醫院留醫。

刹那之間，彷彿經過了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各醫院都住滿了人。

不是不約而同，只是所有的人都差不多同時接觸那些鈔票。等到發作時，時間自然也差不多。

警方奉命取消休假，紛紛開到街頭，凡是有病徵的人，均被抓去，隔離起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警方透過了電視台，只勸市民發現同樣病徵，即到送院求治。

市長考慮宣佈緊急戒嚴令！

聯邦軍隊已奉命調到市區不遠處，候命開入市區。

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發生一樣，人心惶惶不已。

阿生等人都接觸過僞鈔——只是那是用一個膠袋套好了封口的，不知有沒有問題。

於是，阿生，夏力和森遜等一大隊警方和國際特警人員，均被送入醫院，接受詳細的檢查。

還好美國是個科學先進國家，一切儀器設備齊全。

只要醫生認爲須要什麼，這兒沒有嗎，立即可以由另一處拿來應用。

醫院中，搬來了一大堆的輻射檢查儀器，也調來更多專科醫生。

另一方面，「CIA」——中央情報局人員立即介入。

「CIA」的介入，是基於他們担心這是另一大國的陰謀。

是的，這是「存心靠害」呢，還是「無心之失」？

至今爲止，有關方面還未找出眞眞正正的答案來。

假如是有人「存心靠害」，幕後人也可謂心狠手辣之至。

究竟他是誰？

蘇聯！

或有可能是「KGB」！

因此，自命爲「KGB」尅星的「CIA」人員，紛紛出動。

甚至遠自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也派了一隊人兼程趕到紐約來。

他們是由副總監范梅力率領的。

范梅力担心紐約辦事處的人員，紛紛被送入醫院隔離檢驗之後，出現人手不足的場面；同時另一方面，國際刑警組織方面也認爲這件事非同小可。

因此，他們要求范梅力親自出馬，帶人到紐約來。

世界衞生組織正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考慮宣佈紐約爲「疫埠」。

初步資料已顯示出，那種怪病有傳染病菌潛伏體內。

病人的糞便，涎沫等等，均可以傳播那種怪病病菌。

因此，凡是患上了該種怪病的人，都被隔離起來。

阿生他們沒有「病徵」，但仍未查出體內是否潛伏該種病菌。

呂林二人本來要飛三藩市，却因爲阿生入院而被迫留下。

他們曾到醫院，但院方拒絕探病，還勸他們離去。

呂偉艮想找夏力帮帮忙，但夏力本人也在醫院中。

他們正感到啼笑皆非之際，却聽到了范梅力要到紐約來的消息。

范梅力的確已到了紐約，但呂林二人却不知何處可以找到他。

范梅力忙得要命，市長要見他，「CIA」頭頭也要找他商量。

當地的警方首腦也要與范梅力他們接觸。

總之，范梅力落了飛機之後，就沒有一秒鐘空下來。

呂林二人情急之下，只能退而思其次，致電給特警辦事處。

他們本來去過特警辦事處，但是，這時候到處風聲鶴唳，像特警辦事處那種地方，早已列爲禁區。

呂偉艮惟有致電該處，要求他們代爲轉知范梅力。

呂偉艮爲了這辦法早日奏效，又吹牛說他是范的好友，有重要情報轉達云云。

其實，呂偉艮也確是范梅力的好朋友，經過這許多年來的合作，他們已不是公事上的朋友那麼簡單了。

但是，呂偉艮知道范梅力這種人的心理，他們正在忙於公事時，什麼也忘得一乾二淨，只有與公事有關的事，他們才會份外留意。

公事比親友更重要？

是的，這世界上許多成功人物的確如此，不到你不信。

呂偉艮就是看準了這點，才會對辦事處的人說謊。

然後，他們夫婦二人就等在酒店的房間之內。

足足等了一個下午，接近黃昏，電話才第一次响起來。

但令呂偉艮十分失望，對方並非范梅力，而是一個陌生人。

「呂先生麼？」

「是的，你是誰？」

「范梅力先生叫我找你！」

「好極了，」呂偉艮也是一陣驚喜，「你一定是他助手，請告訴他，此事非同小可，我一定要與他本人談談。」

「他很忙！」

「我知道，他正忙於找綫索，我手上就有綫索。」

「可以對我說麼？」

「絕對不可以。」

「那麼，你等等。」

呂偉艮在電話中也可以認得出，對方已換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這一個才是范梅力。

於是呂偉艮說：「終於找到你了，范梅力先生。」

范梅力也認得出對方是呂偉艮：「原來是你，爲什麼要故作神秘？」

呂偉艮笑道：「要不是這樣，相信很難找到你。」

「有什麼事？」

「你知道阿生被送往醫院隔離麼？」

「當然知道，我等會兒會去看他。」

「可以帶我們一齊去嗎？」

「為什麼不可以。」

「告訴你，我曾經到過醫院一次，但他們不許我接觸阿生，這令我更担心！」

「那只是例行公事，我看不會有事的，放心吧！」范梅力又說：「你倆立刻到特警辦事處來好嗎？我在這裏等你！」

呂偉艮道：「我怕到時又是不得其門而入，不如約個時間在醫院門口見吧！」

「那麼，半小時左右，我想差不多的了。」

呂偉艮和范梅力，知道阿生在那一間醫院，所以他們半小時之後，就在該處相會。

× × ×

醫院裏，人來人往，顯得非常熱鬧。

這些人大都為探望親友而來，然而紛紛被醫院方面拒絕。

理由十分簡單，那是一種傳染病。為安全計，醫院已將所有病人隔離。

越來越多科學家雲集於醫院，他們與病理學家加緊研究這是何種病症。

醫生與護理人員忙到不可開交，大批警員在場勸諭探病的人羣離開。

探病的人大都知道「可能被傳染」的危險性，但是他們仍然堅持要見見那些已被隔離的親友們。為什麼？這就是人性的表現。他們不怕危險，並不表示他們勇敢，而是表示他們關心病者。

美國是個重視自由與人性表現的國家，因此警員們只可以勸諭，而不可以用暴力驅使他們離開醫院。於是醫院內內外外，亂成一片。

范梅力是巴黎總部的國際特警首腦，地位身份特殊，他帶同助手和呂偉艮夫婦二人由側門入內，登上醫院的三樓。

阿生和森遜警司等人都被集中在三樓的病房之內。這些人都是被懷疑「帶菌者」。因為他曾接觸那張「問題鈔票」。

然而他們並無表面的病徵。

表面的病徵應該是：皮膚起紅色小斑點，眼筋紅腫、發燒。

但阿生和森遜他們無此現象。

就憑他們的記憶，記得當時那張與他們接觸過的「問題鈔票」，已被化驗人員用透明膠袋密封。

相反，那些化驗室人員由於直接接觸過那張偽鈔，所以都有表面上的病徵，情況竟與其他「拾得天降橫財的幸運兒」一樣。

雖則沒有表面上的病徵，但醫生必須替他們檢查內臟。

那並非為了他們的個人健康，而是有關方面必須知道偽鈔上所用的是何種輻射元素，以及其威力達到何種程度。

在行動上，阿生他們還是相當自由的。但原則上醫院方面未有結論之前，他們不能離去。

為安全計，醫院方面加添了許多特殊設施，例如臨時裝置的會客室，有如監獄中的親友探監室一樣，中間隔了一道玻璃屏之外，另有傳音設備，以便雙方交談。

阿生和呂林二人就是在這種特殊設施之下會見，在場的還有范梅力他們。

情況非常特殊，醫生與一班科學家，則在電視傳真的控制室之內監視。

他們小心視察阿生等人的反應。

專家們如此小心翼翼是有理由的，因為那些曾經拾得偽鈔的「幸運兒」們，都被發現，情況極之不妙。

當初拾得偽鈔的人都被視作「幸運兒」，但是現在，他們恰巧相反，拾得偽鈔越多的人，被發現越多不幸的病徵。

此等病人大都顯得疲弱不堪，心情煩燥，皮膚痕癢不已。

較嚴重的，則發高燒，口乾舌燥，喉嚨腫痛，頭暈眼花等等。

偽鈔之上已被發現帶有輻射性。

那些混在印刷顏料中的輻射性元素，不但有毒，而且具有持久性，因此能够長期依附在鈔票之上，人類皮膚一經沾染，立刻還不致有較明顯的跡象，直至皮膚表面上的痕癢增加，進一步心情煩燥不安，渾身疲弱無力，其他病徵才會陸續出現。

目前已被隔離的若干病人，甚至皮膚之上起了許多疙瘩。

病人無法抵禦痕癢的侵襲，只有用手抓，但一經搔抓，疙瘩便變成癬癩似的小瘡。不久之後，便呈發炎狀。

小瘡上的膿，帶有極高傳染性，這就是專家們最担心的。

印製偽鈔的人到底是何居心？

問題還不限於眼前這千多名病人，而是另外一半被竊的偽鈔的下落，萬一都在不知不覺中再散播於羣衆手中，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警方已透過傳播機構，例如電話，電視台與報紙等，告知人們不可接觸「問題鈔票」，然而，什麼才算是「問題鈔票」？

除了專家之外，一般小市民根本難以識別。所以一時之間，弄得人心惶惶。

人們每接觸一張鈔票之前，必先從對方的手中小心觀察一番，最後才將鈔票接過來。場面有時令人為之啼笑皆非。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像紐約這麼繁盛的地區，又怎麼會不斤斤計較講錢，所以鈔票之接觸，是無可避免的。

人們對鈔票的疑心與恐懼，造成無數的尷尬場面。有人因多疑而發生衝突，也有人因口角而扭上警局去，總之，這情形是令人無法意料得到的。

呂偉艮和林愛莉也十分担心阿生可能是個「帶菌者」。

然而，隔住玻璃屏可以見到他並無各種病徵，這才放心下來。

阿生隔住玻璃屏問呂林二人：「你們還沒有走？」

「是的，我們改期了。」呂偉艮說。

阿生指指自己：「為了我？」

呂林二人同時點點頭。

那邊，范梅力正與一位高級醫官商談，范梅力希望阿生可以出院。

范梅力向來重視阿生，他覺得阿生是個非常難得的人才。

尤其是對這一宗神秘的「帶毒偽鈔案」，更加覺得阿生應該參加偵查，因為他最少也是「直接介入者」之一。

那位高級醫官對范梅力說：阿生等人原則上似無問題。

但是，為安全計，所以有關方面才採取特殊措施，將他們隔離觀察。

現在化驗報告亦已經有了結果，他們一切反應十分正常。

假如他們只是一般平民百姓，醫院方面可能還會強留他們住多兩天。然而阿生他們既然有任務在身，自然可以酌情放他們早走一些。

尤其是今天經過了一番觀察之後，阿生他們證明「一切正常」。所以，稍後時間，阿生他們亦可以離開了醫院。

有關方面已感到事態非常之嚴重，除加緊追查藍雀公司幕後主持人之外，還公開呼籲麥昆（眞名布拉利）歸案。

警方已不斷透過電台，電視台和報紙等傳播機構，宣稱由麥昆帶走的千多萬元美金，亦可能是全屬「帶毒偽鈔」。

警方要求麥昆不要害及其他人。

同時警方又希望凡是知道麥昆下落的人，立即與警方連絡。

警方更坦然告知麥昆本人，他個人的罪名還屬其次，最重要的還是他本人必然已是一個帶菌的傳播者。

警方宣佈：希望麥昆立即向就近醫院報到，以免誤人誤己。

另一方面，警方已採取步驟，用「暗花」作餌，希望黑社會綫人提供麥昆的綫索。

同時亦已知會全市醫生及醫療人員，切勿收容麥昆。

根據麥昆的同黨沙丁的口供：有個叫史告勞的藍雀公司職員，曾充內奸，向他們提供藍雀公司的一切有關資料。

事後證明這些資料十分正確，所以他們一夥人才可以順利完成計劃中的最初幾項步驟。

雖然到頭來他們還是難免功虧一簣，但是，他們三個同黨之一的加丹奴之意外死亡，反而對其他二人——麥昆和沙丁，更加有利。

因為若非如此，有關方面根本很難知道這些鈔票帶有毒素。

假如麥昆的一切計劃都順順利利，情形又將會如何？

假如他們一切都依計劃完成——包括三個人同時逃出法網，那時候，他們必然帶了那些錢，逃出紐約以外的地方去。

那麼，一切都變成不公開，也可能要經過一段頗長時間，那批鈔票才被人發覺有毒，而被傳染的人自然更多。

因此，麥昆等人最後功虧一簣，對大多數人來說，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現在有關方面既然找不到藍雀公司的幕後主持人物占姆，也找不到沙丁口中的「史告勞」其人，這件事看來的確有些古怪。

首先是麥昆與史告勞的接觸，然後才會醞釀這宗爆竊案。

到底「史告勞」是誰？

假如這不是一宗陰謀，那麼，史告勞這名字可能是眞的。

否則，那只不過是一個化名而已。

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如這是一個有計劃的陰謀，其目的又何在？

「CIA」——中央情報局人員所追查的，正是這幕後的眞相，他們要知道這是否與蘇聯「KGB」特務有關。

同時聯邦密探與美國財政部密探，也奉命調查，是否已有另一批有毒的偽鈔，流傳於美國各地？

另一方面，來自巴黎國際刑警總部的最新分析報告也來了。

這是最新版的偽鈔，此點已經毫無疑問了，這也是前所未有的最大宗偽鈔案，這點亦是事實。因為它不但數目最大，種類更加繁多。

偽美鈔經常在世界各地發現，主要還是由於它是流通範圍最大的貨幣之一。世界各地歷年以來都有偽美鈔出現，有些假得像眞鈔一樣，有些則技術低劣。

但這一次發現的偽鈔票，却達可以亂眞的地步，由紙質，顏色以至印刷等等，全屬「一流製作」。

一般偽鈔印刷者，最感頭痛的是紙質，因為印製鈔票的紙質必是特製的，一般人絕對難以得到手。

其次才是印刷技術，然而近年來，印刷術不斷力求改進，要將一張偽鈔印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已非十分困難的事。

目前世界各地出現的偽美鈔，較易鑑別出其中的眞與假。

大致而言，可從下列各種方法，分出一張美鈔的眞偽。

第一：偽鈔的紙質軟些，也薄一些，眞鈔較為硬朗。

第二：偽鈔的長度（指橫闊度）比眞鈔短了一些。眞假一比拼之下，即可分辨出來。

第三：偽鈔色澤較淺，眞鈔較深色。同時看上去也結實得多。

第四：偽鈔上的編號，數目字較為瘦長，眞鈔則較圓。

第五：偽鈔的傑克遜像衣服色澤較深，眞鈔反為較淺。

第六：偽鈔背面的綫條較粗糙，眞鈔綫條清晰而秀麗。

第七：偽鈔背面的白宮圖案，天空上的顏色比較暗晦，眞鈔較為明朗。

以上只是一般性而言。許多銀行，找換店的職員們都知道如何分辨。

但是，這次最新發現的偽鈔，顯然針對上述各點，有了極大的改進。即使一名有經驗的專業人仕，亦未必能一下子分出眞假。

根據巴黎刑警總部的最新報告指出：這必然是大規模集團的所為。

因為印製這批鈔票的紙質，與眞鈔並無分別。

但印刷美鈔的印務公司並無失竊紙張的報告，表示偽鈔的印製者，只能「仿造」那種特別的「鈔票紙」。

此外，偽鈔的正面和反面，都很難找出瑕疵。唯一的破綻就是：偽鈔的印刷，比眞鈔更具凹凸感。

而那些凸出的油墨，正是包涵有輻射性元素的物質。

就憑此忖測：這批偽鈔的印刷者，肯定是十分有組織的。

他們不但技術一流，也有最新的設備，甚至自行製紙。

否則，任何一個印幣廠的「鈔票紙」都受到保密的，他們要得手絕不容易。

假如對方的確除了自設最科學化的印刷廠之外，還設有製紙廠，這種規模相信亦非個人的財力可以支持。

換句話說：這可能是某一個國家支持的。

然則，這就是一宗「大陰謀」——有人存心靠害。

美國各保安組織接獲刑警總部的報告後，自感震驚不已。

他們亦因此而與國際特警隊開了一連串的會議，共商對策。

× × ×

麥昆像發夢一樣，落入黑社會頭子伊凡的手中。當初他還十分懷恨吉蒂，但後來他出現了一些病徵之後，又有了另一種想法。

麥昆本來以為那千多萬美元即使是假的，也可以獲得伊凡的諒解。

因為在美國黑道上，有不少人暗中買賣偽美鈔，而且不斷逃避財政部密探的追踪。

以這麼龐大的偽鈔數目，最少也可以讓伊凡賺入數十萬美元的眞鈔。

但是，經電台，電視台，報紙等公開了這批偽鈔的秘密之後，情況自然又不同了。

可以想像得到，任何偽鈔的買家，都會提高警惕，以免購入「有毒的偽鈔」。

麥昆的「病徵」越來越明顯。

但是，伊凡沒有把他送入醫院，更加不會將他放了出去。

相反，伊凡十分生氣，因為一切禍源由麥昆而起。

麥昆已將神秘病菌傳給了伊凡的情婦吉蒂。

吉蒂滿身像生了癬癩一樣，癢不可當，皮膚滿是疙瘩。

伊凡等人，也因為知得太遲，他們當初只知那手提袋中的是偽鈔，卻不知道偽鈔本身有輻射劇毒。

現在當然知道了。

報紙和電視台均已報導此事。可惜，伊凡他們知得太遲。

為了逃避警方的耳目，伊凡等人還不敢將麥昆的消息傳出去！以免警方追究。

他們甚至悄悄請來私家醫生，為他們進行治療。

然而就是因為這樣，消息便傳到紐約警方那兒去。

為伊凡等人治療的醫生，不但為了法律問題，也為了職業道德問題，不得不悄悄通知了紐約警方。因為這種怪病如何才能醫治好，以及如何防止傳染等等，都不是一般私家醫生所能辦得到的。

× × ×

一支由聯邦密探，國際特警和紐約警方組成的聯合部隊，正在嚴密包圍一幢大廈。

這是根據一名私家醫生的提供，警方知道有一班人染上了怪病。他們就是伊凡和他的手下們。

伊凡是一名黑社會頭子，警方有此人的紀錄。他為什麼會染上怪病？

既然這種怪病是警方一直在宣傳的危險病症，為什麼他不到公共醫院去求醫？反而要鬼鬼祟祟的，求諸於私家醫生？

同時那位向警方告密的私家醫生又說：除了伊凡之外，其他手下也患同一怪病，這表示其中必有古怪。

由於伊凡等人擁有槍械，而且那種怪病又帶有傳染性，所以，搜捕的隊伍，大都穿上了避彈衣以及防毒面罩等。既要防止中彈，更要防止傳染。

隣近一帶街道已被封鎖。

大批警探，國際特警和聯邦密探，扮成行人，在那條街道上出現。

他們要將傷亡數字減到最低，所以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

一名身裁，樣貌都與那位私家醫生差不多的警探，扮成私家醫生，挽了一個出診手提箱，冒險到那層樓宇去，騙伊凡他們開門。

那幢大廈樓上樓下的住客受到勸告，切勿外出，只要將窗戶緊閉。一切有關人等必須留在屋內，甚至不要探首出窗外。

神槍手伺伏在隣近大廈的天台，奉命射殺每一個由屋內衝出的黑社會帶菌者。以防他們將怪病的病菌再傳播給別人。

但是，所有參加是次行動的人，都要小心一個人，他就是麥昆。

有關方面希望活捉麥昆，因為他是唯一知道誰是「史告勞」的人。

有關方面相信史告勞有可能存心利用麥昆他們，將整批有毒偽鈔竊去。假如計劃成功的話，有毒偽鈔就會秘密流傳，悄悄將怪病的病菌傳播。

但是，這只不過是有關方面的假設而已。實情如何，必須把麥昆找到，希望憑着他的提供，可以找到那個名叫史告勞的人。

阿生等人也站在「最前綫」，伺機衝入屋內。

他們並未注射「預防疫苗」，因為怪病的研究至今仍在進行，在結果未有之前，預防疫苗自難製成。

因此，警方只能下令有關人等，入屋圍捕之前，先行戴上了手套，目的無非避免接觸那些帶菌者。

但是，各人等一會兒要面對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他們面臨被拘捕厄運之際，難免作垂死前的掙扎，屆時可能發生肉搏戰場面，那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如此一來，皮膚接觸乃無可避免的事。

所以，負責執行任務的人，奉命可以在認為必要時，射殺反抗者。

唯一例外的，就是麥昆。

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有關方面也希望生擒麥昆！希望藉住他的提供，可以把幕後人一網成擒。

一切準備妥當之後，假扮醫生的一名警探便開始按響了門鈴。

伊凡的一名手下透過門眼，看見來者是一名他見過的醫生，於是開門納入。

但是，門打開後，那名手下便感到不妙。

那名冒充醫生的警員，畢竟是另外一個人，即使身裁，輪廓相似，也不可能似到十足，肉眼透過門眼望出去，還可以遮



遮掩掩混過去。但是當面對面的時候，破綻立現。

手下一發覺對方是冒充的，立刻想將大門關上。

但是，門外兩旁埋伏的大批武裝人員，已乘住門開之際，一湧而入。

負責開門的手下首當其衝，中槍倒斃地上，屋內的人登時亂作一團。

警方存心殺個措手不及，因此各人衝入屋內之後，一邊開槍，一邊高聲警告屋內的人一切不可反抗，否則格殺勿論。

阿生和夏力等一班國際特警，則先後闖進了好幾間房間之內。

有些房門緊閉，有些半掩，阿生他們破門而入，目的要找尋麥昆的下落。

但是，各人只見到伊凡的手下們顯得異常狠狠，卻無法可以找到麥昆。

伊凡的一班手下，都顯得心情煩燥不已。

有些知道來者是警探，立即作亡命抵抗，但瞬即被射殺。

奉命到此執行任務的人，都看過麥昆犯罪檔案中的照片，因此都知道他的樣貌怎樣，所以照計不會殺錯人的。

伊凡和一名親信手下持械反抗，立刻遭到一名聯邦密探的射擊。

阿生這時正和夏力到處找尋麥昆，見狀立即高聲喝止。

可是，他們來遲了一步，槍聲響過之後，伊凡已倒臥血泊中。

阿生的呼喝聲，令到開槍的聯邦密探呆了一呆，差些兒就讓伊凡的助手有機可乘。

那傢伙正擬舉槍反擊，被阿生先發制人，開了一槍，但這一槍並非擊中他的要害，只射擊他的手腕部份，那是握住手槍的手。因此，一聲尖叫，槍亦墮在地上。

夏力一個箭步搶前，先將墮地的手槍踢開，這邊却以他自己的手槍指向他的腦門。

那黑人物手部雖在流血，但不得不高舉起雙手，聲聲求饒。

伊凡就倒斃在他的脚下，他自然担心自己也遭遇到同一樣的命運。

夏力問：「麥昆在何處？」

那個黑人物抖聲地反問：道「誰是麥昆。」

「他原名叫布拉利。」阿生在旁插咀道。

「哦，原來你們要找他！」黑人物道：「他在地牢下面。」

夏力又問：「那些鈔票呢？」

「我不清楚。」黑人物道：「伊凡可能將他賣給了別人。」

阿生與其他在塲的人互相望了一眼，差點還沒有冲口而出：「這一回糟糕。」

在塲的聯邦密探主張就地處决那名黑人物，因為他顯然是個患上了怪病的人，殺了他可能乾淨！但被阿生極力反對。

阿生說：「這並非基於人道那麼簡單，而是我們須要生口提供綫索，目前我們不但未找到麥昆，那袋鈔票也未找到。」

聯邦密探只好暫時放過伊凡的助手，叫他帶路到地牢去。

× × ×

麥昆被獨自囚禁於地牢之內，他渾身痕癢難當，無奈手足被綑綁，令到他想抓癢也不可以。

他一度進入了瘋狂狀態，又叫又喊，可惜喊破喉嚨也沒有人來理會他。

地牢之內，又黑又潮濕。

麥昆拚命掙扎，一股無情力，竟將一枝木柱子連根拔起。

手部的繩子也鬆弛下來了。

麥昆終於擺脫了束縛，將手足的繩子解開。

地牢有門，將出口封住了。

麥昆透過門板的罅縫，發覺那外面一片混亂，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間歇地傳來陣陣槍聲，麥昆很快就想到可能是警方找到這兒來。

他想另找門徑出去，否則，落入警方手中，同樣不是味道！

但是，地牢之內，除了那度木門之外，沒有其他出路。

麥昆左思右想，終於獃在門後，靜觀其變。

他已經想過了，外面遲早也會有人走入來的，只要有人入來，他就有機會闖出去。

果然，木板門格格作响，有人在外面撬門。

麥昆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他早已將一根木柱子拿在手中做武器。

那木柱子是栽在地上，要來綑綁他的，但已經被他連根拔出，想不到現在就有用。

麥昆躲在門後，等待着。

一名警員推倒了門板，正擬亮起一支手電筒入來。突然之間，一條黑影自門後

撲出，木柱子有如神仙棒，見人就打。

門外一班武裝人員見狀大吃一驚，紛紛舉起槍械，瞄準就要射擊。

阿生和夏力等人急忙揚聲大叫：「不要開槍，他就是麥昆。」

由於各人早已奉到密令，不准開槍射殺麥昆，所以當時各人也呆了一陣。

麥昆就在這種情況下，闖出了重重包圍網以外！直竄出屋外去。

各人不但未敢開槍射擊，也沒有人敢出手將他攔截。

麥昆有如一個患上了痳瘋的病人，渾身癬癩，口腫面腫，樣子極之可怖，所以在場的警方人員和聯邦密探們，都不敢接觸他。

形勢對麥昆的確太過有利了，所以他橫衝直闖，人們只有避開他，沒有人出手擒拿他。

眼看麥昆就要衝出最後一道防綫，假如讓他混入人羣中，後果就難以想像。

阿生和夏力等人，啣尾追來，無奈麥昆實在逃得太快，他們追不上。

各人正在情急之際，麥昆突然停止了腳步，不再往前跑。

在場的人無不稱奇，因爲麥昆樣子太過可怖，他四周都沒有人敢接近他，甚至他所到之處，人們紛紛走避，另一方面由於個個警員都認得出他就是麥昆，所以也不敢開槍。

麥昆四周既然沒有人，爲什麼他會呆下來，動也不動？

假如他是個患上了心臟病的人，這情形一點也不出奇，因爲他當時必然是又緊張又害怕，心病發作，一切動作會隨之停頓下來。

但是，麥昆看來又不似是心病發作，因爲他只是木然而立，並未倒在地上。

阿生等人由後面追了上來，未動手拘捕他，先繞到前面。

他看見麥昆像一具蠟像似的，那樣子難免令人覺得驚奇。

夏力也沒有立刻去動他。

其他聯邦密探和警方人員都紛紛趕來，將麥昆包圍在核心裏，但沒有一個人敢接觸他，因爲在場的人不但被他的外形嚇怕，也被化驗室的化驗報告嚇怕。

怪病最令人討厭的，就是那些皮膚上的疙瘩，又痕又癢，不伸手去抓，實在無法可以忍耐得住。一經抓傷，立即發炎。

此後，便迅速蔓延全身，令人十分煩燥。

所以，各警員和聯邦密探，只覺得「保護自己」最爲重要。否則，沾染上這種怪病，那才痲煩！

更可怕的一點就是，這種怪病已被醫生證明並非癬癩。

至今爲止，仍無任何方法或藥物可以治療。

因此，在自私的心理作祟下，每個人都惟有靜觀其變。

只有一些較高級的警官和聯邦密探，將手槍指住呆若木鷄的麥昆，其他人都保持一丈至數呎以外的距離。

阿生是中國人，習過中國武功，也知道在古代中國武功之中，有所謂「點穴」這一門神奇武功。

眼前麥昆這情形就像極了，然而，他爲什麼會見不到任何人接近麥昆？既然沒有人接近麥昆，爲什麼會有人向他點穴。

阿生在胡思亂想之際，人叢中有個人走了出來，他立即被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阻止。

警員雖然不知那人是誰，但阿生就知道，因爲他正是呂偉艮。

呂偉艮後面的是他妻子林愛莉。

警員阻止他們前進，因爲街道上已列爲臨時禁區，不准閒人闖進。

呂偉艮正待向警員解釋，那邊已有三個人匆匆趕來。

這三個人其中一個是范梅力，另一個是他的助手，還有一名是紐約警察局長。

范梅力也曉得呂偉艮是個殘而不廢的俠義之士，他渾身武功，已經不止一次地，帮過國際特警和各地警方屢破奇案。

在范梅力的引見下，呂偉艮與局長招呼，那些警員亦只有迴避。

在這刹那間，阿生彷彿想起了什麼，朝麥昆所站立的地方四周瞥了一眼，果然見到他前面的地上有一顆石子。

石子小如指頭，在一般人眼中，它簡直是微不足道。只有阿生比較明白它的威力。

剛才麥昆之所以突然呆若木鷄，阿生肯定與這顆小石子有關。

這麼樣的一顆小石子，在常人眼中的確微不足道，但是，假如落入一個武功高强的人的手上，它就會變得威力無比。

呂偉艮正是個武功極之高强的人！他可以夾指一彈，將小石子當作子彈一樣勁射而出，只要又勁又準，效果便達到驚人的程度。

例如它可以令一個人的眼睛失明，也可以擊中人類身體上的重要穴道。

當然，要做到點穴，的確不簡單。尤其是像剛才那樣，麥昆正在走動中，一下子要用這小石子擊中穴道，除了眼力和指力，還要估計絕對準確。

點穴不同其他，稍有差錯，效果就會完全兩樣，甚至弄得終身殘廢不足爲奇。

呂偉艮這時又對范梅力道：「此人可是你們要找的麥昆。」

其實，呂偉艮早已認得出他就是警方要找的麥昆。

范梅力點點頭：「是的，正是他！呂先生，謝謝你又一次帮了我們的忙。」

警察局局長聽得莫名其妙，因爲他明明白白看見呂偉艮剛剛才由人叢中出來，如何能算得帮了他們什麼忙？」

呂偉艮苦笑搖頭：「別客氣，此事與我無關，我只是個旁觀者！」

范梅力道：「你才太客氣，我知道你這兩人的個性，你不喜居功！算了吧，讓我們召來十字車之後，才請你動手爲麥昆解開穴道。」

呂偉艮道：「解穴這點，反而容易辦到，我試試吧。」

十字車還未到。

阿生面對住麥昆，回頭問呂偉艮：「師父，你剛才點了他什麼穴道？」

許多深造過武術和醫術的中國人都知道，人體之內，有一百零八個重要穴道，其中三十六個稱之謂「死穴」！

另外七十二個稱之謂「痲竅」。

各個穴道相距不遠，有些相差一綫而已，但名堂不同，所控制的部位亦各異。若非澈底深刻研究，單是記憶這一百零八穴道的名稱，就够你記了，更不要說它的尅制與治療了。

所以，凡是精明的老師（不管是武術或醫術的老師），決不輕易將這些秘訣傳授給門生們，以免害人！

因爲有些穴道一經被人重重地點一下，可能立即引致失明！

有些穴道則隨時令人死亡。

更加有些穴道，例如「分水穴」，萬一被人用拳脚擊中，大小二便不通，兩周後即告死亡。

諸如此類的危險性，非一般人所能明白，甚至若干年以前，外國人還不相信中國有所謂「點穴」這回事。

但時至今日，他們已目睹「針灸」的神奇功效，「其實這種療法正是針對穴道竅妙的。

因此，范梅力等一班特警首腦由於見過呂偉艮許多時面對暴徒時，以柔制剛的手法，往往令瘋狂的暴徒呆若木鷄，也就更加相信他習過深奧的點穴功夫。

剛才呂偉艮用石子彈向麥昆身上的穴道自然不是死穴，而只是痲竅而已。

無論是死穴或痲竅，只要發覺及時，都有藥方可以醫治，輕者可以用手術解穴，重者則非服藥不可。

阿生是呂偉艮這位俠盜唯一的門生，自然知道是呂偉艮的功力如何？

他問呂偉艮剛才點了麥昆那一處穴道，目的是要看看他能否說話。

阿生想問麥昆一些什麼。但不知道他會不會開口說話。

呂偉艮道：「你可以問他，他雖然不能動，但可以回答你。」

阿生於是問麥昆：「你可知道你染上了一種怪病嗎？」

麥昆雖然不能動，但眼神悲傷已極，流淚道：「只要你救救我，我會盡我所能，協助你們找尋藍雀公司的幕後人。」

「你已知道我們須要什麼？」范梅力在旁插咀問道。

「是的。」麥昆說，「我已經聽過警方的呼籲廣播了。伊凡和他的手下也知道他們和我的怪病，均來自那一袋鈔票，他們埋怨死我了，我更恨透了藍雀公司的幕後人！」

范梅力道：「好吧，我們把你送去醫院，但你必須澈底合作，只有你的提供，才可以協助我們去破案。」

「我明白了。」麥昆說，「我寧願坐牢，也不想這麼快就死。」

「趁十字車未來，我想問你一些問題。」阿生說，「那個叫史告勞的人，是怎麼樣的？」

麥昆道：「戴金絲眼鏡，樣子很斯文。我相信他是藍雀公司的高級人員。」

「你怎麼知道他是任職於藍雀公司？」阿生問道。

麥昆答：「他的情報我都核對過了，我也悄悄到過藍雀公司，發覺他的確在該處辦事。所以，我才會這麼信他！」

阿生道：「你到過藍雀公司？」

「是的，我佯作找錯地方。」麥昆道：「我記得當時瞥見史告勞就坐在經理室內門口附近一張辦公室桌上。」

阿生回頭瞪住范梅力。

這時候，聯邦密探一些首腦和警方的高級人員，都聚集在附近。

有人說道：「坐立經理室門口那張枱的人，就是占姆的心腹助手亞力斯。」

范梅力問那名警探：「亞力斯是怎麼樣的？」

那警探道：「亞力斯高高瘦瘦，戴眼鏡，外型相當老實。」

范梅力回頭對阿生說：「看來亞力斯可能化名史告勞，目的利用麥昆。」

麥昆也說：「是的，事後我也感到奇怪，爲什麼那尼龍繩會斷？事前我已檢查清楚了，也試過了它的韌力十足！」

阿生問麥昆：「你也懷疑被出賣？」

麥昆沒有答話，他的眼神之中，充滿了恐懼。

阿生的反應十分敏捷，他首先發覺麥昆的視綫並非瞪住他們，而是望向遠方。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也跟阿生合作慣了，三個人之間，十分有默契，當時他們已經從阿生的眼神和擧動之中了解到怎麼一回事。

果然，阿生一邊發出了警告：「小心照顧他！」一手已將麥昆推倒。

另一方面，他已拔槍在手，衝破了人羣，直奔上一幢樓宇之上。

原來阿生已從麥昆的眼神中發覺他神色極之張惶失措。

麥昆當時正注視住對面一幢樓宇的天台。

阿生循視綫望上去，果然發覺那兒出現了一個人影。

那人正用槍指住麥昆，所以阿生一邊發出警告，一邊把他推倒。

子彈就在麥昆的足部落下，擦破了他小腿的皮膚，射在街道之上，反彈而起，傷及一名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

沒有人聽到槍聲，這表示那是一支配上了滅聲器的槍械。

阿生所以立即採取行動，就不想讓對方有機會再開第二槍。

阿生槍械認識頗深，他憑這刹那間的印象知道那是一支有瞄準器的，職業殺手常用的一種來福槍。

因此，只要他用力把麥昆推倒地上，對方必會失準。

只要那一槍失準，阿生的警告亦必然引起其他警員和聯邦密探的注意，所以對方必然來不及開第二槍。

果然，那人見事敗，立即退了回去。

但是，阿生和好一些人，已紛紛展開行動，有些跟隨阿生衝上了天台，有些則在警方高級人員的指揮下，展開包圍。

爲什麼有人要殺死麥昆！

顯然是有人要殺人滅口。

因此，天台上出現的人，一定是大有來頭的！

警方只要抓住那個人，相信一定可以知道得更多內幕！

因此，有關單位的武裝人員，紛紛採取行動，將隣近一帶，包圍得水洩不通。

阿生等人則奮不顧身，往天台上面狂

奔急衝，希望將那槍手截住。

阿生在這方面也算得上是經驗老到，他看見後面有人跟來，立即分配各人的工作崗位。留下一些人守住電梯出口，帶了一些人由梯間衝上天台去。

沿途梯間，他們未遭遇任何抵抗，也沒有人落來。

查來源　千里尋禍首

天台上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到底剛才那人逃到何處去了？

阿生和一些聯邦密探，分頭展開搜索，包括天台水箱，以及隣近相連的天台，所有可供藏匿的地方，都搜過了。

神秘槍手仍無踪跡。

呂偉艮則一直守在麥昆身旁，一步也不敢離開他，因爲只要十字車一到，他就要將麥昆的穴道解開。

四周佈滿了武裝警員，便衣警探和聯邦密探們，他們虎視眈眈，不准任何人接近麥昆，也要留心其他四周樓宇的窗戶，以防另有殺手出現。

十字車終於開到了現場，呂偉艮先讓救護人員爲地上的麥昆注射一些針藥，包括鎭靜劑，以及防止痕癢的特效藥。

最後，呂偉艮才動手爲麥昆解開了穴道，讓他走進了救傷車去！

麥昆不久之前還有三心兩意，但現在他連逃走也不敢想，因爲眼見有許多人想他死，假如他從警方手上逃脫，相信不出幾分鐘，殺手已取去了他的性命！

事實上，伊凡未被殺之前幾分鐘，麥昆的生命仍然是一宗「交易」！

伊凡是一名黑社會中的活躍份子，所以他的綫眼極多。

他知道有人要收買麥昆的性命，所以沒有將麥昆殺死。

假如不是有人肯出價收購麥昆的性命，伊凡不可能將他這條命留到現在，伊凡知道那千多萬鈔票不但是假的，還帶毒，他因此而恨透了麥昆。

但是，伊凡不能就此「白做」，那些僞鈔巳經是公開的秘密，相信很難再找買主，那麼，他只有希望麥昆這條命值回多少代價。

可惜，這宗交易還未完成，警方巳找到這兒來了。相信派槍手前來暗殺麥昆的，正是那個買家。

警方這一次的收獲甚大，除了殺死黑社會頭子伊凡之外，還活捉了他的心腹助手，警方相信這個人一定知道那批「毒僞鈔」的下落。

最重要的還是找到了一個活的麥昆。

警方深信從麥昆身上可以獲得更多更多的僞鈔資料。

此外，還有那宗未完成的大搜索。

大搜索仍在進行中。

警方相信槍手必定還在那幢樓宇之內，他不可能逃得那麼快，因爲當時除了阿生及時展開行動之外，還有其他警員包圍那一列大厦。

既然警方巳及時將前後左右四周包圍得水洩不通，那麼槍手應該插翼難飛。

但是，警方的大搜索行動，只有帶來怨聲載道，到頭來還是一無所獲。

警方進入民居搜索，必須取得法庭批准的入屋搜查令。然而這只不過是手續上問題，只要警方認爲有此須要，法庭一定批准，而且可以用最快最快的速度批准。

當時還有警察局局長在場親自指揮，加上一個來自巴黎國際特警副總監范梅力，還有一名來自首都華盛頓的聯邦密探隊隊長，眞的可以稱得上陣容鼎盛。

然而，越大陣仗，市民越加認爲這是一種「擾民的行動」，有些婦人甚至指住警方人員臭罵一頓。

阿生最不服氣，當時要不是還有其他人在場，要不是麥昆和一名警員同時被槍傷，好容易被人指他無中生有。

但是，受傷的警員巳經送往醫院救治，麥昆甚至被隔離起來。

現場上巳找到一枚彈頭，證明是一枚來福槍用的彈頭。

警方既無所獲，只有收隊。

但警方人員並未撤離那一帶，因爲伊凡的秘密巢穴就在對面，大批戴上防毒面罩和手套的警方偵探們，正在那兒找尋失落的千多萬元僞鈔。

由於僞鈔帶有輻射性，這對警方的搜查工作較爲有利。

他們可以用輻射探測儀器，探測着每一個角落。

結果，在地牢下面，發覺儀器有了反應。

就是囚禁着麥昆的地牢，那袋鈔票被發現埋葬於地下。

經過特殊訓練的警探，用膠袋將手提袋連鈔票一齊封住帶走。

搜索行動至此亦告一段落。

大批警方人員由現場一帶調走。

看來一切都平靜下來了。

只有一個死心不息的人要悄悄留下來。他，就是阿生。

×　×　×

阿生獃在一輛僞裝的車子裏。

車子是屬於國際特警的，但外面只漆上了一間商號的名稱。

國際特警是秘密存在的，他們的任務是對付世界性的罪惡，因此他們從不公開露面。一切交通工具亦以商業機構的名稱代替。

陪伴着阿生的，是紐約特警隊隊長夏力，這巳經不是他們第一次合作！

夏力本來相當佩服阿生，但今天的事却令他感到迷惑。

警方巳將伊凡擊斃，活捉了他的助手！麥昆亦巳被送到醫院隔離病房。

爲什麼阿生還要獃在這裏？

阿生不是一個頑固的人，他要留下來，並非就爲了不服氣那麼簡單。

阿生一直在想：那槍手到底躱在那個住宅單位之內？

幾乎可以肯定，那槍手還未逃出。因爲當時他們的行動是那麼的迅速。

阿生在回憶：到底那一個單位，那一些人最值得懷疑？

當搜查隊伍進入各住宅單位搜查時，阿生和夏力都有親自參加搜索；無奈當時阿生由於地面距離天台太高太遠，根本看得不清楚對方的面目，所以即使與那槍手面對面，也認不出他的樣貌。

因此，只要那槍手神色冷靜，稍加化裝，以及將兇器收藏妥當，便可以逃避警方的耳目。

雖然當時警方的搜查巳相當的澈底，但是，假如那是一支職業槍手所用的，可以拆開分爲幾段的來福槍，相信仍有許多地方可供收藏。

阿生將印象中的一些可疑人物重溫了一遍；包括一個躺在床上的病人，一個坐在輪椅上的殘廢者，以及一個據說精神不健全，被鎖在一間房間內的男子。

警方當時最留意那個被囚在一間房內的男子。因爲這家人極力反對警方入內搜查，因爲這樣會對病人有影响。

爭持中，那家人曾把一份醫生的病況證明書搜了出來！

目的是爲了制止警方的進一步搜索。

但是，病人雖然可能是眞的，難保槍械不被人利用那間房收藏起來。

結果，警方還是展開了最嚴密的搜查，尤其是那間房。

他們先將那個精神不健全的病人引開，然後才作澈底搜查。但是，到頭來仍然一無所獲。

現在阿生越想越不對勁。

阿生不但懷疑那個精神不健全的人，還懷疑那個殘廢者，以及那個臥床上的病人。

阿生逐一回憶，又記起那個殘廢者，他當時坐在輪椅之上。

他的妻子似乎比他年紀更大了一些。表面上，這對夫婦並無可疑之處。但現在越想就越覺得他最可疑。

因爲那個面帶愁容的女人，一直很少說話。

同時那住宅單位之內，也只有他們兩個。

反而其他二名可疑人物——一個精神不健全的，以及一個臥床的病人，家中還有其他人；尤其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孩子。

有孩子的家庭，成年人要說謊，也很易從他們的眼神中看出一些破綻來。

阿生突然從幻想中棃醒。

他透過汽車中的玻璃窗，見到一輛輪椅，正從那幢大厦被人推出！

推着輪椅的，正是那個婦人。

他們沿住行人道，推着輪椅離去，看來並無可疑之處。

但是，阿生發覺那輪椅之上，蓋上了一張薄被，被內隆然有物！

阿生於是對夏力示意道：「也許我們所等待的時刻終於到了。」

夏力也會意，他叫助手小心照應！他本人則與阿生悄悄由行人道竄過去！

他們尾隨着那輪椅，那婦人却沒有回過頭來！

阿生無法肯定他們有問題，即使在這種短距離，仍無法看穿薄被之內有些什麼東西收藏在裏面。他惟有另想辦法。

眼看前面不遠處就是路口，輪椅必須從一條斑馬綫橫過馬路。

阿生靈機一觸，悄悄取過夏力手中的無綫電對話機，叫一名特警將車子開來！

那婦人將輪椅推過馬路之際，特警故意將車子衝撞過去！

一下極不沉重的緊急煞車聲，立刻引起不少路人的注意。

那婦人出乎意外地，猛然將椅用力往前推出去；而她本人則朝相反的方向，急急逃去！

特警所駕駛的汽車，並未直接撞倒那輪椅；阿生的原意亦無非製造機會與藉口，讓他們乘機接近那殘廢者而巳！

然而剛才的情形來得如此突然，反而令到阿生他們差些兒弄得不知所措！

還好阿生爲人頭腦冷靜，見狀立即對夏力說：「快去抓住那個婦人！」

阿生這邊還沒有說完，那邊巳飛奔而去，竄向行人斑馬綫那邊，企圖截停那張輪椅！

可是，那輪椅一經那婦人用力一推，竟然一發不可收拾，在馬路上衝了一程！最後撞着一輛過路汽車旁邊，這才停了下來，但輪椅上的人，却倒了下來！

就在這刹那間，阿生見到由輪椅倒下來的人，手上有一支來福槍，那張薄被巳不再爲他掩飾！

阿生急忙伏下，拔槍射擊！

在他開槍之前，先巳發出了警告：「不要動，放下你的槍！」

然而那人反而就地反身朝阿生射擊，阿生不得不先發制人！

槍聲一响！路上頓然混亂起來！

輪椅上跌下的人本來就是個微跛的人，他行動不方便！

阿生彈無虛發，那一槍又將他的小腿擊傷，令到他更加寸步難行；他的來福槍雖然火力威猛，無奈他既失重心，狠狠中眼力更加失準，於是子彈只擊中了一輛過路汽車的輪胎！

那輛汽車本來正在另一條路上經過，正在急馳中，不料到會有此一着，重心一失「隆」然一聲，連人帶車撞向路旁一間酒店！

商店的玻璃櫥窗當堂毁壞不堪，玻璃碎片四濺！

路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加上剛才的二响槍聲，嚇得各人爭相走避！

情況一度混亂！

警方的巡邏車聞訊紛紛趕到現場！

中了阿生一槍的男子正作垂死掙扎，企圖拉開一輛過路汽車的車門；那車子是剛才被輪椅撞停了的。車內的司機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眼看那跛子就要拉開車門；只要他拉開車門，必然進一步要脅司機開車載他逃走！

阿生由於距離關係，除了開槍射擊之外，根本無法制止他！但是，開槍很易誤中車內的司機。

夏力在那邊巳及時截住了那個婦人！

他自然無法分身！

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自另一輛汽車內飛撲而來！

他就是一名特警司機。剛才他奉命將特警汽車匆匆開了過來，佯作撞向輪椅之上；而輪椅正沿住斑馬綫過馬路！

特警的駕駛技術高超，自然不會眞的撞上去！但是他的任務巳完成；阿生的目的也達到了。

現在那名特警迅速離開了他的汽車之後，拔槍飛撲過去！

他眼看那槍手已拉開了車門，只要讓他進入汽車之內，司機便會變成人質，受到威脅，那時就更難把他制服。

因此，那特警立即衝到他的身後，一手抓住他的衣領，將他拉了回來；另一隻手所握住的手槍，却插向了他的腦門！喝令他將手中的來福槍扔下！

那槍手爲保性命，不敢不從。

他本來就已經扭傷了足踝，那是由天台上行兇不逞，被阿生發覺之後，匆匆逃下梯階時，不愼扭傷的。

後來又被阿生開了一槍，擊中了小腿，所以行動十分不便！再加上那支長槍不夠靈活，自然吃苦不少。

阿生等人亦已趕到。

夏力則帶住那有如驚弓之鳥的婦人過來。其他警務人員，以及聯邦密探等，亦已聞訊趕來。

婦人供出她一直受到這名受傷的槍手威脅。

這是一名寡婦，她丈夫死了才不久，她丈夫生前是殘廢的，所以這輪椅也是她丈夫生前用的代步工具。

今天較早時，她根本不知街外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突然間有人敲門。她一時不察，開門納入一名扭傷了足踝的槍手。

這槍手威脅她代爲裹傷，又要她合作，聲言如果他落入警方之手，他將要殺死她。

婦人知道他是一名職業槍手，自然不敢輕舉妄動。

因此，警方人員搜到她家中去的時候，她也不敢不合作。

直至警方人員紛紛自該區撤退了之後，她仍被脅持。

那槍手看準她的弱點，要她用輪椅將他送到兩條街外的一處路旁；那槍手的汽車據說就停放在那兒。

但是，她却有點担心；她担心那槍手達到目的後，會殺死她滅口。

然而，當時她要反抗極不容易，因爲槍手將來福槍槍咀指向後面，用薄被掩蓋，聲言有什麼風吹草動，也會先殺死她。

她又害怕，又不知如何做才好。

終於機會來了！特警駕車撞來，造成了一場虛驚！她就利用這混亂的機緣，朝相反的方向急急逃去。

當時那槍手只感到自身難保，自然來不及開槍射殺那婦人。

現在一切總算已成過去，那婦人只求警方不起訴她，她自願到警局作供。

那槍手向阿生他們承認自己是一名職業殺手，他叫保羅。

保羅承認他正受僱於一名男子，那人要他伺機殺死麥昆。

就憑保羅的描述，阿生已猜出那人是誰。

他一定的占姆——藍雀公司的幕後人占姆的助手亞力斯。

亞力斯爲什麼要買兇殺死麥昆？

道理也很簡單，無非是爲了殺人滅口而已。

阿生警告保羅：「除非你協助我們找到亞力斯，否則，即使我們放了你，只怕你也不會活得太久。」

當時阿生正把保羅扣押在一輛特警隊的汽車之內。保羅也明白他的罪名不輕。

他對阿生說：「可惜麥昆未死，否則，我可能帮上你們一把。」

阿生想了想，道：「麥昆在我們手中，我們可以宣佈他已死亡。」

「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向他討取另外一半殺人代價。」

「他還欠你錢？」

「是的，這是行規，照例先收一半，另一半事成後再收。」

「你們約好在何處相見？」

「我只有他的連絡電話。」保羅道：「到了警局之後，你們可以安排一個律師前來担保我出去，我會撥電話找他。但是，你們必須公佈麥昆經已死亡。」

阿生本來也覺得這辦法不錯，但夏力認爲紐約警方未必答應。

第一，要警方公然說謊，可能遭輿論責備。局長不會批准。

第二，讓保羅保釋出去，誰可以保證他不伺機逃亡？

第三，一般職業兇手都遵守行規和他們的道德立場，他們不會輕易出賣僱主，破壞這一行的聲譽。

阿生正感到進退維谷之際，突然靈機一觸，對夏力說：「把他帶返我們的辦事處去。」

「爲什麼不交給警方？」夏力問。

阿生道：「警方太過講法律。我發覺這傢伙說謊，還是用我們的方法對付他好了。」

槍手保羅急忙道：「我所講一切屬實，怎會說謊？」

阿生道：「除非你照實說出那個連絡電話號碼，否則要我信你才不容易。」

保羅道：「我受了傷，你們應該先送我去醫院，這是人道問題。」

阿生笑道：「原來幹你們這一行也講人道。眞是笑話。」

夏力這時已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隨後的警探們互相通話。

夏力表示要先帶保羅返回辦事處去。警探們都知道國際特警的確有這種權力，自然不敢拒絕。

保羅在旁聽得清楚。他吃驚地哀求：「我實在痛得要命！你們先送我到醫院，我再告知你他的連絡電話。」

阿生却堅持道：「不！我要先知道電話號碼，然後才可以送你去醫院，否則，我看着你痛死也不會可憐你！」

保羅無可奈何，惟有說出一個電話號碼。

保羅又說：「我們只約好一定的時間通話，其他時間未必可以找到他！」

保羅說出那是黃昏一個時間，晚上六時半至七時之間。

夏力又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他的特警辦事處連絡。

紐約的國際特警辦事處之內，有十分健全的電腦系統。

特警很快已查出了那個電話號碼之所在。

那是一個路邊電話亭裏面的電話號碼，難怪亞力斯要約定時間在該處接聽了。

這時候，那名一直沉默，看來只管開車的特警司機，卻從望後鏡中發現了一輛

十分可疑的汽車。他悄悄告訴阿生和夏力他們，那車子已跟踪了他們好幾條街。

夏力正想利用車內的無綫電話，通知其他車輛包圍那可疑汽車。

但是，阿生担心主腦人仍舊不會在那車子之內，最少現在從望後鏡中的反映，就見不到一個戴金絲眼鏡的人。

因此，阿生又想出了一個辦法，由他親自用車內的無綫電話，教特警辦事處裏面的同事們如何去做。

夏力也覺得這辦法不錯。

× × ×

特警的汽車若無其事地拐彎，正擬開入一條橫街。

突然之間，一輛大卡車不知從何處閃出，攔住了特警汽車的去路！兩車煞掣不及，輕輕撞了一下。

夏力等人正感愕然，紛紛下車觀察，保羅就趁住這機會推開了車門逃走。

夏力和阿生他們發覺之後，立即拔槍，反身追逐。

豈料剛才那輛可疑汽車却在這時候加速了前進！剛好開至夏力等人面前，擋煞了他們的去路。

司機還惡騰騰地，臭罵了夏力他們一頓，道：「你怎麼會這樣走路的？想撞死你麼？……」

但是，當車內人發覺夏力和阿生他們正握住手槍之後，又急忙道歉。

阿生和夏力等人爲之啼笑皆非，因爲經他們這一阻，保羅已逃得無影無踪。

夏力只好通知其他警方人員，到場協助，展開另一次搜捕。

但是，那是全無結果的。

× × ×

保羅依時致電與亞力斯連絡。

亞力斯果然依時在另一個電話旁邊等着他。

「恭喜你，你終於脫險了！」最先說話的竟然是亞力斯。他顯然認得保羅。

保羅問他：「你怎麼會知道？」

「我本來派人來救你，想不到你另外有一批朋友搶先一步。」

「是的，他們是豬玀，我的朋友只要略小計便告成功。」

「麥昆怎麼樣了。」

「他必死無疑！」

「你怎麼知道他必死？」亞力斯道，「聽說他的小腿上受了輕傷。」

保羅笑道：「你是外行人，可不知道我用的是帶有劇毒的鉛頭。即使僅受輕傷，也會毒發攻心而死去！」

「你眞有辦法！」

「這是我的職業，我當然重視。」保羅又問：「我另一半錢呢？」

「我會給你的。」亞力斯道：「我們約個地點見面好嗎？」

「好極了。」保羅道，「時報廣塲如何？」

「什麼時候？」

「一小時後。」

「再見。」

電話掛斷了。

亞力斯摸摸口袋中的手槍，帶着會心的微笑，離開那電話亭。

當然，他不會眞的給他的錢，只準備送給他一顆子彈頭。

那顆彈頭可以令他節省二萬五千美元之外，還會省下不少痲煩。

豈料人算不如天算，當他剛剛踏出電話亭的一刹那間，有個人冒失失地闖進電話亭裏面來，因此與他撞個滿懷。

那是一個手拄鐵柺杖的跛子。

假如對方是個四肢健全的人，假如這不是公衆電話亭，亞力斯當然會提高警覺，現在他也很小心，只可惜太遲了。

他只被那跛子輕輕撞了一下，手槍已自他身上失掉。

他十分驚奇！因爲那跛子正回過頭來，對住他笑。

電話亭四周突然出現了許多人，他們包括了國際特警，聯邦密探和紐約當地的警務人員。

其實剛才他們已經出現在這兒一帶街道之上，他們分別化裝成司機，行人和小販，然而現在，個個手中都多了一支槍。

亞力斯明知上當，也不敢反抗，否則他就會死在亂槍之下。

呂偉艮就是剛才那個「冒失鬼」。

他很有禮貌地，把手槍交還給亞力斯。但是，接過去的却是一名警官。

呂偉艮含笑道：「爲了你的安全計，我只是略施小技而已，要不是這樣，你隨時會死在亂槍之下。」

亞力斯瞪住他反問：「你是誰？」

有人在旁插咀：「他是東方三俠之一——鐵枴俠盜呂偉艮！這是他退休前最後一次帮我們的忙！」

說話的人正是范梅力。

這是一個陷阱，除了亞力斯和局外人之外，許多人都知道。

將槍手保羅刦走的一帮人，自然不是保羅的同黨，只是國際特警們——夏力的手下而已。

由於他們發覺被人跟踪，肯定那是亞力斯派來監視保羅的人。因此，透過車中無綫電話的連絡，他們串演了一幕「刦犯人」活劇。

× × ×

在醫院一間隔離病房裏，麥昆被隔在玻璃屏的後面。

警方人員則在玻璃屏的另一面，向麥昆問口供，以及進行認人手續。

麥昆只是患上了怪病，他沒有死去，保羅所講的「有毒彈頭」當然只是哄哄亞力斯而已。

麥昆隔住玻璃屏，認出了亞力斯就是藍雀公司的「內奸」。

他是藍雀公司一名高級職員，也是占姆的心腹助手之一。

占姆已經失踪了。

亞力斯不肯說出占姆的下落。

紐約警方要將亞力斯落案，但是，國際特警當塲提出要求，要將他帶走。

因爲僞鈔案涉及國際性，國際特警一定要追查來源。

亞力斯這次落網也是國際特警所設計，所以聽到國際特警這名堂，他已經頭痛不已！可惜他沒有選擇之餘地。

夏力將亞力斯押走。

阿生則陪伴着范梅力，趕到紐約警察總部去，他們要參加一次緊急召開的聯席

會議。

× × ×

出席紐約警察總部聯席會議的有關單位很多，包括了：紐約警方，聯邦密探，中央情報局，國際特警，國際刑警，美國財政部，華爾街金融界代表，醫學界，細菌專家以及一批科學家等等。

他們要討論的範圍，包括了那批已找到的僞鈔，以及可能流入市民手中的帶毒僞鈔，最令人担心的，就是這類僞鈔可能已在世界各地流傳。

細菌專家在會中提出報告：「帶毒僞鈔」之中，並無細菌存在。

但是，那些輻射性元素，足以引致皮膚癌。

目前紐約各大醫院中，就住上了過千名被輻射元素毒害的皮膚癌病人。

現在有關方面最担心的就是：這種癌症能否醫治？

主持這次會議的是紐約市長。

市長要聽取專家們的意見，然後才決定如何向市民交代。

會議是秘密召開的，有關方面十分担心，此事會引起騷亂。

國際特警方面把所有的事都讓其他單位去担心，他們只希望用盡一切方法，把幕後人找出！因爲幕後人只要一天還未落網，他們仍會繼續印製這種害人的帶毒鈔票？

會議似乎沒有眞正的結果，只聽取了專家們的意見。

專家肯定了幾件事。

第一，「帶毒僞鈔」上的輻射元素，足以引致皮膚癌。

第二，只要能制止患者的痕癢，患者的皮膚上沒有發炎現象沒有傳染性。但是，假如患者的皮膚之上有發炎的小瘡，那些細菌則帶有強烈的傳染性。

第三，患者不可能痊癒，專家的意見，必須永遠隔離。

參加會議的各單位，他們來此的目的，亦各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

例如財政部，他們担心的是龐大數量的僞美鈔，會造成美國財政危機。

醫學界，細菌學專家和科學家們，則要知道能長期依附在印刷品上的輻射元素，到底是一些什麼？

紐約警方和聯邦密探所關心的，是這件案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亂。

中央情報局最担心的是，這是「KGB」的陰謀之一。

國際特警和刑警們，則担心僞鈔已在世界各地流傳，令到更多無辜者受害。

會議結果，各單位同意市長一項決定，就是讓這件事由半公開而轉變爲秘密。

市長爲避免造成人心惶惶，以及更可怕的混亂，決定讓那千多名患上了皮膚癌的人，蒙上了「不白之寃」。

因爲這批患者須要隔離，所以當局必須找一個藉口。

而這個藉口必須不引起混亂，所以警方宣稱他們「暴力行刼」。

事實上，他們曾在街上爭奪由「天上降下的鈔票」，「暴力行刼」也算得上幽默！

財政部的代表甚至提出警告，假如將此案眞相告知舉世人仕，勢必引起美鈔暴跌。後果難以想像。

范梅力和阿生他們，已不再理會這些，因爲他們覺得這是美國的內政。

他們匆匆離開了會場，趕返特警辦事處。

× × ×

特警辦事處之內，夏力正在盤問亞力斯。

亞力斯不肯供出占姆等人之所在，只知道藍雀公司表面上經營的是出入口生意，這批僞鈔是第一批運到的。

亞力斯又承認曾經化名史告勞，引誘麥昆上當；不過，那是占姆的主意。

占姆認爲這是將僞鈔悄悄流入市場的「最佳辦法」之一。

但是印製僞鈔的目的，不外乎賺錢，爲什麼占姆却要人整批將它偷去？

毫無疑問，他的目的無非因爲賺錢。也等於間接說：占姆已知道僞鈔已染有輻射元素。

他的目的除了擾亂美國金融之外，還要害人。

范梅力和阿生匆匆趕回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之後，知道亞力斯還十分頑固。

阿生靈機一觸，叫人將亞力斯帶到一間房裏面囚禁起來。

亞力斯態度傲慢。

他仍然表示不知占姆的下落。

那間房四周密不透風，有空氣調節，也有一個小小的玻璃窗，阿生他們就在玻璃窗的另一邊。

阿生透過通話設備，道：「亞力斯，你很英勇，你決定把一切罪名承担了，是不？」

「你要怎樣就怎樣吧！」亞力斯道：「我根本不知道他在那裏。」

「好，你不要後悔，」阿生又對他的同事說：「把僞鈔放下去！」

話猶未完，天花板的罅縫之間，飄下了幾張僞美鈔。

亞力斯發夢也想不到阿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鈔票飄下去，亞力斯絕對不敢接觸它，只是左閃右避。

但是，由天花板上飄下的僞鈔越來越多，令到亞力斯避無可避。

他急得呱呱大叫。

要擊破那小小玻璃窗嗎？無奈那是不碎玻璃；要奪門而出麼，門是緊閉的。

亞力斯萬二分焦急，哀求着說：「不要再散播那些可怕的東西下來，我說了，我說了！」

阿生叫人停止散發僞鈔，又隔住玻璃問：「占姆在那裏？」

「他已返回歐洲。」亞力斯道。

阿生道：「歐洲那一處地方？」

「芬蘭的赫爾辛基。」

「印刷僞鈔的總部就在該處？」

「是的。」

「幕後老闆是誰？」

「我不清楚，我只爲占姆辦事。」

「你眞的不清楚？」阿生又命令着說：「上面小心聽着，放僞鈔——」

「不！不！我說了，」亞力斯像見了鬼一樣，「我相信後台老闆是KGB——

蘇聯特務。」

「占姆是什麼人？」

「直接負責推銷僞的人。」

「已有多少這一類僞鈔了美國的國境？」

「這是第一批，試驗性質。」

「其他地區呢？」

「還未運去！」

「我勸你積點陰德，給我詳細地址，」阿生道：「你有沒有聽過日本廣島的故事，美國爲了早日粉碎日本皇軍統治全球的幻夢，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時至今日，輻射造成的後患，仍未完結。畸形嬰兒不斷面世，這是無法可以補救的慘事。」

亞力斯很認眞地想，想了很久，才說：「我說了出來，有什麽保障。」

「第一，將你送往醫院，接受專家的檢驗，」阿生說：「第二，你有選擇的自由，上法庭接受公開審訊，還是到CIA總部接受秘密審訊。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放你。」

「我也不希望出去，」亞力斯道：「美國國內有不少KGB殺手，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但是，我也不希望落入CIA之手。」

「那麼，我們可以替你安排一位律師，讓你接受較人道的審訊。」

「你保證可以做到？」

「絕對可以做到。」

亞力斯於是說出了赫爾辛基一個地址，阿生一一記下。

這時候，阿生才告訴亞力斯：「剛才那些僞鈔並非你們的帶毒僞鈔，只是另一宗僞鈔案中破獲的。因此你不必担心會染上了輻射。但是，假如我發覺你說謊，下次你不會如此幸運了。」

亞力斯瞪住滿地僞鈔，悄悄舒了一口氣。

× × ×

范梅力在與巴黎總部方面經過最後一次連絡之後，決定偕同阿生等人，直飛歐洲。

他們的目的地是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是芬蘭首都，隔着波羅的海，與蘇聯領土遙遙相對！亦與蘇聯邊境的大城列寧格勒相距不遠。

呂林二人沒有與阿生他們同行。他們決定到三藩市去！

阿生也知道，他師父呂偉艮對冒險是經已開始感到有些厭倦，因此，許多時他並不勉强呂林二人參加。

而事實上，阿生已經成熟了，他很應該獨立。

過去幾年來，就憑住呂林二人相助，令到阿生在國際特警隊伍之中，豎立起個人的聲威，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

呂偉艮亦早已讓阿生有心理上的準備，不久之後他必須要靠自己，事實上，阿生一直已作好了心理準備，他知道他師父遲早總須要退休的，他不可能永遠地幹下去。

這一次，呂林二人甚至沒有到機場去送別阿生。

阿生只知道他們去了三藩市。

范梅力十分欣賞三俠的合作，無奈呂偉艮爲人個性古怪，既不受束縛，也不喜歡接受別人的命令。

總之，他喜歡做時就做，認爲值得帮就會伸手帮你一把。既不爲錢，亦不爲名，爲的往往只是一點點正義。

范梅力惟有退而思其次，希望阿生好好的留在國際特警隊中幹下去。

范梅力帶同阿生等人由紐約飛倫敦，再由倫敦轉機飛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在世人眼中應該不會陌生，「歐洲安全會議」就是在這裏召開的。

該項會議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控制下，簽署了一項所謂「歐洲安全協定」。內容大致是：美國及歐洲各國，承認蘇聯現有控制下的，原屬於歐洲各小國的領土界綫。

換言之，蘇聯以前侵佔人家的地方，明明是非法佔有，經這一次會議之後，竟變成了「合法的永遠佔有」。

試問世界上還有什麼可恥得過這種變相出賣？美國人的所謂「正義」，於此亦暴露無遺了。

在赫爾辛基也有特警組織的秘密辦事處。

赫爾辛基的現任特警隊長是荷柏。

荷柏曾在鐵枴俠盜故事之「桃花使命」中出現過。當時他是派往列寧格勒的國際特警人員，現在駐守芬蘭。

荷柏早已接到來自巴黎總部的密令，所以他在范梅力和阿生等人未到達之前，已派人去監視那個可疑地點。

那地點是由亞力斯提供的。

當范梅力等人的飛機降落赫爾辛基時，荷柏的汽車已在等候着他們。

除了芬蘭的機場保安人員之外，沒有人知道范梅力等人的特殊身份，有人甚至以爲他們是外交人員。

因爲只有外交人員才可以不經海關檢查站，而直接離去。

到底這位坐第二把交椅的國際特警首腦爲什麼親自飛來赫爾辛基？這點却令芬蘭的保安人員諱莫如深。

登上了荷柏的汽車之後，范梅力已急不及待地向他問道：「亞力斯的提供可正確？」

「他大概沒有說謊，那地點的確可疑。」荷柏說。

荷柏與阿生合作過，所以他們不但是同事，也是舊相識。

荷柏又說：巳經替他們訂好了酒店房間。

那間酒店十分可靠，因爲特警隊有許多人混在其中。

原來目前的赫爾辛基，巳逐漸變成了北歐的間諜中心。

美國「CIA」因爲這兒接壤蘇聯，所以長期以來，派有大批特務在此活動，蘇聯「KGB」也不執輸。

國際特警既要負起世界性保安任務，自然要小心注視雙方的活動，不管是「KGB」或「CIA」，只要他們認爲任何那一方有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必加干預。

因此，赫爾辛基目前巳經是國際間諜，特務明爭暗鬥的地方。

阿生等人到了那間酒店之後，荷柏親自陪他們到櫃枱登記。

鐵捶渣一拳壓丐帮

麥海雲

新會有許多個武林高手，其中有一個讀書人，考過科擧，有功名在身，姓伍，叫做伍銓萃，居然武藝超羣，能够跟黃飛鴻打個平手，實在難能可貴，至於伍銓萃的武功，乃係集中幾派拳術，獨創一格的，稱做「江湖散手」，由一個綽號鐵捶渣的乞丐傳授給他，故事甚趣，值得談談。

當時伍銓萃的一家是新會橫江鄉的首富，因爲他從小就非常用功讀書，文章有價，在科擧時代，那是光宗耀祖的，本來應該自豪，他的父親却因他太過文質彬彬，體格太弱，在他考了秀才之後，就聘當地武師教他習武，暫時不要繼續上京考試。

伍銓萃一向十分孝順，依他父親的吩咐去做，習武七年，不但化弱爲强；而且刀槍棍棒以及拳脚各種功夫，都是打得有聲有色，伍家長輩看了，也讚他一句，不過，伍銓萃所學習的功夫雖然看來相當出色，眞的打鬥，却非特別有勁，故此始終感到不滿，但因附近的武師所得到的拳脚巳經教齊，無法出外學習，他只好暫時留在家裏，繼續修文練武。

有一天，伍銓萃的父親拜大壽，賀客盈門，他們正在讌飲聯歡之際，門外忽然來了一名乞丐，不要金錢，但求一飽，伍銓萃覺得家中滿坐親戚朋友，十分熱鬧，不想跟乞丐嘈吵，便叫童僕另闢一席酒菜在走廊那邊，讓丐帮入席，殊不料乞丐僅得一人，不過，酒席巳經擺好，就算只有一人，也不會把它拿走的，於是那個乞丐就有機會狼吞虎嚥，大飲大食，笑容滿面。

奇怪得很，他雖然貌不驚人，食量却是相當厲害的，滿枱酒席，一個人吃了七七八八，還喝酒三斤，雖然爛醉如泥，並無病容，總算難得。

當時他倒頭便睡，兩邊走廊都可以行走，他佔了一邊，沒有甚麼妨碍的，故此，伍銓萃叫四個工僕叫他離去，豈料叫他不應，推他不動，想拖他出去，可是，四個人都沒法搬動他，伍銓萃認爲他必有武功，立刻改變主意，叫人拿出枕頭以及薄毡，讓他在走廊睡到天亮再算。

翌日早上，伍銓萃發覺乞丐巳醒，便叫人準備茶點，與乞丐同食！

飲食間，伍銓萃隨意談談，說：「老伯，料想你身上必有武功，因爲昨晚你飲醉之後，幾個人也抬你不動，是否身懷絕技呢？」

乞丐嘆息了一聲，說：「我只是一名乞丐，還有甚麼武功可言呢？如果你肯收容我，就在這裏多留幾天，不願收容，立刻告辭。」

伍銓萃聽了，便即笑臉相迎，留他度宿，根本上伍家有許多客房是丢空的，索性給他一個房間歇宿，早晚供應酒肉，任由他隨意吃喝，飲醉了就酣睡，如是者有旬日之久。

有一晚，伍銓萃跟他喝酒細談，乞丐忽然說：「伍先生，你多次問及我是否懂得武功，料想你在武藝方面有獨特的造詣了，否則不會跟我談了又談，如果我的所料不差，敬請你在大堂表演一些功夫給我欣賞一下。」

伍銓萃家裏本來就有一個演武廳，聽了這句話，喜出望外，立刻帶乞丐到練武廳那邊去，全神貫注的表演功夫，揮拳踼脚，把他從幾個敎頭手上學來的拳法和棍法逐項演出，玩了半個時辰，然後罷手，臉不紅，氣不喘，他以爲自己有些斤両，照理乞丐會讚賞幾句，殊不料乞丐看了只是搖頭，說了一聲：「可惜之至！」

伍銓萃走近一點，說：「老伯說的可惜，究竟是何用意呢？」

乞丐說：「以你的體格和苦心練武的精神，有了這種根基，應該打得相當出色，可是，你在我面前演出的武藝，不過如此，故此替你不值，應該說一句可惜。」

伍銓萃說：「我雖然明白你的意思，却未完全了解，可否請你更爲深入的解釋幾句呢？」

乞丐說：「你發拳認眞快速，可惜一拳打到盡，拳上只有陽勁，沒有陰勁，不能一招傷人，腰馬有型，但却無法踼起一條腿之際，另一條腿仍然站得穩，再者，縱橫跳躍，非常靈活，但却嫌氣浮，凡此種種，都是虛有其表，如果眞的交手，無法跟高手過招。」

伍銓萃聽了這種偉論，半信半疑，乞丐忽然拱手說：「伍先生，我們可否合手玩玩呢？如果你跟我交手，便知我所說的話絕非虛僞。」

伍銓萃正想找個高手過招，看看自己所學的功夫是否實用，聽了這句話，非常興奮，說了一聲：「那麼，晚輩獻醜了，看招！」便即揮拳直衝過去。

他的體型比較乞丐高大，右拳向對方的臉孔幌了一下，左拳便即進馬一劈，施展左劈捶向對方右腰劈落。

照他想，乞丐應該退後半步，伸手招架，那時他就可以搶入中門，上推下撥，一招就把對方勾跌。

怎料那個乞丐好像知道他的意思，不但沒有向後退馬閃避，甚至沒有跳開，對方的劈捶還沒有打到他的右腰，他的右手巳經一個劈捶打落，劈捶碰着劈捶，立刻定了輸贏。

伍銓萃覺得左手痲痹，知道對方的橋手厲害，便即收回右拳，用掃腰腿向他的左腰橫掃過去。

他剛剛起脚，就覺得自己的左脚給硬物碰撞，站也站不穩，登時倒下來，伍銓萃心知肚明，必然是乞丐發出一脚掃過去的，簡直是料事如神，他自知絕非乞丐的對手，輸得心悅誠服，立刻跪下拜師。

乞丐雙手把他扶起，說：「伍先生，像你這副英俊的相貌，根本上就是富貴中人，何必學習拳脚呢？如果學些拳脚防身，剛才你所打出來的拳技巳經够用，不必深造，學得的功夫愈深，愈加容易走火入魔，渴望找尋高手過招，反而累了你的一生。」

伍銓萃說：「一個人的性格是天生出來的，誰也無法把它轉移，我喜歡練武，與生俱來，請師傅不必拘執，盡你的所能教我好了，看來師傅武藝超羣，早年在江湖上必有名氣，可否賜示大號呢？」

乞丐聽了，嘆息一聲，說：「我在二十年前，黑白兩道都有許多朋友，所有武林中人把我喚做鐵捶渣，至於我的姓名，你不必知曉，跟隨別人叫鐵捶渣好了，至於我的功夫，二十年前曾經打贏過七個師傅，凡是教我武功的，過了三幾個月，我就有本領把他擊退，以爲天下無敵，加上我苦練鐵拳，一拳就把牆壁打穿了一個大洞，中拳的人，非死即傷，附近無人斗胆跟我接戰，於是遠走天涯，因此傾家蕩產，後來我無意中殺傷了的江湖好漢太多，故此，晚上不能安睡，往往睡到半夜，霍然而醒，跳下床來，揮拳便打，故此，妻離子散，朋友亦不敢近我，愈來愈孤立，在鄉間無以棲身，加上了訪尋武林高手的心理作祟，因此愈去愈遠，足跡遍歷名山大川，無以爲家，久而久之，因爲惰性的影响，便即淪爲乞丐。」

聽了乞丐這番話，伍銓萃肅然起敬，仍然尊稱他做師傅，堅懇他教授武功。

鐵捶渣認爲他眞心學武，而且是個讀書之人，決不會無故傷人，亦不會走火入魔，拋離家室，匹馬走天涯，便毅然答允留下，把他所學的武功教授給伍銓萃。

原來他學習的功夫太多，巳非某一門派，他的武藝可以說是江湖散手，唯其如此，愈加顯得出他那些武功出類拔萃。

鐵捶渣留在伍家三年，朝夕教授武功，伍銓萃苦練了三年，盡得鐵捶渣武藝，不久，鐵捶渣黯然離去，分文不受，揚長而去。

此乃伍銓萃拜師習武的過程，至於江湖散手，另有一種特色，並非普通拳脚所能及。

黃飛鴻威震廣州，從來沒有人能够跟他打個平手，有的只是伍銓萃，識英雄重英雄，兩人不但並無絲毫的仇怨，而且大飲大食，變成知己，黃飛鴻在廣州西關開設一間藥局，稱做寶芝林，那間舖左右兩邊的聯句，就是伍銓萃替他想出來的，而且親自揮筆，寫在紙上，然後雕刻出來，這兩句是「寶劍凌霄漢，芝花遍上林」。

然後，有侍者爲他們挽行李進入電梯登樓。

那侍者果然是荷柏一名手下。他在電椅中看看沒有外人，便向荷柏報告：「占姆雖然未見在雀巢出現，但是，我們巳從那兒知道了一些秘密。」

由於占姆在紐約開設了一間藍雀公司，所以荷柏把那可疑地點稱爲「雀巢」。

荷柏道：「他們有什麼活動？」

「最近可能有一宗大交易。人客來自阿姆斯特丹。」那名僞裝侍者的特警說。

「你說的是毒品還是其他交易？」荷柏反問他手下。

「隊長，我指僞鈔。不是毒品。」

由於年來阿姆斯特丹成爲歐洲販毒中心，所以荷柏才會有此一問。

荷柏陪着范梅力等人入房。

那兒巳準備好一切——幾名屬於荷柏手下的特警人員，立即起來歡迎他們的頂頭上司——范梅力和阿生等人。

這是荷柏安排的臨時會議。目的是以第一時間向范梅力報告。

荷柏一名手下開放了一段聲帶，那是用微波竊聽儀器偸錄的。

據說，他們跟踪一名由「雀巢」出來的可疑人物，後來此人在一處公園內，會晤了一名神秘客。這就是他們當時談話。

「誰介紹你來？」

「亞力斯先生。」

「在什麼地方？」

「紐約。」神秘客說，「本來我們還有第二次見面，屆時他會給我介紹信或者信物，可惜，他沒有赴約，我等得不耐煩，只有試一試來此找你們連絡。」

「他出了事。」

「出了事？」神秘客怔了一怔：「那麼，我要買的貨……」

「放心，這兒不會有事。」

「老實說，我須要大量美金，但價錢不可以太貴。」

「絕對不貴，我們的僞鈔是一流貨色，一般毒販，絕不可能知它是僞鈔。」

「你怎麼知道我要來交換毒品？」

「我們消息極準，閣下的來龍去脈，我們早巳查得一淸二楚了！」

「那麼——」

「你放心吧，我不會因此而把價錢提高，依舊是拾萬美元的眞鈔，換一千萬僞鈔。這價錢你可同意？」

「商場上有句老話：便宜不會有好貨色！我反而有些担心。」

「你可以先看貨。」

「你有貨辦帶在身邊？」

「是的，一百元的，一張，我保證對辦！」

「嗯！爲什麼封了透明膠套？」

「這是樣本，避免多人接觸過之後變得太過殘舊。」

「我先檢閱一下。」神秘客說：「下次什麼時候見面？」

「我們做生意一向爽快，請告訴我你現在住在何處，我們電話連絡，這種生意不必見得太多，只要你同意，貨物送到收錢，我們十分公道。何必左約右約？」

「好吧，一言爲定，我給你我居住酒店的咭片。我住六〇二。」

「你要什麼時候才決定?」

「今晚。」

「那麼，晚上我給你電話，」那人又問：「要多少數目?」

「一億元。有貨嗎?」

「有，十萬換一千萬，一億元要一百萬眞美鈔，你有現金?」

「當然有。」

「那麼，先多謝你了!」

「晚上通電話。」

聲帶中的交談，至此爲止。

荷柏道：「貨辦自然是指那張用輻射元素印製的僞鈔。」

「是的。」阿生道，「又一個上當。既然用透明膠袋袋住，肯定是他們自己不沾染上那種可怕的輻射元素。」

范梅力問道：「他們的交易已完成了嗎?」

「數小時之前才完成。」一名特警回答道。

范梅力問：「你們有制止他們嗎?」

「沒有。」特警回答說：「我們不想打草驚蛇!」

阿生問：「那買家住在何處?」

「就是這一間酒店，六〇二號房。」特警道，「他是個中國人，由香港移民荷蘭，做的一定又是海洛英生意。」

「他走了嗎?」阿生又問：「這是第幾層樓?」

「七樓。」特警答，「他已訂了今晚的機票。」

阿生於是對范梅力道：「看來我們很應該趕緊拜候他一次，否則，他不但害人害己，也可能造成更多不幸!」

范梅力想了想，道：「是的，不能讓他將一億美元的帶毒僞鈔散播。」

荷柏於是拿來兩套侍役衣服，讓阿生和范梅力二人穿上。

范梅力和阿生要親自到六〇二號房去，會見那名大毒販。

荷柏和其他特警們，則在外面小心監視，隨時接應!

× × ×

六〇二號房就在樓下一層。

阿生敲過了門之後，裏面的人很快就開門。

他們首先見到的，是個金髮碧眼的美人兒，她朝阿生和范梅力二人瞪了一眼：「我們並未按喚人的電鈴。」

阿生一邊走進去，一邊說道：「雖然你沒有召喚我們，但我們知道二位今晚就走，所以想先看看你們有多少行李，以便我們準備人手，爲你們二位服務。」

那女郎很大方，道：「你們服務水準的確一流。好吧，請入來!」

女郎將二人引到房間一角，那兒有幾個包裹已經綑紮好了。」

洗手間之內，水聲淙淙，顯然有人。

阿生說道：「這麼多行李，一定會超重。」

「是的，我們已準備付超額行李費。」女郎又說道。「你們可以試一試它有多重。」

其實不必她作聲，阿生也想試挽一下這些包裝好的「行李」。

在他們的想像中，這顯然是那一億元僞鈔，只不過分裝成數大包而已!

阿生試挽一下，登時却把他嚇呆了!

「這是什麼東西?」阿生冲口而出!

「怎麼會這麼重?」

洗手間有人出來，是個鬚髮斑白的中國人，他說：「你們眞多事，這是什麼東西，關你屁事麼?你不搬，我可以另請苦力!」

范梅力再也忍不住了，說道：「我知道這是僞美鈔，對嗎?先生。」

「你說什麼?我不明白。」那中國人道。

范梅力說：「你不要高興，這些僞鈔全是帶毒的。」

「我知道。」中國人說，「它帶有輻射元素，所以我用金屬盒子載住它，這樣就沒有危險了!」

這麼一來，又令阿生和范梅力二人大吃一驚!他本來以爲對方什麼都不知，想不到他什麼都知得比他們清楚。

范梅力改變了口風問道：「你是什麼人?」

「中國人。但替CIA做事，你們可是國際特警?」

「嗯──」

「你不必否認了，我已知道閣下是范梅力先生，那一位是阿生，對嗎?」

這一刹那間，范梅力和阿生二人登時有如觸電，渾身麻木了一陣，有如木鷄!

他們見過不少大場面，也經歷過無數風險!但從未試過如此驚奇!

對方顯然是個極不尋常的人物，他竟能一眼看出阿生他們的身份。

身份既被識穿，范梅力也開門見山地問：「CIA爲什麼要你收購這麼多僞美鈔?」

那中國人笑道：「這是要來放到無人駕駛飛機上面去的。」

他又解釋：「這些間諜機經常飛在蘇聯上空之上，萬一被擊落，CIA要蘇聯人自食其果，因爲屆時飛機會將僞鈔凌空撒下。」

范梅力又問：「然則，你們不是毒販嗎?」

「不!我已退休了，這是客串性質。」那中國人格格地笑起來。

在這刹那間，范梅力和阿生又呆了一陣。

他們彷彿想起了什麼，定神瞪住那個正在笑得前仰後合的中國人。

阿生是被「退休」這句話吸引住的；他回頭再看那金髮女郎。

女郎也在笑。

她已將金髮罩除下，現出了一頭的黑髮；再俯首將一副綠色的隱形眼鏡脫除，原來她正是林愛莉。

那麼，那個中國人顯然也經過了一番僞裝；他當然就是呂偉艮。

呂偉艮摟住阿生笑得彎了腰，范梅力也忍不住笑了。

好一會兒，他們才正經地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艮道：「我剛才所講，最少有一半是眞的；CIA重金禮聘我到這兒來上演了這一幕。」

「CIA」亦即中央情報局的簡稱，

他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此，呂偉艮交到對方手中的那一百萬美元「眞鈔」，其實也就是紐約毒僞鈔案中的證物一部份。「CIA」悄悄拿起了一百萬元，交給呂偉艮這個「毒販」，讓他跟「KGB」特務交易，以假易假，讓對方自食其果!

呂偉艮看看腕表：「現在，他們應該發現了那一百萬也是假的。」

阿生問：「如果KGB的人發現了，會怎麼辦?」

「一定會來找我算賬。」呂偉艮說。

阿生又問：「那你爲什麼不走?」

「我有你們保護，何必走呢?」呂偉艮笑道。

林愛莉站在窗前瞭望，忽然叫各人過來：「你們看，那邊發生了大火!」

各人走到窗前，果然見到近郊一幢建築物正發生大火。

「那是什麼地方?」阿生問。

「我也不清楚。」呂偉艮說，「其實，我只比你早到大半日而已!」

「讓我告訴你們吧。」聲音來自背後，那是一個美國人。

各人注意前面，却疏忽了背後。

美國人是剛剛由門外入來，他後面有二名侍役站立。

二名侍役是國際特警，他們實際監視着這個美國人。

美國人正是「收買」呂林二人爲他們做事的一名「CIA」頭目，他叫史洛。

史洛在二名特警的監視下，一邊走過來，一邊說道：「那是印製僞鈔的總機關，由KGB暗中支持經營。」

史洛又對呂林二人說：「感謝二位俠士爲世人除害。」

史洛要跟呂林二人握手道賀，但呂偉艮反問道：「這與我們何關?」

史洛笑道：「那一百萬元眞鈔，你以爲是什麼?」

「我早已知它實際上是僞鈔。」呂偉艮說，「紐約毒僞鈔案中的部份證物，你已對我講得十分清楚了。」

「不!它是眞的。」史洛說，「KGB的人很聰明，僞鈔很難令他們上當。」

阿生問：「你用眞鈔換假鈔，這是什麼意思?」

史洛道：「這一億元僞鈔，已用安全金屬盒子載好，其中一盒交給國際特警，其他的送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去，我們要控訴蘇聯人，這就是證物。」

「那麼，那些眞鈔呢?」

「一百萬在我們眼中，有如你口袋中的一角錢而已。」

史洛笑了，他沒有說下去。

阿生問他：「那麼火警也是你們的傑作?」

史洛不承認，也不否認。好一會他才說：「廠內有輻射性元素，安全設備做得不好，隨時會發生火警，何必大驚小怪?又何必爲他們惋惜?」

史洛走了。他似乎存心要讓各人去猜猜那場火的起因。其實也不必猜了，「CIA」的手段，國際特警最了解。

不過，對方既是印刷毒僞鈔的地方，毀了也不值得可惜。

阿生瞪住那些已用金屬盒子載好的僞美鈔，問道：「這些東西怎辦?」

「美國大使館等一會兒會派人來將它運走。」呂偉艮說，「他們會當外交文件運交巴黎的特警和刑警總部，以及紐約聯合國安理會，裏面除了僞鈔之外，還有我們交易的錄音，以及CIA派人入廠偷得的文件，目的是要證明這是蘇聯特務KGB的詭計。」

范梅力苦笑道：「想不到這才是鐵拐俠盜的最後一案。」

呂偉艮也搖頭笑了一笑：「是的，我老了，總該退休了!想不到退休之前，我身邊仍擁有一億元美金。」

各人會心一笑。

是的，呂偉艮的確要退休了。

此後，他將與他妻子雲遊四海，到世界各地觀光。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志願；他要趁有生之年，多看看這美麗的世界。

有過一段日子，三俠到處遨遊，但有阿生在身邊，特警隊經常會把一些任務送了過來，呂林二人知道了又忍不住帮阿生一把。因此，他們往往在旅途中，要爲國際特警辦案。現在他們看見阿生能自立，決定撇下阿生，過一下眞眞正正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

從今以後阿生又踏上另一個新的人生旅程。他還年青，他要面臨更大的挑戰。

沒有呂林二人在身旁的阿生究竟又是怎麼樣的?

阿生不會退縮，也不會畏懼，他只希望做得更好，因爲他不想辜負呂林二人的期望。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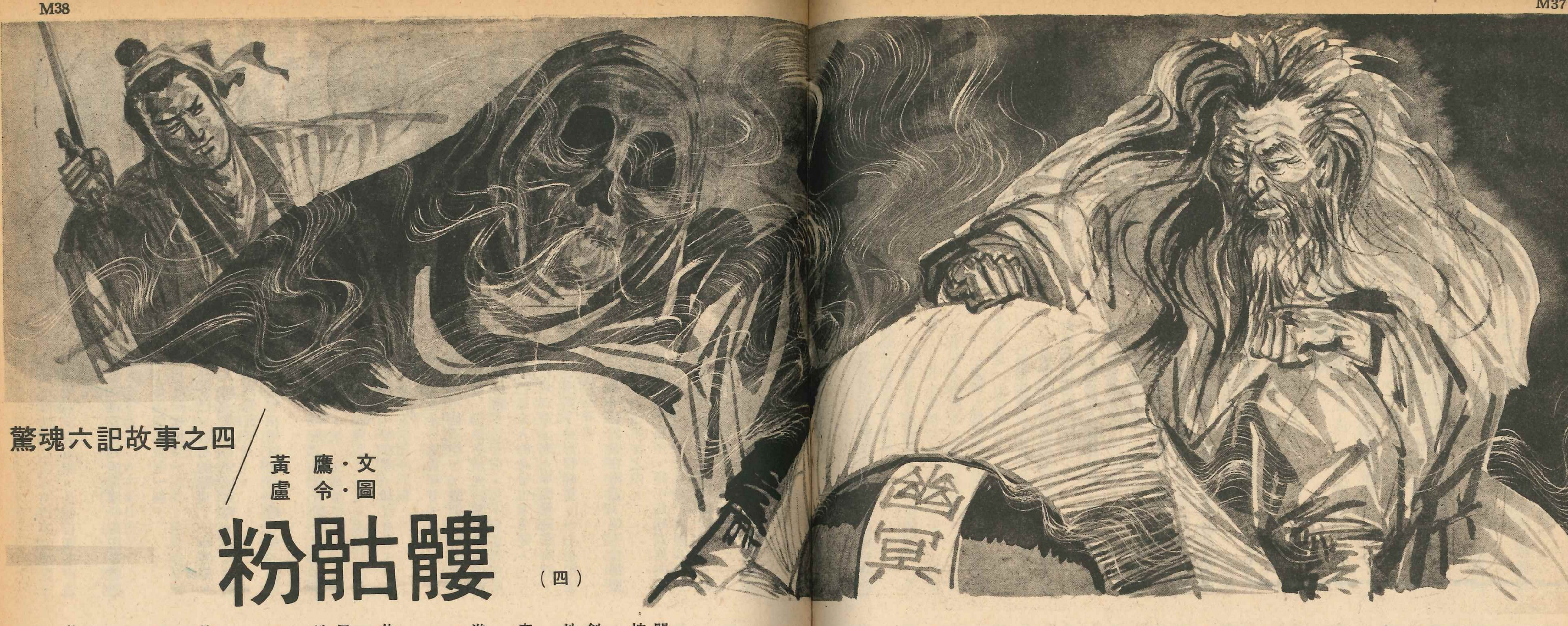
鐵拐俠盜告別讀者

但願諸君「天降橫財」

「鐵枴俠盜故事」自從在本刋面世以來，深受千萬讀者熱愛，因此本文作者三番四次欲另擬新故事，均受讀者之熱情所挽留。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鐵枴俠盜呂偉艮和他的愛妻林愛莉這一次眞的要收山了。「天降横財」是他倆最後一次與千萬親愛讀者見面。實際上也算是最後一次默默無言的告別!

繼「鐵枴俠盜故事」之後，馬雲先生將以全新姿態創作另一個新偶像，此人就是呂偉艮的門徒阿生。他將以新面目在「國際特警故事」中，與各位見面。請萬勿錯過!

編者敬啓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鷹·文
盧令·圖

粉骷髏（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趙松和董千戶在火光下看到羅利女鬼的腰間流着紅色的人血，他們懷疑是一具屍首藏在瓷像內，他們找到一位陶匠鑿開瓷像，裏面正是包着一個女屍，這種怪事他們估計是城東郊的幽冥先生所幹，所以一行人來到「迦落捺」（地獄），推門進去一看，裏面站立着幾十個羅刹惡鬼，五顏六色，恐怖之極，這些羅殺惡鬼難道純粹是瓷像？……踏進大堂，見一副棺材在碧紗帳之後，上面刻着「幽冥先生之靈柩」，但棺材內却是空的，而他們也到處找不到幽冥先生，他到底是何人？到那裏去呢？

地獄覓兇手　棺材困俠身

地獄之火

青綠的火焰仍然在血紅的蓮花燈中燃燒。蕭七木立在蓮花燈凝望着坐在長案後那個女閻羅，眼珠子一動也不一動。

燈火照耀下，他英俊的面龐也閃動着青綠的光輝，雖詭異，但絕不難看，反而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魔魅。

一個眞正英俊的人本來就絕不受任何的燈火影响，無論在怎樣的燈光照耀下，也一樣英俊。

那個女閻羅彷彿也是在凝望着蕭七。

要嫁給蕭七那個女閻羅莫非是這個樣子？

這個瓷像也莫非就是那個女閻羅的化身。

蕭七並不知道那件事。

他雖然凝望着女閻羅，眼中並沒女閻羅的存在。

什麼也沒有。

他整個人都陷入沉思中，將所有事情都仔細的想了一遍。

不安之色忽然又在他眉宇間出現。

爲什麼不安？

×　×　×

也不知多久，蕭七才從沉思中恢復自我，隨即歎了一口氣。

看來他這番沉思並沒有任何的收穫。

——無論如何也得找幽冥先生一問。

蕭七暗下了這個決定。

——他到底那裏去了？什麼時候才回來？

——見到我，他只怕就會逃走，這幢莊院的情形，他瞭如指掌，我却是並無多大印象，追逐起來，只怕輕易就會給他逃脫。

——那麼該怎樣？

蕭七沉吟着，目光無意落在那副棺材之上，立時又凝結。

——不錯，棺材！

——棺材是最適當的藏身地方，他回來相信一定會進來這個大堂內歇歇，只要一進來，我便出其不意從棺材內撲出，必可抓住他！

——就這樣！

蕭七擧步向那副棺材走去。

×　×　×

棺蓋方才巳蓋回，蕭七再次將棺蓋移開，朝棺內望了一眼，倏的拔出劍，走到棺材的前面。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小心翼翼的以劍在「幽冥先生之靈柩」這七個字之間的地方刺穿了幾條縫。

刺得很適當，驟看來，眞還不容易覺察。

然後他回劍入鞘，一縱身，游魚般滑進棺材之內，臥好了，才擧手，托着棺蓋，蕭七只覺得自己就像是變成了一個瞎子，眼前除了黑暗之外，什麼也都沒有！

一股嗅來極不舒服的木香迅速塡滿了他的鼻子，他的肺腑。

他隨即又感覺到自己好像巳變成了一個死人，巳快將埋進泥土，巳開始墮進地獄。

幸好他仍然聽到自己的心房在跳動。

那種心跳的聲音現在聽來是那麼响亮，又是那麼單調，那麼恐怖！

死亡的感覺仍然是那麼濃重，厭得他簡直就像要窒息。

這樣做，到底是聰明還是愚蠢？蕭七一時間也不知道。

不過他很快就會知道的了。

×　×　×

棺蓋才移回原位，男女閻羅後面那幅嵌着火焰浮彫的照壁就動起來！

一團火焰無聲的飛出。

那其實是嵌着那團火焰，兩尺闊，七尺長的一塊牆壁從裏面推開來。

是一道暗門。

暗門後是一個黑黝黝的牆門。

一個人旋即從洞內飛出！

白鬚白髮，一面皺紋，是一個老人。

奇怪的老人。

那個老人非獨鬚髮俱白，皮膚亦是白堊一樣，呈現出一種詫異的蒼白色。

就連他那雙眼瞳，也是灰灰白白，幾乎與眼白分不出來。

他相貌並不醜惡，神態也並不猙獰，却說不出的詭異，眉很短，眼很細，鼻很狹，唇很薄，嘴很小，耳朶很長，整塊臉都很長。

頸也長，腰也長，手脚四肢更就是猿猴一樣。

蕭七身材也算高的了，但比起這個老人，最少還矮一個頭。

這個老人簡直就像是一個只用「白不細泥」調水揑成，却一下錯手給拉長了，不加以改正，也入窰只燒一次，沒有塗上釉藥再燒的瓷人。

他身上穿的也是一襲白衣，襪旣白，履也白，人從壁洞裏飛出，完全就一團白霧也似。

在他右手，握着一支三寸三，閃亮鋒利的長劍。

人劍一飛兩丈，落在那副棺材之前，一劍突然刺出！

「奪」一聲，劍刺入棺材之內。

×　×　×

蕭七將棺蓋移好，放下手，吁了一口氣，方待怎樣將心情穩定下來，然後轉過

身，從棺材前頭那些劍洞往外偷窺，就聽到了「奪」的那一聲！

在棺材之內聽來，那一聲份外响亮！

蕭七那顆心應聲猛一跳，整個人幾乎跳起來！

幸好並沒有！

那刹那之間，劍已經穿透棺木，從他的咽喉之上刺過，距離他的咽喉只不過三寸！

他已經感覺到劍上的寒氣，混身的毛管刹那支支倒竪！

微弱的光芒從棺前的劍洞透入，正射在那支劍之上。

蕭七的眼睛也已適應。

一定神，他就看出是一支劍。

劍從左面棺壁刺入，在他的咽喉之上刺過，刺入右面的棺壁之內。

劍鋒一上一下，他方才若是跳起來，咽喉是必就撞上劍鋒，就準得當場一命嗚呼。

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發現。

否則那支劍就不會刺進來。

也知道發現他的那個人暫時還不想殺死他，否則那支劍絕不會刺得這麼巧。

可是他仍然揑了一把冷汗。

那一劍雖然刺得很有分寸，但那刹那之間，他未必躺得那麼適當，也許正在轉身，也許上身正在下躺！

無論是那種也許，劍都可能會穿透他的咽喉！

他忽然發覺，自己的運氣實在不錯。

却只是不錯。

因爲死亡的威脅現在才剛剛開始，才降臨。

他並不懊惱，反而有點想笑的感覺。

因爲他還沒有忘記，是他自願進來這副棺材之內。

他現在總算已知道那樣做到底是聰明還是愚蠢。

——是誰刺進來這一劍。

——幽冥先生？

動念未已，蕭七就聽到了一陣笑聲。

男人的笑聲，奇怪的笑聲，從棺材前端那些劍洞傳進來。

人是否也在棺材前面？蕭七却不能肯定。

笑聲並不响亮，却很清楚的傳入他耳中。

陰森！恐怖！

蕭七打了一個寒噤，却沒有動，也不敢動。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理智的人。

現在更不能不理智，雖則生死關頭，但在動之前，仍然必須先清楚本身的處境，來人的企圖。

現在他連來人的身份也未清楚。

他只是知道，來人早已躲藏在附近，躲藏得很機密，身形很輕靈，氣力也很充沛。

若不是早已躲藏在附近，絕不會那麼快就知道有人在棺材之內。

躲藏得若不秘密，絕不能瞞過他的耳目。

身形若不輕靈，他雖在棺材之內，在來人出現的時候，多少也應有感覺。

氣力若不充沛，根本就刺不出那麼迅速，那麼凌厲的一劍！

這些加起來，已足以證明來人非獨狡猾，而且武功很高强。

在這樣的一個人監視之下，他若是妄動，無疑就等如自取滅亡。

所以他要動，就必須等候機會，掌握機會，一動就必須完全擺脫來人的控制，死亡的威脅。

他現在已經在等候機會的降臨。

機會何時降臨。

只不過片刻，在蕭七的感覺，已有若幾個時辰。

棺材，黑暗，森寒的利劍，死亡的威脅。

有生以來，蕭七第一次陷身這樣恐怖惡劣的境地。

冷汗已經從他的額上淌下。

× × ×

笑聲終於停下。

一個奇怪的語聲旋即傳來：「你死了沒有？」

陰陽怪氣，蕭七從來都沒有聽過這麼奇怪的語聲。

語聲說話中，居然好像很關心蕭七的生死。

蕭七長長歎了一口氣，說道：「還沒有。」

那個奇怪的語聲又問道：「也沒有刺傷你？」

蕭七道：「也沒有？」

「嗯，說話中氣很充足，想來並沒有說謊，很好很好！」

一連兩聲很好，似乎很高興那一劍並沒有刺傷蕭七。

蕭七聽得詫異，反問道：「你不想殺我？」

「暫時還不想。」

「也不想傷我？」

「暫時也不想。」

「只是暫時？」

「不錯！」奇怪的語聲一沉。「但你若是輕舉妄動，迫不得已，我也就只好立即殺你了。」

蕭七緩緩舒了一口氣，道：「高姓大名。」

「你現在躺在誰的棺材內？」

「幽冥先生，」蕭七試探問道：「閣下莫非就是幽冥先生？」

「正是！」

蕭七大大的歎了一口氣。

奇怪的語聲立即便問道：「你歎什麼氣？」

蕭七道：「此來我原是存心一見先生的……」

幽冥先生道：「那麼你應該就好好的坐在大堂之內等候我才是，怎麼躲在棺材裏？」

蕭七答道：「我乃是怕先生避不見我面。」

幽冥先生怪笑道：「到底不是一個老實人，才說了兩句老實話，就忍不住說謊了。」

蕭七苦笑道：「也不是完全說謊。」

「這就是說你這個也不是完全不老實的了？」幽冥先生還是怪笑不絕。「妙極妙極。」

蕭七只有苦笑。

幽冥先生接問道：「你最少有存心是打算出其不意，突然在棺材內撲出來，抓住我的吧？」

蕭七道：「不止一半。」

「老實話又來了。」幽冥先生一聽又怪笑起來，「跟你這個人說話倒也有趣得很呢。」

蕭七道：「哦？」

「你大概怎也想不到反而給我出其不意困在棺材之內吧！」

「完全想不到。」

「這句應該毫無疑問，完全是老實話的了。」

蕭七道：「嗯。」

「現在你心裏是否很難受？」

「多少。」

「生氣不生氣？」

「有一些。」

「生氣那一個？」

「自己。」

幽冥先生大笑，道：「還有句老說話，你知道不知道？」

「弄巧反拙？」

「不是這一句。」

「自挖墳墓？」

「一些也不錯！」幽冥先生大笑不已，笑得好像很開心。

——機會來了！

蕭七一個身子連隨往下縮。

「篤」一聲立即在棺蓋上响起來，蕭七所有的動作只好立時停頓，鼻尖正抵着劍脊。

幽冥先生旋即笑問道：「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耳朶一直貼在棺材上。」

蕭七道：「現在知道了。」

「你移動的時候衣衫能不避免與棺材底接觸？」

「不能。」

「我的耳朶一向沒有毛病，而且比別人好像還靈敏得多。」

「毫無疑問。」

「所以你還是不要再動的好。」

「哦？」

「我天生疑心很重，說不定會再給你一劍！」

「你手上還沒有一支劍？」

「三支！」

「篤篤」又兩聲响起來。

蕭七倒抽了一口冷氣。

幽冥先生笑接道：「三支劍現在都已插在棺蓋之上，每一支都是利劍，除非你身上穿了鐵甲，否則我勸你還是不要再動的好。」

蕭七道：「我已經接受你的勸告。」

「這才是好孩子。」

「不知道你準備怎樣對付我？」

「立即你就會知道的了！」

「蓬」一聲立即响起來，整副棺材猛然一震！

幽冥先生「咭咭」怪笑，道：「將棺材釘起來！」

蕭七駭然道：「你在幹什麼？」

語聲一落，又「蓬」一聲！

蕭七心頭一動，道：「方才你插在棺材上的不是三支劍，是三枚棺材釘？」

幽冥先生道：「不錯！」「蓬」然又一聲。

蕭七歎息道：「你這個人原來完全不老實。」

幽冥先生道：「也不是完全。」

蕭七道：「哦？」

幽冥先生道：「即使沒有劍在手，你若是妄動，在你從棺材衝出來那刹那，我要打殺你相信也不爲難。」

蕭七道：「現在想來當然是更加容易了。」

幽冥先生大笑道：「這個還用說？」笑語聲中，「蓬蓬」接連兩下巨响。

蕭七忍不住問道：「你到底要釘多少口釘子？」

幽冥先生道：「左二右二前後各一，六枚釘就足够了！」

蕭七道：「少釘一枚成不成？」

幽冥先生道：「這樣不好看。」「蓬」然釘下第六枚。

他隨即「咭咭」怪笑道：「想不到我年紀雖然老大一把，氣力還未完全退弱，七寸長的棺材釘，只一搥就完全敲進棺材內！」

蕭七道：「這也是老實話？」

幽冥先生道：「老實話，足七寸，半分也不短。」

蕭七歎一口氣，道：「這麼長的釘兩枚已經足够，連釘六枚之多，不怕將棺材撬開來的時候麻煩？」

幽冥先生道：「爲什麼我還要將棺材撬開？」

蕭七道：「這可是你的棺材。」

幽冥先生道：「可惜不能再用了。」

蕭七道：「棺材不是還很好。」

幽冥先生道：「穿了那麼多個洞，還說好？」

蕭七道：「這最低限度空氣流通。」

幽冥先生咭咭的怪笑道：「聽來你好像很喜歡這棺材，既然是這樣，索性就給你用好了。」

蕭七又問道：「這副棺材在那裏可以買得到。」

幽冥先生道：「你這樣問，是不是想賠一副新的給我？」

蕭七道：「正是。」

幽冥先生道：「那裏也買不到，是我自製的。」

蕭七道：「那麼值多少錢？」

幽冥先生道：「你想賠我錢？」

蕭七道：「我大概還賠得起。」

「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弄壞了你的棺材，我實在很過意不去。」

「看來你這個人還不壞。」

「還不壞。」

「那就糟糕了。」

「爲什麼？」

「你難道沒有聽過『好人不長命』這句話。」

蕭七苦笑。

幽冥先生道：「其實我這個人對於錢，也是很感興趣的。」

一頓却又說道：「可惜我現在不等錢用。」

蕭七道：「未雨綢繆，是一種很好的

習慣。」

「聽說是的，可惜我從來都沒有這種習慣。」

「那麼你什麼時候才等錢用？」

「也許一時半刻，也許十年八載。」

蕭七又嘆了一口氣。

幽冥先生大笑。

這一次的笑聲，蕭七在棺材內聽來，也覺得有點震耳。

他再次歎了一口氣。

這個幽冥先生內功的高强實在他意料之外，人困在棺材之內，又在這樣的一個高手監視之下，他那裏還有半分脫身的把握。

他這口氣才歎盡，吱一聲，那支劍便已抽出。

劍脊從他的鼻尖擦過，森寒的劍氣直透心脾，那刹那之間，他不禁一連打了三個寒噤。

幽冥先生奇怪的語聲連隨又傳進來：

「你現在可以在棺材內自由活動了。」

言畢笑聲旋即又大作，笑得顯然非常開心。

蕭七也笑，苦笑。

× × ×

幽冥先生事實在開懷大笑，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都笑得不住的顫動，鬚髮也笑得怒獅般飛揚。

他坐在棺材之上，一手握劍，一手握揖，忘形下竟然將劍揖交擊起來。

叮叮噹噹的一陣金鐵聲亂响。

這個人開心起來，簡直就像小孩子一樣。

好一會，他停下劍揖，笑聲却未絕。

蓮花燈上青綠色的火焰在他的笑聲中「突突」的不住閃動。

燈影紛搖。

男女閻羅，判官陰曹，牛頭馬面，所有瓷像臉龐上的投影移動不已，一時間也彷彿在開顏大笑。

無聲的大笑。

大堂中更顯得詭異，更顯得恐怖了。

半响幽冥先生才收住笑聲，颼地從棺材上躍下，手舞劍揖，連跑帶跳的，奔向那邊暗門。

這一次他並沒有施展輕功，脚步聲立時大作。

× × ×

蕭七耳貼着棺材壁那個劍洞，聽得很清楚，知道那個幽冥先生已走遠，右手隨即握住了劍柄。

「卡」一聲，劍從鞘內彈出來。

蕭七緩緩的將劍抽出。

他左手同時解下劍鞘，移至胸膛。

七色明珠黑暗中幽然散發出柔和的七色光芒。

他以明珠爲燈，細心的觀察周圍的棺壁。

接合的地方異常緊密，棺蓋周圍亦是一絲縫隙也沒有。

這個幽冥先生顯然還是一個造棺材的天才。

蕭七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放下了左右手的鞘劍，手一翻，左右手抵在棺蓋上，正準備發力，看看能否將棺蓋撑開，忽然又聽到了脚步聲。

他所有的動作立時停頓，右手一落，又握住了劍柄！

——怎麼這樣快又回來了？

——方才他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 × ×

幽冥先生的確又從暗門中走出來。

劍揖都已經不在他手中，却多了一張椅子，一個木盆。

盆中有兩壺酒，一只杯，還有一隻燒熟了，香噴噴的麻辣大肥鷄。

他將椅子在男女閻羅之間放下，逐樣將盆中的東西一一在那張長案之上放好，接着就在那張椅子坐下來。

然後他一搓雙手，滿滿的斟下了一杯酒。

酒氣香純，顯然還是陳年佳釀。

× × ×

蕭七在棺材裏也已嗅到了酒氣。

麻辣鷄的香味。

他將眼睛移近棺壁那個劍洞。

那個劍洞正好就對着那邊。

女閻羅的瓷像沒有阻礙蕭七的視綫，蕭七總算看到了幽冥先生的廬山眞面目。

——好奇怪的一個人！

蕭七不知如何，那刹那竟由心寒了出來。

× × ×

幽冥先生吁了一口氣，舉起杯，輕呷了一口，忽然轉望着棺材那邊，道：「你可有從劍洞中往外張望？」

棺材中隱隱傳出蕭七的聲音，道：「有。」

「那麼你應該看見我了。」

「已看見。」

「我雙手之中拿着了什麼？」

「左手酒杯，右手酒壺。」

「果然看見了。」幽冥先生接問道：「你可知我喝的又是什麼酒麼？」

「好像是女兒紅。」

幽冥先生大笑道：「你的鼻子居然也不錯，不過，這却非純正的女兒紅，只是以女兒紅爲主，另外滲入了十三種其他的酒。」

「又是你弄的。」

「除了我之外，還有誰能够弄得出這種酒？」

「酒氣很香，不知酒味如何？」

「美味極了。」

「可惜可惜。」

「可惜什麼？」

「不能够親自一試。」

「這實在可惜得很。」

「獨喝也無味。」

「我却已習慣了，」幽冥先生又自呷了一口，咭咭怪笑道：「你還是少動腦筋好，就算我有意思請你一試我這種美酒，也不會選擇今天。」

「今天有什麼不好？」

「沒什麼不好，只是我今天實在太累了。」

「爲什麼這樣累？」

「不就是爲了釘棺材。」

蕭七沉默了下去。

幽冥先生一把抓起那隻大肥鷄，大大的啃了一口，含糊地接道：「這隻鷄也是我自己燒的。」

蕭七沒有作聲。

幽冥先生又酒又鷄的吃喝了一會，又說道：「我燒菜並沒有配酒那麼好。」

蕭七一直都沒有作聲，現在也仍不作聲。

幽冥先生繼續道：「所以我燒的菜也沒有名字，酒却每一種都有。」

蕭七好像並沒有聽到。

幽冥先生接問道：「你可想知道，我現在喝的這種酒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蕭七總算開口答了一句。

「閻王酒。」

「哦？」

「因爲這種酒非常猛烈，不能够多喝，否則就準得去見閻王。」

「怎樣才爲之多？」

幽冥先生拿起了酒壺朝棺材那邊一幌，道：「這種酒壺約莫就十壺。」

蕭七道：「你現在準備喝多少壺？」

「你看到的了。」

「兩壺？」

「只是兩壺。」

「這實在可惜得很。」

「你想我喝多少壺？」

「最少也十壺。」

幽冥先生咭咭怪笑道：「我去見閻王，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蕭七道：「你不去見閻王難道對我有好處。」

「也沒有，這句可是老實話。」

「老實說，你打算將我怎樣？」

「這個嘛——」幽冥先生邪邪的一笑。「你眞的很想知道？」

「想得要命。」

幽冥先生却問道：「你是否知道我也懂得造迷藥，而且造得還很不錯。」

「那又怎樣？」

「一會兒我就會將迷藥從劍洞中吹進去。」

「要將我迷倒。」

「這樣才能够放手施爲。」

「說淸楚一點好不好？」

幽冥先生笑道：「我是準備將你的衣服脫光，混身給你塗上瓷土，放進窰裏燒成瓷像。」

蕭七混身毛管逆立，失聲道：「你……你……」

幽冥先生截口道：「你知道我這裏那些瓷像都是怎樣造成的？」

「不成都是用活人塗上瓷土，放進窰裏燒出來？」

「一些也不錯？」

蕭七沉聲道：「你說的都是事實？」

幽冥先生道：「難道你要我立即拿你來證明一下才相信。」

蕭七閉上嘴巴。

「方才你實在不應該阻止你那兩位朋友將瓷像敲開來一看的。」

蕭七冷笑道：「你一直在這個大堂之內？」

「否則又怎會聽到你們的說話？」

「我們却完全不知道。」

「因爲我懂得隱去身子。」

「你當自己是什麼東西？來自幽冥的幽靈。」

幽冥先生反問道：「你知道我爲什麼叫做幽冥先生？」

蕭七冷笑道：「這個大堂之內若不是有地道就必定有暗壁。」

「好聰明的人。」幽冥先生呷了一口酒，皺眉道：「好像你這樣聰明的人，說不定眞的有辦法從棺材之內脫身出來，我還是趕快動手的好。」

蕭七慌忙道：「你不是說今天實在太累？」

幽冥先生道：「現在忽然不累了？」

蕭七又道：「你不是也有意請我喝一杯閻王酒嗎？」

幽冥先生道：「我將酒混在瓷土裏塞進你嘴巴之內也是一樣。」

蕭七歎息道：「現在我眞的有些後悔阻止我那兩位朋友敲碎那些瓷像了。」

幽冥先生「咭咭」怪笑道：「現在才後悔，是不是有些太遲？」

蕭七道：「那麼你也等喝完酒，吃罷鷄才動手好不好？」

「也好，」幽冥先生大杯酒，大塊肉的吃喝起來。

以他這種速度，要將酒喝完，鷄吃罷，大概也花不了多少時間。

看來他倒是有意思盡快將蕭七弄成瓷像。

在他這個地獄莊之內，最少也有三百個瓷像。

三百個瓷像，也就是三百條人命。

三百條人命雖然還不算怎樣多，但也不算少的了。

這樣子殺人的兇手却只怕是絕無僅有的了。

× × ×

蕭七再次躺下來。

棺材中充滿了酒香，咀嚼之聲一下又一下傳入，就像是一隻老鼠，一條野獸在嚙噬着一條屍體。

蕭七只聽得毛管逆立。

他實在奇怪一個人的咀嚼之聲竟然會這樣响亮。

劍仍在他的手中。

他握劍的五指却已經鬆弛，因爲他實在不想再浪費絲毫的氣力。

甚至他的精神也都已鬆弛下來。

他又在等候機會。

等候幽冥先生的再次離開。

幽冥先生也許會再次離開去拿迷藥，但迷藥也許就已在幽冥先生的身上。

蕭七也許不過在等候死神的降臨。

六枚七寸長的鐵釘已足以將棺蓋釘穩，他躺在棺材之內混身的氣力無疑是很難完全發揮出來，未必能够一下子的衝棺而出。

幽冥先生若是不離開，他一推棺蓋不開，一定就再沒有第二次機會。

幽冥先生的劍那刹那也許就會刺進來，一劍便足以將他刺殺棺材之內，因爲在棺材之內，他根本就沒有閃避的餘地。

所以他必須等待幽冥先生離開才能採取行動。

× × ×

咀嚼聲由响亮而低沉。

好像已過了很久很久，又好像只過了片刻。

蕭七不清楚。

他只是知道死亡的威脅越來越濃重，越來越接近？

比利劍穿棺的時候似乎還濃重，還接近。

他的確是有這種感覺。

咀嚼聲終於停下。

生死存亡的一刻已將降臨。

× × ×

酒並未喝完，鷄也未吃罷。

幽冥先生却突然停下了咀嚼，兩隻手也都放下，眼珠子「骨碌」一轉，詫異的道：「奇怪？」

奇怪什麼？

他連隨放下左手的杯，右手的鷄，却扶住身前那張長案。

然後他用力的一搖腦袋，又一聲：「奇怪，怎麼今天的閻王酒如此猛烈。」

語聲甫落，一陣陰森森恐怖的笑聲，倏的在大堂之內响起來。

「誰？」幽冥先生驚訝的四顧。

他的動作非常遲鈍，從他的動傳看來，顯然連笑聲發出的方向都分辨不出。

莫非他的聽覺也遲鈍起來了。

笑聲不絕。

青綠的火焰笑聲中不停的閃動。

幽冥先生雙眼不由自主望向那盞紅蓮燈。

燈很紅。

紅得就像盛滿了鮮血，那些鮮血又從燈內溢出來。

在他的印象中，從未見過那盞燈紅成這樣子。

也從未見過燈中的火焰青綠得那麼恐怖。

那刹那，他突然發覺眼前一陣紅一陣青，整個大堂一下像沐在鮮血中，一下又像是浸在一種青綠得恐怖的漿液之內。

——怎會這樣呢？

幽冥先生竟然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目光也不由自主的轉落向大堂中那些瓷像。

那些瓷像也是一紅一綠的，竟然好像在舉步向他走過來。

他慌忙左顧，坐在他左邊那個男閻羅即時一側首，瞋目瞪着他。

血紅的臉龐，碧綠眼睛，那刹那竟然有兩股綠芒從男閻羅那雙碧綠的眼睛射出來，箭一般落在幽冥先生的身上！

幽冥先生混身刹那一冷，如同被一盤冰雪化開的冷水迎頭澆下，脫口「哇」的一聲，很自然的將身子一側。

他連隨望向右邊坐着那個女閻羅。

那個女閻羅已經在盯着他，倏的向他一笑。

笑容既嫵媚，又美麗，却又說不出的詫異，說不出的恐怖。

碧綠的臉龐，血紅的眼睛，那刹那之間，突然有兩團火焰從女閻羅血紅的眼睛飛下來，向幽冥先生飛落——

火焰未到，幽冥先生混身已經一熱，倉皇翻身，「砰」的一聲，連人帶椅摔到地上。

以他武功的高强，身手的敏捷，竟然有這種事情發生，這實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他雙手支地，正想跳起來，誰知道那雙手不知何時竟然已變得虛弱不堪，連身子也都支持不住，猛一軟，半起的身子又橫倒在地上。

幸好他仍然爬得動。

他爬轉身子，視綫所及，立時就大吃一驚。

大堂中的瓷像，竟然都正在來回地走動。

他很想抬高頭再望望那雙男女閻羅，可是那個頭總是抬不起來。

——莫非是眼花？

幽冥先生一閉眼睛再張開望去。

那些瓷像已停止走動，一個骷髏鬼却出現在長案之前。

那個骷髏擁着一團白烟幽然站在大堂正中，慘綠色的兩點寒芒從眼窩中射出來，正射着幽冥先生。

陰森恐怖的笑聲竟然就是好像從骷髏的口中發出來。

笑聲猛一頓，骷髏擁着的那團白烟倏的射出了一股來，手指般指着幽冥先生。

那些陰曹判官，馬面牛頭的目光立時都似一齊落在幽冥先生的面上。

幽冥先生由心恐懼了出來。

那些瓷像無不是出自他的雙手，他造那些瓷像的時候，却怎也想不到那些瓷像竟然會變成這樣子恐怖的。

動倒還罷了，那些瓷像的樣子，竟然會變得比原來更恐怖，更猙獰！

——莫非這並非我那些瓷像，是來自地獄的諸神。

——難道竟眞的有所謂地獄？

幽冥先生動念未已，陰森詭異的語聲就從骷髏的口中傳出來：「咄！大胆公孫白，你可知罪孽深重？」

——怎麼他竟然知道我本來的名字？

幽冥先生原本叫做公孫白，可是他這個名字早已經不用，連他自己也幾乎快要忘掉了。

可是現在竟然從那個骷髏的口中說出來。

——莫非這眞的是判官。

幽冥先生心念一動，道：「誰是公孫白哪？」

他的語聲很微弱，有氣無力的，甚至有些不像是他的語聲。

骷髏立即叱喝道：「大王面前，竟還敢說謊，就不怕打入拔舌地獄。」

幽冥先生心頭一凜，道：「閣下到底是那一位？」

「地獄使者。」

「果眞？」幽冥先生仍然懷疑。

骷髏也不回答，他冷笑道：「你公孫白不過是一個凡人，却妄稱幽冥先生，亂作幽冥諸神的形像，這倒還罷了，恁地竟斗胆作弄蕭公子，可知罪大？」

「那位蕭公子？」幽冥先生奇怪道：「是不是棺材中的那位？」

「正是！」

幽冥先生更加奇怪，追問道：「那位蕭公子與你們有什麼關係？」

「我王已決定下嫁他爲妻？」

幽冥先生不由得一怔。

× × ×

蕭七比幽冥先生更詫異。

他原是一心準備應付生死存亡的那一刻降臨，忽然就聽到幽冥先生那兩聲「奇怪」，跟着那一句說話，那一陣既陰森，又恐怖的笑聲，還有幽冥先生那一聲：「誰？」

他只道幽冥先生又在故弄玄虛，可是仍然忍不住從那個劍洞往棺材外偷窺。

幽冥先生奇怪的舉動，見鬼也似的左顧右盼，連人帶椅的倒翻，都看在他的眼內。

跟着他就聽到那一番奇怪的對答。

——難道竟眞的有所謂地獄，眞的有所謂鬼，幽冥先生現在竟眞個見鬼？

——難道地獄的女閻羅竟眞的瞧上了自己，要嫁給自己？

蕭七忽然有一種想笑的衝動。

× × ×

幽冥先生也想笑。

一怔之下，他就笑了出來，「咕咕」的怪笑着竟然道：「女閻羅今年大概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歲的了。」

骷髏只是盯着他。

他接道：「她這麼多年以來，難道一直都沒有找到對象？」

骷髏仍然不作聲！

幽冥先生說道：「那位蕭公子以我看來最多也不過二十六七？」

骷髏終於出聲道：「陰間根本就沒有所謂年紀。」

幽冥先生「哦」一聲，笑接道：「我只道只有人間姐兒俏，想不到連陰間的女閻羅也一樣愛俏，妙極妙極！」

骷髏道：「你還胡言亂語？」

幽冥先生道：「老夫說的可是心裏的話。」

骷髏冷冷道：「你陽壽本來還有三十年，作弄蕭公子雖然罪大惡極，我王念在你無知，也只減你陽壽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現在却全都在你這張嘴巴之上了！」

幽冥先生一怔，道：「什麼？」

骷髏突然說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字。

幽冥先生聽得出，那是梵文的「火」字。

「火？」他又是一怔。

骷髏道：「是地獄之火！」

幽冥先生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骷髏道：「本使者奉命引地獄之火將你與這個地獄莊化爲灰燼！」

語聲一落，右手倏的一招！

霹靂一聲巨响即時震動整個大堂。

幽冥先生給霹靂一聲嚇了一跳，也連隨瞥見了飛揚的火焰。

那些火焰也不知從何而來，眨眼間，大堂到處就火蛇亂舞。

幽冥先生大驚失色，脫口道：「有話好說。」

骷髏道：「留待到地獄再說！」

幽冥先生慌忙掙扎，混身却酸軟無力，連頭甚至也幾乎抬不起來。

——我混身氣力那裏去了。

骷髏彷彿知道他心中在想什麼，即時開口替他解開了這個疑團，道：「你魂魄早已被我勾奪去，氣力無存，早已是一個活死人，只剩下一個軀殼，與幾分意識，等待地獄之火的降臨，在地獄之火之中呻吟哀號。」

幽冥先生灰白的眼睛不覺露出了恐懼之色。

骷髏也不知看在眼內抑或無所不知，接問道：「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歡幽冥，現在要往幽冥了，怎麼反而又恐懼起來？」

幽冥先生一句話也都說不出來。

「莫非你的愛鬼與葉公的好龍完全就一樣？」骷髏又發出那種既陰森，又恐怖的笑聲。

裹着他的那團白烟笑聲中陡盛，迅速的將他隱沒。

在這片刻之間，整個大堂已經被火包圍。

那些火蛇竟然不少貼地向幽冥先生游過來。

幽冥先生眼睛中恐懼之色更濃，他瞪着那些火蛇，一些辦法也沒有。

現在他甚至已經完全不能夠動彈。

突然間，他感覺一陣天旋地轉。

——不成眞的已魄散魂飛？

這是他在昏迷之前最後生出的一個念頭。

然後他完全失去知覺，爛泥般倒下。

仙 仙

火燄金蛇也似飛舞流竄，嗤嗤作响。

蕭七聽到那些嗤嗤的聲响，也看見不少流竄飛舞的火蛇，不由亦恐懼起來。

——不能再等了！

他旋即在棺材內轉了一個身，掌肘膝脚一齊壓在棺底之上，弓起腰背，抵住棺蓋，用力上頂。

不動！

再用力，也不動！

汗珠從蕭七的額頭鬢髮滾落，好幾顆淌入蕭七的咀巴。

苦而鹹。

蕭七一咬唇，集中全身的氣力，猛一聲暴响，疾往上一頂。

「勒」一聲，棺蓋終於被他頂開了半寸高的一條縫隙！

火光燈光從棺材外透入，蕭七心頭狂喜，再轉身，握劍在手！

劍連隨插入那條縫隙，穿過那條縫隙，抵在一枚鐵釘之上！

鋒利的劍鋒，加上充沛的內力，無堅不摧！

「錚」一聲，一枚鐵釘被劍鋒削斷！

接又「錚」一聲，第二枚！

蕭七既喜又驚。

這時候若是有人在棺材外一劍刺進來，他仍然不能閃避，也無從抵擋，必傷，必死！

× × ×

並沒有劍刺進來，什麼襲擊也沒有。

——幽冥先生莫非已眞的魄散魂飛，不能够加以阻止？

——方才與幽冥先生說話，莫非也眞的是一個鬼？

——縱非鬼，也必非敵人，否則既然已知道自己被困棺材之內，又怎會錯過這個可以很容易置自己於死地的機會。

——不是敵人，未必就是朋友，否則應該打開棺蓋將自己救出來才是。

——而若不是鬼，這樣來縱火殺人，是必與幽冥先生有過節，那麼幽冥先生既

然已喪失氣力，要殺他實在易如反掌，何必說那麼多的廢話，又縱火那麼麻煩？

——鬼這種東西難道眞的存在？

——那女閻羅難道眞的要做自己的妻子？

蕭七一想到這裏，又不禁毛管逆立。

他儘管思潮起伏，動蕩不已，動作並沒有停下。

「錚錚」的兩聲，又兩枚鐵釘被他以劍鋒削斷，一枚在右，一枚在棺前。

六去其四，已只剩下兩枚鐵釘。

蕭七連隨將劍放下，勁透雙臂，一聲暴喝，雙臂齊翻。

「轟」一聲，整塊棺蓋凌空疾飛了起來，蕭七連隨從棺材中飄起身，脚尖一挑，劍從棺底飛起，他右手一探，正好將劍接住，人劍旋即飛出了棺材，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落在照壁前那張長案之上。

棺蓋這時候才凌空落下，蓬然一聲，震撼整個大堂。

蕭七連人帶劍即時從長案上飛起來，「燕子三抄水」，身形刹那間一連三個起落！

這個人的身形也可謂迅速的了。

× × ×

金蛇般的火焰已然從四面遊竄至大堂的中央！

遊上了柱子，竄上了長案，男女閻羅都已經被火蛇包圍，大堂兩側不少的瓷像上面，亦爬滿了火蛇！

火金黃，燈碧綠！

猙獰兇惡的地獄羣鬼，飛揚閃亮的火焰羣蛇，更顯得詭異，更顯得恐怖！

整個大堂彷彿已變成了煉獄，呈現出一種瑰麗輝煌之極，也恐怖詭異之極的色彩。

蕭七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瑰麗輝煌，這樣詭異恐怖的景像，也從來沒有見過遊竄得這樣迅速的火焰！

這難道眞的就是地獄之火？

地獄之火亦經已降臨在幽冥先生的身上！

幽冥先生左半邊身子的衣衫經已在燃燒！

一條火蛇已竄近他的腦袋，舌捲着他披散的白髮！

嗤嗤聲响中，焦臭的氣味在空氣中散開！

蕭七又豈會見死不救，身形立即從長案飛落。

「燕子三抄水」！

第一個起落，蕭七已將幽冥先生抓起來，第二個起落，就將幽冥先生身上的火焰在地面滾滅壓熄，第三個起落，已挾着幽冥先生落在棺材旁邊。

只有棺材周圍並沒有火焰遊竄上來。

難道這是女閻羅的主意，難道女閻羅知道這副棺材必定困不住蕭七，卻又怕蕭七脫身出來的時候不愼被火焰燒傷他俊美的面龐，吩咐不得使火焰接近棺材周圍？

蕭七不知道。

也無暇細想，整個大堂這時候已經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蕭七已感覺到火焰的酷熱。

幽冥先生却仍然緊閉着眼睛，昏迷不醒，本來白雪也似的肌膚更加白，一絲血色也沒有，就像是一個以白雪堆成的雪人似的。

他的體溫却灼熱如火，蕭七抱着他，就像是抱着一塊燒熱的炭。

——這個人到底怎樣了？

蕭七劍入鞘，連忙伸手一探幽冥先生的鼻孔。

仍然有呼吸，却弱如遊絲。

莫非他的魂魄雖然已經被那個地獄使者拘走，對於他的生命並沒有多大影响？

蕭七亦無暇細想這個問題，將幽冥先生一旁放下，雙手托起了那副棺材，霹靂一聲暴喝，疾擲了出去！

棺材一擲出，蕭七刹那又將幽冥先生挾起來，凌空飛身，緊追在棺材的後面！

「轟隆」一聲，棺材撞在門左那幅牆壁之上。

老大的一幅牆壁「轟隆」聲中，硬硬被棺材撞塌，出現了一個大洞。

蕭七挾着幽冥先生就從這個牆洞間竄出去。

大堂的門口已被烈火封閉，蕭七只有這樣才能夠闖出一條生路！

他挾着幽冥先生從這個牆洞竄出，這個牆洞瞬息就已被火焰封閉。

烈焰飛揚，緊接從牆洞中遊竄出來！

× × ×

旭日經已在東牆之上。

沒有雲，陽光毫無阻碍的射進院子。

草叢中仍然霧氣迷漫，站立在草叢中的羅刹惡鬼在陽光下閃動着令人心悸的寒芒，手中的兵刃在陽光下更閃亮奪目。

彷彿雖然光天白日，在這個莊院之中，他們依然是一無所懼。

風吹草動，悉索作响。

蕭七在草叢中將幽冥先生放下，望着那燃燒中的大堂，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金蛇般的火焰已經從門窗遊竄出來，火勢猛烈。

只憑他一個人的能力，如何能夠將火焰撲滅？

這個巧奪天工的「捺落迦」，這個幽冥先生一生心血造成的人間地獄，難道就這樣讓它在「地獄之火」中毀滅。

——只有這樣了。

蕭七歎息在草叢中，歎息在冷風中。

一條火蛇刹那間從門內遊竄出來，遊竄入草叢中，那一堆草叢眨眼間化成了一片火焰，而且迅速的蔓延。

那些荒草本來就極易燃燒，整個莊院到處都是草叢，莫說一個蕭七，就是十個蕭七，也未必能夠及時將野草拔光，阻止火焰蔓延。

風助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蕭七又一聲歎息，再一次將幽冥先生抓起來，擱在肩膀上。

他也就扛着幽冥先生，轉身往莊外走去。

才走得幾步，方才他站立的地方已被火焰吞滅。

他脚步慌忙加快。

火焰的蔓延也迅速起來，整個院子迅速的變成了一個火場。

一片火海！

× × ×

陽光也射進了衙門的驗屍房之中。

燈未熄。

驗屍房之中異常光亮。

從那個羅刹鬼女的瓷像剝出來的那具女人屍體仍然放在那張長桌上，却已經用一方白布蓋起來。

屍臭並未因此被掩去。

整個驗屍房，蘊斥着一股令人噁心惡臭。

仵工郭老爹仍然在房中，除了他，還有兩個捕快。

那兩個捕快乃是引領一個少女進來，這種工作在他們已不是第一次。

他們這一次却是第一次陪同來認屍的人進入驗屍房之內，以往他們都只是站在門外。

因爲驗屍房實在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地方，而需要認領的屍體又往往都是腐爛不堪，惡臭撲鼻。

這一次他們是完全不由自己。

那個少女實在太漂亮了。

漂亮而溫柔，一言一笑，甚至一舉手，一投足，都是那麼的迷人。

是名符其實的美人。

那兩個捕快自小就知道有所謂美人，也聽過「閉月羞花」「沉魚落雁」等等不少形容美人的說話，却是到今天，才知道美人是怎麼樣的。

他們一直都以爲縣太爺的老婆，怡紅院的十二金釵，應該就是美人的了。

可是拿她們跟眼前這個少女一比，雖然不致於變成醜八怪，但都成了庸脂俗粉了。

所以他們都不由自主，跟進驗屍房。

那個少女一笑謝過了他們，眉宇就一直沒有開展。

她一身淡青色的衣裙，外面披了一件淡青色的披肩，不施脂粉，也沒有配戴多少件首飾，但每一件毫無疑問，都價值不非。

從言談擧止看來，那個少女也顯然是出身於富有人家。

在她的腰間，斜掛着一支裝飾得很精緻，看來很名貴的劍。

不成她還懂得用劍？

那支劍在她配來，却一些也沒有給人可怕的感覺。

最低限度那兩個捕快就已經沒有這種感覺了。

那個少女也沒有在乎驗屍房那種噁心的氣味，一進門，目光自然就落在白布蓋着的那個屍體的上面。

郭老爹一見，自然就站起身來，還未說什麼，門外脚步聲響處，一個人帶着兩個捕快穿過院子，急步走了過來。

正是總捕頭趙松！

× × ×

趙松也是方回來衙門。

聽說有一個少女到來衙門認屍，已去了驗屍房，他急忙就趕來。

郭老爹看見趙松已至，便將要說的話嚥回去，陪同那個少女進來的兩個捕快倒也並未忘形，一眼瞥見頭兒走來，亦自左右讓開。

青衣少女也聽到了脚步聲，看見郭老爹與那兩個捕快的情形，知道走來的必然是衙門中的要人，橫移兩步，退過一旁。

趙松大踏步走進驗屍房，也不待那兩個捕快說話，目光一落，逕自問道：「到來認屍的可是姑娘你？」

青衣少女檢衽道：「是。」

趙松道：「我是本縣總捕頭趙松。」

青衣少女道：「趙大人。」

趙松道：「趙某人一介武夫，說話態度難免粗魯一些，姑娘切莫見怪。」

「趙大人言重。」青衣少女緩緩的抬起頭來。

趙松眼前立時一亮，他現在才看清楚那個少女的容貌，心中暗自驚歎道：「好美的女孩子。」

他到底性格穩重，一怔便恢復常態，連隨問道：「未悉姑娘又是……」

青衣少女道：「小女子杜仙仙。」

趙松接問：「令尊……」

杜仙仙面容忽然一黯，道：「先父諱茗。」

趙松「哦」一聲，道：「原來美劍客杜大俠的千金，失敬！」

仙仙道：「不敢當。」

趙松微喟道：「令尊在生的時候與我也有數面之緣，承他仗義相助，將大盜『滿天飛』的雙脚刺傷，我才能將人拿住，這說來，却是四年之前的事情了。」

仙仙道：「先父也曾對我說起過這件事情。」

趙松又一聲微喟，接道：「可是到令尊仙逝，我因公外出，並沒有親到靈前拜祭，實在是過意不去。」

仙仙道：「這怎能怪趙大人？」

趙松目光一轉，道：「是了，你家裏莫非有那個失踪了？」

仙仙頷首。

「誰？」

「是我的姊姊，叫飛飛。」

「今年有多大？」

「二十四。」

「尙待字閨中？」

「是。」

「她是什麼時候失踪的？」

「三天之前。」

「怎樣失踪？」

「那一天，總是不見她出來，拍門也沒有反應，娘以爲病了，叫我進去看看她怎樣，却不見她在房內，找遍整個莊院也一樣不見，最初還以爲她去了隔壁崔大媽那兒，可是一問並沒有去過，黃昏仍不見回來。」

「一直到現在。」

「是。」

「一些消息也沒有？」

「沒有，所有地方都找過了，仍然是下落不明，甚至沒有人在這三天之內見過她。」

「會不會走江湖去了？」

「相信不會，先父在生之日，從來就不讓我們到外面走動，說女孩子最好還是留在家中。」

「以前曾經發生過類似這樣的事情沒有？」

「沒有。」

「那麼她失踪之前，可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趙松補充道：「譬如說，她

的行動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杜仙仙沉吟了半晌道：「這個倒是有一件。」

「怎樣呢？」

「在姊姊失踪之前一夜，我正要就寢之時，忽然聽到姊姊在隔壁房間發出一聲驚呼。」

「你可有過去一看究竟。」

杜仙仙頷首。

趙松追問道：「看見了什麼？」

杜仙仙目露奇怪之色，道：「姊姊獨坐在窗前，一面的驚惶之色，好像在與什麼人說話似的，可是那兒分明就只得她一個人。」

趙松道：「窗外呢？」

杜仙仙道：「走廊上，屋簷下一樣沒有人，走廊再過就是一個水池。」

趙松道：「水池之上當然也沒有人的了。」

杜仙仙點點頭，道：「只是……」

「只是什麼？」趙松急不及待。

杜仙仙道：「有一團淡淡的烟霧飄浮在水池的中央。」

趙松沉吟道：「也許是夜霧。」

杜仙仙道：「却只是那裏的一團，我可是從來都沒有見過那種景像。」

趙松道：「那麼你又可有聽到什麼人的聲音。」

杜仙仙搖頭道：「只聽到我姊姊自言自語。」

趙松道：「她在說什麼？」

杜仙仙道：「我只聽到最後幾句。」

趙松道：「是怎樣的？」

杜仙仙道：「她顯然在懇求什麼人，說什麼『你勾我的魂，奪我的魄也不要緊，做奴做婢都好，只求你讓我侍候在他左右。』」

她眼中奇怪之色更濃。趙松看着她，不禁暗歎了一口氣，好像仙仙這種毫無機心的人，他巳經不知多久沒有遇過了。

大多數的人對他們都心存避忌，若是事發在家中，更就難得一句老實話。

他相信仙仙所說的都是事實。

但若是事實，從那番說話來推測，杜飛飛當時豈非就是與鬼說話。

一時間，他先刻在幽冥先生那個地獄莊院內見過的地獄諸般的恐怖景像，羣鬼諸般猙獰詭異形相不由就一一浮現眼前。

沒有人，一個人對着一團烟霧說話，杜飛飛的腦袋除非有問題，否則除了見鬼之外，難道還有第二個更合理的解釋？

她見的又是什麼鬼？

趙松打了一個寒噤。杜仙仙好像瞧出趙松在想什麼，道：「趙大人是否懷疑我姊姊當時是在與鬼說話。」

趙松苦笑。

杜仙仙接道：「我也是那麼懷疑。」

趙松歎了一口氣，道：「當時你是在什麼地方？」

杜仙仙道：「在走廊上。」

「後來你有沒有進去你姊姊房間？」

「有，我聽得奇怪，忍不住立即推門進去。」

「門沒有關上？」

「還沒有，我進去的時候姊姊巳停止說話，却伏在妝枱之上哭泣。」

「你姊姊沒有瞧到你。」

「沒有，她始終沒有移動過姿勢，在我進去之前亦始終呆呆的凝望着水面上那團烟霧。」杜仙仙神色更加奇怪。「還是我進去叫她，搖她的肩膀之後才知道我進來。」她補充接道：「我叫了她幾聲都沒有反應，才伸手去搖她的肩膀，當時她整個人都嚇得跳起來。」

「那麼你可有問她到底是什麼事？」

「有，姊姊却只是流淚。」

「什麼也沒有跟你說。」

「只說過幾句話。」

「是那幾句。」

「她叫我不要再接近蕭公子，甚至想也不要再想他。」

「那位蕭公子？」

「蕭七。」

「哦。」

「我問她爲什麼，她竟說——」杜仙仙語聲一頓，苦笑了一下。

趙松急問道：「說什麼。」

「她說女閻羅巳決定嫁給他，任何女孩子再接近他就會魄散魂飛！」

「哦？」

「然後她就什麼都不說，把我推出了房間。」

「之後還有什麼事情發生？」

「她將門關上，在房內哭泣，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不願意多說話，也就不打擾她，只道天亮再問個究竟，可是第二天早上，怎樣拍門也沒有反應，我去跟娘說，娘以爲她什麼病發作，昏倒在房中，叫我設法將房門弄開看看，我繞着走廊一轉，發覺有一個窗戶只是虛掩，跳進去一看，人就不在了。」

趙松道：「夜間發生的那件怪事，沒有跟令堂說嗎？」

「沒有。」

「爲什麼？」

「我娘胆子小，近來身體又不好，不想嚇着她！」

——美麗而溫柔，溫柔而體貼，這樣的女孩子那裏找？

趙松道：「那麼你怎會知道消息來這裏？」

杜仙仙道：「今天早上我到蕭大哥家裏打聽，一個僕人說官府找到了一具不明來歷的屍體，正在追查這附近有什麼女孩子失踪。」

「所以你就走來了。」

「我姊姊那麼年輕，身體一向又那麼好，不可能死的，可是一想到那天夜裏她的說話，不由就害怕担心起來，雖然明知不可能，還是忍不住到來一看。」

趙松轉問道：「蕭大哥又是……」

「就是蕭公子蕭七。」

「你們姊妹怎會認識他？」

「我們三人的父親，生前曾是結拜兄弟。」

「這個我倒不知道。」

「蕭大哥却是仍未回家，否則以他的本領，一定可以很快將姊姊找到。」

「他巳經回來了。」

「眞的？你怎麼知道。」杜仙仙一面的驚喜之色。

「我先刻還是與他在一起。」

「那麼他現在回家去了。」

「不是。」趙松道：「他在幫助我找尋一個人，一個兇手。」

杜仙仙一怔，轉問道：「蕭大哥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昨夜。」

「却沒有回家。」

「因爲他分身無術。」趙松一笑。「昨夜他就在這兒。」

「在這個房間？」杜仙仙奇怪極了。

「屍體原就是他與我，還有董千戶一塊兒找到的。」

杜仙仙道：「在那裏找到的？」

「在城外。」

「那應該不會是我的姊姊了，她不會走到那麼遠的。」

「屍體的身份，現在仍然一個謎，兇手也一樣。」

「蕭大哥莫非就是去替你找兇手？」

「可以這樣說。」

「他看過那個屍體的了。」

「嗯。」趙松點點頭。

杜仙仙問道：「可有說是我姊姊。」

「沒有。」

杜仙仙面容一寬。趙松即時道：「沒有人能够從屍體的面龐認出她來。」

「爲什麼？」

「屍體的面龐經巳破爛不堪，惟一可以證明她的身份的在目前相信就只有一樣東西！」

「是什麼東西？」

「一隻刻着一對鳳凰的玉鐲。」

杜仙仙聽說面色一變，道：「可以不可以給我看看？」

趙松看在眼內，心頭一動把手一揮。

郭老爹會意，將屍體戴着玉鐲的那隻手從白布之內拉出來！

杜仙仙目光一落，面色又一變，倉皇的急步上前，雙手拿着那隻玉鐲，仔細一看，整個身子突然顫抖起來。

趙松都看在眼內，脫口問道：「姑娘是不是認得這隻玉鐲？」

杜仙仙顫聲答道：「這是我姊姊的東西。」

趙松道：「姑娘看清楚的了。」

杜仙仙頷首，將那隻玉鐲放下，却拉起了右手的衣袖。

她的手欺霜賽雪，完美無瑕，趙松却無心欣賞，目光落在她的右腕上。

在她的右腕上也戴着一只玉鐲。

大小一樣，形狀一樣的玉鐲，郭老爹旁邊看得眞切，失聲道：「頭兒，兩隻玉鐲都一個模樣！」

他人雖巳老，眼並未昏花，也所以仍然被官府倚重。趙松清楚這一點，也相信郭老爹的判斷，聽說不由得一呆。

——蕭七難道不知道這雙玉鐲，難道看不出？

——不會的，一定巳經看出來，難怪當時他看見這個玉鐲，整個人都怔住了。

——難怪他如此着急找那個幽冥先生，不惜在「捺落迦」苦候。

——這小子！倒也會裝模作樣！

趙松剎那間完全明白。

——爲什麼他不說出來？

——看來他也不敢肯定，所以才急着找幽冥先生一問究意。

——其實他可以先走一趟杜家。

——不過走這一趟，最多知道杜飛飛的失踪，縱然能够肯定杜飛飛的死亡，肯定就是那具屍體，亦沒有什麼好處，人死畢竟不能够復生，他是必也想通了這一點，索性先找兇手！

——這小子倒也理智得很。

趙松沉吟問，杜仙仙又道：「這對玉鐲是先父買給我我姊妹的，十年多之前的事情了，我們戴上後，一直都沒有脫下，現在更脫不下的了。」

趙松道：「這麼說，也許就是你的姊姊了。」

杜仙仙連隨接口道：「讓我看看她的臉龐。」

趙松沉吟道：「以我看姑娘還是不要看了。」

杜仙仙哀聲道：「讓我看看。」

趙松無奈一揮手。郭老爹便將蓋着屍體臉龐的白布拉開來。

破爛的臉龐，恐怖的色澤！

杜仙仙一眼瞥見，一聲驚呼，連隨哭叫道：「姊姊！」

她便要撲上去。趙松看得出來，搶先伸臂攔住，道：「姑娘切莫如此激動。」

杜仙仙雙手掩面，眼淚不住往面頰涔下。衆人只看得心頭發酸。

趙松歎了口氣，道：「雖然姑娘認出了那隻玉鐲仍不能够證實屍體的身份。」

杜仙仙嗚咽不語。

趙松接說道：「必須找到了兇手，問清楚才能够完全確實。」

杜仙仙嗚咽着問道：「蕭大哥到底那裏去了。」

——幽冥先生那個地獄莊院並不適宜女孩子前往，何況她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趙松心念一轉，道：「現在我也不知道他追去了什麼地方。」

杜仙仙道：「那麼我等他回來。」

趙松道：「他也許要很久才回來，我以爲姑娘還是現在回家的好。」

杜仙仙方待說什麼，趙松說話巳接上，道：「姑娘離家太久，令堂是必掛心，說不定就會叫人到蕭家找尋，若是給她知道姑娘來了這裏，可就成問題了」。

「嗯。」杜仙仙頷首。

趙松沉聲道：「在事情尚未清楚之前，還是暫時不要給令堂知道，姑娘明白我的說話嗎？」

杜仙仙頷首，道：「我明白。」

趙松道：「蕭公子一回來，我立即就告訴他這件事，請他趕去你們家。」

杜仙仙道：「麻煩趙大人了。」

趙松道：「用不着這樣說話，我與令尊也算是朋友，受過令尊的恩惠，在情在理，都絕不會坐視不管。」

杜仙仙檢衽無語。

趙松接道：「現在有蕭公子從旁協助，事情一定很快就會有一個水落石出，姑娘暫時請不必過慮。」

杜仙仙道：「我知道的了。」

她目光又落在屍體上眼淚再次流下。凄酸的眼淚。

——這到底是不是杜飛飛的屍體？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邊城風雲（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蘭泉爲查察殺身仇人，決定與宛文文參加玉簫莊的武會，宛文文與卜墨珠一見投緣，成爲閨中膩友，武賽分別比試拳脚輕功及兵刄。比賽結果，司馬蘭泉名列首位。慶功宴時，總管夏炎向司馬蘭泉提及比武乃爲招親之事，司馬蘭泉稱不知，並說已有了未婚妻，卜墨珠頓時傷心欲絕。然而卜北國却請司馬蘭泉多盤桓幾天，并答允收他及宛文文二人爲徒，好使他們有更多與卜墨珠接觸的機會。果然不久，宛文文被卜墨珠所感，讓出正位之位。然而大喜之日，卜北國忽接戰書，單人赴戰，待卜墨珠等追尋至時，已身受重傷，臨死說出蕭娘及眉間紅痣數字……

靈堂生劇變　噩運接踵來

梅三娘道：「不錯，這的確是一項陰謀，只不過武林動亂早就自蘭泉的爹遇害之時開始了。」

司馬蘭泉道：「師父與我爹都是此人所害，咱們如不將她儘快找到，只怕當眞會掀起一場武林大亂。」

梅三娘道：「話是不錯，但咱們只知道她叫蕭娘，眉間生有紅痣，然而人海茫茫，眉生紅痣者何止千萬，咱們若要找到此人只怕十分不易。」

司馬蘭泉道：「是的，徒兒浪跡江湖，一幌兩年，不只是無法找到此人，師父反而又遭到她的毒手，說起來實在叫人痛心。」

卜墨珠道：「咱們惟一的收獲是知道她內力極高，並未發出簫聲傷人。」

梅三娘道：「能以簫聲傳播內功傷人的很多，當今武林的四大簫王全都有此能耐。」

司馬蘭泉道：「這麼說師父也能以簫聲傷人了，可是……」

梅三娘道：「可是什麼？蘭泉，有話儘管說出來咱們大家商議。」

司馬蘭泉道：「沒有什麼，弟子只是不知道師父也能以簫聲傷人而已。」

梅三娘一嘆道：「你師父一身修爲，放眼天下，還找不出幾個堪與一搏的對手，那蕭娘如非先使他中毒，唉……」

楊宏忽然揷口道：「師娘！弟子有一點拙見。」

梅三娘道：「你說。」

楊宏道：「師父既是被吹簫傷人者所暗算，咱們就應該將具有此等功夫之人列入嫌疑的名單，依弟子的愚見，咱們派人親送訃文邀請他們前來奠祭，到時候不難發現誰是暗算師父的兇手。」

梅三娘沉吟道：「此事可行，祇不過如何才能做到勿枉勿縱，還得作進一步的仔細研究。」

夏炎道：「這個夫人勿須担心，屬下當與大少莊主及崔老夫子詳細規劃。」

梅三娘道：「好吧，老身就將一切付託你們了。」

這場會議收獲不多，惟一的決定是邀請具有吹簫傷人的功力之人前來祭奠。

散會後，司馬蘭泉獨自離開，他的眉峯打着結，好像滿懷心事似的。他緩緩走向靈堂，但走出未及百步，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嬌呼：「三師哥！等一等。」

司馬蘭泉回頭一瞥，見是卜墨珠宛文文聯袂而來，遂停下脚道：「有事麼？」

卜墨珠道：「適才見你欲言又止的神情，好像有話要說又有點礙難出口似的，到底是什麼事？你可不能一個人悶在心啊裏。」

司馬蘭泉道：「我發現了一些疑點，但……」

卜墨珠柔聲道：「三師哥！難道你還將咱們兩個看作外人？」

司馬蘭泉道：「別這麼說，四師妹，只是事關重大，我不能不愼重一些。」

卜墨珠道：「那麼到我那兒去談談，你看可好？」

司馬蘭泉道：「好吧。」

卜墨珠將司馬蘭泉宛文文引進她的閨房，吩咐夢雲柳烟在外面警戒，然後面色一肅道：「說吧，三師哥，究竟是些什麼疑點。」

司馬蘭泉道：「師父赴約之前，曾經收到一封信……」

卜墨珠道：「不錯，爹出門之時……啊，你懷疑那封信到那兒去了？」

司馬蘭泉道：「是的，那封信已不在師父的身上是事實，我在那山頭揹回師父之際也曾經查看過，任何一種岔眼的東西，我相信都不會逃過我的觀察。」

卜墨珠道：「也許是殺傷爹的人拿走了。」

司馬蘭泉道：「此種可能似乎不大，而且那人如果由師父的懷裏拿走那封信，他怎能讓師父好好的坐在那兒？」

卜墨珠道：「這的確不大可能。」

宛文文道：「也許師父在赴約途中將信丟掉了。」

司馬蘭泉道：「這也不近情理，師父爲什麼要將信丟掉？」

卜墨珠道：「此事咱們姑且存疑，你還有什麼可疑之處？」

司馬蘭泉道：「咱們曾經叫蘇八帶人去掩埋屍體，他到達那山頭之時，却找不到一具遺屍。」

卜墨珠愕然道：「他是不是找錯了地方？」

司馬蘭泉道：「沒有找錯。」

卜墨珠道：「那些屍體呢？被別人埋了？」

司馬蘭泉道：「不，是被人以化骨丹化去了。」

卜墨珠道：「啊……好殘忍！那人爲了什麼？」

司馬蘭泉道：「毀屍滅跡。」

卜墨珠道：「三師哥！我不懂，他們約鬥的是爹，難道他們自己毀屍滅跡？」

司馬蘭泉道：「我也不懂，不過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語音一頓，長長一嘆道：「師父雖是遭到不幸，咱們玉簫莊的噩運，只怕還會接踵而來。」

卜墨珠道：「你是說蕭娘還會趕盡殺絕？」

司馬蘭泉道：「不是蕭娘。」

卜墨珠道：「那還會有誰？」

司馬蘭泉道：「武陵世家。」

卜墨珠道：「什麼？武陵世家？咱們河水不犯井水，他爲何要向咱們找碴？」

司馬蘭泉道：「因爲武陵門下弟子，被人毀屍滅跡。」

卜墨珠道：「照三師哥這麼說，與爹約鬥的是武陵世家的門下了。」

司馬蘭泉遲疑的道：「但願不是，不過……」

卜墨珠道：「別吞吞吐吐的，三師哥，有話快直說。」

司馬蘭泉由懷中掏出一塊銅牌，及一個姆指粗細的鐵筒，一起交給卜墨珠道：「四妹請瞧這個。」

卜墨珠接近一瞧，只見那塊銅牌一面刻着雙獅，一面刻着一個令字。

雙獅是武陵世家的信物，在江湖道上具有頗爲崇高的地位。

因爲武陵世家世代服官，現任京師名捕艾南雄，就是他家的長子。

武陵世家雖是世代服務官家，却不離江湖本色，無論黑白兩道，除了身犯王法，罪大惡極之人，他們都會盡可能的扶植與保護，像這樣一個仁義之家，他的信符，自然要受到江湖朋友的崇敬了。

一個人人崇敬的信符，竟出現在那些屍體的身上，怎能不使卜墨珠芳心大震。

她再打開那隻鐵筒，取出一紙文書，及注目向文書上一瞥，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三師哥！這是海捕公文？」

「正是。」

「那些屍體之中，必有一個是京師名捕艾南雄了？」

「我想是的。」

「他們是來逮捕我爹的？」

「這個……」

「你也疑心我爹？」

「沒有。」

「你說謊，你分明是在疑心。」

「別衝動，四妹，咱們現在是在研究疑點，以及如何才能解開這些令人苦惱的事實。」

「好吧，還有什麼可疑之處，不妨一併說它出來。」

「這……」

「說吧，三師哥，一隻手難掩天下之口，你不說別人也會說的，倒不如你說出來咱們也好先有一個底。」

「要我說可以，不過四師妹妳得相信我，師門恩重如山，妳又是我的未婚妻子，我提出這些疑點也是爲了使咱們能够預作防範。」

「我知道，你說吧。」

「師父臨終遺言，是說遭到蕭娘的毒手，咱們也曾兩度聽到簫聲……」

「不錯。」

「那簫聲似乎只有一個人在吹奏。」

「嗯。」

「師父也能吹簫傷人……」

「好啦，三師哥，你似乎忘了爹已慘死，忘記咱們才是受害之人了！」

「我沒有忘記，我只是想解開這些疑

點，追查眞兇，爲師父報仇而已。」

「那你說，今後咱們應該怎麼辦？」

「今後如若武陵世家不橫生枝節，待辦完師父的喪事之後，咱們當海角天涯去尋訪仇人。」

「如若武陵世家找來了呢？」

「師父旣已仙逝，找來了又何妨，祇不過到時候咱們要忍耐一點，最好能避免與武陵世家發生正面的衝突。」

「三師哥說的是，但願他們不要過份，哦，三師哥，這雙獅令及海捕公文還有誰知道？」

「武師蘇八，這些東西都是他找到的，不過妳放心，我告訴過他，叫他三緘其口，不可對任何一個人提及。」

「蘇八在咱們莊上多年，我想他不會亂說的。」

「四師妹說的對，妳們去瞧瞧師娘吧，勸她老人家節哀順變，不要傷了身子，我也該去換二師哥守靈了，咱們明天見。」

× × ×

簫王魔手卜北國，在當代武林之中，當得是一代人傑，他的死訊在江湖上引起一陣震撼，想要瞻仰遺容，憑弔這位一方霸主的也着實不少。

因而接到訃文的固然會來，沒有訃文的來得更多。

於是玉簫莊前車水馬龍，前來弔唁的將莊院擠得水洩不通。

好在這般人多數只是在靈堂上過香就走，但要住下的也不在少數。

關東神簫別九堂父子，太原簫聖駱東野祖孫，隴西世家諸葛柳營父子，雁蕩山主獨孤峯，七星門主司徒望，玉泉觀主丹鶴道長，金刀帮主程晞。

上列七大門派，主從合計約莫四五十口子，就這些玉簫莊的賓館已經容納不下，再加上武陵世家艾東台艾南飛父子，以及門下無敵劍士三十六人，玉簫莊就感到人滿之患了。

經管事夏炎作應急安排，搭了幾座帳篷，才算將客人安頓下來。

玉簫莊做佛事超渡亡魂，預計四十九日，這般客人也要等待四十九日之後，卜北國入土安葬之時才離開，這是禮貌，也是哀榮，玉簫莊自然不能撵走客人。

只不過這般人並未安着好心，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有爲而來。

簫王魔手卜北國的兩項絕學是「雲笈七籤」及「除紅譜」，卜北國所以能够名滿天下，仗恃的就是這兩項獨門絕學。

自然，七大門派都有他們自己的不傳之秘，但他們的不傳之秘只能做到一方霸主，如能錦上添花再獲得「門絕藝，那麼放眼天下就唯我獨尊了。

至於武陵世家就不必說了，他們好像不是前來弔唁，而是興師問罪，找碴而來的。

艾東台第一次在靈前上香之後，立即請見女主人。

弔唁喪者家屬，沒有什麼不對，祇不過請見未亡人應屬通家之好才行。

武陵世家與玉簫莊素無交往，艾東台請見卜夫人，就未免有點冒失了。

因此，在靈堂答禮的卜門大弟子楊宏立即辭謝道：「敝師母新遭大變，悲傷成疾，方命之處，尙希前輩鑒諒。」

艾東台冷冷道：「這麼說少俠就太見外了，老夫跋涉千里前來奠祭令師，按禮令師母就應該親來答謝，如今老夫請見，少俠居然藉詞推辭，難道卜氏門下就這麼瞧不起艾家？」

楊宏道：「前輩言重了，敝師母確因悲傷過度，臥病在床，決不是晚輩故意推辭。」

艾東台怒哼一聲道：「老夫如若見不到卜夫人，當眞是無面見江東了，依老夫之見，少俠何不先向令師母稟報一聲。」

楊宏見艾東台怒容滿面，看來見不到卜夫人決不罷休，只得派遣一名弟子向卜夫人梅三娘稟報。

片刻之後，那名弟子返回靈堂道：「稟少莊主，夫人請艾前輩到後堂相見。」

楊宏道：「艾前輩請，敝師母在後堂相候。」

艾東台隨着楊宏來到後堂，梅三娘襝袵一禮道：「承蒙艾大俠親來弔唁，卜氏一門存歿均感，如有什麼不週之處，尙祈艾大俠多多包涵。」

艾東台道：「同爲武林一脈，卜夫人就不必客套了，祇不過老朽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卜夫人能够俯允。」

梅三娘道：「有什麼事艾大俠請說無妨，只要咱們能力所及，決不會讓艾大俠失望。」

艾東台道：「多謝卜夫人。」

語音一頓，接道：「犬子南雄供職刑部，卜夫人想必有過耳聞？」

梅三娘道：「京師名捕艾南雄口碑載道，未亡人那能不知。」

艾東台道：「小兒近日奉刑部之命辦案，曾經到過貴處，卜夫人是否也知道此事？」

梅三娘道：「先夫息隱家園，早已不問江湖是非，此事未亡人並未聽到先夫談及。」

艾東台冷冷道：「玉簫莊紅藍白三級武士名滿江湖，老朽日前曾在關洛道上見過兩人，卜夫人說尊夫卜大俠早已息隱家園，不問外事，實在不易使人相信。」

梅三娘淡淡道：「先夫是一個頗爲成功的商人，咱們卜家散佈在各地的商號共有二十餘處，這些事必須有人照顧，你說是嗎？艾大俠！」

艾東台道：「如此說來倒是老朽見事不明了。」

梅三娘道：「好說，艾大俠還有事什麼嗎？」

艾東台啊了一聲道：「人老了就會這麼顚三倒四的，說了半天廢話，竟然還沒有提到正題。」

梅三娘道：「那麼艾大俠此刻就請說吧。」

艾東台道：「尊夫卜大俠一代人傑，老朽雖是緣慳一面，但却神交已久，唉，今生今世老朽如若不能見他一面，豈不是遺憾終身！」

梅三娘道：「這當眞是一件遺憾之事，可惜未亡人却無力相助。」

艾東台道：「此話怎講？」

梅三娘道：「艾大俠如能早來幾日，自可見到先夫的遺容，此時已然封棺，未

亡人實在愛莫能助。」

艾東台道：「老朽說過這是不情之請，希望卜夫人能够成全。」

卜門大弟子楊宏再也忍耐不住，雙眉一挑，大喝一聲道：「封棺再開，不只是侮辱死者，對本門也是一項無可容忍的欺凌，艾前輩如是有心找碴，你不妨划下道來就是。」

艾東台道：「楊少俠誤會了，老朽決無侮辱欺凌之意。」

司馬蘭泉雙拳一抱道：「武陵世家以仁義行道江湖，黑白兩道的朋友，不少獲得艾前輩的恩澤，但盛名得來不易，要毁掉却十分簡單，强行開棺，有悖情理，咱們縱然屈從，前輩就不怕爲盛名之累？」

艾東台呆了一呆道：「少俠說的是，老朽果然錯了，適才冒犯之處，請卜夫人不要見怪。」

梅三娘道：「不敢，艾大俠是咱們的貴賓，玉簫莊是應該容忍的。」

艾東台抱拳一禮道：「多謝卜夫人，老朽就此告退。」

送走艾東台之後，梅三娘嘆息一聲道：「艾東台不是不講理的人，他這樣做究竟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只有卜墨珠及司馬蘭泉心裏明白，祇不過他們不敢說，卜北國現已身死，他們何必張揚先人之惡？

因而卜墨珠道：「也許艾前輩由於惺惺相惜，恨不能見爹最後一面吧，事情旣已過去，娘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梅三娘道：「好，你們去吧，我要歇息一下了。」

卜墨珠應了一聲，與幾位同門向梅三娘行禮告退，在離開後廳之後，卜墨珠忽然幽幽一嘆道：「大師哥：你看咱們對靈堂要不要加强一些戒備？」

楊宏道：「師妹是怕會有人於暗中開棺？」

卜墨珠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如若爹的棺材當眞叫人暗中撬開，咱們該如何向娘交待？」

卜墨珠道：「多謝大師哥。」

楊宏道：「自己師兄妹嘛，師妹何須客氣，你們聊聊，我要先走一步。」

× × ×

武陵世家世代服官，在江湖上是一個十分特殊的門派。

由於他們信守仁義，勿枉勿縱，因而深獲黑白兩道所崇敬。

武陵世家的武功，在江湖上也極負盛譽，無敵神槍，霹靂指，都是驚神泣鬼的獨門絕學。

因此，天下任何門派，都會對武陵世家禮讓三分，艾家的一言一行，也常爲江湖朋友所樂道。

現在艾東台竟然降尊紆貴，帶着他的兒子艾南飛，登門拜訪關東神簫別九堂，使這三位名震關東的武林大豪，難免有着受寵若驚之感。

他迎着艾東台道：「不知艾兄俠駕光臨，請恕兄弟失迎之罪。」

艾東台哈哈一笑道：「好說，兄弟不速而來，還望別兄不要見怪。」

雙方經過一陣禮貌上的客套，在入座之後，才慢慢轉入正題。

「別兄，兄弟有一點不解。」

「哦，艾大俠有什麼不解之疑？」

「兄弟覺得卜大俠春秋正富，不知何以會忽然作古！」

「艾兄說的不錯，兄弟也正在懷疑不已。」

「聽說卜大俠是應人之約於午後不久出去的，在傍晚時分，由其一女一徒將他揹回。」

「這麼說他不是因病去世的了。」

「我想是的。」

「簫王魔手卜北國，功力之高，在當代武林算得是一個頂尖的人物，除了像艾兄這等絕頂高人，誰能傷得了他？」

「別兄說的是，所以兄弟發覺這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

「艾兄之意……」

「別兄試想，如果武林中忽然出現了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高人，他是如此的神秘，如此的嗜殺，今後武林中將人人自危，豈不是十分可怕！」

「這……咳，的確是一個驚人消息，艾兄見多識廣，你說咱們該如何應付？」

「第一個咱們應該明白此人的武功，才能籌思應付之策。」

「這就難了，此人這般神秘，咱們如何能够明白他的武功？」

「辦法是有，只是有點悖於情理，兄弟感到有些爲難。」

「哦，艾兄說說看。」

「卜大俠不是在此人的手下因傷致死麼？咱們如若瞧到他的傷處，必然可以瞧出那人的武功。」

「卜大俠早已經封棺，要看只怕有些不便。」

「別兄說的是，唉，如果能够挽救武林刦難，拯救江湖千萬生靈，開棺查驗又算得了什麼！」

「話是不錯，只怕卜大俠的家屬不會同意。」

「這個兄弟知道，所以我說必須做出悖於情理之事。」

「我明白艾兄的心意，爲了武林十萬生靈，咱們只好出此下策了。」

「別兄雖是同意兄弟的想法，但以事關重大，咱們必須博採衆議，以免將來落八口實。」

「對，咱們不如將有關之人請來此地，大家共同商議，艾兄以爲如何？」

「這個麼？只怕有些不妥？」

「一般人大都眼光近觀，而且多半會同情死者，他們只看到卜家居喪，却想不到江湖上的千萬生靈，咱們如若將他們請來共同商議，要是有人當衆反對，可能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痲煩。」

「依艾兄之意呢？」

「咱們不如個別的談。」

「好，就這麼辦。」

× × ×

玉簫莊的佛事在繼續着。

靈堂中香烟繚繞，還滲雜着穆肅的誦經之聲，與哀切切的低沉悲泣。

它的氣氛是嚴肅的。

靈堂之外排列着八名外套白袍，內着勁裝的武士，四週警衛森嚴，好像如臨大敵一般。

看來玉簫莊的喪期走了樣，一項驚人的劇變正在弔客之間醞釀。

× × ×

夜色深沉了，聽不到半點喧囂之聲。這是佛事間歇之期，按一般慣例，每天都要停歇子丑兩個時辰。

佛事雖然停歇，靈堂的戒備並未鬆弛，除了外面巡邏的武士，靈堂之內也有護靈之人。

此時玉簫莊的後堂，燈光還在夜風中搖曳着，堂上坐着十幾名男女，每人的面色都是一般的沉重。

在座的除了卜夫人梅三娘之外，管事夏炎，賬房崔老夫子，卜門二弟子葉楓，三弟子司馬蘭泉，女兒卜墨珠，五弟子宛文文，及武師蘇八，關山，鹿琦等，另外還有玉泉觀主丹鶴道長，金刀帮主程晞等人。

梅三娘向丹鶴道士及程晞帮主流目一瞥道：「先夫屍骨未寒，這般人竟與起如此可怕的不良之心，分明是欺負咱們孤兒寡母，兩位是先夫生前的至友，尚望憐憫孤寡，主持正義。」

金刀帮主程晞道：「弟妹放心，只要老哥哥還有三寸氣在，決不能容許這般狂徒如願。」

丹鶴道長搖搖頭道：「你錯了，程施主。」

程晞一怔道：「你說什麼？老牛鼻子，難道你同意讓他們開棺？」

丹鶴道士道：「你又錯了，施主，貧道怎會同意他們那麼狂妄的做法。」

程晞道：「那麼你說，我什麼地方錯了？」

丹鶴道長道：「對方集六大門派的精英，人多勢衆，咱們勢難力敵……」

程晞面色一變說道：「牛鼻子：那麼你怕了？」

丹鶴道長道：「你還是錯了，施主，貧道獻身三清，無牽無掛，這具臭皮囊遲早總要拋掉的，除死無不難，還有什麼好怕的？」

程晞道：「那你倒是說說看，勢難力敵竟是什麼意思？」

丹鶴道長微微一笑道：「勢難力敵的下一句自然是只有智取了，難道咱們除了拚命就別無他法？」

程晞面色一霽道：「這麼說來老朽倒是眞的錯了，好，你說，這智取又是如何一個取法？」

丹鶴道長道：「智取的第一要義是知已知彼，就對方六大門派歸納來說，他們只有兩個目的。」

程晞道：「哦。」

丹鶴道長道：「卜弟妹：貧道有一事請問。」

梅三娘道：「道長請問，妾身當知無不言。」

丹鶴道長道：「卜施主生前曾有與人約鬬？」

梅三娘一嘆道：「當時門上投帖，先夫接帖後一言未發即出門而去，妾身因爲他帶着多年不用的玉簫，因而放心不下來才派小女及三徒尾隨其後，至日暮之時，由小徒負他回來已傷重不治了。」

丹鶴道長道：「卜施主臨終之前有什麼交待？」

梅三娘咽哽着道：「沒有，妾身瞧到他時，已經……」

丹鶴道長道：「揹負卜施主回來的是那一位貴足？」

司馬蘭泉道：「是晚輩。」

丹鶴道長道：「小施主見到與令師搏鬬二人了？」

司馬蘭泉道：「沒有。」

丹鶴道長道：「小施主是在何處發現令師的？」

司馬蘭泉道：「在城西往岩寺途中的一個山坡之上，先師獨自在盤膝趺坐，但已口不能言。」

丹鶴道長道：「哦，除了令師別無他人？」

司馬蘭泉道：「當時晚輩與卜師妹曾經搜遍附近方圓十里，並未發現任何一個可疑之人。」

丹鶴道長道：「小施主是否查過令師的傷痕？」

司馬蘭泉道：「查過，先師是被一種罕見的毒蛇所傷。」

丹鶴道長一呆道：「這麼說令師並非與人約鬬了。」

司馬蘭泉道：「是的。」

程晞忍不住插嘴道：「老牛鼻子，你到底在搗什麼鬼？」

丹鶴道長道：「此問的問題，大半都是出在武陵世家的身上，貧道不得不弄個明白。」

程晞道：「此話怎講？」

丹鶴道長道：「虧得你還是一帮之主，這等大事你竟然毫無所知？」

程晞道：「就算老夫沒有你見識多，你就別賣關子了。」

丹鶴道長道：「武陵世家艾老兒的長子艾南雄，你總該知道吧？」

程晞道：「京師名捕艾南雄，老夫焉能不知。」

丹鶴道長道：「聽說艾南雄最近奉命辦一件重大的案子，竟在徽州地面失踪，與他同時失踪的還有刑部的幹員，以及武陵世家的高手，此事非同小可，在江湖上當得是前所未見。」

丹鶴道長一頓接道：「艾老兒要開棺，無非想證明卜施主的傷勢，艾家無敵神槍及霹靂指，是武林中的兩項絕學……」

程晞道：「這個老夫知道，還有其他的人呢？他們爲什麼要跟着起哄？」

丹鶴道長道：「其他的人另有目的，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們無非貪圖卜家的雲笈七籤及除紅譜罷了，以他們現有的武功，再加上這兩項獨門絕藝，用以縱橫江湖，當可無往不利。」

程晞奮然道：「好卑鄙，有老夫在此一日，他們休想如願。」

丹鶴道長道：「以上說的是他們的目的，也是咱們的知彼工夫，現在咱們應該集思廣益，共商對策了。」

程晞道：「老牛鼻子必有高見，你先說出來讓咱們參……」

程晞語音未落，一名卜門弟子忽然闖了進來道：「禀夫人，靈堂有警！」

梅三娘微微一呆，一股殺機由雙目怒射而出，她回頭吩咐管事夏炎道：「夏管

事，快點率領紅巾武士馳援靈堂，遇有行爲不軌之人，一律予以格殺！」

夏炎道了一聲遵命，立與紅巾武士的教練蘇八急趨而出。

卜門弟子葉楓，司馬蘭泉，卜墨珠，宛文文等在獲得梅三娘的允許之後，一起隨後趕去。

偸襲靈堂的是三十餘名蒙面人，他們不只是武功高强，而且別走蹊徑，好像不是來自中原武林。

當夏炎蘇八帶着紅巾武士趕到之際，蒙面人已攻進靈堂，守靈的卜門弟子楊宏拚命奮戰，仍然難以阻擋他們的攻勢。

此時楊宏身受幾處刀傷，形勢危殆已極，幸好夏炎趕到總算將劣勢穩了下來。

但這般人武功怪異，夏炎與蘇八等全力奮戰，依然感到十分吃力，如果時間一久，他們準會落在下風。

好在葉楓等已經趕到，也立即投入戰團。

在靈堂之中，玉簫莊的紅巾武士正受到沉重的壓力，與他們對搏的是二十餘名使用長刀的蒙面人，這般人不只是武功別走蹊徑，而且標悍兇狠，紅巾武士功力雖高，仍然有點窮於應付。

葉楓向鬪場掠了一眼，立即對司馬蘭泉道：「三師弟，四師妹快到靈堂支援師兄，這兒由小兄與五師妹應付。」

司馬蘭泉應了一聲，足下一點，與卜墨珠逕奔靈堂。

他們身形剛動，兩名蒙面人忽然橫身攔截，晶芒急閃，一片刀光向他們攔腰掃去。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右腳一提，左腳在原地一個旋轉，紫竹簫順勢一點，夜空中立即揚起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嚎。

他一招斃敵，卜墨珠也未使他失望，另一具蒙面人的屍體，幾乎在同一時間倒斃下去。

他們相視一笑，再雙雙騰身而起，以浮光掠影的身法，一起搶進靈堂。

靈堂很寬敞，足够三五十人捉對兒打鬬，只是此時擺了一具靈柩，還有香案及素車白馬等，剩下的空間不算太多，經過了一陣惡鬬，已弄得一片紊亂。

卜門大弟子楊宏，管事夏炎，及武師蘇八等守護着靈柩的四週，與七名蒙面人在作捨死忘生的搏殺。

靈堂上橫七豎八還躺着許多屍體，有蒙面人，也有玉簫莊的武士。

此時形勢最危急的是楊宏，他原巳身負幾處刀傷，功力巳大不如前，現在力鬬兩名蒙面人，眞箇是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司馬蘭泉向靈堂瞥了一眼，口中一聲怒叱，騰身撲向纏鬬楊宏的兩名蒙面人。

「大師哥，這個人交給小弟了，你歇息一下。」

說話之間，紫竹簫橫掃直劈，一連攻出四招。

四招分攻兩人，却能一氣呵成，連續四聲脆响，蒙面人被迫斜退兩步。

這兩名蒙面人功力頗高，較靈外的大爲不同，但在接下司馬蘭泉兩招之後，連身形都無法穩住。

他們似乎是蒙面人的首腦，經司馬蘭泉這一搶攻，他們巳經知道偸襲靈堂將難有作爲，因而目光亂轉，打算俟機而逃。

司馬蘭泉哈哈一陣狂笑道：「朋友：就憑你們這點道行也敢到玉簫莊撒野？快摘下你們的面巾，讓在下瞧瞧朋友是怎樣一幅德性。」

蒙面人再度退後一步，似乎十分害怕司馬蘭泉會當眞摘下他的面巾。

他們惶恐的行動更引起司馬蘭泉的懷疑，及仔細打量他們的身材，他的心中巳有所悟。

不過他沒有再向他們追擊，只是冷哼一聲道：「朋友：在下爲你們留下一分餘地，不當面拆穿你們，不過此事可一不可再，如果你們再敢走近靈堂一步，你們應該知道將是怎樣一個後果，請吧。」

蒙面人一語未發，身形一轉，逕自奪門而出。

司馬蘭泉招呼葉楓宛文文不必攔阻，並讓他們的傷者自行離去，雙方的死者則命人悄悄的埋了起來。

楊宏不以爲然的道：「三師弟：你爲什麼要如此做？」

司馬蘭泉一嘆道：「如果當眞抓破了臉，對咱們並無好處，小弟所以如此，實在是情非得巳。」

管事夏炎道：「三少莊主做的對，咱們如若傷了小的，老的決不會干休，不抖開，的確是明智之擧。」

楊宏道：「這樣下去，終非了局，下次如果他們大擧出動，連老的也來呢？」

夏炎道：「大少莊主顧慮的也對，咱們趕快禀報夫人，請示對策。」

楊宏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司馬蘭泉道：「大師哥：你的傷勢怎樣？」

楊宏道：「皮肉之傷罷了，不要緊的，二師弟，請你帶着紅巾武士守護靈堂，如有警訊，咱們會來馳援的。」

葉楓道：「小弟遵命。」

× × ×

翌晨天剛破曉，玉簫莊忽然响起一片哭泣之聲，敢情莊主卜北國的靈柩於此時出殯，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生離死別，勿怪卜氏一門要如此的悲痛了。

令人不解的是佛事只做了七日，與原定七七道場相差頗遠。

不過，對提前出殯這一點，玉簫莊曾於起靈之前向弔唁者作了一番解釋。

原因很簡單，他們查過曆書，只有此時出殯才不犯冲犯煞，爲了死者，爲了後人，不得不將時間提前。

這一招够絕，將那些心存叵測的門派，弄得目瞪口呆。

自然，他們可以攔下靈柩不准出殯，甚至劈開棺材瞧個究竟。

但武陵世家譽滿江湖，他們雖是心有所疑，無憑無據，說甚麼也不能作出有悖情理之事。

其他的門派只不過想混水摸魚而已，有武陵世家在他們怎敢强自出頭。

因而出殯並未發生意外，一代簫王卜北國終於與世長辭，安眠於地下了。

× × ×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玉簫莊剛剛遭到喪失莊主之痛，另一項噩運也接踵而來。

事情的發生是在卜北國安葬後的第三天的凌晨，打掃庭院的老家人才打開莊門，一羣大漢便蜂湧而進。

領頭的是本縣捕快頭兒范仁，還有三名捕快，及一名地保。

雙拳一抱，范仁向打掃庭院的老者道：「老人家，你早。」

「啊，范頭兒，這麼早你就來了，有事麼？」

「沒有事怎好前來打擾，在下要請見卜夫人。」

「好，好，請范頭兒等一下，我去請夏管事。」

「不必，我來了，請問范頭兒有何指教？」

出來的果然是管事夏炎，瞧他那副神色，似乎帶着幾分詫異。

范仁拱手一禮道：「這麼早就來打擾夏爺，在下實在過意不去……」

夏炎道：「范頭兒客氣了，究竟有什麼事要見咱們夫人？」

范仁道：「說起來在下就感到不安，卜大俠的墳墓昨晚被人盜了！」

夏炎大吃一驚道：「有這等事？你等一等，我這就去稟報夫人。」

片刻之後，一名武士將范仁等請至前廳，原巳哀傷逾恆的梅三娘，顯得十分激動。

「范頭兒：你說，是誰盜了先夫的墳墓？」

「請卜夫人原諒，此事在下剛剛知道，不過，在下當全力追查。」

「好，咱們去瞧瞧。」

先人墳墓被盜，此事非同小可，除了一般武士，玉簫莊的重要人物全都來到墓地。

墳墓巳被挖開，棺蓋也被撬了開來，自然，一代大豪卜北國的屍體正顯露棺材之內。

梅三娘實無法再承受此一打擊，她奔向棺材，一聲驚呼未完，就暈倒在土堆之上。

卜墨珠悲泣着抱起梅三娘，同時以內力推拿，終於使梅三娘悠悠醒來。

「娘……」

「天哪，先夫一生行善，爲何遭遇會如此殘酷。」

當卜氏一門悲泣，圍觀者洒出同情之淚的時候，一聲冷哼，忽然從人叢中發出來。

「他不是卜大俠，這屍體是假的。」

「什麼？你說屍體會是假的！」

「我不信，那分明就是卜莊主。」

有人出語驚人，說屍體是假的。也有人不信，因而引起一陣議論紛紛之聲。

卜門大弟子挺身而出道：「是那一位說先師的骨骸是假的？請站出來。」

那人站出來了，赫然竟是武陵世家的主人艾東台。

楊宏冷冷地問道：「艾前輩當眞是有心人了，請問你憑什麼說先師的骨骸是假的？」

艾東台道：「因爲屍體戴着人皮面具，你不妨摘下來瞧瞧。」

楊宏沒有去摘，先仔細的向屍體打量着。

這一打量果然瞧出了破綻，因爲屍體的衣領被盜墓者打開，使人一眸便可瞧出他頸部的顏色與面部極不調合。

楊宏瞧出來了，其他的人自然也瞧得十分明白。

不過人死之後，膚色因失血，腐爛等而起變化，頭部與面部的顏色不同，並不能斷定是戴着人皮面具。

於是，楊宏跳下墳坑，伸手向屍體頸部摸去。

這一摸，他的手再也縮不回來，一陣無邊的痛苦，立即襲上他的面頰。

艾東台哼了一聲道：「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楊少俠你不摘下面具！」

在如此情形之下，面具的確的非摘下不可，卜氏一門也需要知道究竟。

他一橫心，終於摘下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墳墓四週同時揚起一聲驚呼：

「果然不是卜莊主。」

「他是誰？」

「我知道他是誰！」

最後這一句還是艾東台說的，他那雙目之中也同時射出兩股凌厲的殺機。

「死者是本門弟子，老夫的四徒鍾確，請問卜夫人，尊夫到那兒去了？」

梅三娘面色一變道：「你說什麼？艾大俠，先夫分明巳經去世，本莊之人有目共覩，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艾東台道：「老夫的長子南雄奉刑部密令到此地辦案，因爲案情重大，所以出動了二十餘人，老夫的四弟子鍾確就是辦案者之一，現在老夫的長子及所率領的二十餘人全部在徽州地面失踪，鍾確却躺在尊夫的棺材之內，事實如此顯明，難道還要老夫一一指點出來？」

夏炎道：「艾大俠：有一件事你只怕忘了，家主人的墳墓是被盜啊！」

司馬蘭泉道：「不錯，先師墳墓被盜，必是有人換去先師的骸骨，佈下如此一個令人痛心的陷阱，前輩不去追查盜墓者，豈不是太過失策？」

艾東台道：「好，老夫就去追查盜墓者，到時候看你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足尖一彈，逕自飛奔而去。

這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劇變，卜氏門中幾乎人八悲憤填膺，他們草草掩上墳墓，扶着梅三娘返回莊院。

無論怎樣堅强的女人，喪夫之痛是很難承受的，現在居然又失去卜北國的屍體，並受到武陵世家的懷疑。梅三娘在急痛攻心之下終於一病不起，不過兩日便一瞑不視。

悲痛頹傷的情緒，在玉簫莊瀰漫着，他們估不到在不旋踵之間，橫逆竟會連續而來。

當辦完梅三娘的喪事之後，他們採取了兩項決策，一是由賬房崔老夫子率領兩名紅巾武士去結束玉簫莊散佈在各地的買賣，其次是由卜門大弟子楊宏帶着原班人手經營田莊。

至於卜北國失踪的屍體，盜墓賊，以及武陵世家栽到他們頭上的不白之冤，則由二三四五弟子負責偵察，自然，玉簫莊的人力財力會聽憑調動與支援的。

在決定上到行動的當晚，司馬蘭泉忽然聽到一聲驚呼，他向身旁的卜墨珠道：

「是五妹，快，咱們去瞧瞧。」

他們趕到宛文齋之處，瞧到一個黑影正越牆落荒而去，他們追出數里，竟然失去黑影的踪跡。

司馬蘭泉身形一停道：「不必追了，她去吧。」

卜墨珠道：「那怎麼成，五妹被她擄去了啊。」

司馬蘭泉道：「但咱們已經把人追丟了，夜色如此之黑，咱們到那兒去找？」

卜墨珠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丟下五妹不管？」

司馬蘭泉道：「不必担憂，擄她的是心藏師太。」

卜墨珠道：「是五妹的生身之母，所以咱們不必太過替她担心。」

卜墨珠啊了一聲道：「心藏師太爲什麼要這樣？她不會光明正大來找她麼？」

司馬蘭泉道：「出家人的性情多半有點古怪，好啦，咱們回去吧。」

他們回到莊門，遠遠就瞧到幾個人在那兒指手劃脚的談論着，其中一人揹着包裹，一副風塵僕僕的模樣。

卜墨珠脚下加勁直奔莊門，守門的武士對那漢子道：「三少莊主與小姐回來了，你跟他說話吧。」

那名揹包裹的漢子趕上幾步，向司馬蘭泉抱拳一揖道：「侯風參見公子。」

司馬蘭泉道：「啊，小猴子，你怎麼找到這兒來了？」

侯風道：「咱們活不下去了，不找公子怎麼辦？」

司馬蘭泉道：「有這麼嚴重？」

侯風道：「咱們的兄弟死傷十幾個，狄二爺也被打傷……」

司馬蘭泉面色一變道：「有這等事，好•你先到莊上歇歇咱們再慢慢的聊。」

進莊之後，司馬蘭泉叫管事夏炎替侯風準備宿處及飲食，然後將他帶到自己的住處詢問經過。

「小猴子，這些事是怎樣發生的？」

「去年年底，咱們替客人運了一批貨去貴陽，結果被人刦了，咱們的弟兄死傷達八人之多。」

「是誰幹的？」

「點蒼派。」

「甚麼？點蒼是名門正派，這種事他們怎會做出來？」

「這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一位點蒼門下栽在咱們的手裏。」

「不管此事是非曲直，點蒼派也不該出此下策，你們有沒有找該派理論？」

「唉，如非找他們理論，狄二爺也不會負傷，咱們的兄弟也不會送掉七條生命了。」

「豈有此理，點蒼派眞是欺人太甚，今晚你好好歇歇，咱們明早就動身。」

「多謝公子，小的告退。」

侯風離去之後，司馬蘭泉却了無睡意，因爲這幾年的遭遇太痛苦了，好像他胸頭的石塊越壓越多，使他有不勝負荷的感覺。

忽然……

「三師哥，你還沒睡？」

「啊，是四師妹？我睡不着，門沒門，你請進。」

房門依呀一聲輕响，進來的果然是卜墨珠。

四目相對，默無一言，這一雙未婚男女，面頰上都蒙着一片隱憂。

良久……

「你要回邊塞？」

「是的，馬帮面臨存亡絕續的關頭，我不能不管。」

「可是咱們……」

「咱們暫時不會有事。」

「怎麼說？」

「盜墓賊咱們可能無法找到，武陵世家也不會找咱們的痲煩，至於師父……」

「師哥：爹將我的終身交給你了，對我說話你還要保留？」

「唉，師妹，不是我要保留，因爲有很多事我縱然不說妳也應該想得到的。」

「不，我除了沉痛之外，心頭是一片空白。」

「好吧，那麼我就提出來給妳做一個參攷。」

「你說。」

「我說盜墓賊可能無法找到，是猜想那盜墓之人八成是武陵世家的主使。」

「他們爲什麼要這麼？」

「京師名捕艾南雄一行二十餘人的失踪，武陵世家疑心是師父所爲，所以艾東台一直千方百計想開棺瞧瞧師父……」

「瞧瞧又怎樣？」

「他想查看師父是不是傷在艾家絕學無敵神槍或霹靂指之下，以證實艾南雄等的失踪是否與師父有關。」

「可是咱們找到爹爹前，分明聽到一聲極端恐怖的簫聲。」

「這不能證明師父是被簫聲所傷，因爲師父也能以簫聲傷人，再說那海捕公文，雙獅令，都是無法否定的有力證據。」

「你還是懷疑爹……難道武陵世家就不可能將爹的骸骨移去，另外放進一個死人？」

「他們如此做有什麼理由，有什麼目的？爲名麼？武林世家名震朝野，爲利麼？艾家的財富在武林中堪稱第一，他們不會把玉簫放在眼裏的。」

「這……」

「所以他們只是派人監視本莊，並不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除非師父忽然在本莊出現，玉簫莊可以說絕對安全。」

「那你說爹是沒有死了？」

「我也不敢如此肯定，不過是非黑白總有大白的一天的。」

「既是這樣，我跟你到邊塞去。」

「師父師母新喪，妳怎能遠離？」

「我是一個女孩子嘛，要說在家守孝，應該是你的責任。」

「妳說的對，可是馬帮的存亡我不能不管。」

「那你就不要拒絕我了，我不能再失去你。」

「這……好吧，明天咱們跟大師哥談談。」

翌晨他們跟楊宏商議，這位忠厚老成的卜門大弟子，一向都是順從卜墨珠的，她既已決心去邊塞，楊宏怎能不允？

於是他們由徽州出發・經江西，湖南，廣西，直達雲南省境。

這一路之上他們沒有遇到半點麻煩，惟一使他們感到不快的，是身後始終追着兩名跟班。

侯風對此事大爲不耐，這天對司馬蘭泉道：「公子：這兩人千里追踪，不然不懷好意，待小的打發他們吧。」

司馬蘭泉道：「不必，他們既然不招惹咱們，就叫他們跟着吧，有跟班的不是很好麼?」

司馬蘭泉既是不願生事，侯風也只得作罷。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猛賴鎮」，正好碰到「趕街」。

猛賴臨近一條不算太大的宮道，可以北通昆明，南達緬甸，附近鄉間的產物都在這兒集散，所以三天一次的趕街，都是熱鬧非凡。

卜墨珠從未到過邊塞，所以覺得新奇無比。

只見街上人頭攢動，幾乎擠得水洩不通，街的兩邊擺滿了攤位，穿的，吃的，戴的，可以說應有盡有。

最使卜墨珠感到興趣的，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服式，與各式各樣的趕街人。

他們有漢人，藏人，蒙人，崩龍，擺夷，卡臘，山頭，及苗傜等等。

儘管他們種族不同，但都能和平相處，共同維持一個生氣勃勃的社會。

司馬蘭泉所屬的馬帮，就是設在這猛賴鎮上。

說起馬帮，它並不同於一般武林帮派，只是一種運輸的組織而已。

馬帮的組織形態大約可分三種，但不管是那一種，必有一位經驗豐富，社會聲望很高的人當鍋頭。

鍋頭是馬帮的實際負責人，具有絕對的權力。

其實它雖然稱爲「馬帮」，但絕大多數的牲口是騾子。

在馬帮數以百計的騾馬之中，最重要的是「頭騾」和「二騾」，跟在二騾後面的是三騾，又稱爲「踢騾」。

司馬蘭泉的這個馬帮，是由他的父親司馬湘組成的，因而司馬湘既是老闆，也是鍋頭。

馬帮的住扯設在北端鎮頭，它雖然沒有高大的樓房，却院大房多，瞧起來黑壓壓的一片。

進門是一個龐大的院落，足供百十匹牲口排列「叫鞍」。

通過院落就是大廳，兩旁一排排的房屋，是馬帮兄弟的宿處。

司馬蘭泉剛剛走進大門，侯風巳揚聲大叫道：「快來呀，公子回來了。」

這一叫，馬帮的兄弟立即蜂湧而來，一名年近五旬，短小精幹的漢子，也扶着拐杖快步走出。

司馬蘭泉熱淚盈眶的奔上前去，單膝一屈，向那位扶着拐杖的漢子一拜道：「侄兒參見二叔。」

原來此人名叫狄松，是司馬湘的結拜弟弟。

狄松老淚縱橫的道：「快起來，孩子，讓二叔好好的瞧瞧。」

司馬蘭泉立起身來，扭頭對卜墨珠道：「這是我的二叔，妳快參見。」

卜墨珠立即襝衽一禮道：「卜墨珠參見二叔。」

狄松瞧瞧卜墨珠，再看看司馬蘭泉，然後哈哈一笑道：「好，好，郎才女貌，天造地設，不過二叔要警告你，可能有人要找你的麻煩。」

語音一頓，接道：「走，咱們進去慢慢的聊。」

馬帮的大廳頗爲簡陋，上方一個香案，供着祖師爺的牌位，香案前一隻太師椅，蒙着一張虎皮，除此之外，就只有長櫈了，兩側擺着幾列長櫈，足可容納百人之多。

狄松拉着司馬蘭泉坐於長櫈之上，卜墨珠挨在司馬蘭泉的身旁，馬帮兄弟圍着他們站着，大家在七嘴八舌的問個不停。

狄松擺擺手道：「你們這麼問法，叫蘭泉如何回答?還是我來吧。」

司馬蘭泉道：「侄兒的事很簡單，流浪江湖幾年，還沒有找到仇人的綫索，而機緣巧合，却拜在簫王的門下，並得了一位未婚妻子，但好景不常，恩師也被那名叫蕭娘，眉間生有紅痣的女人所害。」

狄松啊了一聲道：「這魔頭究竟是什麼人，她爲什麼要如此濫殺無辜?」

司馬蘭泉長長一吁道：「咱們先不談這些，請二叔說說咱們的困難。」

狄松一嘆道：「大哥在世之時，咱們馬帮縱橫邊塞，一枝鐵傘旗走遍西南沒有人敢正眼一顧，二叔無能，唉……」

司馬蘭泉道：「不要自責，二叔，這不能怪你老人家。」

狄松道：「華豪，你說吧，將實情告訴蘭泉。」

華豪是一個身材粗壯，長像威猛的漢子，在馬帮他坐第三把交椅，與司馬蘭泉是從小在一塊長大的。

他應了一聲，道：「兄弟，是我該死，我一時忍不住氣，爲本帮帶來無窮的禍患。」

司馬蘭泉道：「不必後悔，華大哥，事情既巳發生，咱們想辦法解決就是，你先說說事情的經過吧。」

華豪道：「去年六月二叔要我到昆明去接洽一件買賣，在歸途中碰到點蒼派的大弟子徐晓天，他攔住我的去路，故意向我找碴，結果……」

司馬蘭泉道：「你殺了他?」

華豪道：「不，我只是傷了他，但這是公平的搏鬥。」

司馬蘭泉道：「後來呢?」

華豪道：「去年歲尾，徐晓天帶人刼了咱們運的貨，並聲明叫咱們到花甸去取，當時咱們死傷七八人，還要賠償貨欵，這口氣咱們說甚麼也忍不下來。」

司馬豪泉道：「於是你們就去了。」

華豪道：「是的，可是咱們竟失敗而歸，如非二叔拚命衝殺，咱們幾乎全體擺在那兒。」

司馬蘭泉道：「貨物自然也沒有拿回來了。」

華豪道：「是的。」

狄松道：「花甸是萬山叢中的一塊平地，只要守住山口，千軍萬馬也不易出入

，如非點蒼派輕視咱們，並未派人嚴守山口，否則二叔縱然丟掉老命，咱們也休想活着出來。」

司馬蘭泉沉吟半晌，忽然立起身來道：「二叔，請派人通知點蒼派，就說司馬蘭泉於一個月後的今天午時，在太和頂向徐晓天挑戰。」

狄松一怔道：「蘭泉，二叔信得過你，不過太和頂雖然沒有花甸那麼危險，但仍在點蒼山中，而且距花甸近在咫尺，點蒼派如果事先設下埋伏，咱們豈不又要上當?」

華豪道：「那個不要緊，咱們可以出動全帮的精銳，與他們背城借一的生死一拚。」

司馬蘭泉道：「不，我想點蒼也是名門正派，他們如果設下埋伏，豈不貽羞江湖!」

狄松一嘆道：「他們如是怕貽羞江湖，也不至强刦咱們的貨物了，我看此事咱們還得從長計議。」

司馬蘭泉道：「點蒼派强刦咱們的貨物，必有一套顚倒黑白的歪理，咱們如果散發武林帖邀請武林各派派人到太和頂作一個見證。他們就不敢對咱們暗算了。」

狄松道：「蘭泉，此事非同小可，你要不要再作考慮?」

司馬蘭泉道：「二叔適才還說信得過小侄，現在你又不放心了!」

狄松沉吟半晌道：「好吧，華豪，你去準備武林帖，附近的名家及各門派都要派專人親送。」

華豪道：「小侄遵命。」

狄松道：「蘭泉，你準備帶多少人同去?」

司馬蘭泉道：「侄兒只帶墨珠同往，人多了反爲不便。」

狄松知道司馬蘭泉功力不凡，近年又拜在簫王門下，已獲得兩家之長，如果點蒼派不使暗算，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再說他明白這位侄兒的性格跟他去世的爹一樣，個性倔强，寧折不彎，一經決定，決不更改，他既決心與卜墨珠獨闖太和頂，就誰也阻止不了他的行動。

司馬蘭泉對此事好像並未放在心上，雙拳一抱，對狄松及在座的馬帮兄弟一拱：「小弟想帶墨珠去溜溜，不奉陪了。」

華豪道：「兄弟，你那匹小烏錐比以前更快了，你要不要騎出去試試?」

司馬蘭泉道：「這個……」

華豪道：「你放心，兄弟，二叔最近獲得一匹桃花騮，說是要送給你的，卜姑娘騎牠豈不正好。」

狄松哈哈一笑道：「對，不過二叔又改變了主意，現在不送給蘭泉了，墨珠遠來，就算二叔的見面禮吧。」

卜墨珠明知桃花騮是名馬，這個見面禮太過厚重了，不過江湖兒女是豪放的，何況他是司馬蘭泉的二叔。

雖然如此，她還是謙讓的道：「長者賜，不敢違，按說侄女是應該接受老人家的厚賜的，不過這項禮物太過貴重了，侄女實在不敢接受。」

狄松哈哈一笑道：「卜侄女：妳這就不對了，禮無輕重，但看誠心，所以古人有千里送鵝毛的說法，何況老夫是蘭泉的二叔，妳是她的未婚妻子，二叔對侄媳的見面禮妳怎能推辭!」

司馬蘭泉道：「收下吧，四妹，否則二叔會不高興的。」

在如此情形之下，卜墨珠自然不便再作推辭，襝衽一禮，道：「謝過二叔。」

狄松哈哈一笑道：「好，好，你們去溜溜吧，不過不要去得太遠。」

司馬蘭泉道：「是，侄兒告退。」

華豪道：「兄弟，我陪你去試鞍。」

司馬蘭泉道：「好的。」

他們未到馬廐，便聽到一聲宏亮的長鳴。

華豪一笑道：「兄弟，小烏錐在歡迎你呢。」

司馬蘭泉道：「難得，隔了那麼久牠還認識我。」

小烏錐通體烏黑，毛色如緞，牠的軀體較常馬短小，但腿長蹄健，與常馬大爲不同，當司馬蘭泉伸手向牠撫摸之時，牠以頭部向牠的主人摩擦，同時低嘶歡鳴，表現出一副親暱之狀。

卜墨珠一嘆道：「名駒識主，果然不是凡物。」

華豪道：「這一人一駒有得親熱的，姑娘，我帶妳瞧桃花騮去。」

卜墨珠道：「多謝華大哥。」

桃花騮就在小烏錐的緊隣，是一匹人見人愛，十分美麗的寶馬。

牠通體紅色，找不出一根雜毛，遠遠瞧去，好像火龍一般。

華豪摸着牠，說道：「小桃兒，這位姑娘是你的新主人，你可得聽話。」

桃花騮似乎聽得懂華豪說的話，昂首輕嘶，好像對新主人表示歡迎。

華豪由木架上取下一副十分精美的馬鞍，準備爲桃花騮配上去。

卜墨珠道：「華大哥，讓我來。」

敢情卜墨珠平素喜愛養馬，騎術也頗爲精湛，現在瞧到桃花騮喜不自勝，所以要親自替牠配鞍。

華豪微微一笑道：「看來桃花騮與姑娘有緣，那妳就自己動手吧。」

卜墨珠自己動手，華豪又來到隔壁，他見司馬蘭泉巳配好鞍子，正牽着小烏錐走出馬廐，遂跟了上來道：「兄弟，二叔警告過你了，你可得當心一些。」

司馬蘭泉怔了一怔道：「當心什麼?大哥。」

華豪道：「萍妹妹天天在念着你，如今你却另外帶了一個人回來了，她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担心你如何向她交待?」

司馬蘭泉道：「這個……咳，小弟適才說過，實在是身不由己。」

華豪道：「我當然聽到你適才說的，也相信你的確是身不由己，不過要她相信就難了，尤其對這件事她會認眞的。」

司馬蘭泉道：「你可得帮帮忙。」

華豪道：「這還用說，不過這個忙大哥只怕很難帮得上。」

司馬蘭泉道：「她人呢?我怎麼沒有看到她?」

華豪道：「到她姨娘家裏去了，明天晚上可能回來。」

司馬蘭泉道：「那麼小弟明天一早就去大理，先避她一避再說。」

—未完—

風起雲湧（三）

一月完民初俠情故事

朱揚·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風走後，哈瑞雲埋怨沈君山在骰子上作了假，因哈瑞雲認爲秦風是清水派他來調查王莊的，這一下可叫人把王莊看成是盜賊土匪……後來還是由哈瑞雲親自去請秦風來王府，哈王爺親自迎賓，席上自是向秦風解釋道歉一番，忽然一柄飛刀由窗外直向秦風喉上飛來，秦風用筷子擋回去……原來九大天王之老大等人見沈君山倨傲自大，就設計由哈瑞雲開槍殺死沈君山，以及九大天王中之五爺和六爺，場面的變化是由秦風而引起，但後來秦風却成爲旁觀者，秦風想離去，鐵飛龍却叫住他，哈瑞雲要他在清水面前說好話……

出軸流雲圖 展開爭奪戰

李敬元揮揮手道：「別丑表功了，我問你，再興當眞是上宜春院去了嗎？」

「那還會錯，他本來找我一說，我就安排了，在宜春院的會芳園裏給他擺了酒，因爲會芳園新來的小鶯歌兒跟他打得火熱，今兒是小鶯歌的生日，他在那兒喝酒是名正言順，理所當然的事，另外我找了作證的兩個人是二爺平日挺相信的，由他們作證，可以說是天衣無縫……」

李敬元皺眉深思片刻才道：「飛龍，再興發過飛刀後，是從你那兒退走的？」

「沒錯，這事兒我不敢假手他人，特地自己守在路口兒上，掩護他退出去。」

「那麼進來的時候呢，你去看見了沒有？」

「看見了，他是從我指定的地方來的，完後我又看着他走，大爺，您放心，不會出岔子的，再說現在就是出了岔子也沒關係了，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他又溜了地上的君山一眼，李敬元却冷笑一聲：「老二的問題是解決了，可是新的麻煩來了，你看吧！」

遞出手中的紙，上面一幅彩色寫意畫，畫了一幅流雲出軸圖，勾了幾筆，却將青山白雲的飄逸之氣表露無遺。另外還有一方小紙塊，上面則寫着：「多行不義，天道不爽，及早悔悟，苦海無邊。」

畫的下欵是一方小小的朱印，印文是「無心出軸」四個隸字，筆法翕然而饒古意，而刀刻勁力尤工。

不用說也不用問，這是一片雲的警告信，鐵飛龍不禁瞪大了眼：「這是怎麼說？您不是借用了一陣風的名義嗎，怎麼又換了主意，改用一片雲了！」

李敬元冷笑道：「我改用？我有這麼大的本事改嗎？我要是有這麼一筆字畫，早就到京裏做名士去了！」

鐵飛龍道：「可不是嗎？這幅畫還眞有兩下子，大爺，您是從那兒弄來的？」

李敬元怒道：「弄來的，我上那兒弄去？我借用一陣風的名義，就是因爲一陣風從來也不留形跡，叫人無從捉摸，我手頭要是有這幅畫，我就成了一片雲了！」

大家的臉色都變了，這很明顯，是眞正的一片雲來到了，而且留下了這驚人的一手。鐵飛龍傻了眼。吃吃地問道：「大……大爺，這畫眞是再興兄弟飛刀上傳過來的？」

李敬元的臉色很難看：「刀是窗口射進來的，字條就綁在刀柄上，我當着大家的面取下來，沒經過掉包。」

鐵飛龍一急忙道：「大爺，您怎麼這麼說，我祗是想……想再興兄弟既是您的姪兒，又一直在王莊！」

李敬元冷笑道：「難道你懷疑他是一片雲？」

「那當然不是，誰都知道，一片雲是個坤道。」

「那就懷疑他跟一片雲有了勾結？」

「我想這應該不可能，可是……」

「別可是了，鐵飛龍，我可以告訴你，李再興絕不可能跟外人有勾結，他在窗口發刀示警是做給二叔看的，至少有好幾個人預先知道了，李再興若是跟一片雲有勾結，借這個機會把這幅畫傳進來，不是明擺着把黑鍋往腦袋上扣。」

說話的是哈瑞雲，這位三格格不僅精細，而且說話爽快俐落，幾句話就把事理分析得清清楚楚。

鐵飛龍趕緊道：「格格說的是，可是這又怎麼說呢？」

他舉舉手中的字跟畫，哈瑞雲一笑道：「王莊上的人沒有一個有這份才情的，當然是一片雲來了！」

「可是她到底在那兒呢，誰又是一片雲呢？」

「鐵飛龍，這話應由別人問你才對，只有你最清楚，也只有你跟她照過面。」

鐵飛龍急了道：「格格，您可別開玩笑，我……」

秦風忽而也笑了道：「三小姐的話沒錯，由這張畫跟字來看，一片雲倒是眞有此人了，不但眞有其人，而且不久之前，還光臨過，跟鐵總管照過面。」

「秦少爺，我發誓絕對沒見過她，否則我還會放過她嗎？」

秦風依然笑着道：「鐵總管別急，你們照過面是絕對沒錯，而且你還掩護着她悄悄離開王府！」

鐵飛龍急得額角青筋直跳，幸好秦風不再賣關子逗他了，沉着聲音問道：「鐵總管你能確定你放進來，又送出去的那個人，眞是你們預先商量好的人嗎？」

這個問題使得鐵飛龍爲之一震，偏着頭想了一下，然後才道：「我沒看清楚，爲了怕被別人看見洩了密，我留下的是最隱蔽的一條路，天又黑，朦朧中只看見一條人影來了，我打了個招呼，告訴他該怎麼走，那個人點點頭就從我面前過去了，出來的時候也一樣，我只問了一聲：成了沒有，對方還只是點點頭，後面已經人聲嘈雜，我忙着要配合第二步計劃，趕緊揮手叫他離開了。」

哈瑞雲道：「這麼說來你自始至終都沒看清那個人是不是李再興了，你可眞細心！」

鐵飛龍道：「格格，我選的那個地方是爲了避人耳目，當然不能有亮光。可是來人穿着再興兄弟的衣服，身材也像，最重要的是我們商量這件事的時候，沒有第三個人在旁邊，我當然也不會往這上面去想了！」

哈瑞雲還要開口，秦風却一擺手道：「咱們別在這兒猜測抬槓，找到那位飛刀聖手一問就知道了。」

李敬元神色一黯道：「秦少爺，假如一片雲是冒用了舍姪的身份前來投刀留緘，那舍姪恐怕就……」

秦風含笑道：「從字條上的口氣看，一片雲只是先行警告而已，尚無惡意，因此我想她還不至於傷人，現在照情形判斷，應有三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一片雲在事前就獲悉了計劃，老早就制住了令姪，穿上他的衣服來行事，這一個可能如果成立，則令姪多半是在那位小鶯歌姑娘的香閨裏，被預備的兩壺酒灌得人事不知。」

李敬元點點頭道：「這雖是可能的，不過舍姪爲人十分機警，飛刀上的火候不弱，秦少爺是行家，當知練暗器的人，耳目一定較常人靈敏，尤其是今天身負要任，警覺之心特別高，要想放倒他，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秦風笑了笑道：「李老爺子所顧慮的，回頭再斟酌，我再說第二個可能，那就是進來的是那位李兄，但是一片雲恰好也在王府中伺機而動，剛好就踩上了他，趁李兄全神貫注廳內時，暗暗地上前制住了他，脫下了他的衣服，穿在身上，換了飛刀的字條，發進窗子後，再由原路混了出去，若是這個可能成立，那位李兄應該還在窗外隱蔽的地方，去用心地找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推測較近情理，雖然還沒有去找，却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李敬元忙道：「那第三個可能呢？」

「這是最壞的一個，情形經過一如第一種可能一樣，只是那位李兄跟一片雲有了默契，他先換了字條，發出飛刀後再如計回去醉倒躺下，或者他預先就醉倒躺在那兒，把衣服跟飛刀借給一片雲代替他前來！」

李敬元一怔道：「這……他事後又如何自圓其說呢？」

「說法還是跟我假定的第一種情況一樣，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前者眞的被制，後者故意受制，只是我對那位李兄的身手如何不淸楚，那還是讓李老爺子自己去判斷了！」

李敬元怔住了，先前爲姪兒辯白了幾句，却想不到會成爲加深他姪兒的證據了，張口結舌半天，才一整神色叫道：「走！飛龍，上會芳樓去，把再興那個畜生抓出來，老夫活活地劈了他！」

哈瑞雲看了秦風一眼，忙拉住了李敬元：「大叔，您別氣，說不定再興是眞的受了一片雲的制住了呢！」

「那他也該死，一個練了多年功夫的人，居然叫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放倒了下來，活着也是塊廢料！」

看得出他是眞的動了火，哈瑞雲忙道：「大叔，這可就不公平了，技藝有高低，要是再興他眞的技不如人，就不能怪他了，人嘛，總有失手的時候，就以您來說，這一輩子也不能說沒栽過觔頭！」

李敬元滿臉的怒色一下子消了下去，哈瑞雲的話深深地刺傷了他，因爲今天他就栽在秦風的手底下。

長長地嘆了口氣，李敬元好像突然老了很多，苦笑了一聲：「三妞兒！大叔一向不是個服老的人，可是經過今天這許多事情後，大叔不能不說自己老了，不僅腿腰勁骨身手不行了，連腦筋心思也不行了，你們看着去辦吧，再興如果該死，你們直接加以處置好了！」

說着他落寞地走了出去，有兩個人想拉他，但是誰都沒有動，因爲每個人都突然感到一種肅殺，王莊在沒落了！

沉寂了一陣，開口的是哈王爺，他懶懶地打了個呵欠：「李大弟說得對，我們眞是老了，就這麼一會兒工夫，我好像也挺不住了，我也得歇歇去！」

他看向羅菩提跟張法等五大天王：「羅兒弟，你跟九弟上敬元那兒把他也拉到我的地方去，咱們老哥兒們聚聚聊聊，別讓他一個人悶着傷心！」

羅菩提跟張法點頭走了，哈王爺又邀了三大天王一起走，然後才對鐵飛龍道：「飛龍，你多辛苦着點，事情就看着辦好了，我們都信得過你！」

鐵飛龍却不自主地打了個冷顫，因爲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孤立，今天這一場大變動，可以說是他一手挑起來的，王莊裏本來是不動天王掌握着大權的。

不動天王很信任他，把他也拉爲心腹，凡事都跟他參斟商量，但是他不滿足，因爲在不動天王那兒，他只是一個心腹而已，只因爲他是王莊的總管，才知道得多一點。可是不動天王另外策劃的一些事，另外招募的那些人，却是他過問不到，調度不及的。

不動天王果眞把王莊的大權一把抓的時候，他的地位很可能還不如現在，輪着地位高低往下排，前十把交椅都不會有他的份，鐵飛龍是個很聰明的人，也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他一定要爲自己打算。

所以他向哈王爺輸誠，也向李敬元表示了忠誠。把他所知道的秘密告訴了他們，因爲在不動天王所建立的新體系裏，既沒哈王爺的份兒，也沒有李敬元的份兒。

九大天王雖然都出身江湖，但是却不同一條路子，李敬元跟羅菩提等六個人都是有門有戶，雖然不全是名門大派，但到底是有淵源家門，黑白兩道上稱得起字號，而不動天王他們那三個人則不然，他們出身下五門行當中，爲江湖道所不齒，身上的功夫雖雜，却沒有什麼路數，完全是靠自己創出來的萬兒，因此他們所受到的敬意就有限，入了義和拳團，大家磕頭結了香頭，出身不提了，門戶也不談了，但內心之中對以往的隔閡却是無法消除的。

在王莊另創天下，李敬元他們只要出頭掛個名，就可以召到門人子弟，不動天王他們却必須煞費苦心，才能慢慢地培植起私人心腹，不動天王一開始還是很受冷落，終於靠着他的聰明，能幹，才慢慢地攬權，慢慢地排除了異己，建下了勢力。正因爲他的勢力是逐漸形成的，不着痕跡的，就必須要拉攏一些原有的人，鐵飛龍就是這樣子爬起來的，因爲他的人緣好，幾個老的都信任他，倚重他。

鐵飛龍以他巧妙的地位，妥善地運用，在暗門中，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勢力，因爲他兩面討好，可以不着痕跡地從兩個集團中拉人，一直到今天晚上，他是最得意了。

不動天王以爲大權在握，唯一顧忌的是東洋人以南滿鐵路會社爲掩護伸進來的黑龍會勢力，而這股勢力却是哈瑞雲的關係來維持的，不動天王想切斷哈瑞雲跟他們的關係，另外搭綫，他認爲只要能控制王莊，黑龍會自動會向他連繫的，所以他處處跟秦風爲難，使黑龍會對王莊反感，鐵飛龍却利用這個機會，製造出這一場內併，躊躇滿志，以爲從此大權獨攬的時候，那知道煞風景冒出了「一片雲」。

那幅畫是假不了的，那張字條也表示了「一片雲」的態度，等於是向王莊公開挑戰了。

這件事只是嚴重，却並不可慮，王莊的勢力仍然可恃，但李敬元的突然抽身行退，才使他着了忙。

那意味着這幾個老的並沒有爲他所愚弄，也沒有被他僞示的忠心所騙過，對他的用心完全淸楚。

李敬元的撒手，並不是表示他們眞的不管事，而是把一片雲這個熱山芋扔給了他，讓他坐臘去。

甚至於哈王爺的跟着抽身，更明顯地表示了，這幾個老的精明處，表面上把一切都交給他，實際上却只是交給他一個責任而已，並沒有交給他全部的主權，或許還會暗中跟他別上勁兒，挑他的漏子，然後再順理成章地把他總管職務給解除掉！

他們處置了不動天王，立刻就撒手不管，於是李敬元手下的人他支不動，不動天王手下的人把仇恨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更不敢用，要用，只有用自己的人。

自己的人有多少能用的？在安排對付一片雲的時候，必須還要注意另外兩個體系中的人扯後腿！

幾個老的可以推開不管，因爲他們的超然單位夠資格說這話，何況這一陣子他們原本就不太管事！

可是他鐵飛龍却不能說不管，這是他的職責，何況他一直在管，六大天王不管事兒，仍然是王莊的元老，他鐵飛龍如果不管事，就得把一切都交出來，交出來容易，再想收回來就難了，在王莊，有職司才有權，有事兒幹才有財路，所以大家都爭着幹。

併掉不動天王等三老，原是想從那兒爭取更多的實權，那知道現在反而成了累贅了，因爲不動天王經手的那些事務，正是「一片雲」要着手對付的行當，黃澄澄

的金子固然可愛，但是被一片雲燒得發紅滾燙就成了麻煩了。

鐵飛龍呆呆地站着，臉上直淌汗珠，心裏直發涼，說不上是種甚麼滋味，懷裏抱着塊冰，坐在熱油鍋裏，這種滋味或許有人嚐過，但是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

秦風看着鐵飛龍的窘相，不禁一笑道：「鐵總管『一片雲』三個字兒就把你嚇成這個樣子了？」

鐵飛龍有點訕然，苦笑道：「秦少爺，您不知道……」

哈瑞雲冷冷地道：「秦風會不知道？我爲了一片雲跟一陣風的事向清水那邊求助，人家就是委託秦風來處理這事情的，他會不知道？他知道的比你淸楚多了。」

鐵飛龍精神一振，暗罵自己糊塗，這是個機會，正好把這個熱山芋扔出去，免得自己來頂缸坐臘，讓南滿會社跟黑龍會去鬥一片雲去，事成了固然好，王莊仍然在自己的掌握中；事敗了也沒關係，樑子過節都轉到南滿會社去了，王莊可以不動分毫，不傷元氣，因爲黑龍會丟不起人。

因此鐵飛龍連忙諂媚地拱拱手：「秦少爺，我是急糊塗了，有您這位高人在，一片雲還有甚麼可擔心的！」

秦風笑了一笑：「不敢！不敢！本來我以爲一陣風也好，一片雲也好，都是子虛烏有的人物，渲染附會，被大家哄擡起來的人物，所以才沒興趣，既然眞有此人，我倒是想鬥鬥這位神秘人物，看她有多高明！」

哈瑞雲也很高興地叫了起來：「秦風，你答應了。」

秦風微微一笑道：「三小姐，我要把話說清楚，我答應揷手一片雲的事，可不是答應爲你們到清水那兒去說項。」

哈瑞雲微微一怔地道：「秦風，清水說過是你，你又幹嗎不承認呢，其實這根本就是一碼子事兒，別的地方王莊都能夠自行了斷，只有對付神出鬼沒的一陣風跟一片雲，我們才需要外來的幫助。」

秦風沉吟了片刻才道：「好！三小姐既是這麼說了，我們的立場就得完全一致，鐵總管，回頭我要個地方，辦兩個人，請你帶幾個靠得住的人在那兒等着。」

鐵飛龍連忙道：「有！有！就在您住的客棧後進，有一所獨院，那兒是從來不出租的，就是我們留下辦些私事的地方，也經常不斷地有咱們的人守着。」

秦風笑笑道：「就是有一棟三層小樓的院子？」

「是的，那棟樓上好像永遠不住人，其實樓上從來也沒有斷過人，因爲那兒最高，看得見客棧的每一處。」

秦風一笑道：「這倒是很高明的設計，每一個住進去的客人，不知不覺都在王莊的監視中。」

鐵飛龍有點訕然，也有點得意：「秦先生，這是沒辦法，王莊在周圍幾個縣城中是最富裕的地方。」

「總管太客氣了，遼東，遼北，除了奉天之外，還沒有第二處地方能跟王莊比的，說到要緊嚴密，王莊更是首屈一指，這都是鐵總管的功勞！」

「不敢，不敢，小的受王爺跟各老爺子的重託，不敢不盡心，秦先生，您要辦誰？怎敢勞您親駕呢，吩咐一聲，小的給您把人帶去就行了。」

「不，我說過了，我要辦的這兩個人你不敢惹，也不便惹，只有我才能治他們，你先去守着吧，我把人弄去時，你別出面，也不用管，而且要注意着四周，要是再有人想強闖進來，您也別聲張，最好是不聲不響地放倒下來，但又必須記住，下手可以重，可不能把人弄殘廢，打得重傷，躺上一年半載都沒關係，可不能斷手折臂！」

一聽他說得這麼嚴重，鐵飛龍臉上嚇得變了色：「秦少爺，這麼說來，王莊已經淌進了不少有問題的人了？」

「可以這麼說，但也不是太嚴重的問題，要緊的是不讓對方開口，不去盤底子，放倒再說。」

「秦……秦先生，您能否透個底，對方究竟是那一路的？」

「你先別問，問了恐怕就沒膽子辦事兒了，反正我是爲了你們好，絕不會叫你吃虧就是了。」

鐵飛龍浮起一臉疑色，但是看見哈瑞雲的眼睛又鼓了起來，似乎很不耐煩，只得趕緊走了。

他在那所小院裏才佈置好沒多久，就看見秦風跟哈瑞雲來了，後面跟着個伙計，提了個食盒，放在桌上，裏面是幾個下酒的小碟子，跟一瓶玻璃裝的酒，這玩意兒在北邊兒來說，還眞是希奇哈兒，也只有王莊才能拿得出來，鐵飛龍瞧着秦風跟哈瑞雲喝了起來，心裏眞犯嘀咕，他們不是要辦人嗎，怎麼又喝上了。

又過了一會兒，伙計帶了兩個人進來，一老一少。

鐵飛龍先還以爲是秦風要辦的人呢，顯得很興奮，湊近着由暗洞裏望出去想看看清楚。

看清楚了兩個人的臉形輪廓，鐵飛龍又有點失望，老頭兒叫老周是個潦倒落魄的琴師，女的叫小翠，是老周的徒弟，師徒倆到王莊來賣唱，來了兩三天，行動很規矩，但是來龍去脈不太清楚，本來像這種沒沒無聞的江湖賣藝人，也不會受人重視，最近爲了一陣風與一片雲的原故，有點風聲鶴唳，鐵飛龍才對他們較爲注意。

可是一開始就碰了釘了，一個手下摸進了小翠的屋子裏，巧不巧趕上人家在換衣服，一陣尖叫引來了秦風，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從哈瑞雲口中，知道了秦風的身份後，鐵飛龍才想到了這師徒倆跟秦風有點淵源，已經吩咐手下人撤銷對他們的監視了，這會兒看見秦風把他們召了來，益發證實了鐵飛龍的想法——他們一定是秦風帶來的耳目，現在要向他們探詢消息了。

鐵飛龍沒有預期的緊張與興奮，但是也很注意，他希望聽聽這兩個人說些甚麼？在王莊發現了甚麼？

鐵飛龍自信對王莊的控制已經很周備，不可能有甚麼紕漏了，但秦風顯然另有發現，這也是鐵飛龍急急想了解的原因。

可是鐵飛龍的猜測又錯了，秦風顯然跟這師徒兩人沒有甚麼牽連，因爲這所後院是王莊的秘密議事地，到了這兒就無需守密，有話可以直接說了，但是秦風却沒有談甚麼要緊的，信口寒暄幾句，就問他們會唱些甚麼？

小翠福了一福，飄了個媚眼，看起來倒是頗有幾分風情，笑吟吟地道：「爺，我們這些跑江湖的苦哈哈，那還會甚麼，只不過是幾段小調，幾枝小曲兒罷了。」

秦風點點頭：「嗯，有本子沒有？」

小翠翻翻眼，似乎沒聽懂秦風的話，周老兒趕忙上前彎腰鞠躬，陪着笑臉道：「回爺的話，這女孩兒不識字，幾首唱詞兒都是小老兒口授的，所以沒備本子。」

「那客人要點唱怎麼辦呢？」

小翠又嬌媚地笑了：「爺，這是上了王莊，才像了個樣子，以前都是在街邊路口，或者是小茶館裏隨口唱唱，由着客人們隨便賞，唱來唱去也不過是那麼幾首，從來也沒有人點唱，我們也不是上枱盤的材料，爺，您要是不嫌棄，我就揀會的巴結您兩首，先來一段兒十八……」

那個「摸」字還沒出口，就被周老兒喝斷了：「小翠，王莊的三格格在這兒，您怎麼能唱那種下流曲子，唱首文雅一點的，就……就是禿子溺坑吧！」

說着已經自顧把帶來的小櫈子放在一邊兒，坐下整整絃子，拉起過門來了，絃子還眞不錯，抑揚有致，一聽就知道下過一番功夫，可是小翠却似乎怔住了，第一次過門滑過了，沒趕上開口，好在周老兒很熟練，瞧了她一眼，又轉回過門上去，二度過門，小翠倒是開了口，但是又起得太沉，沒跟上絃子，咳了兩聲又停了，一直到第三次過門才算是合上了，「扁豆花兒開，麥梢子黃喲……嗳喲……」

第二句還沒接上，秦風已經搖手停止了：「姑娘，妳瞧過扁豆花沒有？」

好好的冒出了這麼一句，又把小翠給問住了，張大了口，不知道怎麼回答，也把在暗與的鐵飛龍給悶住了。

他實在弄不透那位少爺在玩兒些甚麼花樣？扁豆花兒在北方很普遍，誰都見過，六七月天兒，爬在架子上，開着紫紅色或黃白色的小花兒，挺鮮艷的，只是沒人摘了往瓶兒裏插，因爲這是王莊，秦風問這句話有甚麼意思呢？

更奇怪的是那位小翠，對方問得沒頭沒腦，却並不是甚麼難答的問題，爲甚麼答不上來了呢？

秦風見她沒回答，於是笑了起來道：「我就知道妳沒見過吧，這玩意兒就是你們那兒的×××……」

他說了幾個字，鐵飛龍可完全沒聽懂，也不知道說的是甚麼，但小翠可懂了，她笑着道：「梭喲！原來就是……」

才說到這兒，她忽而警覺地住了口，這下子連暗處的鐵飛龍也聽出不對來了，那一聲「梭喲」是東洋話，原來這娘們能說東洋話，而剛才秦風跟她說的也是東洋話。

但是鐵飛龍也只想到這兒，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快得令他目不暇接，雖然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過，發生的事也沒有一椿兒漏過他的視綫，但是依然快得使他無法相信。

首先是那個叫小翠的女子手腕一翻，袖口裏居然翻出一枚亮晃的七首，也不過才比了個姿勢，秦風的人已經迅速無比地捲進去，好快，好快！

小翠也不慢，秦風捲到她的面前時，她已經當胸一刀刺了出去，秦風沒有閃，也沒有躲，聽由那一刀捌在胸膛上，他的手掌却像一把利刃，對準小翠的後頭劈下去。

小翠只吭了半聲，就被那一掌劈得倒下地去，那個操琴的周老兒發出一聲厲嗥，挺着手中的胡琴砸了過來，

秦風還是沒躱，伸出手去，架住了砸下的二胡，拍啦一聲脆響，竹筒鋸成的琴箱砸得粉碎，而那根圓直的琴柱却彈起老高，脫出了周老兒的手，撞在石壘的牆壁上，發出了光郞郞的聲響，好傢伙，那竟是鐵的。

周老兒沒來得及出第二招，因爲秦風的攻擊很快，他伸手架住了砸來的胡琴時，身子已經半旋轉開去，雙脚連續飛踢而起，叭叭兩聲，都踢在對方的頸子上，周老兒身子也跟着秦風打兩個轉，然後才滾倒在地不動了。

交手一共三個照面兒，只不過眨眼光景，一場打鬥已經結束了，兩個人已經扒下了一雙。

鐵飛龍是識貨的，情不自禁地叫道：「好，好彈腿，鴛鴦飛鐵金剛，秦少爺，您眞行，眞行！」

秦風仍是笑吟吟站在那兒，臉上一副吊兒郞當的勁兒，够懶散，也够瀟洒，可是他的狀況並不太愉快！

小翠的那柄刀子還揷在他的胸膛上，入肌寸許，沒傷到內臟，可是已有鮮血滲了出來。

哈瑞雲尖叫一聲：「秦風，你受傷了，鐵飛龍，你還楞着看甚麼，還不快上外頭叫大夫去！」

秦風擺擺手：「沒關係，一點皮肉之傷，我屋裏有生肌療毒散，是寒家祖傳的方子，治外傷很靈，胸前的刀傷是小事，倒是我的膀子上挨的那一下不輕！」

他捲起袖子，雪白的小臂上一條瘀紫，四周紅腫了起來。

秦風看看傷處，輕嘆一聲道：「我估計錯了，以爲這傢伙最多不過三五百斤力氣，估計着還可以湊合，那知道他這一砸，少說點也有千把斤，而且又是掄着鐵傢伙，打得我眼前直冒金星，原來計算着是用擒拿手制止住他的，臨時逼得用了腿，恐怕也很難拿揑住份量了，對了！鐵總管，請你看看那個老傢伙的傷勢，頸骨斷了沒有？」

哈瑞雲駭然低呼：「什麼？一千來斤的勁道，你也硬拿血肉之軀硬往上挨，你以爲自己是鋼澆鐵打的？」

秦風聳聳肩：「沒關係，三小姐，我挨得起，我在家學了幾年三脚貓的功夫，就跑到京裏現能去了，結果處處碰釘子，回回挨揍，三天兩頭總是叫人抬着走的，

我咬着牙關挨，總算把功夫學成了，我的武功就是靠挨揍練起來的。鐵總管，勞勞駕去瞧瞧那個老的，趕緊找個大夫給他瞧瞧！」

哈瑞雲嗔怪地白了一眼：「你這個人也眞是的，自己受了傷，不趕緊調理，反而管人家……」

鐵飛龍彎腰拉起周老兒，只見他的腦袋歪向一邊，口中鼻孔中，兩邊的耳孔中都往外冒血，顯見得是不中用了，他放下老人，微帶畏色地道：「秦少爺，不用麻煩大夫了，他的脖子已斷，牙床也碎了，您那兩脚恐怕也有千來斤的勁道吧！」

這不怪他心驚的，因爲他扶起周老兒的時候，觸手堅硬，不像一般老人那樣鬆鬆軟軟的，那是練過氣功的徵候，而且他在挨上雙脚的時候，已經鼓足了氣，到現在還沒散呢，但仍然死在秦風的脚下。

他說秦風的兩脚有千來斤的勁道，祇是保守的估計，實際上他知道，周老兒既然在雙臂上能力撥千斤，加上這一身好氣功底子，秦風的雙脚，至少還得強上一兩倍，才能把對方立斃脚下，這份功夫簡直是駭人聽聞了。

鐵飛龍不敢表示出自己能看出多少，只有以一般的標準，隨口謅上兩句，秦風却哈哈一笑：「鐵總管，你眞是好眼力，連我脚下多少勁兒都瞧出來了，比我自己都清楚呢，不過我知道那兩脚要是只有千來斤勁兒的話，倒在地下的應該是我了，你也別打馬虎眼兒，我出脚多重你清楚，咱們不談這個，現在麻煩你找幾個穩妥的人，趕緊把這個死的悄悄地處理掉，絕不可漏出一點風聲！」

鐵飛龍忙道：「是，是，這個小的理會得，您放心好了，絕不會洩漏半個字兒出去的。」

秦風笑了一笑道：「洩漏出去，對我沒什麼，憑我跟清水的交情，我抗得起，但人死在王莊，恐怕人家不肯甘休，遷怒到王莊頭上來了，可就麻煩了！」

鐵飛龍又是一驚：「秦少爺，您說這兩個人跟清水社長有關係？是南滿會社派來的？」

「是的，據我所知，他們一個叫丹下正宏，一個叫濱戶芳子，是黑龍會中有名的殺手，這次是專門派來調查王莊的底細的，所以我才要特別招呼叫你們手下注意着點，不能弄成殘廢，也不能弄出人命，因爲東洋人很小氣，又要面子，揍了他們，他們怕丟人，也怕回去受責，被逼得切腹，自己會瞞下去，但留了記號，出了人命就瞞不住了！」

秦風說得輕鬆，鐵飛龍却嚇得焦黃了臉，徐徐地道：「秦……秦爺，他們眞是黑龍會的人？」

「那還假得了，上午你的人一鬧，雖然你沒摸出他們的底子，我可瞧出花樣來了！那個女的敞着上身往外跑，使我知道她不是中國人！」

哈瑞雲忍不住又要揷口了：「秦風，人家敞着身子往外跑，讓你看見了，就能知道人家是那一國的人？你倒是眞有本事，莫非人家背脊樑上寫了字兒？」

秦風笑了一笑：「差不多，早起那個女的一面叫，一面跑了出來，驚動了大家，圍着瞧熱鬧，她却一點都不在乎，光着上身，仍然指手劃脚地告訴大家，說有個男人摸到她屋子裏，這份從容，中國的女孩子絕對做不到，所以我知道她是日本人。一個中國女孩子，寧可叫人在屋子裏宰了，也不敢光着身子跑出來，即使萬不得已出來了，也一定是雙手護着胸前，彎下了腰，說什麼也不肯站起來，或是放下手去，讓陌生男人瞧見她的奶子的……」

哈瑞雲的臉微紅了一紅：「這叫什麼話，難道日本女人都是光着身子在街走，讓人瞧慣了的？」

秦風笑了一笑：「也不是這麼說，不過他們的習慣上，男女之分沒這麼謹嚴，日本人喜歡洗澡，泡大池子，許多公共浴池，不分男女，都可以入浴，在哈爾濱，我有次到日本人開的澡堂子裏洗澡，那時候還很早，我是頭一個客人，在池子裏泡得正舒服，門開了，我也沒在意，以爲是別的客人來洗澡，那知道來人到了池邊，向我行禮打了個招呼，居然是個女孩子，可把我嚇壞了，以爲她是找人的，正想告訴她說這是男浴池，她找錯地方了，那知道她脫下衣服，也到池子裏來了！」

哈瑞雲笑道：「這可眞有意思，你可眞是眼福不淺！」

秦風笑笑接着道：「跟着我又想，這個女的一定是個風月歡場女子，跑來拉生意的，我怕她找過來，只好躱到角上去，可是人家却自顧洗自己的，並沒有向我搭訕，再等了一會兒，別的浴客也陸續地來了，有男，有女，他們都是毫不在乎地脫掉了衣服下池子，泡乾淨了，爬出來抹乾身子，從容地穿衣離去，習以爲常，毫無忸怩之狀，因此我才知道，這是他們的習俗如此！也正因爲他們有這個習慣，所以她們才會不在乎別人的眼睛盯着她的光身子……」

鐵飛龍却苦着臉道：「格格，秦少爺，你們二位先別忙着討論那些問題，這兩個人……」

哈瑞雲道：「秦少爺不是交代下來了嗎？死的要秘密處理掉，受傷昏倒的抬出去，趕出王莊，給他們一頓警告，哦！對了，秦風說他們恐怕還有同伙兒，剛才這老頭兒一聲叫，很可能會把人引了來，你還得去招呼一下，來人必須得施以嚴懲，可不能再出人命了，一個人失蹤還好推托，要是再多上兩個，可就難以推說了！」

鐵飛龍點頭道：「格格放心好了，我已經照秦少爺的吩咐交代下去了，孩兒們絕不會誤事的，他們的手底下很能拿揑分寸，說好了只要人一隻手，那怕是自己丟腦袋，也不敢再卸下第二條胳臂，咦！格格也知道這兩人是黑龍會的？」

哈瑞雲點點頭，道：「當然知道，所以我才要麻煩秦先生來對付，咱們還惹不起這種麻煩！」

「那咱們這一來不是跟黑龍會幹上了嗎？」

鐵飛龍終於表露了他的疑慮，秦風笑道：「不會的，他們並沒有表露身份，

所以你們也可以裝作不知道，人是我打傷的，我對清水自然另有一番交代！」

鐵飛龍聽着，滿臉疑惑地道：「秦少爺，您既是接受了清水會長的聘請，又爲什麼要打傷他們呢！」

秦風笑道：「清水跟我提出那個問題時，我就向他表示，我做事講究乾脆，不來鬼鬼祟祟的那一套，要我代他辦事可以，就必須全權交給我，不能暗中又派些人監視，掃我的臉皮，他表示有點困難，因爲雙綫進行，是他們黑龍會一向的行事準則，連他這個社長都無法避免東京總社派人對他監視，但是我一再堅持，他表示要跟人商量一下，過幾天再給我答覆。」

「那麼他以後是否同意了呢？」

秦風傲然一笑道：「我只是跟他私人論交，既不是他們黑龍會的人，又不仗他們撐腰，更不靠他們吃飯，那有時間慢慢等他的答覆，我久聞王莊的盛名，是遼東遼北地帶一個安樂窩，就跑來見識見識了，正因爲我沒有得到他的正式答覆。所以先前你們問到我，我不能承認。」

鐵飛龍的眉毛皺得很緊，哈瑞雲却笑了起來道：「鐵飛龍，你愁個什麼勁兒，天塌下來有長子頂着，也壓不到你頭上，你做出這副如喪考妣的嘴臉給誰看？」

鐵飛龍苦着臉道：「格格，秦少爺沒有得到清水的正式答覆，那咱們現在把黑龍會的人打了……」

秦風笑道：「這個你放心，人是我打的，怪罪不到你們頭上，我叫你別露面，別問來歷，就是減輕你的責任！」

哈瑞雲道：「鐵飛龍，別說秦少爺答應擔得了，他就算不答應，咱們也抗得起，我向清水提出要求的時候，也聲明過，他們對王莊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派人來看看，但是一定得公開地明着來，不許偷偷摸摸，咱們只是跟他們合作做生意，又不是他們的部屬，凡事都該大家商量着作，那能吃他們這一套，清水最後答應了，也告訴我說是請了秦少爺前來，叫我們商量着辦！」

秦風笑道：「清水雖然沒有當面給我答覆，但是他跟三小姐把我給提出來，就等於是答應了我的要求，既然他答應了，我自然就得照我的方法，對他們派來的人，給點兒顏色瞧瞧！鐵總管，我們都是中國人，我說句知心話，跟日本人打交道，可不能太順着他們，你讓他一尺，他能伸進一丈來，只有硬碰硬，他還會瞧得起你一點！」

鐵飛龍只有點頭稱是，哈瑞雲見他臉上的愁色依然未展，笑笑道：「鐵飛龍，秦少爺的話沒錯，我跟黑龍會打交道不止一天了，也只有這個法子最有效。」

「至於這幾個人，本可客客氣氣請他們走路，可是這樣一來，他們以爲得了勢，說不定又會悄悄地派另一批人來！」

鐵飛龍道：「其實來就來吧，王莊也沒什麼可看的。」

哈瑞雲冷冷地道：「那是你的想法，在日本人眼睛裏就另外有一種看法了！」

鐵飛龍不禁一怔道：「格格，這是怎麼說呢？」

哈瑞雲冷冷地道：「黑龍會透過各種行業，打入中國的江湖圈子，起初都是合作，利潤極厚，使得一些江湖人拚命地跟他們靠近，接着就在那些人中間製造糾紛，引起內鬨，最後那些門戶，帮會，堂口，一個個都自己瓦解了，整個落入了黑龍會的掌握，這些例子我相信你不會沒聽見一點風聲，可是你做了什麼預防的行動沒有？」

鐵飛龍汗珠直往下滾，吶吶地道：「這個小的當然不會掉以輕心，不過以小的想，王莊可能還不會有這些情形。」

哈瑞雲道：「已經快差不多了，黑龍會的人已經悄悄地進來了，有什麼居心還不知道，但是絕不會是像我所請求，是派來帮助咱們對付一片雲或一陣風的，所以秦少爺跟我一提那兩個人是日本人時，我就主張施以顏色，如果你怕因此開罪了黑龍會，不妨把責任往我跟秦少爺身上推好了。」

「那裏！那裏，格格言重了，您的措施很對！」

秦風笑了笑道：「鐵總管，現在你應該明白我爲什麼要這麼做了，這兩個人是我出手對付的，在清水那兒，我自會有個交代，怪不到你頭上，不過我在王莊只是做客，以後黑龍會可能還會派人來的，也許會在私底下跟王府的人接觸，你必須要小心一點！」

「是，是，秦少爺，多謝您照顧，以後小的一定盡心。」

秦風再度一笑：「老實說，我對王莊的事根本不感興趣，對清水的托付我也無意接受，只是爲了三小姐跟我還談得來，所以我才插了一手，爲的是咱們都是中國人……」

「是！是！秦少爺高義，王莊上下都很感激！」

「別談這個義字了，王莊賺的是不義之財，我也不是行俠仗義的人，咱們都不够資格談那個義字。我只是爲了興趣，爲了喜歡管閒事，才自找這個麻煩。不過我想到黑龍會有意思在東北建立勢力打地盤，不找王莊，也會找上別的人，與其讓他們一把抓，不如把大權抓一半在咱們中國人手中，我跟日本人打交道不止一天了，磨出了那麼一點經驗，那就是不管日本人跟你多要好，對你多尊敬，他的心目中，你仍然還是一個中國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懂！懂！本來小的還不太明白，經您這麼一開導，小的完全懂了，謝謝秦少爺的指點！」

他的態度變得十分謙恭，但是秦風却輕輕一嘆：「我也許是多嘴，其實鐵總管是個聰明人，早就明白得很了，好吧，咱們不談那些，外面的事還得麻煩你去招呼一下！」

「秦少爺說那兒話，這是小的本份，小的應效力的，倒是牽累得秦少爺受了傷，小的太不過意了，其實秦少爺，您的身手高出他們許多，犯不着跟他們那樣硬拚的！」

秦風笑了一笑道：「鐵總管，我在這

兒只是客人，應了三小姐之請，稍微盡點心，可是我這人太懶，因此你已往該怎麼辦的，還是怎麼辦，別把我算在裏面。」

哈瑞雲也放下臉來道：「鐵飛龍，你也不瞧瞧，秦少爺爲了咱們王莊，胳臂上帶着傷，胸前還揷着刀，你不說趕緊找大夫來瞧瞧，還好意思說那種話出來，要是事事都要別人拿主意，你這總管又是幹什麼的？」

鐵飛龍忙又陪笑道：「是，秦爺的傷，小的可不敢亂拿主意，王莊那兩個蒙古大夫實在不怎麼樣，秦爺自己帶了祖傳秘方來，準保比他們高明百倍，至於王莊的大小事務，小的能作主的，自然就作主了，可是像如何對付黑龍會的人，小的可實在拿不定主意……」

哈瑞雲一笑道：「那你現在開始，就得捉摸着拿主意了，眞到不能決定的時候，不妨去請示一下李大叔，秦少爺說過了，他答應帮忙對付一片雲跟一陣風，但是用他自己的方法，不跟王莊發生牽扯！」

「那……秦爺只有一個人？」

秦風笑着道：「就是一個人才好辦事，鐵總管，不是我瞧不起貴莊的人，就以在廳上的事來說吧，一片雲混進來是千眞萬確的了，可是如若沒有內應，她絕不能把內情摸得那麼淸楚，把時間拿揑得那麼巧，我要是跟王莊的人明裏合作，恐怕一輩子也抓不到一片雲！」

鐵飛龍臉上又出現一片訕色，吶吶地道：「是！是！小的這就去查，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秦爺！您以後……」

「我以後還是王莊的客人，照樣花錢住店吃飯，你們也把我當個客人看待，就這樣行了，只希望總管交代一聲，別再像以前一樣，拿我當個特別的客人，不但在暗中釘我的梢，甚至於到那兒都有兩管槍跟着！」

鐵飛龍更爲難堪地道：「這……不知不罪，也不是對你特別，王莊對新來的客人總是要小心保護的，以後當然不會了，要是再有人那樣，那就是心懷叵測，秦爺不用客氣，該殺就殺，該宰就宰。」

秦風臉色一沉道：「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因爲今天我已經把黑龍會的人給得罪了，在清水那兒，我自有交代，可是這些日本鬼子氣量窄得很，上面沒有命令，他們很可能會爲了私怨來找我，再有那種事，我爲了自衛，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裝糊塗了，你必須交代淸楚，別讓我誤會！」

鐵飛龍連連答應了，這才眞正地走了，他手下的人很快就把小翠跟周老兒的屍體移了出去。

小樓中恢復了先前的樣子，只剩下哈瑞雲跟秦風兩個人，默然相視片刻，哈瑞雲才道：「秦風，謝謝你，爲家父去了個隱憂！」

秦風微微一笑道：「這我可不敢居功，剪除不動天王，你們早就有了計劃，只是借我挑個頭而已，而且我也沒有出力，完全是你們自己動的手。」

哈瑞雲微笑道：「沈二叔的事兒倒沒什麼，他只是專權一點，多少還得讓大家混下去，我覺得可慮的還是黑龍會，表面上他們似乎有心跟王莊合作，但在暗地裏，却無時無刻，不想把我們的基業奪過去，這次悄悄地派人來多半還是爲了這個原因，多謝你指了出來！」

秦風道：「那不算什麼，誰叫咱們是朋友呢，何況我做這件事也是爲着自己的興趣，這兩個傢伙蹬了我好些日子了，使我煩得很，早就想翦掉他們了，借用貴地，不過是爲了一個較爲說得過的理由！」

哈瑞雲哦了一聲道：「他們蹬了你好幾天了？」

「是的，幾乎是跟在我後脚來到王莊的，因此他們的目的也很可能是針對着我個人！」

「秦風，你眞能確定他們是黑龍會的人？」

「這倒假不了，我已經試過，用扁豆花兒做幌子，把女的問住了，我又說了句日本話，把她的底子給摸出來了，證實了她是日本人，就再也不會錯了，在東北混充中國人的日本人，準是黑龍會的班底，沒有第二家。」

「這就奇怪了，清水是黑龍會派遣在華的大頭目，你跟清水私交甚篤，他怎麼會派人釘你的梢呢？」

「這不算什麼，私情歸私情，公務歸公務，清水來華的目的是發展黑龍會在華的勢力，我跟他很接近，對他的底子很清楚，他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把我拉過去，一個是把我除掉，免得我碍手碍脚。」

「滿鐵會社是黑龍會的掩護幌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清水的中國朋友很多，爲什麼專會對你特別注意呢？」

秦風微笑道：「那或許是因爲我使他特別頭痛，我在哈爾濱認識他，在一次交手中使他吃了點小虧！」

哈瑞雲目中射出光來：「你在比武上壓倒過清水？」

秦風笑道：「不是比武，只是在私下的切磋，而且我也沒有壓倒他，只是使他吃點小虧！」

「據說他是扶桑三島年青一代中的頂尖高手，一身軟硬功夫無敵，在武道中已經有着紅腰帶的榮譽。」

「這大概不假，否則以他的年紀，怎麼會做到南滿株式會社的社長呢，憑心而論，他那一身功夫也的確够火候！」

「但是你居然能叫他吃點小虧，不就是壓過他了。」

「三小姐，話不是這麼說，我們只是私下切磋，而且我會的功夫很雜，一搭上手，南拳北腿，劈掌，擒拿，十段錦，什麼功夫都抖了出來，弄得他眼花撩亂，才找到機會，用內家沾衣十八跌的小巧手法，連摔了他兩跤。」

「摔一跤還可以說是失手大意，連摔兩跤就是眞功夫了，秦風，眞看不出你有這麼高的本事，難怪他對你如此推重了，你也眞會裝，在奉天，別人提起你來，都說你是個放浪不羈的花花公子，遊手好閒，一無是處。」

秦風笑道：「這倒不假，我本來就是這麼一塊料，妳沒聽人家說起我的一個笑話嗎？」

哈瑞雲笑道：「沒聽過，你有什麼笑話？」

「別人說挑出天下最簡單的十件事，一個小孩兒在半天之內都能辦得了的，交到我手中，費了十天工夫，我都能辦砸了五件。」

「這也不算太糟，你只辦砸了一半，到底還成了一半，要是交給我，最少也給攪和掉八件，因爲我打從出生以來，壓根兒就飯來張口，茶來伸手。」

秦風淡然一笑：「三小姐，妳還沒聽完我的笑話兒呢，我辦砸了五件，還有五件根本就忘了是什麼事兒！」

哈瑞雲笑得打跌，連連地敲着桌子道：「妙！妙！這個笑話妙極了，是誰那麼捉狹，想得這麼絕的？」

「第一次告訴別人的時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可是到了後來，又傳回我的耳朵裏，最少有三四十個來源，妙的傳來傳去，內容一個字兒都沒變，只換了來源而已，大概這個笑話把我形容得絕了，居然一字不能易！」

他的語氣中充滿了自嘲，可是哈瑞雲的眼中却射出了奇異的光來，凝視良久，才深沉地道：「秦風，第一次聽人家形容你怎麼樣，我不相信，我覺得你並不像別人所說的那麼窩囊，可是後來清水把你給提出來時，說了你半天的了不起，我還是不信，我覺得沒有他說的那麼好！」

秦風笑道：「現在你已看到我了，該知道我實在是個很平凡的人，清水的話確實是不能聽的！」

「不！現在我算是對你有了較深的了解，我倒覺得清水的話的確不能聽，因爲他對你不够了解，說得不够好，你比他所說的還要高明得多！」

秦風連忙道：「三小姐，妳這番知己之情，我是非常感激的，只是我懇切託你做做好事，讓我多活幾年。」

「怎麼？說你好還會折你的陽壽？你嘴眞要能這麼靈驗，就不必請你來幇忙對付什麼一陣風跟一片雲了，坐在家裏誇他們幾句，不就能把他們給誇死了。」

秦風無可奈何地嘆口氣道：「妳誇誰都可以，只是剛才妳對我的那番評語，最好別對人說，清水只不過略略點了兩句，就有黑龍會的殺手跟着來了，要是妳的那番話傳出去，還不定有多少人動我的主意呢？」

「那兩個殺手眞是爲對付你來的？」

「他們跟着我來的絕不會錯，是不是另有任務就不知道，也不必問，但是在清水面前，我會承擔起這碼子事兒。」

「秦風，你到底是在搗什麼鬼，我實在給你弄糊塗了。」

「也沒什麼，只是讓清水知道我是個心高氣傲，喜歡賣弄點小聰明的人，而且更是個好勇逞狠，愛用險招以求勝的一勇之夫，他才會對我放鬆戒備，上次他雖然在我手裏吃點小虧，把我捧上了天，其實他心裏明白，眞到我們兩個人認眞拚命一搏的時候，他有十成把握制我於死地！」

「哦！秦風，他眞有這麼厲害嗎？」

「是的，清水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强者，因爲他有胸襟，能够頌揚比他差一點的人。」

「但是他却不能容忍眞正比他高明的對手？」

秦風看了她一眼，笑笑道：「三小姐，這句話你以後最好也別跟人家說，否則你會比我更早挨到他的冷槍！」

哈瑞雲微微一笑：「怎麼會呢？我根本就不會武功，怎麼會威脅到他？」她的話沒有說完就被秦風的默視所阻，只得也默默地看着他。

相對默然了良久之後，哈瑞雲轉移方向地笑了：「秦風，你編的那個笑話並不好笑！」

秦風哦了一聲：「那是妳缺乏幽默感，別的人聽了都覺得我說得好極了，有趣極了！」

「一個駝子在路上滑了一跤，跌得四脚朝天，像個元寶似的，半天都爬不起來，看見的人都大笑不止，但是那個摔跤的駝子却絕對不會感到好笑的，聽了你的笑話，我的感覺却像是那個摔跤的駝子！」

秦風微微感到一震，開始用一種特異的眼光去看着她，似乎是第一次認識她似的，哈瑞雲先是低下頭，想避開他的眼光，但是很快地她抬起了頭，勇敢地對望着秦風，眼光銳利得像兩柄刀。

小樓中仍很寂靜，寂靜得沒有一點聲音，但是他們都在心靈中聽見了鏗鏘的金鼓交鳴。

哈瑞雲的目光銳利像刀，秦風的目光就像是鋒利的劍，寶刀利劍在作着無聲的對搏，誰也不肯讓誰。

又過了片刻，秦風似乎不想繼續進行這種冷鬥，首先收回了目光，那只是收兵，却不是撤退，他們並沒有分出勝負，大家都想以銳利的眼光去探索對方的秘密，但是都沒有成功，因爲他們的目光在沒有攻入對方的心胸之前，就受到了攔截，强而有力的攔截！

然後秦風像是又恢復了先前的懶散，聳聳肩，「三小姐，那個笑話只是我自嘲而已，跟你毫無關係！」

秦風有意使空氣轉爲和緩一點，但哈瑞雲却不肯放鬆，繼續地追擊過去：「不！在我聽來，就像是駝子摔了個兩頭不着地的跤，在痛苦中掙扎中，聽見那些嘲弄的笑聲一樣地刺耳刺心，因爲我們都是被別人看作百無一用，一事無成的人，但我們自己知道不是的！」

秦風忽然又笑了，露出滿口的白牙：「三小姐，妳記不記得我們初次相逢時，你抽了我一鞭子，只因爲我誇了妳一句漂亮，那一鞭打得好重！」

哈瑞雲也柔媚地笑了：「我却認爲打得太輕，我最討厭一個男人在我面前油嘴滑舌！」

「可是那一鞭子却挨得很冤枉，我這個人玩世不恭，對什麼都不認眞，唯獨在這一點上，我却很執着，我很少誇說女孩子漂亮，因此我說出了口，就一定是誠心誠意的，而且那一次幾乎就是我第一次說一個女孩子長得好看！」

哈瑞雲這次是眞正地笑了，笑得很開

心：「我知道，後來我聽人說了，也感到榮幸，也很後悔孟浪，所以我立刻就找到你，向你道歉了，那也是我第一次向人道歉，你可以去打聽一下，王莊的三小姐揍了人，幾曾道過歉的？」

秦風微微一笑道：「三小姐，對於妳道不道歉，我倒不放在心上了，挨了那鞭子後，我心裏一直在想一件事！」

「那一定是想我這個人怎麼如此不識好歹？」

「不！我想的比這更多，記得我告訴過你，我的武功是靠着不怕挨打而練成的，挨的揍越多，經驗越豐，功夫越强，到後來我可以說是很少挨揍了，可是那天妳的一鞭子我居然沒躲開，三小姐，妳說過妳不會武功？」

哈瑞雲的眉毛跳了一跳笑道：「你看我像學過的嗎？」

「看不出，怎麼都看不像，可是我對自己的功夫却很有信心，因此我實在難以明白，爲什麼躲不過妳的那一鞭。」

「胡說八道，那天你站在那兒根本就沒躲！」

「不錯，我沒躲，可是我的眼睛却一直看着妳的手，想測出妳的意向，好順着妳的勢子閃避，但是一直到鞭子挨在我身上，我始終沒有看出一點端倪，三小姐，說句良心話，我後來對妳感興趣，甚至於故意設法接近你，與其說是爲了妳的美麗，還不如說是爲了妳的鞭子。」

「哦，難怪你一直在我面前做些惹我生氣的事，處處跟我過不去，原來是想我再拿鞭子抽你！」

「不錯，但是我又失敗了，自從挨過那一鞭後，妳的脾氣似乎也改變了，不管我如何的刺激妳，妳都不肯動鞭了。」

「那是因爲我發覺第一次打錯了人，雖然向你道過歉，但是我心中始終有着一份歉意。」

「三小姐，我認輸，妳的確厲害，任何理由都駁不倒妳，任何詰問，妳都能振振有詞地解釋過來！」

「因爲我說的根本就是實話。」

「妳還堅持說妳沒有學過武功？」

「當然，不過我也不會像一般女孩子那麼好欺負，因爲我是在王莊長大的，殺個把人不當回事，只要手指頭輕輕一扣就行了，就像我不久前對二叔那樣，那可不叫武功吧！」

「當然，用手槍殺人不能算是武功，可是要練成妳那種鎭定，殺機不形於色，就非要有極深的武功修養。」

「沒那個事兒，以前王莊有個看更的老頭兒，早先是幹劊子手的，他殺起人來輕鬆得很，據說有一次他一口氣處決過四十名人犯，排着隊跪着，他一個個地砍過去，砍落四十顆腦袋後，他什麼事兒都沒有，洗洗手，又找人下棋去了，照你這麼說，他一定是個武林高手了！」

「那不同，劊子手是以殺人爲業，習以爲常，妳總不能說妳也是以殺人爲業的吧？」

哈瑞雲一笑道：「那倒不是，我只能說我以前就殺過人，那是我在九歲的那年，拿着手槍在花園裏玩兒，剛好有個該死的傢伙偷偷溜進了王莊，被我看見了，他想抓住我，不讓我聲張，結果我拿起槍，對準他腦袋上就是一槍，我總覺得很平常，至於你怎麼想，我可管不着……」

秦風嘆了口氣，他不得不承認遇上了一個對手，雖然他口頭上認了輸，但是心裏却絕不認輸，由於哈瑞雲的强辯，更激起了他的鬥志，他非要逼出這個女郎的底子不可，因此他笑了一笑：「三小姐，殺人的事算妳的理由成立，可是關於妳打我的那一鞭子，妳又怎麼解釋，妳可別又拿那些强辯的理由來搪塞，挨鞭的是我，對於妳那一鞭子我心裏有數，如果妳沒在上面下過十幾年苦功，絕不可能打在我身上，因此妳的理由叫別人相信是不够的，妳必須叫我相信，叫我承認。」

哈瑞雲笑了一笑：「假如我說出個你駁不倒而又心服口服的理由呢？」

「那我就承認我是條土狗，從這兒爬出去！」

哈瑞雲笑笑一指門口：「你爬吧！」

秦風微笑道：「三小姐，你說過的話絕不會賴，但是妳還沒有說出那個令我心服的理由呢！」

哈瑞雲傲然道：「理由很簡單，三姑奶奶從小就嬌生慣養，在王莊我爹那個王爺是有名無實，我這個格格却是有實無名，當我會走路行走開始，就沒人能管我，只有我揍人的份兒，五六歲時，我手裏就拿着一根小鞭子，有誰逆了我的心，伸手就是一鞭！」

秦風搖搖頭嘆息道：「在這種環境中，居然還能培養出一個知書識禮的三小姐，眞是很不容易。」

哈瑞雲的眼睛瞪了起來，道：「秦風，別以爲你受了傷，我就不能揍你，你要是再跟我這樣輕浮沒規矩說話，我就專朝你這條痛胳臂上落鞭子！」

說着手指指秦風紅腫的臂創，秦風也嚇得一伸舌頭道：「得！得！姑奶奶，妳倒是眞會挑地方，怎麼專找我的痛處呢，還好妳沒想到往我挨刀子的地方落鞭！」

「你胸前雖然破皮流血，但正是皮堅肉厚，最宜運氣的地方，遠不如胳臂上的內傷嚴重，我才不會上你的當，把揍你的地方挪過來的，一鞭抽下去，不叫你疼得掉眼淚，我三小姐就不配稱爲揍人的行家了。」

秦風又伸伸舌頭，做了個鬼臉笑道：「娘娘恕罪則個，奴才知罪，下次再也不敢了，奴才一片誠心，說的又是好話，娘娘怎麼也要賞下鞭子呢？」

哈瑞雲沉聲道：「叫你知道一下厲害，下次再用知書達禮四個字兒的時候小心點兒，雖然是好話，却不一定每個人都管用的，尤其在我面前，我知道我當不起，你用這四字來捧我，安的是甚麼心？」

秦風聳聳肩：「三小姐，那妳可冤枉我了，我說這四個字是一片誠心，絕無虛假的成份，而且我相信，除了我之外，也不會有人用這句話來誇讚妳！」

「那是說你的眼光特別？」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心尤物（四）

馮嘉・文　盧令・圖

逐步盤口供　火車遇怪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駕車飛馳，企圖擺脫他身後追踪而來的兩輛摩托車，但不成功，只好想法使兩輛摩托車均撞翻跌落在路旁。第二天，司馬洛到張根故居調查，按綫索他又找到一個相貌醜陋的老女人——八嬸。八嬸是十幾年前收買張春霞的，但現在張春霞不在這裏……

「你別管。」司馬洛說：「祇是回答我的問題好了！」

「她在這裏——已經幹了十七年！」八嬸承認。

「很好。」司馬洛說：「你叫她上來吧！現在！」

「唔——按那個鈴就行了！」她說。

司馬洛依她所指按了沙發旁邊那個按鈕。一面問：「這個老僕人，她叫甚麼名字！」

「阿桂姐！」

「唔。」司馬洛點頭：「阿桂姐既然是在這裏工作了十七年，那麼她一定對這裏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的！」

八嬸臉上的肌肉一抖，忽然明白她是上當了，但是司馬洛已把膠布遞前來，封住她的咀巴。她想說甚麼都說不出來了。

司馬洛吃吃笑：「一會兒，我會問阿桂姐關於阿霞的故事，如果阿桂姐的版本和你不同，那就妙了。」

八嬸馬上面如土色，這已使司馬洛相信，阿桂姐的版本與八嬸是一定不同了。

一分鐘之後，司馬洛再去按了一次鈴，而再兩分鐘後，阿桂姐就出現了。她首先看見的是被縛着的八嬸。她慌忙上前，問着：「你怎麼了?」

「別理她！」司馬洛在門後面走出來：「坐下來吧！」

阿桂姐窒了一窒。司馬洛又柔聲地說道：「不要叫喊，阿桂姐，爲了你自己着想！」

阿桂姐慢慢地轉過身來，看着那拿着槍的司馬洛，身子劇烈地抖了一抖，差點要在地上倒下來了。

司馬洛說：「坐下來吧！」

阿桂姐不由自主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你——你是想打刦，我——沒有錢！」她吶吶着。

「既然沒有錢，那你給我講一個故事好了，」司馬洛吃吃笑：「告訴我，阿桂姐，八嬸以前在這裏養過一個養女，叫張春霞的嗎?」

「哦，阿霞——」阿桂姐不由自主地轉向八嬸，八嬸慌張地掙扎着，咀巴發出唔唔的聲音，但是，她無法使阿桂姐明白她的意思。

「看着我，別看着她，」司馬洛命令，阿桂姐祇好又轉過來了。司馬洛說下去：「當然，阿霞的事，八嬸已經告訴了我，我祇是想考驗一下這是不是眞話吧了！所以，你最好不要對我說謊！」

「阿霞——已經不在這裏了！」阿桂姐吶吶着說。

「我知道。」司馬洛不耐煩地：「這一點是很明顯的！但是，你先從頭說起吧！阿霞是甚麼時候來的?而且是怎麼樣來的?」

「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樣來的。」阿桂姐吶吶着：「我來時她已經來了！」

「八嬸待她如何呢?」司馬洛問。

「還好！」阿桂姐說，似乎言不由衷地！

「唔，還好，不是很好。」司馬洛諷刺地說：「現在呢?現在阿霞又到何處去了?」

「我——不知道。」阿桂姐說。

「甚麼意思不知道?」司馬洛問。

「她逃走了之後就沒有回過來了。」阿桂姐說：「我不知道她到底逃到那裏去了！」

「她逃走了?」司馬洛詫異地說：「告訴我關於她逃走的情形，詳細一點！」

「她——她就是這樣走掉的，半夜裏悄悄地走掉。」阿桂姐說：「早上醒過來時她已不見了！」

八嬸不斷地在掙扎着，做出唔唔的聲音，她要制止阿桂姐說下去，但司馬洛索性用身子把她擋住了，使阿桂姐看不見她的。

「爲甚麼她要走呢?」司馬洛問。

「我猜她是不願意嫁給那位先生！」

阿桂姐說。

「那位先生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他的。」阿桂姐說：「但八嬸沒有告訴你嗎?」

司馬洛微笑：「她是告訴我的，正如我所說，我祇是想試試她是不是說謊吧了！告訴我，阿桂姐，爲甚麼八嬸一定要阿霞嫁給這位先生呢?」

「我不知道。」阿桂姐吶吶着，想看着八嬸的臉色，但是司馬洛的身子擋着，她無法看到：「但是我——我聽說那位先生，肯出二十萬元的聘金！他是很愛阿霞的！」

「但阿霞顯然不愛他！」司馬洛說。

阿桂姐可惜地嘆了一口氣：「年輕人總是這樣的，一天到晚講甚麼愛情，就不知道謀生是多麼辛苦的！」她顯然並不同情張春霞的做法！

「八嬸沒有勸她嗎?」司馬洛問。

阿桂姐又要看八嬸的眼睛，但是看不到，她祇好自己拿主意回答：「八嬸有勸過她的，而且打了她一頓——」

「哦?」司馬洛笑：「怎麼打法?」

「打得很重！」阿桂姐說。

「用什麼打?」司馬洛問。

「打得很兇！」阿桂姐吶吶着：「春霞全身都是棍痕，躺了一天都不能動，然後，在第二天晚上，她便逃走了！」

司馬洛轉向八嬸，瞥了她一眼。八嬸的眼睛翻白着，就要暈倒似的。她一定正在担心自己未來的命運了。

「還有呢?」司馬洛問着。

「沒——沒有了。」阿桂姐吶吶着：「沒有了！」

「這裏有一張阿霞的照片嗎?」司馬洛問。

「沒——有！」阿桂姐搖着頭：「她很少拍照片！僅有幾張她已帶走了！」

「謝謝你，阿桂姐。」司馬洛說：「你可以去睡覺了！」

阿桂姐難以置信地看着司馬洛，她簡直不敢相信司馬洛就這樣放過她的。

「去吧。」司馬洛柔聲地催促道。

阿桂姐去了。她轉身，戰戰兢兢地走向門口。她當然沒有看見司馬洛從衣袋裏取出了一隻小小的金屬圓筒，也沒有看見司馬洛用這隻金屬圓筒的一端對準着她。接着，司馬洛一扭那隻圓筒，便有一根金屬小箭「籚」的一聲射出來，刺進了阿桂姐的後腿。阿桂姐震了一震，想伸手去摸摸中箭的地方，已經沒有能力。她的身子軟軟地倒下來。

她很可能會就此滾下樓梯的。但司馬洛在她倒下之前已經趕到了，一把抱住她。那小箭頭上沾着的痲醉藥很快就發生作用，阿桂姐已經失去了知覺。司馬洛把她抱過去放在沙發上，又替她把腿上的箭拔了出來。那箭祇是刺中了腿子邊緣的皮肉部份而已，並沒有給她造成很大的傷害。阿桂姐不是一個壞人，司馬洛是不想傷害她的。他也不想向她射這一箭，不過，他卻是逼不得已的。

司馬洛轉身，向八嬸走過去。八嬸恐怖地拚命掙扎着。她大概是想逃走，但是她已經給縛了起來，當然逃不動的。司馬洛又回到了她的身邊，居高臨下地看着她，吃吃笑着。

八嬸的喉嚨發出唔唔的聲音。她看見司馬洛的手一伸，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從袖管裏滑了出來，落在他的手中。司馬洛把這匕首執住了，慢慢地遞前，刀尖對着八嬸的鼻子。八嬸掙扎得更厲害。她苦是苦在不能做出甚麼聲音來。如果她能出聲求饒，也許還會好一點的。

司馬洛的刀子在八嬸的耳根上揩着，淚珠從八嬸的眼眶湧出，大顆地滾下來。然後，司馬洛才把她咀巴上封着的膠布撕了下來。

「我——我可以解釋。」八嬸慌忙地說。

「很好。」司馬洛說：「解釋吧！但，這一次你最好說眞話！」

「我說的是眞話！」八嬸說：「不！我是說，我現在要說眞話了，情形正是如阿桂姐所說的，祇不過我不敢告訴你！」

「爲甚麼不敢告訴我?」司馬洛問。

「你——似乎是關心她的人。」八嬸說：「你也許不會高興我這樣對她！」

「那麼，阿霞現在到底到甚麼地方去了?」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

「你最好想清楚才告訴我。」司馬洛說：「因爲我不想你再說謊話！」

「我眞的不知道！」八嬸發急地說：「她已經逃了，難道她還會來找我?」

「那麼，爲甚麼你又叫我去找這個馬光?爲甚麼你說阿霞是嫁給了這個馬光的呢?」

「也許馬光會知道呢！」

「爲甚麼馬光也許會知道?」司馬洛問。

「因爲是馬光負責來處置她的！」八嬸說道。

司馬洛覺得脊骨一凉：「處置?甚麼處置?說得詳細一點。」

這一次，八嬸似乎是眞的不敢說謊了。她把事情說得相當詳細。原來馬光是他們這個龐大的販娼妓集團之中，主持暴力的部門的人。那即是說，如果有甚麼人需要用暴力對付的，就交給馬光去辦。

「沒有人能從我們的掌中逃出去的！」八嬸說：「不然的話，我們也很難在這一行裏立足了！」

她告訴司馬洛，阿霞的逃走，這件事情也是給交到馬光的手中的。馬光負責去把阿霞找回來。這是馬光的工作。

「馬光有找到她嗎?」司馬洛問。

八嬸聳聳肩：「我聽說他已經找到她了！」

「馬光沒有把她送回來嗎?」司馬洛問。

八嬸搖頭：「沒有，阿霞使我很失望，我決定讓她吃點苦頭。於是我叫馬光做主！隨便他把她交給誰。我們在好幾個地方都設有妓寨的！」

「而馬光可能是把她交到其中一間妓寨去了?」司馬洛問道。她一面爲張根感到難過。他的女兒的遭遇竟是如此錯綜複雜的。而這還祇是這件事情的一個開始而已，再下去還會查出一些甚麼，那是更難預料的。

八嬸點點頭。

「爲甚麼你剛才又叫我去找馬光呢？」司馬洛又問。

八嬸沒有做聲，但司馬洛也可以猜得到了：「馬光可以解決我，是不是？馬光是負責暴力方面的事情的！」

「我——我沒有辦法——」八嬸吶吶着。

「總之。」司馬洛說：「如果我要知道阿霞的下落，我就要去問馬光。」

「祇有馬光能告訴你！」八嬸說。

「你已經把全部眞話都告訴了我嗎？」司馬洛問。

「我——全都告訴你了！」八嬸吶吶着說：「眞的！」

「但你還是沒有說爲甚麼你們要殺死那二個私家偵探。」司馬洛說：「又爲甚麼你們花那麼大的努力要殺死我！」在她能否認之前，他又說下去：「照你所講，阿霞並不是一個甚麼大人物，即使她給找到了，也沒有大碍的！爲甚麼你們這樣怕有人會找到她呢？」

八嬸看了司馬洛好一會，後來終於以問題回答了司馬洛的問題：「司馬洛，你眞是來找阿霞的嗎？」

「爲甚麼這樣問？」司馬洛問。

「因爲我們的情報是，你不是眞的來找阿霞的，你找阿霞祇是一個藉口。你是另一個組織，要來侵佔我們的地盤的！」她頓一頓：「你是嗎，司馬洛？」

「不，我不是。」司馬洛柔聲地說：「而且，我也祇是要找到阿霞而已。在現在的形勢之下，我是不必對你說謊的，是不是？」

八嬸困難地咽下了一口唾沫：「是的，你不必對我說甚麼謊！」

「是你們殺死了那二個私家偵探？」司馬洛問道。

「你——不能證明這一點的！」八嬸說。

「是你們派人到汽車旅館去暗算我。」司馬洛說：「而當暗算不成功時，你們又對阿雄威逼利誘，使他對我供應假情報，使我去踏入一個陷阱？」

八嬸又咽了一口唾沫：「你也不能證明這個的！」

「我祇是問你是不是的！」司馬洛於是大聲喝道。

「是眞的！」八嬸慌忙地說：「是眞的！我——不會再對你說謊了！」

「你也最好別再對我說謊。」司馬洛說：「因爲我是有辦法試出眞假的！」

八嬸點點頭，又困難地咽下了一口唾沫。現在她顯然是絕對相信司馬洛有這種辦法的。

「你說你們接得情報，說我要擊破你們的組織，這情報是那裏來的？」司馬洛又問。

「這個是查不出來的。」八嬸說：「我們祇是從可靠來源知道這件事的！」

「你們的可靠來源似乎並不可靠了！」他說。

司馬洛又掏出了他那隻射箭筒來。八嬸的眼睛一睜：「你——你要殺死我？」

司馬洛看着她，愁悶地嘆了一口氣：「八嬸。」他說：「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想殺你的，但可惜我沒有殺女人的習慣，我不忍心下手，事實上，我從來不忍心殺死一個全無抵抗的人！因此，祇好留給別人以後再來對付你了！」他舉起了那隻射箭筒。

「不要！不要！」八嬸尖叫起來。

「別害怕。」司馬洛微笑：「我祇是想你睡幾天覺，不要打擾我去找馬光談判吧了！你工作得那麼辛苦，也實在該休息一下了！」

司馬洛的射箭筒對着她的臉頰。八嬸的眼睛恐懼地睜得極大，眼球像要爆裂開來似的。她知道她是無法懇求司馬洛不發箭射她的了，而她又害怕抵受那中箭之苦。

「記着一件事，八嬸。」司馬洛柔聲地說：「我不是來破壞你的組織的，我也沒有興趣管你們的事情！我祇是要找到阿霞，所以你們以後也最好別再向我找痲煩，否則是自討沒趣了，因爲你們是鬥不過我的，明白嗎？」

八嬸點點頭。而在她不在意的時候，司馬洛忽然扭動了那隻射箭筒。那一波金屬小箭「刷」的一聲射出，穿進了八嬸那多肉的臉頰。在這樣的近距離之下，這枝小箭的射力是十分强大的，不但射進了八嬸的臉頰，而且還從另一邊臉頰出來了一半！

「呀——」八嬸痛苦而恐怖地叫着，那枝小箭就橫梗在她的口腔之內。不過她的痛苦及恐怖倒也不會維持太久，因爲，那箭上的痲醉藥很快就發生效力，八嬸的眼睛一呆，眼珠慢慢地浮上去，人便倒下來，失去了知覺。

司馬洛站起來，低頭看着她微笑。八嬸總要四十八小時後才會醒過來的，因爲，痲醉藥的藥力很難解除，祇能等它自己慢慢過去。八嬸要睡兩天才會醒過來，而當她醒過來之後，臉頰和口腔的傷也要使她好幾天之後才能說話。到那時，司馬洛早已和這個馬光好好地談過的了！

然後，司馬洛就慢條斯理地離開了樓上，從正門出去。當他下到樓下時，他看見走廊中一度門虛掩着，有燈光透出來。他好奇地走過去，向門內窺望一下。

門內是其中二個少女，已經睡着了。她們似乎是天體運動的愛好者，因爲她們還是一絲不掛的。而在睡中，她們的姿勢不能算是雅觀，但是司馬洛却站了二分鐘才肯離開。有時，他覺得男人的本性眞是可怕，見了陌生的，毫無感情的女人也一樣會十分衝動。這是許多罪惡的來源。也許，正是因爲壓抑這種本性，才會引起許多罪惡的事情？這一點是沒有人能判斷的了。

司馬洛依依不捨地離開那屋子，步行了一段路，找回他停在暗處的一部車子。現在，司馬洛忽然有了一陣强烈的慵倦之感，因爲，他已經是一個疲倦的人了。這兩天，他做了太多的事情，而祇得到太少的睡眠。他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睡覺，最好就是倒下來就睡。但他知道暫時還不能睡。起碼在離開這座城市之前，他沒有睡覺的時間。

司馬洛把車子直開到火車站去，由於這是一部偸來的車子，不方便穿州過境的，他祇好去坐火車了。雖然火車是比較慢

一些，但火車也有一個優點，就是能在那上面睡覺。

司馬洛到達火車站的時候，火車還有五分鐘就要開行了。這正合他意。他毫無意思在這裏逗留下去，愈快能夠離開也就愈好！

他買了票上了火車，佔了一格私人睡廂，而且在休息之前先打了一個電話，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長途電話，要接通無綫電話，接到張根的遊艇上去的。

張根仍然沒有睡。一個經營多種事業的人，尤其是兼營賭業的人，睡眠的時間總是古怪一點的了。

「司馬洛。」張根聽見他的聲音就哈哈笑起來，似乎心情很好：「原來你還沒有死！」

「也差不多死了！」司馬洛嘆了一口氣。

「你查出了甚麼嗎？」張根問。

「查出了不少。」司馬洛說。

「告訴我吧！」張根焦急地說：「告訴我！你查出了甚麼？」

「我還是等絕對肯定了的時候才告訴你吧。」司馬洛說：「現在我打電話給你不是要向你報告成績，而是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問吧！」張根說。

「究竟你是爲甚麼要找尋你的女兒？」司馬洛問。

「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嗎？」張根說道：「我還以爲我們已經談得很清楚的了！」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嗎？」司馬洛問。

「當然沒有了。」張根有點豈有此理地說：「你爲甚麼會這樣問我？」

「我祇是想澄清一些疑點吧了。」司馬洛說：「告訴我，除了賭場之外，你還經營應召業嗎？」

「司馬洛。」張根吼道：「我要你馬上收回這句話！開玩笑是有限度的！」

「你可以否認的！」司馬洛說。

「我當然否認。」張根怒吼道：「我從不幹這種事情的！爲甚麼你這樣問？」

「有人相信，你想侵佔一個販賣妓女的集團，所以凡是去查的人都要死了！」

「我不知道是誰告訴你這個。」張根說：「但總之這個人是說謊的！我祇是要找到我的女兒！」接着一愕：「但，我的女兒和這個甚麼集團有甚麼關係？」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可能很有關係，也可能一點關係都沒有。」

「總之，我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張根說：「人們指控我的都是謠言！」

「你說我就相信好了！」司馬洛說。

「司馬洛。」張根又焦急地道：「有希望嗎？你認爲有希望找回她嗎？」

「很有希望。」司馬洛說：「放心好了！如果她是存在的話，我會把她找回來的！」

「記着，司馬洛。」張根說：「我是不怕花錢的！」

司馬洛不禁微笑。將來他遞上給張根的賬單會是很可觀的，起碼，那上面就會包括他那部被毀壞了的車子的代價了。

「我記得的！」司馬洛說。

「等一等。」張根說：「這裏還有個人要跟你談談的！」

「誰？」

張根吃吃笑：「你不會反對和她講話的！」接着，另一把女人的聲音就接上來了，說：「司馬洛，猜猜是誰？」

「瑪莉。」司馬洛驚喜地說：「你怎會和張根在一起的！」

「我常常都和張根在一起的。」瑪莉說：「因爲張根是我的老板。我是常常要向他報告業務的！」

「哦，原來是這樣！」司馬洛說。

「你現在在那裏？」瑪莉問。

司馬洛告訴了她他在那裏。

「火車上？」瑪莉同情地說：「那種地方怎睡得着呢？」

「張根聽得見我說話嗎？」司馬洛問道。

「不！」她回答。

「不錯。」司馬洛回答她剛才的那一個問題：「這種地方是睡不着的！我最希望就是睡到你的床上！」

瑪莉爽快地笑起來：「我也希望！三天之後我會有一個星期的假期，三天之後你能回得到來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如果事情進行順利，我是回得到來的，爲了你，我會更加努力！」

「這才是個好孩子。」瑪莉說：「現在你要到那裏去？」

司馬洛把他的目的地告訴了她，但不告訴她是去幹甚麼，也不把他工作的情形告訴她：「事情完結了之後，保證你會知道的！」他說：「目前，我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床。床的債我實在欠得太多了！」

「好吧。」瑪莉說：「你去睡吧！以後再見！」

電話掛斷了。在張根那豪華的遊艇上，那間豪華的房間裏，瑪莉呆呆地看着電話筒。忽然，一隻灼熱的手掌按在她的屁股上，使她一跳跳了起來。那隻手當然是張根的，因爲這房裏沒有別個人了。她憤怒地把張根的手打開：「你怎麼了？」

張根吃吃地笑道：「你不是在害怕我的吧？」

「我和你現在不過是職員與老板之間的關係。」瑪莉仍然憤憤地說：「你沒有權這樣對我的！」

「放心吧。」張根微笑：「我就是當你是我的職員吧了，並沒有其他。事實上，你是我最寵愛的職員，因爲你替我幹了那許多工作，你知道那一種女人我才感興趣的！」

「我祇是希望你別忘記這一點！」瑪莉冷冷地說。

「既然你連父親一樣的碰一碰也不接受，那麼我以後就不碰你好了。」張根吃吃笑着：「這樣的職員，我是非巴結不可的，如果失去了，我的損失可就大了！」

瑪莉沒有做聲，祇是向房門口走去。

「瑪莉。」張根叫住她：「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情。我們正在談的事情，還沒有談完呢！你正在向我報告業務呢，記得嗎？」

「我——」瑪莉用手撫着額：「我不大舒服，明天好不好？」她皺起了眉頭。

「瑪莉。」張根搖頭嘆着氣：「你怎麼了？這個司馬洛，爲什麼會忽然使你變得那麼厲害！」

「這與司馬洛無關！」瑪莉否認着，就走出去了。

張根聳聳肩，表示無可奈何。

× × ×

那邊，在火車上，司馬洛已經睡着了。他差不多一倒下就睡着；他是那麼累。

他不相信有任何人會追到火車上來找他，不過，他仍然很謹愼。他在那小小房間內佈下了兩種保險的設備。第一種設備就是用一條幼綫縛住了一隻空的汽水瓶，瓶子垂到車窗外，綫的另一頭則縛住門球，如果有人從外面把門推開，那麼玻璃瓶會給從窗外拉進來，在地上打破。假如司馬洛當時還未醒，玻璃瓶的打破，也會使他醒過來的。

第二種保險設備就是，他的人睡到了床底下去。如果對方知道他是在這火車上，如果對方能突破他這兩重防衞措施而把他殺死，那他是眞的天命該絕了。

佈好了這兩重防衞之後，他才在「床」上一倒。由於他是那麼安心，所以一倒下便睡着了。而且那是無夢的酣睡。

當時醒過來時，他不是被驚醒，而是給飢餓弄醒的。因爲他除了需要睡眠之外，也需要食物。他一直都沒有機會好好地吃一頓飯。不過因爲他實在太累了，所以他才先倒下來睡一覺吧了。現在，爲睡眠的需要已被滿足了之後，食物的需要便又抬頭了。

司馬洛打一個呵欠，從床底下爬出來，披上上裝，略梳了一下頭，走向門口，一時也忘記了門上佈的防綫，拉開門，那隻汽水瓶就給從窗外拉了進來，他於是連忙接住，汽水瓶才沒有打破。

他把門關好，沿着走廊前進。

他覺得當他出去時，走廊的盡頭似乎有人影一閃而沒。他看看錶；現在是距離天亮大約還有兩個鐘頭；誰會走在外面那走廊中呢？這個時間，大多數人都已經睡了。

不過，也許是太多心了，怎可能有人跟他到火車上來了呢？而且，既然他能走在走廊上，別人也能走在走廊上了。

司馬洛聳聳肩，走到餐卡，坐下來，那裏祇有一個侍者在着，除了他之外祇有另外兩個顧客。那個侍者打着呵欠走過來，對他說道：「對不起，先生，祇有火腿蛋！」

「火腿蛋就火腿蛋好了！」司馬洛說：「祇要快一點！還有給我一杯紅酒！」

侍者寫着單子走開了，司馬洛坐在那裏等着，忽然又有了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覺得有人正在注視着他，覺得他仍然與危險同在。

他皺起眉頭，迷惑地搖了搖頭。這是不可能的。誰會危害他呢？沒有人可能跟踪他來這裏呢！而且，也沒有人在注視他，那另外兩個食客都不在看他。

不過，司馬洛知道他這感覺是不會錯的，因此他便採用一個安全的角度坐着，那就是背靠着牆角。

沒有人來危害他。事實上也沒有人進來，侍者把他的火腿蛋拿來了。司馬洛於是狠吞虎咽起來。

不過，司馬洛的危險感覺的確沒有錯。在這火車上，的確有着一個會危害他的人，就是他剛才看見走廊盡頭一閃的人影。現在，這人正在火車的電話間裏打電話。他正在說：「是的……是的，我相信他他正在餐卡裏吃東西……他是獨個兒的，會再回去睡覺的，因爲火車要天亮之後才停站，他沒有甚麼地方好去的！……對了，就是在第二卡，他的廂房是第二一八號，也正是從車頭數回頭，第十九個窗口的裏面……唔，爲甚麼不讓我來動手呢？我祇要隔着門給他兩槍……我不會給捉着的……好吧，好吧，我明白，爲安全計！很好！車頭那邊數回來，第十九個窗口！」

那人掛了電話，也走到餐卡中去，不過看都沒有看一眼司馬洛。他祇是在一張桌子坐下，叫了一杯咖啡。司馬洛也有心地注意這個人，但是也看不出這人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如果這個人準備對他不利的話，應該可以從眉目之間看出來的。但是他却看不出。這當然是因爲，這個人並沒有打算直接對他不利。

司馬洛匆匆吃飽了肚子，又覺得想睡了，因爲他到底是還沒有睡夠的，而且，正如那人所說，這車廂上沒有別的地方好去，也祇好回去睡覺了。

於是他離開了坐位，回到他的睡廂去了。

那個喝咖啡的人看着他走了，咀巴上不禁現出一個得意的微笑。

司馬洛回到他的睡廂裏，把門關好，鎖上了，再佈好了那一重的玻瑰瓶防綫，然後他鑽進床底睡下，成爲他的第二重防綫。

在餐卡裏，那人喝完了咖啡，却仍然坐在那個憑窗的位子，向窗外張望。外面的荒野是漆黑一片的，除了遠遠一條公路的路燈燈光之外，就沒有其他的光綫了。那人不停地看錶似乎若有所待的。後來，當侍者過來替他收拾起咖啡杯子時，他搭訕着問：「這鐵路有一段是與公路平行的，甚麼時候才到達那一段路的呢？」

那侍者打了個呵欠，看看那人的腕錶。他經常在這車上工作，對這些事情是應該很清楚的。他說：「快了，還有半個鐘頭吧！」

那人看看錶，又繼續等，侍者把咖啡杯子拿走了。

本來，在急行的車中看着窗外的景物，眼睛是會很疲累的，但是現在這人却不覺得，因爲窗外沒有光，祇是一片漆黑，根本不見移動，因此他並不覺得累。他這樣凝視了大約二十五分鐘之後，窗外的景色才稍爲有一點變化。燈光開始出現了，那是因爲火車愈來愈接近一條公路。那條公路的燈光開始使人感到刺眼。那條公路現在距離鐵路大概仍有五百碼左右吧，不過却是漸漸向鐵路這邊斜斜地伸過來的。他知道在不遠的前面，公路和鐵路就會更加接近了。

這人開始興奮起來了。腰也坐得直了一點。他的眼睛更加定定地注視着窗外。

這時，他也看見，在那條公路上，一部跑車正在飛馳着。那是一部開篷的跑車，車身是矮矮的，車上坐了兩個人。

那是一部很名貴的跑車，行得很順滑。現在已經可以跟得上火車了，但是可以看得出，這部車子還未開盡速度的。如果需要的話，它仍然可以開得比現在的速度更快。

那人凝視着這部車子。

忽然，那部車子又離開鐵路遠去了，那是因爲前頭的路上有一座小山，那部跑車必須繞過那座小山。

有一分鐘時間，公路給那座小山遮住了。當它再出現的時候，它却已很貼近鐵路了。距離鐵路不超過一百呎。那人看見，車中的其中的一人擧起了一件長形的東西，像一挺輕機關槍的。那正是一挺輕機關槍，而那人是正在向火車瞄準。

從車頭數回來第二卡車卡，第九個窗口。這是那個喝咖啡的人在電話上報告。那部跑車加速了，到了第二節車廂的旁邊。鐵路所在之處是比公路略高的，因此那人也需要把輕機槍略爲提高一點。到了角度和速度都適宜時，那人便扳動槍機，槍咀迸出火星。

車卡的身上出現了蜂巢一般的子彈洞，漆成綠色的木板，被子彈穿過了之後就變成是原來的木顏色了。而且那些洞開得很準確，全部都是開在第九隻窗子的窗下的。

司馬洛從夢中驚醒了。起先，他完全沒有想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他的本能告訴他，他最好是伏着不要動。而且，這樣也正好了。如果他貿然爬起身來的話，他就正好中槍斃命了！

由於汽車所在的地方是低過火車所在的地方的。因此子彈射過來必須採用斜綫，從下向上。如果司馬洛是睡在床上的話，那是難免遭殃的。那床上也已經開滿了蜂巢一般的子彈洞了。但，司馬洛却是睡在地上的，角度關係，子彈很難射中他。而且，火車的外殼，近車頂之處有差不多一呎高是鋼板而非木板。子彈即使是平射，也還是射不進去的。

司馬洛在兩秒鐘之後就已經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因此他更緊貼地面躺着，不敢爬起身了。他祇是取過了他放在身邊的那把手槍。

一面，他也不禁對對方的手法感到佩服。這方法是一面倒的方法，對方可以襲擊他，他却不能還擊，也不能追捕對方，由於公路與鐵路根本就是兩種環境，他不能從鐵路跑到公路上去。即使失敗了，這個方法仍然可達到保密的目的，仍然可以不讓他知道，是誰主使攻擊他的。

但，對方是怎知道他在火車上，怎知道他是在這一卡車卡的？事實上，現在的對方又是誰呢？不是八嬸的人，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了。八嬸沒有可能這麼快就醒過來，而且也沒有可能知道他是坐火車走的。

那麼一定是那些在幕後挑撥的人了。那些告訴八嬸的集團有人要侵佔地盤的人，現在，當利用八嬸他們殺死他不成功之後，他們又自己來動手了！

這些人怎能消息如此靈通？

對方似乎是決心把工作做得很澈底的。那機關槍聲連續了二分鐘才停下來。一定是一夾子彈都用完了，而子彈洞多到那車身的木板就像變成透明了。

司馬洛利用這一段空間略爲爬高一點，把車廂的門開了，閃出去。外面的走廊中並沒有人，顯然，機槍掃射的事是還未被發覺的，由於火車行駛中的聲音照例相當吵，機關槍的槍聲在這火車的吵聲中是不大刺耳的。

他記得前兩個窗口有一個小房間是空的。他於是走到這小房間去，推門而入。對方應該不可能知道他是到了這邊來的。

司馬洛挨在窗口旁邊，望出窗外，看見了那部跑車。那部車仍然維持着和火車一樣的速度，既不超前，也未落後。司馬洛知道那車中的機關槍手是正在換子彈，而他們是仍然打算再來一次射擊的。

司馬洛也在作着射擊的準備。他也掏出了他那隻來福槍的槍柄，把手槍裝在上面，於是便成爲了一把方便遠程射擊的手槍了。

那輕機槍又響起來，仍然是射向司馬洛原有的那間睡廂。司馬洛的咀巴展開，成爲一個狠狠的微笑。他是不愛開殺戒的，但是，對於那些悍然危害他的性命的人，他却不同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他是不必負上良心上的責任的。

當那把輕機槍在不斷噴火的時候，司馬洛就把槍咀擱在車窗的邊緣上，對那部跑車瞄準，不是瞄準車中的人，而是瞄準車輪。

他鎮定地扳動了槍機。在火車行駛之中，槍聲並不太刺耳，而且，其他的乘客，也都是關緊了窗門，享受着車廂中的空氣調節設備的。事實上，那機關槍掃射了那一大陣，也還是沒有甚麼人知道的。

除了那個在餐卡中喝咖啡的人。

那人是看着跑車中的人開槍，槍咀中閃出來的那陣陣火光，使他感到十分興奮。他把杯子捏得那麼緊，幾乎要捏破了！

接着，他就看見那部急行中的汽車忽然失去了控制，車身一側，就向公路邊直衝出去，車子打了兩個轉，然後滾離了路邊，他看見車中的其中一個人被抛了出來，然後，車子就被急行中的火車抛落在後頭，視綫被一座小山遮住了，一時看不見，接着小山後面紅光一閃，遠遠傳來隱約的「隆」一聲。

他知道那部車子已經爆炸了。他的臉色立時着白下來，捏着杯子的手也鬆開了。這不會是意外，開車的人決不會是低手，沒有理由用一個低手來開車做這件工作的，由此可以想見，這部車子的失事，必然是司馬洛的所爲了。他們要殺司馬洛沒有成功，反而被司馬洛所殺！

現在他是不能幹甚麼的，而他也最好不要幹甚麼。電話中的上級對他的指示果然不是毫無根據的，司馬洛的確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他實在不明白司馬洛怎能在機槍掃射之下仍然生存，而且還有機會還擊。但他明白了一點，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最好還是不要妄動了。他也沒有把握能殺死司馬洛。

於是他離開了座位，到電話間去。他要去打一個電話，報告他們已經失敗了。

另一方面，司馬洛在那間沒有人的小房間裏，則正露着一個滿意的微笑。他的槍射得很遠，他是向車子的車輪瞄準的，

一槍就射中了車輪，而他也是祇要射一槍就够了。祇是一槍，那部車子的車輪便破了，車子失去了控制，這比較射車上的人更有效得多。

但，司馬洛却不是一個會給勝利冲昏了頭腦的人。他並沒有浪費時間陶醉於他的勝利之中。他迅速而鎮定地把槍再拆開來，在身上放好了，一面已經回到了他原來那間千瘡百孔的睡廂。他拿了他那隻簡單的行李箱子，便又走出來，走到最近他的車門口，推門出去，到了兩卡接駁處的那座小台上。火車仍然在急行着，離開機槍掃射那個地點已經相當遠了。

司馬洛小心地看看車子外面。現在火車經過的是一處大致平坦的草坪地區，這是跳車最理想的地點了，草地是柔軟的，而且那些草很短，可以看得出草地上的中間並沒有暗藏着甚麼石頭。於是司馬洛輕輕一跳，便跳了下去。他並沒有跌倒，祇順着衝力跑了一段路，便站定了。

然後，司馬洛就開始向他來時的方向走回去。走向那部汽車失事的地點。轉眼之間，那列火車已經在他的視綫中消失了。火車上的人，可能仍然不知道出了甚麼事，明天，當有人發覺纍纍的彈痕時，可能一樣不明白究竟是出了甚麼事。

火車行走，祇是走了十幾秒鐘的路程，以步行追回這條路程，却要花許多倍的時間，司馬洛步行了差不多二十分鐘，才回到那個汽車失事的地點。他找到了那部車子，已經燒得成爲一團焦黑。開車的人留在司機位上，當然是已經死了，燒得連面目都辨不清楚！

但是那另一個人呢？

司馬洛一手拿着手槍，另一隻手提着他的行李箱子，小心地前進着，在那荒郊中繼續找尋着。

他找尋的範圍並不太廣，因爲那人是在失事時才給拋離車子的，不會給拋到太遠，而他也用不着找不久。很快他便找到了。那人就躺在一堆長草之中，一動也不動，司馬洛第一眼看見他時，就已經知道是凶多吉少了。一個死去了的人，和一個暈去了的人躺法是不同的。不能明顯地說出有甚麼不同。總之，有經驗的人是一看就看得出來的。司馬洛把這人翻轉過來。不錯，這人果然是已經死了，他的死因主要不是因爲他給從車中拋了出來，而是因爲他跌落的地方剛好有一塊十分崢嶸多角的石頭。前額在石頭上一撞，他就這樣完了。

司馬洛喃喃地咒罵起來。這人的運氣也很壞。他想留一個活口來回答他的問題，結果也不成功！早知如此，他就不下火車了。

司馬洛聊勝於無地在那人的身上搜索了一遍，當然搜不出甚麼來。那人身上祇有起碼的證件。活着，那人也未必能告訴他甚麼，死了就更是一點價值都沒有了！

司馬洛坐在那裏，遲疑了一會，再看看錶，終於提起了箱子，步行着向鐵路方面走回去。一面，他的腦子就好像一副電腦似的在運動着，分析着至今爲止，他所遭遇到的一切事故的細節，但結果却轉不出甚麼來，因爲他所需要的資料並不足够。電腦所吸收的資料不够，就轉不出答案來了。他的腦子也是如此。不過，他的腦子比電腦更優勝一點的地方就是，他的腦子有靈感。他的靈感告訴他，答案已在不遠了。祇要再增加一點點資料，祇是一點點資料，答案就會出來。

也許，馬光就能供給這一點點額外的資料吧？

司馬洛很急於見到馬光了。不過，無論他怎麼急，他都不能馬上就見到馬光的，他還要步行這一段長長的路。

終於，他的步行完畢了，他可到達了鐵路的旁邊，他把箱子在地上一放，就以箱子代替櫈子，坐了下來，等着，一面仍在用着他的腦子，好像一副電腦似的轉動着，分析着。但他最後轉出來的答案仍是：資料不足。

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他所等待的東西來到了。那就是一列火車了，與剛才他離開那一班所走的路綫是相同的，祇不過遲一小時開行，因此也遲一小時到達這裏。司馬洛提起了衣箱，等着。當火車經過他的前面時，他就急急地奔跑，抓住車門的鐵欄扶手，翻了上車。

夜深人靜，並沒有人知道他上了車。司馬洛在車中找到了一間空的睡廂，就進去，鎖上了門，老實不客氣地睡了下來，這一次，他是睡在床上了。他斷定這一次對方是絕對不可能再會找到他的。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會睡在這裏，如果對方也能知道，那是注定他的命絕了。因此他睡得很熟。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日上三竿，火車差不多到站了。

× × ×

八嬸對司馬洛所說的馬光的地址是眞的，而且也眞有馬光這一個人。但司馬洛見不着馬光，却不是八嬸的責任了。

那是誰的責任？則連警方都不知道。

當司馬洛乘的士到達馬光所開設的豪華的餐廳的時候，餐廳的門口有兩部警車和圍着不少閒人在看熱鬧。

司馬洛擠過人叢，看見餐室門口的地方有些血漬，有些警方的辦案人員正在用白粉劃綫，拍照及搜集證據之類。司馬洛不禁皺起了眉頭。因爲這裏顯然發生過一件傷人的案件了。

接着他看到了餐室那破碎了的壁櫥上那些子彈洞，眉頭就皺得更緊了。因爲那些並不是普通的子彈洞，經驗豐富的司馬洛一看就知道，那些乃是機關槍子彈造成的洞！情形看來似乎是，有一個人在這餐室的門口被人以機關槍掃射。那麼，司馬洛是有一個值得他同病相憐的人了，因爲剛剛昨夜，司馬洛也是曾被人用機槍掃射過。

司馬洛低聲地咒罵起來。因爲，他差不多可以猜到這個被掃射的人會是誰了。普通人也許會被人圍毆，刀劈，甚至用槍擊，但是給人用機槍掃射却是不會的。不是重要的人，決不會給人用機關槍掃射！要重要到像司馬洛，或者像馬光這種人，才有資格享受機槍遭射的命運的。他爲甚麼呢？爲甚麼馬光剛好會在這個時間遭受槍擊呢？

一雙手在司馬洛的肩上一拍，司馬洛嚇了一跳，一轉身，槍已差點拔出來了。

不過，好在眼前閃現的是一張熟悉的面孔，而且，在記起這個人的名字之前，他的腦子的過濾部份已經通過了，承認這是一個沒有危險性的人物。

「司馬洛。」那人驚喜地說：「你在這裏幹甚麼？」

那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穿着一套看來已經太殘舊了的西服，一臉都是皺紋，有一副熟悉人情世故的模樣，這是一個便衣警探。即使司馬洛不認識他，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便衣警探，更何況司馬洛是認識他的。

「阿扁！」司馬洛驚喜地和他握手：「你在這裏又是幹甚麼？」

「當然是辦案！」阿扁說：「我還沒有改行呢！」

「我的意思是說，你怎麼會在這個地方？」

「我給調到了這裏來！」阿扁拉着司馬洛的手，說：「我請你喝杯茶！」

司馬洛望望馬光那間餐廳：「這裏不行嗎？」他顯然是明知故問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餐室當然是要暫時停止營業的。

「你在開玩笑嗎？」阿扁白了他一眼道。

「究竟發生了甚麼？」司馬洛指指那餐廳，問道：「有人跳樓的嗎？」

阿扁又以很古怪的眼色一瞪司馬洛，然後拉着司馬洛，走進一間比較下級的咖啡室。他們在一個卡位坐下了，叫了兩杯咖啡，然後阿扁嘆了一口氣。

「司馬洛。」他說：「你究竟是來這裏幹甚麼？你出現在這裏，決不會是偶然的！」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司馬洛說：「你大概也看見吧？我是剛剛坐的士來的！」

阿扁小心地看着他：「也許，你會知的，爲甚麼有人要用機槍掃射馬光？」

「馬光已經死了？」司馬洛問着，有點害怕阿扁的答案。

「沒有。」阿扁搖頭：「祇是肩部受了傷！現已送進了醫院！」

「那你爲甚麼不問馬光自己呢？」

「馬光這種人，你以爲他會說眞話嗎？」阿扁不屑地道。

「馬光是那一種人？」司馬洛問。

「司馬洛。」阿扁沒好氣地道：「你又來和我開玩笑了！」

「我祇知道馬光是幹打手生意的。」司馬洛說：「對嗎？」

阿扁點頭：「難以想像，有人用他的手段來對付他！」

「究竟發生了甚麼？」司馬洛問道。

阿扁聳聳肩：「這間餐廳就是馬光開的，馬光每天上午都到這裏他的辦公室來吃午飯，做一些賬，然後才離開的。差不多每天都是如此，從不間斷，但是今天，他離開的時候就出了意外，一部車子經過，有人在車中用機關槍向他掃射。馬光到底不是等閒人物，他也是幹那一行的，因此他還能及時跳開閃避。祇是肩部中槍而已！這是目擊者的口供！」

司馬洛呷了一口咖啡：「沒有人能說出，究竟爲甚麼會有人要用機槍向他掃射嗎？」

阿扁搖頭：「也許你會告訴我吧！」

「我告訴你？」司馬洛表示莫明其妙：「我還是剛剛到達這裏的，我能告訴你甚麼呢？」

阿扁嘆口氣：「別和我開玩笑好不好，司馬洛，你以爲我會白請你喝這一杯咖啡的嗎？我也不會難爲你的，我祇是想你供應一點非官式情報！你出現在這裏，你一定是和這件案子有關的！」

司馬洛沉吟了一會，終於問：「阿扁，你是主持偵查這件案子的，是不是？」

「我但願不是的。」阿扁苦惱地說：「但我是！」

「那麼。」司馬洛微笑着：「也許你可以帮我這個忙——」

「媽的。」阿扁吼道：「我問你的話，你一句都沒有回答，現在，你又要我來帮你一個忙了！」

「讓我坦白告訴你。」司馬洛說：「我是來找馬光的。我要問他一些話，一些重要的話，但可惜我來遲一步了！」

「問一些甚麼話呢？」

「告訴你也沒有用的。」司馬洛說：「而且我也不方便告訴你！總之，似乎有人不想我問到這些話，於是馬光就遭此橫禍了！」

「敢向馬光動手的人，一定不會是小人物了。」阿扁說：「究竟是誰？」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就是正在找尋這些人！」

阿扁懷疑地看着司馬洛：「那麼你想我帮你甚麼呢？」

司馬洛聳聳肩：「先讓我把情形對你講清楚吧，阿扁。這些人要殺死馬光滅口，但是他們沒有成功，馬光的活口還是留着。他們會追到醫院下手的，那時，你的手上又要多一件謀殺案了！」

阿扁深吸一口氣：「他們會這樣？」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會這樣的，除非你先讓我見着了馬光，讓我問了我要問的話，那麼，他們就再沒有理由要殺他了！」

阿扁取出香烟來，深深地吸了一口。

「這是不合手續的！」

「你不是主理這件案子的嗎？」司馬洛問。

「但我也不能帶一個外人進去的。」阿扁深深地吸着那根香烟：「這是不合手續的！」

「我有一個辦法。」司馬洛把他的香烟拔了下來：「聽我說吧！」

他把他想到的辦法告訴了阿扁：「這個辦法怎麼樣？」當阿扁遲疑着時，他又慫恿地繼續說：「我要找的人實在也是你們要找的人，我找到了你們要找的人，你們也會得益的，對不對？」

「好吧！」阿扁說：「試一試好了！」司馬洛滿意地拍拍阿扁的肩：「碰見你眞是一件好事，阿扁！」

× × ×

那些人要進一步殺死馬光，實在也不是一件易事的，因爲，馬光的病房的房間之外，經常守着三名他的保鑣。

沒有人能隨便進入馬光的病房的。她們必須經過這兩個保鑣，而這兩個保鑣們大概也不會把任何人放進房內。

大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一個穿着白袍的醫生沿着走廊走來了。那二個打手也向這個醫生小心地打量了一遍。

「怎麼樣？」那醫生不耐煩地說：「連我都不能進去嗎？」說着把鼻子上的眼鏡托起一下。

「一天究竟要進去幾次？」其中一個保鑣不耐煩地問。

「這要看病情而定。」那醫生說：「一天應該要進去幾次，就進去幾次！隨便你吧！如果你不想你們的老板復原，那我遲一些再來好了！」醫生說着就一個向後轉。

「好了，好了！」其中一個保鑣祇好退後：「進去吧！」

兩個保鑣向兩邊讓開了，醫生推門而入，然後又關上了門。

床上的馬光轉過來看着醫生。馬光是一個瘦削的人，瘦到近乎乾的程度，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而且看樣子，他是那種根本就不會笑，而且脾氣十分古怪的人。

現在他開口說出來的那句話也是祇會發自脾氣古怪的人之口的。他說：「媽的，醫生，我受的傷是右邊，怎麼連左邊也都痛起來了呢？」

醫生微笑：「讓我看看吧！」他在床邊坐了下來。馬光把左邊的病袍袒開，露出左肩來。醫生搖搖頭：「不，讓我看胸部！」

「但我現在是這裏痛！」馬光抗議地說道。

「痛有時是很奇怪的。」醫生慈祥地說：「你這痛很可能是心臟的影响！」

馬光祇好拉起病袍，露出胸部。

「心臟在那裏你知道嗎？」醫生微笑着問馬光。

「你是醫生，你找出來吧！」馬光不耐煩地吼道。

醫生在他的胸部摸索着，最後手停在一處，說：「唔，這裏是了！你知道，有些人的心臟是生長在另一邊的，因此，打中心臟部位的子彈，就偏偏打不死他！不過，我看你却是正常的！如果刀子在這裏一戳，你就必死無疑了！」醫生說着，吃吃笑起來。

馬光一手抓住醫生掛在胸前的聽診器：「媽的，醫生，你聽着我說，」他兇暴地道：「我不喜歡聽這種笑話，事實上，我根本就不喜歡講笑的！」

醫生的手一動，一把明晃晃閃亮亮的刀子就忽然從他的衣袖裏滑出來，滑進他的手中。醫生就指住馬光心臟的部份了。

馬光的嘴巴張開，醫生冷冷地說：「馬光，叫一聲，刀子就進去了！」

馬光好不容易才能夠把聲音咽回喉嚨裏。

醫生微笑：「讓我自我介紹吧，馬光先生，我的名字叫司馬洛，而我實在不是甚麼醫生。但當然，你應該認識我的，因爲你就曾應八嬸之請，而派過好幾個打手去取我的性命！」

馬光的嘴巴祇是張成一個大洞。

「但我是很大方的。」司馬洛說：「我並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祇是來要跟你談談吧了！」

那張大的嘴巴慢慢闔上。馬光說：「媽的，司馬洛，你究竟想怎麼樣？」

「我要的是很簡單的。」司馬洛說：「我想找到張春霞！你知道的！」

「你不會是祇要這個吧？」馬光不屑地看着他，一點也不相信他的話。

「八嬸的遭遇你知道。」司馬洛說：「如果我是搶奪你的組織的話，我早就已經把八嬸殺死了！」

「你今天早上也想殺死我！」

「那不是我。」司馬洛氣結地說：「我是剛剛到步的，信不信由你！」

馬光懷疑地打量着他。他不能不相信司馬洛的話了。到底，司馬洛現在雖然是可以動手殺死他，也並沒有殺死他呢：「那麼，是誰要殺我？」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正是要把這些人找出來！」

馬光迷惑地皺着眉頭：「我倒想不出甚麼人有甚麼理由要殺我的！」

「現在告訴我。」司馬洛說：「阿霞到何處去了？張春霞！」

馬光的嘴唇緊緊地閉着。

「你不是逼我開刀吧？」司馬洛說着，把刀子在手中轉動着，那刀尖似乎快要穿進馬光的皮膚裏了。

「媽的，拿開這東西。」馬光一額大汗：「你快把我的心給挖出來了！」

司馬洛吃吃笑：「你不開口，我就祇好替你開心了！我是指開心動手術！」

「我——忘記了。」馬光說：「我經手的女人那麼多，我不一定對每一個的名字都記得的！」

「別騙我。」司馬洛搖着頭：「這一個你是非記得不可的！你知道爲甚麼嗎？因爲那些人要制止我找到張春霞，而你可以告訴我張春霞的下落！你也最好告訴我，因爲告訴了我之後，這些人就沒有需要殺死你了！而且，告訴了我，我也會容易把這些人找出！實在，馬光，我和你不應該是敵人而應該是朋友。」司馬洛說道。

馬光舐着嘴唇：「爲……爲甚麼有人要阻止你找到她？」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可以答應你，我會查出這些人來的。」

馬光想了一會，搖搖頭：「我不知道張春霞在甚麼地方！我不知道！」

「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好了！」司馬洛說。

馬光再想了一想，點點頭：「好吧，不過，這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於是，他便把他所知道的故事告訴了司馬洛。

自然，馬光與張春霞第一次接觸，就是在張春霞逃出了八嬸的家之後，八嬸把找尋這個女孩子的工作交給與馬光。

馬光在這方面是專家。如果讓他去處理警方的失踪少女的檔案，他一定可以把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不過，馬光的工作却不是找尋失踪少女，而祇是使少女失踪。他很快就找到了張春霞。

照他們的規矩，張春霞是會給賣到南洋的礦區去做妓女的。賣到那邊去的通常都是次貨，而且到了那邊去之後，是永不能再見天日的了。張春霞不是次貨，但她逃走，因此就要以此作爲她的懲罰。

但，張春霞是個很能幹的女孩子。她居然說服了馬光把她留下來。她說她是一個處女，她的第一次是可以換一大筆錢的，何必浪費在南洋的礦工身上？

「她說得有道理。」馬光說：「這世界上有不少怪人！就有些人是不惜重金，千方百計地要求得一個女人的初夜！」

司馬洛深信其說。起碼，照他所知，就有一個張根是如此的。

「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口才又好。」馬光說：「她把我說動了！」

「於是，」司馬洛微笑：「你就扯一次皮條，是不是？」

（未完）

黃滿榮毀椿道歉

華希

自古相傳，中國功夫，各門各派，俱是各有其獨特之處，如果手上有些斤兩的拳師肯把生平的絕技傳給後輩，功夫方面，那就愈練愈精，可惜的是這一點，大部份拳師都是把百份之六十的武藝傳給後人，準備萬一他的門徒當中有人背叛師門，仍有辦法克制，此外還要顧慮到這一點，如果全部武功教給某一個徒弟，自己將來年老，氣力不繼，那就無力打贏他了，憑甚麼管束門徒呢？因此之故，所有師傅都抱着這個原則，以爲手上的武功只能教授六成，絕不能夠把全部教給所有門徒，因此之故，一代代的傳下來，便有些武功失傳了，點穴就是其中的一種，以近人來說，孫玉峯最擅長的一套醉八仙拳，屬於羅漢門，眞正學到這一門功夫的人，非常之少，由此類推，可見功夫方面會得失傳，跟師傅的心理有關。

照武林中人稱述，黃隱林教武功給徒弟，也是如此，故此，他的拳脚雖然極精，稱做廣東十虎之首，可是，一代代傳下來，沒有一個門人追得上他，就算他的首徒黃滿榮，跟他習技多年，已經很有成就，仍是無法盡得他的衣砵眞傳，其他門人就可想而知了。

黃隱林從小就歸依佛門，剃度爲小沙彌，星龍長老因爲他朝夕跟隨自己，服侍左右，把少林正宗的拳法傳授給他，甚至平生最擅長的內外八仙拳，易筋十八掌，不吝惜的敎授給他，苦練十年，後來黃隱林還俗，在廣州設館授徒，他的館規極嚴，即使是首徒黃滿榮，亦屬如此，並不因爲這個門徒的武功精湛，就把渾身武藝傳授給他。

說到黃滿榮，他沒有跟黃隱林習技之前，曾經向一個姓江的武師習技，此人頭大如斗，綽號江大頭，除了固定的武館費用之外，還向門徒借錢，當然是借了就永不還的，借錢給他較多的門徒，就學到功夫較多，否則，只是敷衍算數，當時黃滿榮對他很不滿，後來離開江館，改赴黃隱林那邊習武，五年之後，他的拳技已經遠在江大頭之上，有一天，他的經濟發生問題，忽然想及江大頭以前所借的欵，便立即登門拜訪，請江大頭如數歸還，江大頭說：「我收你的錢，敎了你功夫，天公地道，何以要我還錢呢？」

黃滿榮說：「武館規定要交的學費，不必歸還，可是，學費以外的欵項，那就有借有還，才算得合理。」

江大頭說不過他，只好推說現時沒有錢，叫他等候一會即外出籌借。

黃滿榮在江館等候了很久，由下午一點鐘等到黃昏仍不見他回來，突然光火，連打幾掌，把他插在地上的木樁打斷，借此示威，跟着對坐館的人說：「限江大頭三天之內把前借欵項交還，如果沒有錢，請看此樁。」

說完他就憤然離去。

江大頭深夜然後回到武館，看見入地的木樁給人打斷，心裏暗想，黃滿榮的功夫突飛猛進，掌力雄偉，必非黃滿榮的敵手，正在徬徨不已，忽然看見有兩個木匠帶着木樁以及工具進門，自稱奉了黃隱林師傅之命，到來安裝新的木樁。

江大頭聽了，然後放心，照情形看，必然是黃滿榮的事情給師傅知道，譴責他不要如此放肆，同時派人來重新裝置木樁。

照情形看，大概黃滿榮不會再來追債了。

事後江大頭然後獲悉此事的眞相，當日黃滿榮確是拆了江館的木椿之後，回到黃隱林武館，談及此事，黃隱林極爲不滿，說：「追討欠債，本來合情合理，可是，討債不遂，就要出手示威，那就太過野蠻了，對付朋友，尚且不可，對付以前敎過自己功夫的師傅，更加是不應該的，我雖然年老，雙目失明，不過，我仍有一套連環拳法，可以破你的上下八仙拳法，並且敎給你的師兄弟，此人是誰呢！我不便說明，如果你繼續放肆的話，我就叫他把你當衆擊倒，使你無地自容。」

黃滿榮知道師傅素來所說的話，說一句就是一句，從來沒有說謊，聽了暗吃一驚，原來師傅還有另外一套拳法可以破他的內外八仙拳，更加敬畏，立刻對黃隱林認罪，而且負責喚木匠到江館從新裝置木樁，以後不再登門追債。

雖然這一段小故事沒有說出連環拳法是何種招式，能够把星龍長老傳授下來的秘傳絕技內外八仙拳擊敗，但仍可知道當時武館的規矩甚嚴，而且知道黃隱林並非把全部武功教給最得意的徒弟，由此類推，大多數有名氣的拳師都是抱着這種心理，把自己的秘傳絕技保留一部份，容易尅制門徒，使他們不敢放肆，假如失明，就把絕技中的「絕技」教授給另外一個徒弟，借此尅制他。

民間技擊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八絕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開泰在客棧內一睡至天亮，醒時發現靴子裏五彩珍珠不見了。金開泰找到孫琴報告，孫琴惱怒並對曹玲懷疑，但金開泰不相信，後曹玲設了一計——曹玲扮一貴婦，拿着空箱子到奇珍店言稱有五彩珍珠出售，突然間有人來刦走了空箱子，金開泰追踪而去，刦掠者在路邊打開箱後知已上當，此時金開泰抓住對方，但對方用刀傷了金開泰，暗處出現那個偸五彩珍珠的中年人，金開泰向他討回珍珠，對方不肯，而孫琴也就在此刻出現……傅清和來到縣城，住在客棧，金開泰很容易地就和他交上了朋友，目的在於監視他。

惡毒狙擊手　神龕下探秘

「哦?」孫琴臉上的溫和之態倏然消失了。

「妳對曹玲的看法未必正確。」

「這麼說，你是不相信我了。」

「就算妳的看法正確吧！那妳就不該輕易放過曹玲，咱們應該追根究底，弄個水落石出。」

「我放過她，自然有我的原因。」

「我倒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

「你不必知道。」

「大掌櫃！妳未免太專橫了。」

「金開泰！你大概不是現在才知道我專橫吧。」

金開泰的面色很難看，但他還是忍住了。

「大掌櫃！」他緩緩地說：「我拿妳的錢，就是伙計，當然一切都要聽妳的。不過，我要聲明一件事。」

「說吧！」

「從今天算起，我只是在這兒再待三天。」

「開泰！別忘記你已經拿了我五千塊錢。」

「錢可以退。我總不能爲了區區一萬塊錢而給妳當一輩子的伙計，何況我這次答應爲妳幹活兒也不是爲了想賺那一萬塊錢。」

「難道還有別的緣故?」

「不瞞你說，我跟曹玲早就有約，原本就要到這兒來，妳找上我，那只是順便的差事。」

孫琴冷笑着道：「你倒是很會順便賺錢。」

「我是實話實說，妳不要見怪。」

「你方才說，錢可以退。」

「是的，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條件，我就退錢，雖然我已經爲妳跑了腿，而且還挨了一刀，不過我不計較。」

「錢可以退，可是另外一樣東西你能退嗎?」

「哦！」金開泰迷惑了。「是什麼東西?」

「一個女人的溫情，你昨晚剛享受過的。」

金開泰眞想大笑，那也算是溫情嗎?那只是慾情，他把那件事當成一個夢，他永遠也不會去想念那個女人。

「嗯?」孫琴臉上浮現得意的笑容。

「我想，那也許只是一個荒唐的夢而已。」

「那絕對不是夢，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就算是事實，也有法子解決。」

「哦！你倒說說看，你到底有什麼法子?」

「那不是黃花閨女，也不是名門閨秀，大概是妳在那兒找來一個土娼，妳付了多少錢，我還給你。」

孫琴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地大變。

「大掌櫃，我有什麼話說錯了嗎?」

「不管你的想法如何，那個女人的夜渡資却相當高，高到令你無法子付得起那筆代價。」

「如果眞是高到令我付不起，我也認了。」

孫琴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你的性命。」

金開泰先是一楞，接着却笑了。

「大掌櫃，你在開我的玩笑。」

「我可是說正格的。」

「那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女人呀，你怎麼……?」

「聽清楚，昨晚那個女人就是我。」

像一道閃電倏地擊中金開泰的頭頂，强烈的震動幾乎使他跳起來，他凝視着孫琴，竭力想像如果她身無寸縷時她的體態是何等模樣，再與他殘留的記憶去對比，眞是孫琴嗎?眞是她嗎?金開泰無法子作出肯定的答案。

「金開泰！你多早晚聽說過孫琴有價錢?」

「大掌櫃，你可不能硬栽贓，昨夜無燈，誰也沒跟誰打照面，無憑無據……」

「我有憑據。」

「哦?」

「你背脊的右邊有一個痣子，約莫豌豆般大小，我該沒有說錯吧?」

金開泰啞口無言了，這應該說是一個不爲人知的生理上的秘密，而孫琴却知道，那還有什麼話說?

「金開泰，還想賴嗎?」

金開泰那張紅潤豐腴的臉這會兒一定是綠的，如果孫琴在明顯的情況下投懷送抱，他一定不敢碰，在江湖道上，在每一個人的嘴裏，孫琴就是閻王爺的妹妹呀！

「你這個小沒良心的，」孫琴幌了過去，輕佻地在金開泰臉上擰了一把：「昨晚上還那麼死去活來的，今兒個竟然要撒腿走人……」

「大掌櫃，妳說的敢情都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這又不是光彩的事，我還硬往身上攬呀！人家喜歡你嘛，又不好意思……只得用這個法兒……開泰，你要是負了我，我一定不饒你。」

孫琴媚勁十足地靠進金開泰的懷裏。

金開泰已經感覺到有一副無形的鎖鍊套上了他的手足，他的頸子，他這一輩子的奴隸似乎已經當定了。

突然，一個寒噤使他將孫琴推開。

「大掌櫃，有一件事我可得要再三聲明……」

「瞧你，」孫琴一根手指頭戳在金開泰的太陽穴上。「說話那股子生份勁兒，左一句聲明，右一句聲明的。」

「大掌櫃！眞的，我有一點要鄭重聲明。」

「好，你愛聲明你就盡管聲明吧！」

「我跟妳在這兒把事辦完，我就走人，妳不能再拖着我，日久天長，難免有閒言閒語……」

「喲！」孫琴尖聲尖氣地嚷了起來，「你以爲我眞是七老八十沒人要，非纏着你是不是?沒那話，事情辦妥了，各去各路，以後見面哈哈笑，那多好呀！」

金開泰總算吁出一口長氣，神色又緩和下來。

孫琴又在他耳根嘀咕了一陣，然後才走了。

金開泰彷彿作了一個夢，而他又明明知道這不是夢。跟這些老一輩的江湖女混混在一起，是沒有便宜佔的。

金開泰不是有勇無謀的粗漢，他隱隱發現內中的情況不太簡單，絕不是單純的財帛之爭，究竟有什麼其它緣故，他又說不上來。

關於曹玲出賣他的事，金開泰也不相信，曹玲愛他，那是不必懷疑的，而且他也沒有跟第二個異性交往過，她沒有野心，她最大的願望是跟金開泰過一輩子田園生活。

孫琴指責曹玲出賣他，而且言辭又是那樣曖昧，毫無憑據，孫琴又是有何居心呢?金開泰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他不是一個隨意被別人擺佈的人。』

金開泰蔽了好半天悶鼓，最後他走出了房間。

講好了晌午請傅清和吃制鍋，喝兩盅，可是現在離晌午還早，他就索性走出了金門客棧，踏上了積雪未溶的長街。冷風撲面，寒意侵人，這樣倒使他頭腦清醒不少。

迎面走過來一個人，他就是那個刦掠者。

金開泰本想裝着沒看見，偏偏對方冲他一笑。

這一笑，金開泰認爲有挑釁的意味。因此，金開泰就迎了上去，把對方堵住了。

「早啊！」

「不早了，我向跟老兄借一樣東西看看。」

「哦?什麼東西?」

「那把刀，那一把短得已不能再短的刀。」

笑容在那小子的臉上凍住了，硬僵僵的。

「怎麼?不肯賞我一個面子嗎?」

「小金！事情都過去了，何必呢?」

「過去了，這話是什麼意思?」

「咱們是不打不相識，如今都是自己人了呀！」

哦，金開泰恍然大悟，想必是孫琴跟他們談妥了合作條件，難怪這小子叫他小金，挺熱絡的。自己挨了一刀，孫琴却跟

他們成爲「自己人」，這滋味金開泰受不了。

「小金，不信你就去問你那位大掌櫃吧。」

「我信。」

「那敢情好。」

「她跟你們成了自己人，那是你們的事，我這一刀不能白挨，不談報復，讓我見識一下你那把利刀，也不行嗎？將來人家問起我這道疤，我也好有個說頭呀！」

「小金！別說笑話，我現在還有要事辦。」

「我也有事。」

「那不就結了嗎？咱們各人忙各人的去。」

「我的事就是找你，找你借那一把刀瞧瞧。」

「小金！別找碴兒，我已經很讓你的了。」

「要是你不讓呢？」

對方奪路要走，金開泰又將他堵住。

金開泰是個很有理性的人，但他此刻却喪失了理智，他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只知道心中燃燒着一股無名的怒火。

「小金！光棍只有打九九，從不打加一的。」

金開泰不言不語，一拳搗了過去。

大雪天，街上沒有行人，倒沒有人圍觀。

那人連連閃退，金開泰却展開了一輪狂攻。

終於迫使對方將那把小刀亮出來了。

那把小刀就像是缺了一半的剪子，底部一個圈，套在中指上，刀身部份大概只有一寸二分的樣子。

金開泰是想從這把短刀上看出對方的來路，但他失望了，他沒見過，而且從來也沒有聽說過。

「小金，不要再逼我傷害你，千萬不要逼我。」

「你以爲你在大白天還能傷害我？」

「一定。一寸短，一寸險，我在這短刀上下過功夫。」

「試試如何？」

「最好不要試，小金，我這是說正格的。」

「我也不願試。」

「那最好。」那人笑嘻嘻地說。

「如果我要試試看的話，咱們那位大掌櫃就會損失一個自己人，那又何必？」

金開泰也很和氣。

金開泰說完之後，就向前走去。

任何人都想不到他會突然從後面來攻擊。

他的鐵拳猛烈地敲在那個人的後腦勺子上。

那人撲倒，連忙翻身仰躺着，以短刀對着他。

金開泰緩緩地說：「老兄，一刀還一拳，佔便宜的還是你，我從來不喜歡暗算別人，今天是頭一回，我突然覺得我如果不耍一點心眼兒，我將來一定吃虧。」

金開泰倒退着離開，他也防備對方暗算。

背後不會生眼睛，他竟退進了別人的懷裏。

金開泰的身子疾轉，他看到了一雙小眼睛。

「怎麼啦？」小眼睛打趣地說：「你走路怎麼倒着走呀？要是後頭是懸崖，你不就粉身碎骨了麼？」

金開泰打量四週的環境，那個用短刀的小子已經開溜了，兩邊街簷下也沒有什麼人在注意他們。

「老哥！」金開泰低聲說：「我要跟你談談。」

「不成。」小眼睛立刻就要走人。

「不白白打擾你，我有點兒孝敬。」

「哦？多少？」

「一百大洋。」

「往西，從鼓樓旁邊那條巷子走進去，到底，有一家紅門，是個私窠子，找一個名叫彩鳳的粉頭，進她的房，叫酒，叫菜，裝闊佬，我會在那兒跟你見面。」

小眼睛走了，走得很快，好像另外有雙大眼睛在瞪着他似的。

金開泰順着路綫走，一切都沒錯。

只是有一點他覺得不大對勁兒，那個名叫彩鳳的粉頭似乎起錯了名兒，她應該叫烏鴉才更合適。

一切都依照小眼睛的囑咐，鴇兒眉開眼笑，彩鳳却不笑，她似乎覺得這沒有什麼好高興的。

酒菜上好，房門關上，彩鳳除了頻頻斟酒之外，也不說話，她似乎已經知道金開泰上這兒來不是爲了酒色。

窗上有彈指之聲，彩鳳一點也不訝異地去打開窗戶，小眼睛跳了進來，他一歪頭，彩鳳走了出去。

小眼睛連喝了三杯酒，一副滿足的神態。

「老弟！」他大概比金開泰要大上十來歲，「人要活下去可不是一樁簡單的事兒，尤其在江湖上混，想活下去更難，所以我有一個原則，安全第一。」

金開泰舉舉酒杯，表示贊同他的這句話。

「老弟，化一百大洋，外加這兒的開銷，可不是一筆小數目，你老弟可以開口了，時間並不多。」

「聽說江湖中有一門行業，幹這種行業的人叫做繡花郎，你老哥想必就是這種行業中的老手。」

「嘿嘿！老弟，你不嫩呀，我倒想考考你，繡花本是娘們的事，男人叫繡花郎，是什麼意思？」

「穿針引綫。」

「答得妙！來，乾一杯。」小眼睛又喝了一杯。

「幹你們這一行的，眞是了不起，知道別人不知道的秘密，認識別人不認識的人，對嗎？」

「對！」

「你們有個原則，永遠只對出價最高的忠心，對嗎？」

「對！」

「如此說來，我對你們這一行還算有認識。」

「老弟，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却不知道。」

「哦？」

「繡花郎永遠比別人死得快，都是短

命鬼！」

「貴庚多少？」

「四十有二。」

「你並不算短命。」

「那是因爲我有幾個特點，我不貪心，絕不是見錢眼開的人，我聞得出危險的味道，在它來到之前我先走，我從不讓死神抓到我的小辮兒，老弟，等我作八十大壽的時候，你一定要來喝一杯。」

「祝你長命百歲。」金開泰舉起了杯子。

二人碰杯，互乾。

「我看不必請教你貴姓大名了。」

「老弟，用不着，實在用不着。」

「那麼，我們就開始談買賣了。」

「嗯，買賣一定要談，待在家裏不出門，不惹是非，一定不會有危險，可是，那會餓死。」

金開泰發現這個人非常豁達，談吐也很有趣，他有一套獨特的人生哲學，跟這種人打交道應該很安全。

「我想知道兩個人的底兒，要在日落前。」

「誰？」

「我昨晚上挨了一刀，想必瞞不過你的。」

「我知道。」

「我想知道那小子的來路，行嗎？」

「先說另外一個是誰。」

「孫琴是我的大掌櫃，其實她跟我一樣也是腿子，我想知道躲在她背後的人是誰，行嗎？」

「別問行不行，先告訴我你願意出什麼價？」

「老哥，你可知道孫琴她付給我多少錢？」

「一萬大洋。」

「你消息很靈通，這一萬全給你。」

「老弟，你的手面可眞大呀！」

「加上現在我該付你的一百大洋，我已經貼了老本。」

小眼睛又喝了一杯酒，才慢條斯理地說：「我曾經聽人這麼說過，如果有誰不把一塊錢當錢，他口袋裏最少還有十塊錢，老弟，這句話有道理嗎？」

「老哥！你別要轉彎抹角，嫌少，是嗎？」

「老弟，如果你想知道『指環刀』的來路，沒問題，五百大洋成交，如果你想知道另外一個人的底細，你就必須付出五萬大洋。」

「五萬？」金開泰嚇了一大跳。

「五萬塊錢我可以訂購一副包金的棺材，這樣我的後事會辦得很有氣派，睡在裏面也很舒服。」

「老哥，我不明白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老弟，我話還沒有說完哩，你付我五萬塊錢之後，你自己必須還有同樣數目的錢，因爲你也需要去訂一副包金的棺材呢。」

金開泰明白了，如果小眼睛洩漏了那人的底細，他就準死無活，而金開泰知道了這個秘密也會死。

金開泰掏摸了一張面額百元的莊票放在桌上，輕輕地說：「這點小錢請收下，買賣不談了。」

「老弟，冲着這一百大洋，我可要忠告你一句，在江湖上混，別太貪心，貪心的人總是最先死。」

看起來，金開泰這一百塊大洋化得毫無代價，其實不然，他最少知道了兩件事，那個傷他的人叫做「指環刀」，隱藏在孫琴背後的是一個任何人都不敢惹的大人物。

雖然同樣是走在冷清清寒風襲人的街道上，但他已不感覺孤獨，不是方才那樣四顧茫茫了。

回到金門客棧，仍未到响午，但是也相差不到多少時間，於是，也就敲响了傅清和的房門。

傅清和的年紀輕，身體壯，雖然只睡了很短的時間，他的精神已經很好了。

傅清和沒有見過世面，沒有朋友，尤其在經過這一場橫財之禍之後，心理上的恐懼可想而知，如今遇上金開泰這樣隨和，這樣溫和的人，當然就視爲知己了。

三杯入肚，兩個人談得更投契了。

「傅老弟！」金開泰很技巧地將話題轉到了正題上：「有一句話，我不知道該講不該講。」

「金大哥，你有話儘管講就是。」

「我聽到一個謠言。」

「哦？」

「一個關於你的謠言。」

「說給我聽聽。」

「說你最近發了一筆橫財，是百萬富翁了。」

「金大哥，我正想把這件事情告訴你哩，我不但沒發橫財，還惹了一身禍……」接下來，傅清和主動地將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他連一點細節都沒有遺漏。

金開泰聽得很仔細，他也沒有遺漏任何的細節。

「金大哥，你且說說看，這有多冤枉呀！」

「傅老弟，我要問你幾個問題。」

「好！你問。」

「你見過巫婆婆？」

「見過。」

「你跟童梨那個女孩子囚在一起？」

「是的。」

「有多少時間？」

「還不到一天一夜。」

「她跟你聊了些什麼？」

「唉！」傅清和低下了頭，「說起來眞難爲情。」

「沒關係，老老實實告訴我。」

「她只是一個勁兒地纏我……」

「巫婆婆對你們倆還好嗎？」

「還算客氣，就是她的人太兇。」

「郭掌櫃派車夫老裴去接你，龍不王怎肯放你走呢？」

「我也不知道。」傅清和兩手一攤。

「他沒有交代你什麼嗎？」

「沒有。」

「你見過孫琴，你對這個人有什麼印象？」

「她講話太粗魯，比粗男人說話還要粗。」

「傅老弟，我猜想每個人都把你當成餌。」

「餌？」傅清和顯然不明白這個字的意思。

「你釣過魚嗎？你就好比是釣鈎上的蚯蚓。」

傅清和懂了。

「現在，你一定要沉得住氣，反正那口箱子不在你手裏，你也沒有拿過箱子裏的什麼東西……」

「不！我拿了一塊翡翠，一副黃金鐲子。」

「那算不了什麼，你就安穩地住在客棧裏，我會注意接近你的人，我也會在暗中保護你，不用怕。」

「謝謝金大哥。」

「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金大哥儘管吩咐。」

「如果你要上那兒去，一定要先告訴我，如果當時的情況不容許你告訴我，你就用間接的方法通知我。」

「什麼叫做間接方法？」傅清和實在太老實。

金開泰皺起了眉頭，不過，他還是有了說明的方法。

「我就住在你隔壁房，隨時會注意你的動靜，比方說，你弄翻了一張椅子，或者打破一個茶杯，把門故意關得很重，我都會注意到，傅老弟，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

「好！就這麼辦，吃飽喝足之後，你應該回到房裏去好好睡一覺。」

這一頓制鍋子吃得雙方都很開心，尤其是金開泰，除了豐腴味美的羊肉之外，他還有了別的收穫。

飯後回房，却沒想到孫琴已經在等候他。

不過，她的臉色並不好看，這不是好兆頭。

「金開泰，你在玩什麼花樣？」果然，孫琴一開口就氣勢洶洶。

「大掌櫃，怎麼啦？」金開泰保持着輕鬆的態度。

「別跟我嬉皮笑臉啦？」

「大掌櫃，妳要發脾氣，也得有個名堂呀！」

「我告訴你有個人找我，你就立刻去打探那個人了。」

「哦？」

「我不知道，他倒先知道了，別給我惹禍。」

「我也只是好奇而已。」

「金開泰，你也不是新手，難道不知道好奇只會爲自己惹禍嗎？」

「我倒不覺得有那麼嚴重，大掌櫃，爲了不惹禍而連累你，妳何不主動地滿足我的好奇心？」

「好了，我已經警告過你了……方才我看你跟傅清和談得很投契，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

「進展呀！」

「大掌櫃，你只敎我釘住他，並沒有交代什麼特殊任務呀，那有什麼進展。」

「談了些什麼呢？」

「閑話。」

「他對你怎麼樣？」

「很信任。」

「那就好了，釘牢他，就是這麼一件事。」

孫琴走了，她來了，她又去，都像一陣風。

女人是神秘的，正因爲女人給別人一種神秘感才顯得那麼誘人，尤其是在江湖上混混的女人格外具備這種神秘感。

神秘感固然誘人，却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好奇。

金開泰就有了這種好奇心：他也有一種優越感，他認爲，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秘密可以瞞住他。

當孫琴一出房門，他的臉上就浮現了詭譎的笑意。

突然，他好像聽到隔壁有人談話的聲音。

不錯，傅清和的房裏正是來了客人。是一個女客：是傅清和絕對想不到的童梨。

「好哇！」童梨一進門就嚷嚷：「你一個人跑到城裏來享清福，把我扔在那個鬼地方，被我找到了吧？」

聽她的口氣，他倆似乎早就是一對歡喜寃家了。

「童梨！」傅清和驚訝地問：「妳怎麼跑來啦？」

「哼！脚長在我身上，我爲什麼不能來？」

「妳爹呢？」

「還在三家村。」

「妳沒跟他說一聲，說妳要到縣城裏來？」

「我爲什麼要跟爹說，」童梨在床邊坐下，脫下靴子搓揉她的脚。「我是大人了，不需要爹來管我！」

「童梨！妳沒說一聲，妳爹一定不放心。」

「好了，傅清和！別跟我說東說西的，」童梨身子歪下去，壓住了不勝酒力而躺在床上的傅清和。「那天我就跟你說過了，你看到我的身體，這是代代相傳的古老規矩，你就非娶我當老婆不可，我這一輩子都不能嫁別人。你想溜掉，爲什麼？是我太醜？太野？還是……？」

「童梨！妳說到那兒去了呀？我是有事……」

「有事？有事爲什麼你不帶我一起來呢？」

「童梨！我看妳眞是個小孩子……」

「別人說這種話還可以，你怎麼這樣說呢？你看過我光光的身子，你說，我那點不像女人？」

童梨說來落落大方，而傅清和却臉紅了。並非她不知羞恥，而是因爲她胴體雖然成熟，心智還沒有成熟。

「童梨！起來！」傅清和推着她。

「不！我好累，想睡一會兒……」

「好！我讓妳睡。」

「不！我要你陪我睡。」

「不行呀……」

「爲什麼不行？我是你的老婆。」

「咱們還沒有成親呀！」

「你這個人，咱們又不是進洞房，只是睡覺呀！」

她躺進了被窩，大概是因爲雙方都很純潔，雖然相擁在一起，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

這一段談話當然都被隔壁的金開泰聽到了，他面上流露了笑意。不知他是不是很欽羨這一對年輕人純樸的感情。

童梨瞇了一會兒眼睛，又睜了開來。

「睡呀！」傅清和輕聲地催促。

「傅清和，我想了一件好玩的事。」

「什麼事？」

「我想起我們被囚在巫婆婆那兒的時候。」

「那還好玩嗎？」

「當然好玩啦！」童梨一根手指頭在傅清和的臉頰上劃着。「咱倆在一間小屋子裏，沒人來打擾，我也不担心你溜掉，我眞希望巫婆婆把咱們關一輩子。」

傅清和連連皺眉，他似乎覺得童梨實在太天眞了。

「妳爹還在三家村？」傅清和在找話題。

「嗯！我爹也眞笨。」

「哦？童梨！妳怎麼說這種話呀？」

「我說的是實話呀！那箱珠寶早就被人拿走了，還待在那兒幹嗎？你說我爹是不是很笨？」

「還有什麼人在？」

「對了！你一問，我倒想起來了，除了我爹之外，其餘的人好像都不見了。」

「哦？」傅清和顯得很驚訝。

「龍不王沒見着，那個姓彭的女人也沒見着，無影刀……對了！他們好像是找那個母夜叉去了。」

「那個母夜叉？」

「就是那個開口就罵人的孫琴呀！」

「小心！被她聽見了，妳又要挨耳光的。」

「放心吧，她現在再也不會那麼兇的啦！」

「爲什麼？」

「爲什麼？你問得眞新鮮，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從那晚她在茅屋裏過了一夜之後，她就瘋啦！」

「她沒瘋，只是嚇呆了而已。」

「哼！呆子跟瘋子有什麼兩樣？爹說，她已經變成廢人了，從此江湖上再也沒有這個人存在了。」

金開泰聽在耳裏，可眞好笑。但他也深表懷疑，若說別人會被騙過，那還可能，像龍不王這種老江湖是絕對不會受騙。

接下去，傅清和又向童梨述說了他跟金開泰交往的一些瑣事，到後來，談話成了斷斷續續，最後終於靜止。

兩個小傢伙大概都睡着了。

包括龍不王在內的那一羣當眞去尋找那個「可憐」的「瘋子」去了嗎？關於這一點，金開泰是不會相信的。

他猜想：這夥人一定趕到城裏來了。

他靜靜地沉思了一陣，又走出了金門客棧。

他又來到那家早酒館，不過，這個時候已經變成了茶座，當中一個大火爐，發出熊熊火燄，週圍擺着幾副座頭。這個時候客人很少，但是有一個必定在。

小眼睛。

小眼睛發現金開泰進來的時候眼皮都沒有搖動一下。

金開泰在小眼睛身旁一副座頭坐下。

店家送上茶之後，又回到櫃枱內去打瞌睡，另外兩個客人正好付賬離去，金開泰說話就不必鬼鬼祟祟了。

「老哥！買賣。」

「哦？又是買賣？」

「打聽一個人。」

「誰？」

「死人。」

「那敢情好，死人不會從棺材裏跑出來找我的碴兒。」

「價錢？」

「隨意。」

「八面蜘蛛郎一雄。」

「老弟！你在開玩笑，誰說郎一雄是死人。」

「聽說，他在三年前就翹了毛。」

「老弟！你沒弄錯吧？郎一雄還在活着。」

「確定？」

「在我口中沒有不確定的事兒。」

「好！請你告訴我郎一雄在那兒。」

「老弟！如果我說我不知道，那顯得我沒有本事，可是這個人我又不想惹他，就這麼說，買賣我不接。」

「老哥！你又爲我省了一筆錢。」

金開泰離開了茶座，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因爲像老狐狸一般的小眼睛也上了他的大當。他並不知道郎一雄在什麼地方，他只想證實一下郎一雄是否還在人世。現在他已經得到了正確的答案，而且還不化一分錢。

從這一件事，他證實自己的智慧並不輸給別人，信心立刻倍添。也就下定了不再受孫琴拑制的決心。

回到金門客棧，金開泰很舒暢地睡了一覺。

這一覺醒來，已經是上燈的黃昏時刻了。

房內的光綫很暗，但是在昏黃色的窗紙襯托下，一個明顯的人影映入了金開泰的眼簾。

他揉揉眼皮，證實那不是夢境，是事實。

他沒有動，但他暗暗責備自己的警覺性似乎愈來愈差，有人進房，他竟然一點知覺都沒有。

如果那個人要殺他，他豈不是已經死了嗎？

他看得很清楚，長髮披肩，是一個女人。

但他肯定這個女人絕不是孫琴。當然也不是曹玲；曹玲沒有那樣長的頭髮。

那麼是誰？

「醒啦？」女人輕輕地問，好柔。

「妳是誰？怎麼在我房裏？」

「別問這些無聊的問題，」女人的聲音仍然很輕柔，只是稍微加重了責備的味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談，你只要靜靜地聽，記下，然後去作，就行了。」

「我爲什麼要聽妳的呢？」

「問得好。」

「希望妳能給我一個答覆。」

「我的答覆是——如果你聽我的話，你就能活着。」

「不聽呢？」

「不聽我的話，你就一定會死。」

「妳把我嚇倒了。」

「城外有座關帝廟，你是去過的，一定認識路。」

金開泰暗暗一驚，這個女人顯然在暗示，她知道他與孫琴的事，那是他與孫琴見過一面的地方。

「等天黑盡之後，你就去關帝廟，別担心有人跟着你，我會在後面暗暗地替你斬草除根。」

「誰在那兒等我？」

「沒有人。」

「那麼，我去幹什麼？」

「聽着，神龕下面有一個小盒子，你把那個小盒子拿回來就行了。」

「盒子裏放着什麼東西？」

「不必問。」

「然後呢？」

「然後你回到客棧，絕對要將小盒子隨身携帶不能稍離，我會再與你連絡。」

「我不能問問那盒子裏放着什麼東西嗎？」

「不行。」

「我也許會自己打開來看。」

「盒子上有把精緻的小鎖，除非你用利器撬開或者砸開，不過，你那樣作會有非常可怕的後果。」

「妳又嚇倒我了。」

「我不是在嚇唬你，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我這樣聽妳的話，對我究竟有何好處？」

「我方才不是說了嗎？好處是——你可以活着。」

女人站了起來，在驚鴻一瞥之下，金開泰發現她有輕盈的體態，由此可見，她的年紀還很輕。

女人走了，金開泰離床點燃了燈。

那個女人似乎太自信，她好像很有把握，認定金開泰一定會去。

事實上金開泰的確會去，並非怕死，而是每一個人都有好奇心，金開泰當然也不會例外。

他到店堂去吃過晚飯，然後信步向城外走去。

街上行人很多，他根本不可能去觀察是否有人在跟踪他。出城之後，情況就不同了，他接連作了好幾次試驗，倒沒有發現有人跟踪。

關帝廟已然在望，沒有燈火，也沒有人聲。

然而這個寧靜沉寂的地方却有着無比的吸引力。

這種吸引力使得金開泰忘記了危險。

金開泰輕易聽信一個陌生人的話來到這裏，的確很危險。但他並不在乎，因爲他也是個自大，自負的人。

他以堅定的步伐進了廟堂。

星月之光投射進來，廟堂內不算太暗，金開泰很輕易地看到了神龕，也看到了神龕下面垂掛的一塊黃布。

那塊黃布後面就隱藏着吸引金開泰的神秘。

任何人都會掀起那塊黃布，尋查那只小盒子。

金開泰却沒有那樣作，浪跡江湖這麼多年的經驗使她絕不會去相信一個陌生人，尤其是個陌生的女人。

關老爺的旁邊站着關平和周倉。

周倉手裏拿着一把大刀。

神像已腐朽，金開泰毫不費事地拿下了那把大刀。

那把大刀是木製的，不能殺人，不能禦敵，只能當作一件工具。

金開泰用那把木製的大刀去挑開了神龕下的黃布。

他沒有看見什麼小木盒，却看到了一道湛藍的閃光。

閃光剛顯，警覺甫生，攻擊已經到了金開泰的面前。

一把犀利的劍，一個惡毒的狙擊手，這就是金開泰所要探索的秘密。

如果他彎下腰去用手掀開黃布，結果會一樣嗎？

絕不一樣。

那樣，短劍將刺穿他的心臟；現在，短劍自他腰側滑過，而他的鐵拳却兇猛無比地搥擊在狙擊手的左肋上。狙擊手步履踉蹌，身子向旁歪斜。

金開泰可不是泛泛者，只要有一個機會給他，他就不會放過，只要有一個空隙，他就會鑽進去。

狙擊者身子一歪斜，他就趁勢抓住了對方左脚的脚踝，猛力一抽。

即使是一座鐵塔，這一抽也會倒塌。

狙擊者的背部還沒完全着地，金開泰的左脚已經踩住了對方的手腕，他絕不容許那把刀子再用第二次。

颼！破空之聲貫耳傳來。

稍具經驗的人都聽出那是一把飛刀。

金開泰陷入最危險的時刻，如果他閃躲這把飛刀，狙擊者就有反撲的機會。時間只有一眨眼的幾分之一，這時他抓住對方足脛的手還沒有鬆開，他藉餘勢再猛力一抽，狙擊者的身體倒懸騰空，成了他的擋箭牌。

颼，又是一把飛刀！

狙擊者似乎悶哼了一聲，沒有再動彈了。

金開泰的右手還是高舉着，而他的感覺却是倒提着一隻割斷了喉管的死鷄。

他當然不敢吃這種暗虧，扔下狙擊者，就追了出去。

雪地如銀，任何行跡都難以掩藏，他看到了一個影子正朝向城裏疾奔如飛。他衡量一下距離，知道追不上了。

他再折回廟內檢查死者，一刀中在腰際，非致命地位；一刀中背心窩，那顯然是第二刀，蓄意殺人滅口。

死者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金開泰不認識。

他離開了關帝廟，帶走了那兩把飛刀，以及年輕狙擊者所用的鋒利七首。

時間不算很晚，但在冬夜，城裏夜市已闌。

那間茶座正在上門板，不過，小眼睛還坐在那裏。他似乎對面前那碗茶還有依念之情，也許是在等人。

金開泰走了進去，小伙計趨前打招呼：「客官！咱們收市了……」

金開泰輕輕一推，小伙計差點沒摔個元寶大翻身。

那邊，小眼睛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

金開泰人未到，刀先到，那兩把飛刀篤篤兩聲扎在桌面上，小眼睛連頭都沒抬，他眞够沉穩。

「開價吧！你要多少錢？」金開泰惡聲惡氣地問。

「什麼意思？」小眼睛緩緩地抬起了頭。

「我要找這兩把刀的主人。」

「這兩把刀是路上檢來的嗎？」

「當然不是。」

「那麼，是從一個人手裏投擲出來的嗎？」

「不錯。」

「如果你只接到這兩把刀，而沒法子見到那個投擲飛刀的人，我即使告訴你，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小眼睛的說話很有道理，金開泰不禁楞住了。

「老弟，」小眼睛將茶資放在桌上，站了起來。「省點兒錢，也留下你這條命，你還年輕哩！」

「給我坐下！」金開泰伸手按住了對方的肩頭。

那隻手很够勁兒，小眼睛只得又坐下了

「老兄：有錢不賺是蠢驢，這兩把刀的主人是誰？我這條命都不在乎，還在乎錢幹什麼？」

「老弟，買賣從來沒有逼成的，你這是……」

「我就要逼你！」

「如果我堅持不想賺你的錢呢？」

「宰你！」金開泰說得聲色俱厲。

「好吧！你既然逼我賺錢，我也就領情啦，老弟把你身上的錢都掏出來吧！」

「怎麼？你全要？」

「不是全要，而是從此以後你再也不需要錢了。」

這話說得很明白，金開泰從此將步向死亡，錢對他還有什麼用處？

金開泰根本就不去細想小眼睛的絃外之意 他生性剛强，絕不肯受別人的愚弄，誰想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就以鐵腕報復，這是他闖蕩江湖的基本原則。

他搜遍每一個口袋，腰間的銀帶也解了下來，莊票，銀元，甚至連一枚銅板他都沒有留下來。

「全部在這兒了。」金開泰很平靜地說。

小眼睛的眼睛眯成一條縫，似乎面有難色。

「說話呀！」

「老弟！你還年輕。」

「你這句話說對了：我的確還是很年輕，」

「你還有幾十年好活：犯不着……」

「一個沒有榮譽的生命要來何用？」

「老弟，你既然意志如此堅決，我也不顧忌什麼了……」

說到這裏，外面突然跑進一個小僮，一進門，就嚷叫着：「沈先生，我跑了半個城，原來你在這兒呀！」

小眼睛的臉色微微一變。

「沈先生，有人給你一封信，呶！」

其實，那不算是一封信，只是一張紙條

小眼睛展開紙條，上面寫着四個字：「禍從口出」！

剛好，燈在小眼睛那一邊，燈光透射，金開泰也看到了那四個字。

「對不起，金老弟：我先走一步。」

「慢點：」金開泰一把抓住了小眼睛的手腕。

「幹嗎呀？老弟！」

「錢已經全擺在這兒了，你還沒開口呢！」

「待會兒我去金門客棧找你行麼？」

「禍從口出：就這四個字，把你嚇倒了。」

「老弟！我眞服了你，……你多少留點路給別人走，別一個人走絕了，成嗎？」小眼睛在乞求了。

「你待會兒要到我客棧裏來，是眞的嗎？」

「是的。」

「如果你不來呢？」

「一定來，我要是不來，你就罵我王八蛋。」

「如果你不來，下次被我碰到我就宰你。」

小眼睛拉着小僮就要走，却又被金開泰拉住了。

「慢走。」

「老弟，」小眼睛快要哭出來了。「別跟我爲難，好不好？」

「我知道你要去會什麼人，把這兩把飛刀帶去。」

「這……？」

「帶去。」

小眼睛猶豫再三，還是拔了那兩把刀，走了。

店家，伙計都鬆了一口氣，只等這位瘟神一走，就可以關店睡覺了，誰知道這位瘟神竟然坐了下來。

「店家，給我沏杯茶！」

「客官：小號已經……」

「我知道，你們已經關店了。我只喝幾口茶就走，茶錢加倍給，行麼？」

店家還敢不點頭嗎？

突然，一個角落裏响起一陣爆笑。

似乎連店家也沒有發現角落裏還坐了一個八。

那兒的確坐着一個人，是龍不王。

金開泰沒見過這位老人家，但他聽過不少有關龍不王的傳說，笑聲一入耳，已經就知道對方是誰了。

「老弟：」龍不王緩緩向他走過來，豎起了大姆指。「行！你眞行！剛才看你對付沈三那小子，眞過癮！」

沈三？原來這個小眼睛的名字就叫沈三。

「茶不過癮，咱們喝兩盅怎麼樣？」龍不王坐了下來。

這店家只賣早酒，可是，店家都不敢得罪這兩位貴客，不待吩咐，就送上了一壺酒，一盤花生。

「閣下莫非就是龍不王龍老前輩？」

龍不王笑嘻嘻地說：「老弟！你喊我一聲龍老已經很教我受用了，這前輩二字可不敢當，長江後浪推前浪，如今江湖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來！先乾一杯！」

金開泰對這位老江湖的豪爽倒是很欣

賞，立刻就喝乾了杯中酒，還將空杯向龍不王照了一下。

「看情況，老弟好像在力爭上游。」

這話有好幾種解釋，說得含糊，也說得含蓄。

「龍老！我這個人最討厭受人家的愚弄。」

「有志氣的人都有這種性格，不過，我倒不鼓勵你這麼作。」

「為什麼？」

「危險。」

「我知道。其實，江湖上處處都有危險。」

「老弟！你的豪氣實在令人欽佩，這話應該這麼說，人生在世，遭遇危險好像是無法避免的。不過，機警的人會將危險減到最少的程度。最少，不故意去招惹危險。」

金開泰沒有作聲，他聽懂了龍不王的話。

「方才你險遭不測，既然危險已成過去，又何必再去追問。沈三是個小人物，他肩上挑不動那麼重大的干係。」

「龍老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那就太誇我了，我也正有一件事要向老弟請教哩！」

「龍老！請教二字不敢，我能說的一定奉告。」

「對！這是最低限度的原則，『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就是江湖人的基本原則。所以我不會提出令人難以作答的問題。我只想打聽一個人。」

「誰？」

「請告訴我，何處可以找到曹玲？」

這是一個很單純的問題，曹玲的行踪沒有必要隱瞞。可是因為曹玲與金開泰有不尋常的關係，反倒使他楞住了。

「老弟！目前只有你才知道曹玲在那兒。」

「龍老！說句實話，連我也不知道她在那兒——龍老！可以告訴我，你為什麼找她嗎？」

「老弟，以我的年紀來說，我不能在你面前說假話；以你的性格來說，我不能拒絕回答你這個問題。不過，有一句話先要聲明，你務必要相信我的話。」

「我當然相信。」

「前幾天巫婆婆為北洋軍某一個贓官押運的一箱紅貨在山道上被刦，這件事想必你已知道了。」

「龍老！」金開泰尷尬地笑了。「我當然知道了。」

「我找曹玲，是因為她與這件刦案有關。」

金開泰差點跳了起來，曹家早與江湖脫了節，如今曹家只有曹玲這樣一個女兒，母親管束很嚴，她怎麼可能涉及這件刦案？

這？似乎太不可能，太不可能了？

「不信，是不是？」龍不王笑着問。

「龍老！我不是不信，而且眞難以相信。」

「只因為你看到她是溫馴的一面，只因為你認為她是一個柔弱的女孩兒，你就不相信，是不是？」

「龍老，這件刦案是她一個人作出的嗎？」

「我沒有這麼說。」

「還有同黨，是不是？」

「老弟！我只說她涉及這件刦案，其實，詳情我也不知道太多，我想跟她碰碰頭，了解一下實際情況。」

「龍老！除了她家之外，我不知道在那兒能找到她。」

「告訴你，老弟，她還在這兒。」

「肯定？」

「絕沒錯。」

「我會留意——龍老找我，就是這件事？」

「這是最主要的，另外我也順便告訴你一件事。」

金開泰不敢打岔，靜靜地聽着。

「方才有人想殺你，是不是？」

金開泰點點頭。

「其實，那兩個人也明知道殺不了你的。」

「既然明知殺不了我，又何必多此一舉？」

「也許有他的用意。總之，你目前最好不要再去追問這個人是誰，知道是誰之後，對你有害無益。」

「這麼說，龍老前輩定知道那個人是誰？」

「當然知道。不過，目前我絕不會告訴你。」

「沈三本來要說的，那人突然來了警告信。」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但也不是一天就可以爬上去的。那人很厲害，鬥智．鬥力你都差一大截，要說起陰險你更差。老弟，聽我一句勸告，鋒芒要收斂一點。」

「我知道。」金開泰心悅誠服地說。

「好了……咱們該結束了，你住在金門客棧，有空我會陪你去聊聊。」

「龍老一定來嗎？」

「一定。說句良心話，我很喜歡你這小伙子！」

「謝謝！」金開泰很開心，他忙了一天，總算有了點兒收穫。

與龍不王在茶店門口分了手，金開泰匆匆回到客棧，一進門，就看見傅清和與童梨在店堂裏大吃大喝。

「金大哥！」傅清和很熱心地叫住他。「我去找你，店小二說你出去了，快來喝一杯，暖暖身子。」

金開泰坐下了，他明知童梨是什麼人，却故意問道：「這位是……？」

「我叫童梨，」她落落大方自我介紹：「是清和未過門的妻子，咱們已經訂親了，是後花園私訂終身。」

金開泰差點笑出來，傅清和却是臉紅脖子粗。

「那該恭喜呀！」金開泰笑着說。

傅清和是否認也不好，承認也不好。

這時，店小二突然跑來跟金開泰咬咬耳朵，金開泰臉色微微一變，立刻告辭離去。

他匆匆回到房裏，有人在等他，是孫琴。

只見她扳着臉，沉聲問：「你上那兒去了？」（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廿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一人獨處暗室中，忽然聽到風中傳來一陣呼吸聲，正向他所在的方向移動。小方聞聲之下，已知來人有四，均是武林高手，而且是來刺殺他的，小方一聲不响，決定以靜制動，待那人忍禁不住衝動出來時便刺入他的心臟。第二名殺手也是被他迅速的用劍刺入咽喉而亡。正在此時，黑暗中有兩人向他走來，一個站着沒動，另外一人却慢慢向他走來。忽然這個人消失了，而那個站在樹下人的藉口要跟小方交朋友而對他偸襲，最後仍是死在小方劍下。最後的那名殺手並沒有向小方動手，他只要求把那三具屍首帶回去給呂三——

墳墓藏地道　皮筏運棺柩

第二步行動

（一）

班察巴那當然不會放過這一次機會，小方還沒有將馬沙刺殺在劍下時，班察巴那已經將他屬下輕功最優秀，經驗最豐富的追踪好手全都調集來了，在每一條路上都佈置好埋伏和眼綫。

沙平將屍體帶走之後，所到過的每一個地方，所做過的每一件事，他們都調查得很清楚，甚至連一些看來完全無關緊要的小地方，都沒有放過。

每一點他們都作了極詳細的報告。

沙平是用一輛從菜場口僱來的大車，將胡大麟他們三個人的屍身帶走的！

在頭一天晚上，他就已僱好了這輛大車，付了比平常一般情況多出五倍的車資，要車夫通宵守候在附近。

車夫老王幹這行已經幹了二三十年，跟他們之間絕對沒有任何關係。

——從這一點看來，表示他心裏也早就有了準備，他已想到這三個人恐怕是不會活着回去的。

城裏面最大的一家棺材舖叫「柳州張記」。

凌晨時，沙平就已將他們三個人的屍體帶到了張記，出了比平常多兩倍的價錢，買下了三口別人預訂的上好楠木棺材。

他親自監督「張記」的伙計，將三具屍體入殮，雖然用最好的香料防腐，却不准任何人觸動他們的屍體，甚至連壽衣都沒有換。

然後他又親自押運這三口棺材到城外山脚下最大的一個墓場去，帶着城裏最有名的一位風水師父，選了一塊墓地。

墓地就在山脚下的向陽處，挖墳的人都是這一行的老手，不到一個時辰棺材已入土。

這一個時辰中，墓碑也刻好了，而且刻上了胡大麟，杜永，和林正雄三個人的名字。

沙平又親自監督立碑安厝，還替他們上了香燒了紙錢之後才走的。

他自己還站在墳前，喝了三杯酒，好

像還掉了幾滴眼淚。

他離開那墓塲的時候，還不到正午。他做的每件事都很正常，都是一個人應該爲死去的朋友們做的事，連一點可疑之處都沒有。

但是午時剛過一刻，呂三就已經見到胡大麟他們三個人的屍體了。

（二）

班察巴那靜靜的聽完了他屬下的報告，沉思了很久，才抬頭問坐在他對面的小方：「呂三既然要那三個人來殺你，爲什麽又不要他們同時出手？」

「本來我也想不通這一點！」小方說：「可是現在我已經明白了。」

「你說。」

「第一，呂三的屬下高手如雲，那三個人並不是他攻擊的主力，他們的死活，呂三並不在乎。」

「不錯。」

「第二，就算他們三個人同時的出手，也未必能殺得了我，何況我也可能有幫手。」

「不錯！」班察巴那道：「這一點呂三一定也看得很清楚，他一直不願主動來攻擊我們。就因爲他一直估不透我們的實力，而且根本找不到我。」

班察巴那這個人就像一陣風，他的行蹤遠比呂三更難捉摸。

「呂三最主要的目標雖然是我，不是你，」班察巴那又說：「但是現在他一定已經想到你是我攻擊他的主要人手，所以他一定要先查明你的武功深淺。」

「不錯，」小方道：「他派那三個人來，一定就是爲了試探我的武功。」

他又補充道：「那三個人的武功劍法路數完全不同，殺人的方法也不同。」

「他派他們來，就是爲了要看看你是怎麽出手殺他們的。」班察巴那道：「再從你的出手，看你的劍法家數。」

「因爲他一直都想親手殺了我，」小方苦笑，「爲了達到他的目的，犧牲三個人他當然也不在乎。」

「如果他眞是爲了這個目的才派他們來的，那麽他一定要在半天內看到他們的屍體。」

「爲什麽？」

「因爲他一定要看到他們的致命傷口，才能完全明瞭你的出手。」班察巴那道：「時間如果相隔太久，傷口就會收縮變形了。」

「我也想到了這一點。」小方說：「昔年『白雲城主』葉孤城一劍削斷了一段花枝，西門吹雪從花枝的切口上，就已看出了他的劍法深淺。」

「這不是傳說，也不是神話。」班察巴那道：「一位眞正的劍法高手，絕對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相信，」小方道：「可是我不信呂三的劍法已經到達這種境界。」

「你自己也說過，他的屬下高手如雲，就算他自己做不到，他身邊一定有人能做到。」

小方沉吟：「那麽我就更不懂了。」

班察巴那問他：「你不懂什麽？」

「呂三既然急着要看他們三個人的屍體和他們致命的傷口，他屬下另外一個人，爲什麽又急着要將他們的屍體埋葬？」

× × ×

這是個很主要的問題，也是很難解釋回答的問題。

班察巴那却彷彿已經知道了答案。

他忽然又問剛才向他報告這件事經過的人：「那三個人埋葬在那裏？」

「在城外墓地的山脚下向陽處。」

「那塊地是誰選的？」

「是一個姓柳的，叫柳三眼的風水師父。」

「這個人平常喜歡幹什麽？」

「喜歡賭，他總認爲自己不但賭得精，而且看得準，只可惜偏偏十賭九輸。」

「他是不是一直很需要錢用？」

「是的。」

班察巴那冷笑，忽然回頭問小方：「你願不願意跟我打個賭？」

「賭什麽？」

「我敢賭這個叫柳三眼的人現在一定已經死了。」

班察巴那從未見過柳三眼，甚至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人的名字。

可是他不但敢賭這個人現在已經死了，而且敢賭這個人是在一個時辰之前那段時間死的，而且隨便小方賭什麽都行。

他賭得實在很荒謬。

小方居然沒有賭。

小方雖然不知道他怎麽能確定柳三眼已經死了，可是小方知道班察巴那從來不做沒把握的事。

小方相信如果班察巴那肯跟別人打賭，就一定不會輸的。

× × ×

班察巴那果然沒有輸。

柳三眼果然已經死了，死在他自己的床上。

（三）

還不到半個時辰，出去調查的人就已經回來了，證實了這件事。

柳三眼是被人用一根竹筷刺穿咽喉而死的，殺死他的人手法乾淨。俐落，沒有留下一點痕跡綫索，附近的人也沒有聽見一點動靜。

班察巴那一點都不驚奇，這本來就是他預料中的事。

驚奇的是小方。

他忍不住問班察巴那：「你怎麽知道他一定會死？」

班察巴那不回答，只淡淡的笑了笑：「還有件事我也可以跟你賭，隨便你賭什麽都行。」

「這次你賭的是什麽事？」

「我敢賭胡大麟他們三個人的棺材現在已經不在他們的墳墓裏。」

班察巴那問小方：「你信不信？」

× × ×

小方不信。

死人已經入棺，棺材已經入土，怎麽會忽然不見了呢？

班察巴那憑什麽敢打這個賭？小方實在忍不住要跟他賭一賭。

幸好他總算忍住了。

因爲他若眞的賭了，他就眞的輸了，賭多少就輸多少。

胡大麟他們三個人的棺材，居然眞的

已經不在他們的墳墓裏。

墳墓已經是空的。

× × ×

三口裝着三個死人的上好楠木棺材當然不會忽然憑空消失。

這三口棺材到那裏去了？

（四）

世上有很多看來很簡複雜玄妙的事，答案往往都很簡單。

這件事也一樣。

——棺材是在地道中被人運走的。

——山脚邊這塊向陽的墓地下面，早已挖好了一條很長的地道。

班察巴那問小方道：「現在你總該已經明白，我爲什麽能這麽確定柳三眼已經死了？」

小方不開口。

就算他已經明白，他也不會開口。因爲他已經發現，在班察巴那面前還是閉着嘴比較好。

所以班察巴那只有自己解釋。

「埋葬這三口棺材的人名叫沙平，在江湖中雖然沒有名，却是呂三屬下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小方已經看出了這一點。

「他早已準備好這塊墓地，早已在下面挖好了這條地道。」班察巴那又解釋：「爲了避免我們懷疑所以才找柳三眼做幌子。」

他又補充道：「柳三眼正需要錢用，沙平就用錢買通了他，等到事成後，當然就殺了他滅口。」

用一根竹筷將人刺殺於不知不覺中，沙平的出手無疑比馬沙更快更準更狠。

班察巴那道：「可是他的智謀遠比他的出手更可怕，因爲他能想得出這個好法子。」

這個法子無疑是唯一能逃過班察巴那屬下追踪的法子，也只有用這個法子才能儘情地把他們三個人的屍體送到呂三那裏去。

小方終於開口：「不管怎麽樣，三口裝着三個死人的楠木棺材，總不會憑空飛走的，不管這三口棺材到那裏去了，總要有人去抬？」

「不錯。」

「抬着這麽重的三口棺材，不管走到那裏去，多少總會留下一點痕跡來。」

「按理說應該是這樣子的。」

「我們爲什麽不去追？」

「如果你要去追，我們就去。」班察巴那道：「只不過我還可以跟你再打一次賭。」

「賭什麽？」

「我敢賭我們一定追不到的。」

這一次小方還是沒有賭。

（五）

地道的出口在山陰。

出口外當然有痕跡留下來。無論出口外面是草地還是乾地還是泥地，要將三口棺材運走，地上都一定會有痕跡留下來。

無論他們是用人抬走還是用車載都一樣。

可是小方這一次如果和班察巴那打了賭，輸的還是小方。

因爲這地道出口外不遠處，就有一條小小的河流，水流雖然湍急，要用羊皮筏子運走三口棺材，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無論是河流是湖水還是海水，水上都絕不會有任何痕跡留下來。

被追踪的人只要一下了水，就算是品種最優秀，訓練最嚴格的獵犬，都追不到了。

× × ×

藍色的穹蒼，蒼翠的山脈，湍急的河流，河濱處有一排葉子已經開始凋零的大樹。

樹下有人，很多人——只有人，沒有棺材。

小方和班察巴那一走出地道，就有一個人向他們走了過來。

一個非常有規矩的人，走路的樣子規規矩矩，穿的衣服規規矩矩，言語神態也規規矩矩，無論他做什麽都不會讓人覺得過份。

小方以前見過這種人，但從未想到會在這種地方見到這種人。

——名門世家中的僕役總管，歷史悠久的酒樓店舖中的掌櫃，通常都會是這種人。

因爲他們通常都是小廝學徒出身，從小就受到別人無法想像到的嚴格訓練，歷盡艱苦才爬升到現在這種地位。

所以他們絕不會做出任何一件逾越規矩的事，絕不會讓任何人覺得討厭。

這麽樣的一個人，怎麽會在這種地方出現？

× × ×

現在這個人已經走過來了，向小方和班察巴那微笑行禮。

「小人呂恭。」他說：「雙口呂，恭敬的恭。」

他的微笑和態度雖然恭謹有禮，却絕不會讓人覺得有一點諂媚的感覺：「三爺特地要小人在這裏恭候兩位的大駕。」

「三爺？」小方問：「呂三？」

「是。」

「你知道我們是誰？」

「小人知道。」

「他要你在這裏等我們幹什麽？」小方問：「是不是要你帶我去見他。」

「不瞞兩位說，小人雖然已經跟隨三爺多年，可是三爺的行踪，連小人也不清楚。」他說得很誠懇，就算是疑心病最重，最會猜疑的婦人，也不會認爲他說的是謊話。

——奇怪的是，最會猜疑的婦人，有時候反而會偏偏相信這一些別人都不信的事，最不可靠的事。

小方和班察巴那沒有疑心病。

他們也不是婦人。

可是他們都相信呂恭說的不是謊話，因爲說謊的人在他們面前一眼就會被看出來。

所以小方又問：「呂三要你來找我們幹什麽？」

「三爺跟二位神交已久，已經有很久未曾相見。」呂恭說：「所以特地要小人到這裏來等候兩位。替他招待兩位一頓便飯。」

「他要你替他請我們吃飯？」

「是的。」呂恭說：「只不過是一頓

不成敬意的便飯。」

──呂三爲什麼要請小方和班察巴那吃飯？

──難道這又是個陷阱？

──飯菜中是不是又下了能殺人於無形無影的劇毒。

小方看看班察巴那，班察巴那也看看小方。

「你去不去？」

「我去。」班察巴那說：「我一定要去。」

「爲什麼？」

「因爲我已經很久沒有吃過家常便飯了。」

× × ×

呂恭沒有說謊，呂三請小方和班察巴那吃的確實是頓很普通的家常便飯。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這頓很普通的家常便飯又很特別。

（六）

班察巴那是個很特別的人，也喜歡孤獨，喜歡流浪。

他通常都是一個獨處在那一片寂寞冷酷無情的大漠裏，以蒼天爲被，以大地爲床，只要能充飢的東西，他都能吃得下。

因爲他要活下去。

可是他最喜歡吃的，並不是他經常吃的乾糧肉脯青粿餅。

他最喜歡吃的是蔥泥，一種風味極特殊的蔥泥，用蔥泥來拌的飯，剛出鍋的白飯。

對一個終年流浪在大漠裏的人來說，白飯遠比任何食物都難求。

呂三要呂恭爲他準備的就是蔥泥拌白飯。

× ×

小方是個浪子。

一個沒有根的浪子，就像是風中的落葉，水中的浮萍。

但是當他午夜酒醒，不能成眠時，他最想的就是他的家，他的母親。

他也曾有過家。

他的家簡陋清貧，幾乎很難得有吃肉的日子。

但是一個母親對一個獨生子的愛心，却永遠不會因爲任何環境而改變的。

他的母親也像別的母親一樣，總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够長得高大健康强壯。

所以只要有機會，他的母親總會做一點可口而有營養的家常小菜給他吃。

──韮黃老少蛋，爛糊白菜肉絲，八寶炒辣醬，紅燒肘子，鹹蛋蒸肉餅等。

這些都是很普通的江南家常小菜，也是小方小時候，最最喜歡吃的。

呂三要呂恭爲他準備的就是這些。

除此之外，呂三當然還爲他們準備了酒。

雖然每個喝酒的人都有某種偏嗜，可是眞正的好酒，還是每一個人都喜歡的。

呂三爲他們準備的是一種眞正的好酒，只要是會喝酒的人，都不會不喜歡的好酒。

班察巴那先喝了一杯，才問一直站在旁邊侍候的呂恭。

「你是不是很奇怪？」

「奇怪什麼？」

「奇怪我爲什麼不怕酒中有毒？」

「小人并不覺得奇怪。」呂恭說：「如果三爺會在酒中下毒來暗算五花箭神，那麼他就未免太低估了閣下，也太低估了自己。」

「完全正確。」

班察巴那又喝了一杯：「你確實不愧已跟隨呂三多年，只不過你還是想錯了一件事。」

「什麼事？」

「你眞的認爲呂三只不過想請我們吃頓便飯？」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班察巴那道：「他請我們吃這頓飯，只不過要我們明白，他對我們每一點都完全瞭解，甚至連我們喜歡吃什麼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他嘆了口氣：「別人都說卜鷹是人傑，呂三又何嘗不是？」

小方忽然問他：「你呢？」

「我？」班察巴那又嘆了口氣：「如果你要問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你就問錯人了。」

「爲什麼？」

「因爲，我自己從來都沒有瞭解過自己。」

班察巴那不讓小方開口，反問小方：「你呢？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

小方還沒有開口，班察巴那已經替他回答：「你是個怪人。」他說：「是個非常奇怪的人？」

「哦？」

「你是個江湖人，是個浪子，常常會爲了別人的事去流血拚命。」

小方承認。

「你好酒，好色，熱情，衝動，」班察巴那道：「可是剛才我三次要跟你打賭，你都沒有賭。」

「我不喜歡賭。」

「就因爲你不喜歡賭，所以我才奇怪。」班察巴那道：「像你這種人，沒有一個不喜歡賭的。」

「我也喜歡賭。」小方說：「不過我只和一種人賭。」

「你的朋友？」

「不對。」小方說：「我只和朋友喝酒。」

「你只和那種人賭？」

「仇人！」

「你們通常都賭什麼？」

「賭命！」

班察巴那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却還是不明白你這個人。」

小方問他：「難道我還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當然有。」班察巴那說：「有很多男人都會把女人看得比朋友重，可是你不同。」

「哦？」

「你對你的朋友實在不錯，可是，你對你的女人就實在太錯了。」班察巴那說：「不管是你喜歡的女人，還是喜歡你的女人都一樣。」

「哦？」

「譬如說『陽光』，她應該可以算是

你的朋友。」

小方承認。

「可是這兩天你一直避免和她相見，」班察巴那說：「就因爲她是個女人，而且多多少少有一點喜歡她。」

小方沒有否認。

「還有蘇蘇，」班察巴那說：「不管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她總算爲你生了個孩子，不管她是爲什麼來的，現在她總算來了。」

他問小方：「可是你對她怎麼樣？你看見她簡直就好像看見活鬼一樣，只要你一看見她走過來，你就落荒而逃了。」

小方沉默。

可是他並沒有閉着嘴，因爲他一直在喝酒，閉着嘴就不能喝酒了。

「還有齊小燕，」班察巴那又說：「不管怎麼樣，我看得出她對你不錯，可是你對她呢？」

他嘆了口氣：「她走了之後，你連問都沒有問過，你根本就不關心她到那裏去了，根本就不關心她的死活。」

小方忽然放下了酒杯，盯着班察巴那：「就算我關心她們又有什麼用？」他問：「我能對她們說什麼？我能爲她們做什麼？」

班察巴那道：「可是你最少應該表示一下。」

「表示什麼？」

「表示你對她們的關心？」

「你要我怎麼表示？」小方又引滿一杯，「你是要我跪下來，跪在她們面前，求她們原諒我，還是要我用腦袋去撞牆，撞得頭破血流？」

班察巴那不說話了。

小方彷彿已有了些酒意：「就算我這麼樣做了，又能表示出什麼？」

他又問班察巴那：「是不是我一定要這麼樣做，才能表示我對她們的感情？」

班察巴那無法回答他的話，小方又再問他：「如果你是我的話，你會不會這麼樣做？」

「不會！」班察巴那終於嘆了口氣：「我不會。」

「你會怎麼做？」

「我也會跟你一樣，什麼都不做。」

班察巴那也引滿了一杯：「到了必要時，也許我們會爲她們去死，可是這種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會做。」

他的表情很沉重：「一個男人，一個眞正的男子漢，有時候無論什麼事都要去做，有時候無論什麼事都不能做。」

「不錯，不錯。」小方說：「就是這樣子。」

班察巴那又長長嘆息，舉杯飲盡：「也許這就是我們這種人的悲哀。」

× × ×

一直站在他們旁邊侍候着他們的呂恭忽然也長長嘆了口氣。

「其實每種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悲哀。」他說：「像小人這種人，雖然在此混飯吃等死，過一天算一天，可是也一樣有悲哀的。」

「那麼你不妨也說出來。」

「小人不能說。」

「爲什麼？」

「因爲像小人這種人，無論做什麼都是身不由主的，就算心裏有什麼難受的事，也只有悶在心裏，不能說出來。」呂恭說道：「也許這就是我們這種人最大的悲哀。」

他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忽然下了決心。

「但是無論那種人偶而都會做出一兩件連他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的事，說出一些連他們都覺得莫名其妙的話來，就算他明明知道說出來之後一定會後悔的，他也非說不可。」

「你想說什麼？」小方問。

「兩位剛才是不是提起一位姓齊的姑娘？」

「是的。」

「兩位說的那位齊小燕姑娘，以前是不是很喜歡打扮成男孩的樣子？」

「是的。」

「如果兩位說的是她，那麼兩位現在已經可以不必再爲她担心了。」

「爲什麼？」小方又問。

「因爲她現在活得很好。」呂恭笑了笑，笑得很勉強！「也許還比兩位想像中

好得多。」

小方盯着他，過了很久才問：「你知道她在那裏？」

「小人知道！」

「你能不能說出來。」

呂恭又沉吟了很久，終於嘆了口氣：「小人本來不想說的，可是現在好像已經非說不可了。」

他說：「那位齊姑娘現在已經被三爺收做義妹了，而且三爺已經作主爲她訂了親。」

小方的臉色沒有變，好像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只不過他連喝了三杯酒。喝得很快。

「訂親？」喝下三杯酒之後，小方才問：「她跟誰訂了親？」

「小人也不清楚，」呂恭說：「小人只知道那位未來新姑爺是位劍客，劍法之高，據說已經可以算是天下第一。」

「叮」的一聲響，小方手裏的酒杯碎了。

「獨孤痴？」他問：「你說的是不是獨孤痴？」

「好像是的。」

× × ×

小方沒有再問下去，也沒有再開口。他的嘴好像忽然被一隻看不見的手，用一根看不見的針縫了起來，連酒都不再喝。

班察巴那却忍不住問：「獨孤痴現在也跟呂三在一起？」

「他們本來就是好朋友。」呂恭說：「三爺對他一向都很敬重的。」

他想了想，又說：「這位獨孤先生一向是個怪人，這次回來之後，好像變得更奇怪了，一天到晚總是痴痴呆呆的坐在那裏，連半句話都不說，直到見着齊姑娘之後，他才好了些。」

班察巴那冷笑，轉眼間問小方：「現在我才明白了。」

「哦？」

「呂三要胡大麟他們三個人來試你的劍，就因爲他有獨孤痴在那裏。」

「哦？」

「如果說世上還有一個人能從他們致命傷口上看出你的劍法出來，這個人無疑就是獨孤痴。」

「哦？」

班察巴那忽然又長長嘆了口氣：「你不能去了，絕對不能去了。」

小方茫然問：「不能到那裏去？」

「我本來已經決定，只要有呂三的下落，就要你率領我的屬下發動攻擊，」班察巴那道：「但是現在你已經不能到那裏去了。」

「爲什麼？」小方問。

「你應該知道是爲了什麼？」

「我不知道。」

「有齊小燕和獨孤痴在那裏，你去豈非是送死。」

小方沉默，又過了很久很久，忽然笑了，忽然問班察巴那：「像我們這種人，死了之後會不會下地獄？」

班察巴那不能回答，也不願回答，但是他說：「我只知道我們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一定在地獄裏，所以如果我死了，我情願下地獄去。」

小方大笑。

「我也一樣。」他說：「既然我們已準備下地獄，還有什麼地方不能去？」

有很多人都喜歡笑。

有很多人被人喜愛受人歡迎的人都喜歡笑。

因爲笑就像是最珍貴的胭脂花粉香料，不但能使自己芬芳美麗，也能使別人愉快。

× × ×

可是笑也有很多種。

有的人以狂歌當哭，有的人以狂笑當歌，有些人甚至比痛哭更悲傷，有些人的笑也許比怒吼更憤怒。

等到小方笑完了，班察巴那忽然問呂恭：「你平時是不是常常笑？」

「我不常笑。」

「爲什麼？」

「因爲我常常都笑不出，」呂恭說：「就是有時候我想笑了，也不能笑，不敢笑。」

班察巴那看着他，看了很久，忽然說出句很奇怪的話。

「那麼我希望你現在趕快笑笑，」他說：「就算你不想笑，也應該笑一笑。」

「爲什麼？」

「因爲你現在如果不笑，以後就眞想笑，恐怕也笑不出來了。」

呂恭確實想笑一笑，但是他臉上的肌肉已忽然僵硬。

「爲什麼？」他又問。

班察巴那反問他：「你有沒有看見死人笑過？」

「沒有。」

「你當然沒有，」班察巴那的聲音冰冷：「因爲亦只有死人才是眞正笑不出來的。」

「但是現在我好像還沒有死。」

「不錯，現在你當然還沒有死，」班察巴那道：「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我還會讓你活多久。」

× × ×

呂恭的臉色沒有變，因爲他的臉色已經沒法子變得更難看了。

變色的是小方，他忍不住問班察巴那：「你要他死？」

「每個人都會死的，」班察巴那淡淡的說：「遲一點又有何益？早一點死又有何妨？」

「可是我想不通你爲什麼要殺他？」

「因爲有些事我也想不通。」

「什麼事？」

「有很多事我都想不通的，」班察巴那說：「最主要的一點是，我想不通呂三爲什麼要派出這麼樣一個人來把我們留下來。」

「你認爲是他把我們留下來的？」

「當然是，」班察巴那道：「只有他這種人才能把我們留下來。」

「爲什麼？」

「因爲他不但規矩有禮，而且偶而會說一些眞心話，」班察巴那道：「只有眞誠的人，才能把我們留住。」

他問小方：「但是呂三爲什麼要把我們留住在這裏呢？是因爲他生怕我們再追

踪下去？還是因爲他已經在這裏佈下了埋伏？」

河濱的確有很多人，有的在生火，有的人在燒水，有的人在打雜，炒菜的人更多，因爲每一樣菜都是由一個特別會炒這種菜的人炒出來的。

班察巴那環顧一下左右：「殺人如蔴的武林高手並不一定會生火打雜燒水，也不一定會炒爛糊的菜肉絲，可是會生火打雜燒水烤肉絲的人，也未必就不是殺人如蔴的武林高手。」他問小方：「你說對不對？」

小方不能說不對。

班察巴那看看一個正在用火鉗夾炭的青衣禿頂中年壯漢。

「這個人也許就是位武林高手。他手裏的火鉗子說不定就是種極厲害霸道的外門兵器。」他說：「替我用葱泥烤肉的那個人，平時經常烤的說不定是人肉。」

小方也不能說不可能。

「這些人說不定隨時都可能對我們發動攻擊，說不定隨時都能將我們切成肉絲，烤成燒肉。」班察巴那又問小方：「你說對不對？」

小方怎麼能說不對？

班察巴那忽然又笑了笑：「可是他們也未必一定會這麼做的，這地方也許根本不是個陷阱，那三口棺材也許早已去遠，根本不怕我們去追，所以我才更奇怪。」

「奇怪什麼？」

「奇怪呂三爲什麼要派這麼樣一位規規矩矩恭恭敬敬而且還會說眞話的人來把我們留在這裏。」班察巴那道：「所以我一直都想問問他。」

「你認爲他知道？」

「也許他也不知道，」班察巴那說：「就算他知道，他也不會說。」

無論誰都相信，呂三的屬下，絕對是守口如瓶的人。

小方也相信。

「所以我只有殺了他。」班察巴那嘆了口氣：「不管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他不會說，我就不能不殺他。」

他轉過頭盯着呂三：「呂三要你來的時候，一定也想到了這一點。」

呂恭居然承認：「三爺確實想到了這一點。」

「那麼他爲什麼還要派你來？」班察巴那也有點驚奇，「你爲什麼還肯來？」

「三爺要我來，我就來，」呂恭說：「三爺要我去死，我就去死。」

班察巴那舉杯：「我佩服他。」他舉杯一飮而盡，「無論誰能夠讓別人爲他去死，我都佩服他。」

呂恭却笑了笑。

他平時本來常常笑不出來的，這種時候反而能笑出來了。

「可是三爺算準我不會死的。」

「哦？」班察巴那好像更奇怪了：「他眞的能算準你不會死？」

「眞的！」

「他憑什麼如此有把握？」

「因爲三爺算準，像兩位這樣的大英雄大豪傑，一定不會殺我這樣一個小人。」呂恭說：「而且兩位就算殺了我也沒有用。」

「你活着對我們又有什麼用？」

「也許沒有用，」呂恭說：「也許還有一點。」

「那一點。」

呂恭却閉上了嘴，連一個字都不肯說了。

——他活着也許已經沒有用了，也許還有一點。

——現在他雖然不說出來，以後也許會說出來的。

——可是現在他如果死了，以後就永遠不會說出來了。

班察巴那又舉杯：「我也佩服你，因爲你實在是個聰明人，我一向很佩服聰明人，從來都不願殺聰明人。」他嘆了口氣，「只不過我偶爾也殺過幾個。」

他忽然轉過頭來問小方：「你猜我會不會殺他？」

× × ×

就在班察巴那問這句話的時候，幾乎就是在同一瞬間，也有一個人用這個同樣的問題問另外一個人。

（八）

問這個問題的人，這時候正站在河流對岸山坡上，岩石間，樹叢裏，一間很隱秘的小屋裏，一扇很隱秘的小窗前。

這個人距離班察巴那很遠很遠。

班察巴那看不見他，可是班察巴那的一舉一動他都看得清楚，甚至連班察巴那說的話都好像能聽得見。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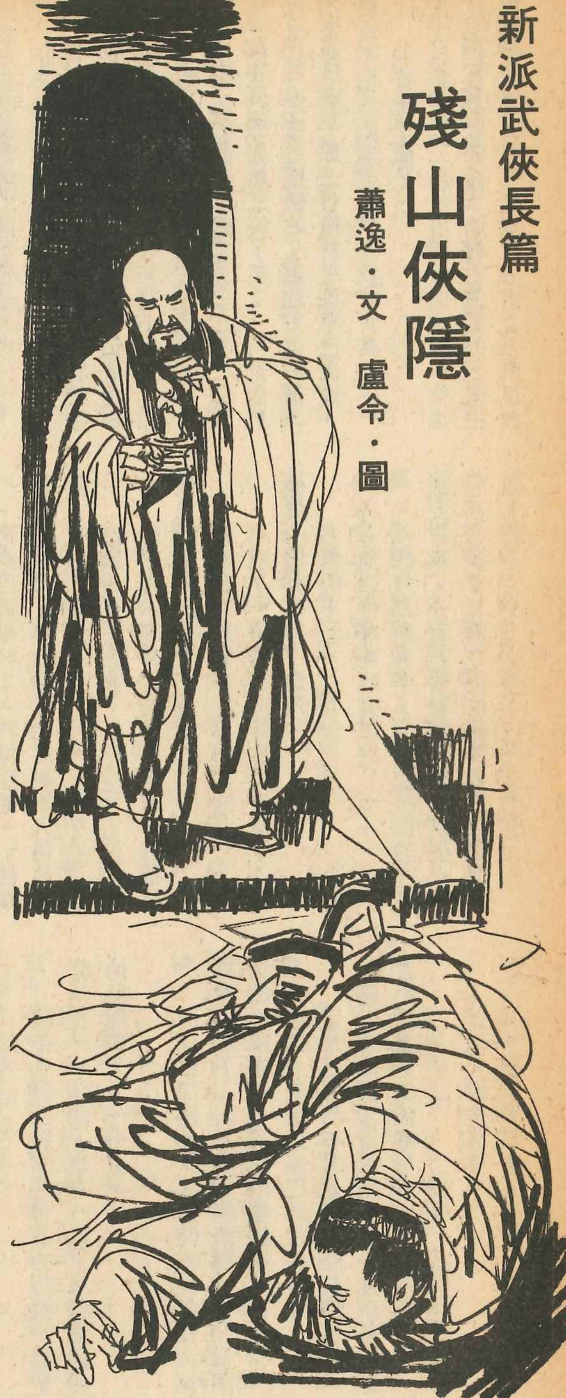
這個人就是呂三。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青海「哈拉湖」畔的「達木寺」，寺的周圍有十七個殘破不全的石翁像，石像塑的是一些武林奇人的樣子。少年古浪找到了達木寺，每天對着那十七個石人練起武功來，一天忽聞一嘆息聲，古浪回頭不見人影，却見神堂側門有一白玉佛像，荒廢已久的內殿，却點燃着兩枝蠟燭，顯然是有人藏於暗中。古浪到多玉鎮遇到一叫門陀的和尚，回程又碰見一少女來寺中找阿難子和尚。而那十七具石像，却無故的在一風雨之夜，被人擊得粉碎，古浪心中又怒又病。此時忽又見那門陀和尚，也來寺中寄宿，並考驗起古浪的武功來。

樹幹留驚言　詭計困石洞

當古浪走近院牆之後，門陀和尚的誦經之聲，聽得更清晰了，使人有一種超然出塵的感覺。

門陀和尚就住在院旁一間小禪房中，這時房間敞開着，古浪不由自主的走了過去。

他想道：「我且到他房裏去看看。」

古浪想着，已然邁步進了那間禪房。

房內的佈置簡潔異常，一張木桌上，放着一隻小香爐，厚厚的檀香，正冒着青烟，室內充滿了香味。

一張小木牀，上面只舖了一張蓆子，案頭擺了幾本伊蘭經，牆上掛着一小張「釋迦牟尼」的水墨像，雖然筆觸簡單，但是寶相仍極威嚴。

另外在靠窗的一張小桌上，擺設着文房四寶，和一本綿紙的詩集。

古浪隨手翻了翻，那本詩集全是門陀和尚自己的作品，內容也是他學佛的心得，寫得平和空靈，不愧是個看破紅塵的高僧。

古浪心中有些失望，他原想發現一點與武學有關的東西，可是一無所獲。

當他正要離去之時，一陣清風，吹落了幾張白紙，古浪俯身拾了起來，在這些白紙之中，卻有一張水墨畫成的人像畫。

古浪一看之下，不禁大為奇怪。

原來這張畫，畫的正是無頭之人，分明就是那尊缺了頭的石像。

古浪好不驚異，這張畫與那無頭石像一模一樣，手中也拿着一指短笛，在畫紙之上，並且也寫了一個「琴」字。

古浪心中想道：「這個人到底是誰？門陀和尚爲什麼單把他畫下來，難道門陀和尚也與這十七具石像有關？」

這一串的問題，在古浪心中湧起，他百思莫解，越發覺得事情蹊蹺。

這時門陀和尚的誦經之聲，突然停止了，古浪連忙把畫放好，走出禪房。

過了一會，門陀和尚由大殿走出，念了一天的經，他似乎很疲倦，伸了一個懶腰。

古浪迎上去，說道：「老師父又辛苦了……」

門陀和尚望了他一眼，說道：「我一點也不辛苦。」

古浪接口道：「我……我有些問題請敎老師父。」

門陀和尚點點頭，說道：「到我房裏來吧！」

古浪隨在老和尚身後，又進了禪房，門陀和尚指着一張木椅道：「你坐下來，」門陀和尚提起桌上銅壺，倒了兩杯冷水，遞過一盃，說道：「有什麼問題要問？」

他說着，仰頭喝了一大口水，白色的眉毛一皺，又道：「可惜未帶茶葉來。」

古浪端着那盃冷水，心中的問題極多，一時却不知如何問法，半晌才道：「老師父，我們在此相會也是緣份，請你實在告訴我，你是否武功很高？」

門陀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一點武功也不會的。」

古浪皺着眉頭道：「可是你對武功很內行，我的毛病你一眼就看出來了。」

門陀和尚又喝了一口茶，說道：「我說過我有很多會武功的朋友，長久與他們

在一起，耳濡目染，也就懂得不少了，至於我本人確是一點武功也不會的。」

古浪知道這麼問他，是絕不會承認的，便道：「老師父，這裏以前有十七個石頭人，你可曾見過？」

門陀和尚含笑自若，說道：「那十七個石頭人，在這裏已經擺了好幾年了，却不知怎麼不見了？」

古浪緊接着說道：「就在不久之前，一夜雷雨，把他們全打壞了？」

古浪說這話的時候，不住的觀看門陀和尚，看他臉色的變化。

門陀和尚搖了搖頭，說道：「或許是他們作惡多端，遭了天譴。」

古浪又追問着：「那十七個石人，你可曾仔細看過？」

門陀和尚點頭道：「好像一年前，我曾看過它們，雕工確是不錯。」

他面上一絲表情也沒有，說來平淡自如。

所以古浪在他臉上，一點什麼也沒有捕捉到。

古浪接着又說道：「那十七個石頭人，都是名震天下的奇人，我也曾詳細看過，其中有一個無頭石人，手中拿着一支笛子，却不知道他是誰？」

門陀和尚面上展出一絲笑容，說道：「啊——那個人我認識他，聽說他武功最高。」

古浪目光一閃，急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門陀和尚笑道：「此人怪異得很，不但武功奇高，就是人品，相貌，醫術，以至於琴棋書畫，也無一不精。」

和尚停了一下又說道：「只可惜他脾氣怪了些，所以無人知道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叫琴先生。」

古浪皺着眉頭，就自己記憶之中的人物思索，却怎麼也想不出一個叫「琴先生」的人來。

門陀和尚接着說道：「他就是這十七個人中的領袖人物，聽說以前也曾來過這裏。」

古浪不覺興趣大增，問道：「怎麼會只有他的石像沒有人頭呢？」

門陀和尚站起身子，把窗戶放下了一扇，這才說道：「據我所知，石像剛造好之後，十七個人全有人頭，可是半年之後，那琴先生的人頭，却突然失踪了，沒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古浪聽得希罕，好奇心大增，又問道：「到底是誰塑下了這十七個石像，爲了什麼呢？」

門陀和尚笑了笑，說道：「你問得太多了，這些事的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現在我却要問問你，你是那裏的人？」

古浪答道：「河南。」

門陀和尚又道：「你年紀青青，有一身功夫，你師父是誰？爲什麼萬里跋涉，到這裏來練功夫？」

門陀和尚問過之後，古浪臉上立時有爲難之色，他遲疑了一下，才道：「我師父叫桑青，他已經死了。」

門陀和尚點點頭，說道：「桑青——這名字我聽說過，倒也是個有名氣的人物，你還沒有說你爲什麼到青海來呢？」

古浪遲疑着，說道：「我……我是來尋件一件東西，還要找一個人。」

門陀和尚竟不再追問下去，說道：「最近我遇到很多人，都說到青海來尋東西，眞是怪事！」

一聽門陀和尚這麼說，古浪不禁有些緊張，張口欲問，但又忍了下來。

門陀和尚打了一個呵欠，說道：「好了，我要睡覺，明天再談吧？」

走出了門陀和尚的禪房，天上已掛滿了繁星，月亮卻不肯出來，四下裏顯得異常昏暗。

回想剛才門陀和尚的一番話，古浪心中疑惑不已。

他覺得門陀和尚如此友善，必然有些道理，否則以這等天下奇人，怎會無緣無故的，陪着自己住在這裏？

「那麼是爲了什麼呢？難道他知道我來青海的來意，是爲了那隻春秋筆？」

想到這裏，古浪不禁感到非常緊張，因爲他所負的任務是極端重要而神秘的。

「我一定要先把他的身份查明。」

古浪作出決定之後，回身向後院走去。這時他又想到了那奇怪的「琴先生」，以及若干年前，「達木寺」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這都是一些不可解釋的疑團，困擾在他心中。

夜涼如水，古浪毫無睡意，在後院散着步，暇想不已。

不遠處的樹林，突然發出一陣響沉，古浪一言不發，身子如箭一般，射出院牆，隱在一株大樹之後。

他心中想道：「今夜我一定把你找出來。」

不一會的工夫，十餘丈外，一條黑影，鬼魅般的撲了出來。

由於黑夜無光，古浪看不清對方的面貌，不過可以依稀看出，他穿着一身勁裝，身手甚是矯健。

那人引頸盼望了一陣，然後一扭身子，向前院撲去，快速已極。

古浪怕他發覺，不敢迫得太緊，遙跟在後面。

等到古浪越過那一片茂密的叢林時，那人已在二十丈外，轉向了「達木寺」的正門。

古浪幾個起落，趕到拐角之處，正要向正門轉去，突聽一聲厲吼，震蕩夜空，令人不寒而慄。

古浪一提氣，飛過了院牆，只見正門不遠的地面上，倒臥着一個人，正是自己跟踪的夜行人。

他急忙撲到近前，略爲察看，只見那人口吐鮮血，已然死去。

古浪不禁大爲驚恐，這不過是一刹那的工夫，何人竟然把他殺死了。

這時門陀和尚的房間燃起了燈，古浪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他？」

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兩下相隔十餘丈，這人又不是死於暗器，就算功夫再高的人，也不可能在二十丈以外，把一個身負奇技的人震死。

這時門陀和尚推門而出，他一手端着一台殘燭，另一手遮着風，問道：「什麼事呀———」

一眼看見了古浪，立時走了過來，邊

道：「古施主，發生了什麼事？……」

話未說完，發現毯上的死屍，嚇得身子一震，險些兒摔倒，驚道：「啊！原來……你殺死了人？……阿彌陀佛。」

古浪道：「人不是我殺的。」

他低下身子，藉着燭光，才看清了這具死屍的模樣。

只見這人年約三十餘歲，身子長得很是彪壯，滿面的虬髯，濃眉大目，穿着一件勁黑色的裝。

古浪細看他的死相，甚是慘厲，胸前已被鮮血染遍，嘴角也掛着血絲，雙目怒瞪，極是悸人。

由他死亡的情形看來，分明是被人以極厲害的內家掌力震死，出手之人手法既快且狠，未容他有還手餘地！

門陀和尚側着身，用一種異常的聲音說道：「他……到底是不是你殺死的！」

古浪站起身，說道：「我與他素不相識，爲什麼要殺死他？」

門陀和尚搓着一雙枯手，連聲說道：「怪了怪了，誰跑到佛門善地來殺人？」

古浪也有些想不透，最初他曾懷疑是門陀和尚，但以門陀和尚神情看來，顯然是另有其人了。

門陀和尚見他還在發怔，催道：「你快把這屍體弄出去……」

這時蠟燭已被風吹熄，一片昏暗，涼風吹過，揚起一股血腥之氣，倍增恐怖。

古浪俯身，在屍體身上搜了搜，除了兵刃暗器外，別無他物。

對於這個人的來歷，他得不到一絲綫索。

古浪雙手把他托了起來，說道：「先放在院外明天再處理吧！」

門陀和尚拾起蠟燭，說道：「對，明天給他造個墳……」

他說着，蹣跚的回房去了，沿途不停的搖頭念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古浪把那具沉重的屍體，放在大門左側，星光之下，依稀看到他的慘狀，心中很不舒服。

他低頭凝望了半晌，感覺到「達木寺」血腥的往事又要重演了，自己的任務，也將會更加艱巨了。

古浪走進門來，門陀和尚的房中靜悄悄的，想已重新入睡了。

對於這個和尚，古浪百思莫解，然而他深信，日後一切的事情，都必然與這個和尚有着極大的關係。

但是就以目前情形看來，門陀和尚一切表現得很平凡，不過他越是這樣，古浪越是對他存有戒心。

古浪回房子之後，遲出的月亮方始露面，慘白色的月光，照在那具恐怖的屍體之上。

翌晨，古浪趕到了廟前，意料之外的，那具屍體已然不知去向，地上的血漬也全被沖洗一淨。

古浪心中好不奇怪，忖道：「難道這是門陀和尚打點的。」

大殿中傳出一陣陣的木魚和念經之聲，門陀和尚早已在做他的早課了。

古浪在大殿外徘徊了一陣，門陀和尚早課完了，推門走了出來。

古浪立時迎上前去，問道：「老師父，那具屍體可是你清理的？」

門陀和尚滿面驚奇之色，說道：「沒有呀！難道不是你清理的麼？」

古浪搖了搖頭，皺着眉頭道：「不是我！我剛才出來看，屍體已經沒有了，地上血漬也被洗淨也。」

他說着，不住的引頸四望，好像想尋找出什麼人似的。

門陀和尚說道：「怪了，我晨起之後，屍體已然不在，只當是你清理了，便把地上血跡洗掉，爲他念了幾段超生經。」

聽門陀和尚這麼說，古浪越覺事情離奇，沉吟着說道：「這麼看來，確實有人在暗中作祟，却不知他所爲何來？」

門陀和尚口念佛號道：「阿彌陀佛，不論他是誰，若是歹惡之輩，總是要遭天報的！」

古浪靜靜的望着他，儘管門陀和尚一切表現都平凡無奇，但是古浪總不信他是個普通的和尚。

古浪思索了一陣，知道此事絕不會就此過去，必然還有變故接踵發生，這就不再想它，說道：「老師父，我要去練那提瓶的功夫了，你可願意去看看？」

門陀和尚笑道：「我正好沒事，去看看也好。」

說着，跟在古浪身後，一同向山下走來，來到湖邊，那隻大瓶子仍然擺在那裏，絲毫無異。

古浪心中不覺又是一動，忖道：「這隻瓶子來得好古怪，如此名貴，却無人偷盜……」

這時門陀和尚已經又坐在那塊大石上，微笑着說道：「讓我看看你，是否已有了些進步。」

古浪笑道：「不過是一夜之隔，那裏來的進步？」

他說着深深吸一口氣，把內力貫在右臂，這一次他不貪功，平靜着心情，把那隻大瓶提了起來。

那隻大瓶雖然沉重仍舊，但是比起昨日，感覺上像是好了一些。

古浪舉步走到湖邊，彎身取水，那株大樹的倒影，在水波之下閃漾。

突然，古浪發現樹林之中，隱着一個頎長的人影，隨波浮動。

古浪不禁大吃一驚，慌忙提起花瓶，放在一旁，返身抬頭望去。

那株大樹就在身後，空空蕩蕩，根本不見一個人影！

古浪心中好不驚訝，忖道：「莫非此地有鬼不成？」

正在思索，門陀和尚已然說道：「怎麼？你想起什麼事情來了？」

古浪偏過頭，面帶驚詫，說道：「這……這樹上剛才可是有人來着？」

門陀和尚笑笑道：「那裏來的這等事，我什麼也沒有見到，如果有人，現在到那裏去了，難道他會飛不成？準是你的眼睛發花。」

古浪想想，如果有人，怎不可能就此消失，但是剛才看到的分明是個人影，這事眞個有些費解了。

門陀和尚接口道：「不要胡思亂想了，快練你的功夫吧！」

古浪想不出所以然，也就拋開一旁，

回身提起了瓶子，緩緩走向大樹。

由於方才的事使他心神不定，那隻大瓶也就愈來愈沉重，在手中搖幌不已，好幾次都差點濺出水來。

門陀和尚似乎很失望，輕嘆了一聲，說道：「唉——你這個年青人眞差勁，怎麼越來越退步了！」

古浪面上一紅，全神貫注，才把瓶子穩了下來，可是當他走上樹幹之時，瓶中之水，依然濺了出來。

門陀和尚立時站起身子說道：「你繼續吧，等到有進步的時候再叫我好了。」說罷，轉過身，緩緩向山上行去。

古浪心中很難過，想不到一個小小的瓶子，居然有如此的重量，簡直教人不敢相信。

他把花瓶中的水倒出，坐在樹下，雙手捧着它，仔細的察看，只見那花瓶非金非石，不知何物鑲成，用手指彈起來錚錚作響。

古浪心中暗道：「我定要在七天之內作到。」

他下定了決心之後，回頭望望那株大樹，忖道：「我先空身上去一趟看看。」

他放下手中的大瓶，提氣輕身，雙手不動，向大樹上邁了上去。

這株大樹又直又長，雖有斜度，仍然高可冲天，如果不用雙手，只靠一雙脚攀登，非要有出奇絕頂的輕功不可。

古浪極力提着氣，但是只不過剛剛走上三丈，身子再也無法穩定，只得又落了下來。

他心中忖道：「這株大樹樹幹光滑，要這樣走上去，豈是人之所能？」

但是他覺得門陀和尚要他如此做，必有深意，在以往，他以爲自己是江湖上第一少年奇人，却不料門陀和尚交待的兩件事，却一件也辦不到。

由於這棵大樹生得太怪，加上方才水面上所見人影，古浪決心上去看看。

於是他手脚並用，不一會兒，就爬上了二十丈高，到了樹枝分岔之處。

他坐在樹岔上，向下張望，如同坐在半天一樣，別有一番奇趣。

古浪觀賞着樹下的風景，手觸處，覺得樹幹上流有黏液，轉頭一看，原來樹幹上刻有幾個小字。

古浪心中一動，仔細看去，只見那幾個字是：「少年須惜身，謹防和尚計。」

這十個小字，字體猶新，顯然剛刻不久，由此可以證明，方才確實有人來到樹上，而此人的功夫，也就可想而知了。

古浪心中好不驚詫，忖道：「啊！天下奇人眞個不少啊！」

他仔細琢磨這兩句話的意思，分明是警告他提防門陀和尚。

古浪不禁有些不解，忖道：「門陀和尚對我有什麼需求呢？……這刻字之人又是誰？」

他想了一陣，用指甲把那十個字括去，然後滑下樹來。

他細思與門陀和尚結識以來的情形，雖覺得這個和尚怪異而莫測高深，但是對自己並無惡意，就以叫自己提瓶上樹之事，也是有意栽培自己，不算什麼惡計。

一切的事情都是這麼不可理解，古浪決定不理會刻字之人，他想道：「門陀和尚指示我練功夫，對我總沒有害處的。」

但是這兩句留字，却也使他心中多了一份疑慮，對於門陀和尚，增加了幾分戒心。

他的練功，並沒有停頓下來，固定地上午單練提瓶，下午則空身上樹。

時光如流，十天很快的過去了，這十天來，沒有再發生什麼事，那童石紅姑娘，也是一去沒有再回來過。

這十天的日夜苦練，古浪的功夫極有進步，這時他已可以提着花瓶，走上樹幹十丈左右了。

門陀和尚十天不曾下山，除了念經外，便是在院中散步，有時與古浪聊談一些佛家的道理，和他行遍天涯，所歷經的趣事，所以古浪也不覺寂寞，對這個和尚的感情也越加深了。

這日清晨，古浪照例的下山練武，門陀和尚站在門口等他，見他來了，迎着笑問道：「古浪，這十天來你的武功可有進步？」

古浪說道：「雖然有些進步，但是仍然達不到你所說的境界。」

門陀和尚道：「我今天隨你下山去看看吧？」

這時夏日將殘，邊地早秋，太陽已很少露面，倒是寒風不停，吹起遍地沙土，使得附近的林子都蒙上了一層薄塵。

門陀和尚與古浪下得山來，他仰面望了望天，說道：「你的功夫要加緊苦練，有太陽的日子不多了！」

古浪聞言心中一驚，忖道：「我練這十七石人劍法，日影爲不可缺少之條件，他怎麼知道？」

他心中想着，面上並未露出神色，只是漫應了一聲。

不一會兒，一人來到了湖邊，那隻綠色的古瓶，仍然擺在大樹之下。

門陀和尚仍坐在那塊石頭上，說道：「好了，開始吧！」

古浪答應了一聲，氣納丹田，雙目爲炬，緩緩走往樹下，以二指輕輕夾住花瓶之耳，提將起來。

由他的氣勢看，顯然已大有進步，門陀和尚臉上浮出一絲笑容，頻頻點頭。

古浪走往湖邊，彎身灌滿了水，然後走回大樹。

門陀和尚見他步履輕盈，不帶絲毫勉強，足證他已深得要領，臉上的笑容不自覺的更濃了。

古浪沉住氣，向大樹上走去，當他走上七丈左右，目光接觸到樹幹上，一行小字觸目驚心，刻的是：「遠離此僧！」

古浪中氣一洩，人由樹幹上掉落了下來。

古浪落下樹幹，瓶中之水潑了滿身，他深深的被那突然出現的小字震驚了！

門陀和尚立時站起身來，奇怪的說道：「怎麼了？你可是不舒服？」

這時古浪已經強自沉下了氣，說道：「沒什麼！我只是中氣把持不住，落了下來。」

門陀和尚搖了搖頭，說道：「唉！你的進展太慢，據我的估計，以你的體質，現在應該能走上十丈才是，怎麼只有七丈

呢！」

古浪心中又是一驚，忖道：「這老和尚的算計果然毫不差！」

門陀和尚對古浪的表現頗爲失望，說道：「重來一次，如果再走不上十丈，就是不可造就了。」

古浪心中還在惦着那幾個字，心中疑惑不定，聞言答道：「我昨日還能走上十丈，今天不知怎麼的，中氣突然洩了。」

門陀和尚冷笑道：「哼！可是有什麼事分了你的心？」

古浪心中又是一驚，强自鎭定着，說道：「沒有……這一次我一定要走上十丈以上！」

他說着，再次把古瓶裝滿了水，往樹上走去。

這一次，他用盡了平生功力，提足了氣，一鼓而作，竟然走上了十二丈高，然後才落了下來，瓶中之水，也一滴未曾濺出。

門陀和尚笑着鼓掌道：「行了！行了！現在你已深知要領，再有七天，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聽門陀和尚這麼說，古浪也很高興，他坐到了門陀和尚的身旁，說道：「老師父，你如此栽培我，實在使我感激，恕我冒昧，請問老師父到底可會武功？」

門陀和尚面上現出不悅之色，說道：「你這孩子是怎麼了？我再三告訴過你，我是不會武功的人，你怎麼還要問這個問題？」

古浪面上一紅，說道：「可是你對這類最高的內家功夫瞭若指掌，我怎能相信你是不會武功的人？」

門陀和尚面色稍霽，說道：「我只是懂得武功的道理，別的毫無所知，你不要胡思亂想！」

說完這話，他轉身而去，留下了古浪，對着他的背影發呆。

直到門陀和尚消失在廟院之內，古浪才爬上樹，重新端詳那幾個字。

這四個字的筆跡，與上次所見字體相同，顯然是同一人所留，只是不知他到底是何用處。

古浪把那四個字塗掉，然後落下樹來，提高聲音喊道：「那位前輩留字示警，請顯俠踪，容古浪謁見！」

他大聲的說了兩遍，不遠的叢林中，傳出了一聲輕笑！

古浪一驚，急忙趕了過去，說道：「是那位前輩？」

話才說完，一片林木聲響，緊接着一聲嬌笑道：「幾日不見，你怎麼叫起我前輩來了？」

古浪一望之下，不禁又驚又喜，說道：「啊……原來是妳？」

破林而出的，正是古浪心中不時縈繞的童石紅。

她穿着一件淺青色的長衣，頭上包着一塊青絹，笑如春風，婀娜多姿。

童石紅笑着走過來，一邊說道：「你一個人發什麼怪病，像猴子一樣，一會上樹，一會下樹，還在自言自語。」

古浪面上一紅，說道：「干妳什麼事？妳爲什麼躲在樹後面偷看？」

童石紅叫道：「偷看？這又不是你的地方，我就不能來麼？」

古浪支吾道：「要來就光明正大的來，何必偷偷摸摸的？」

童石紅漲紅了臉，叱道：「去你的，你才偷偷摸摸，像個賊一樣？」

這兩個大孩子，見面就爭吵，鬧得很不愉快，一時都沉默下來。

童石紅好像有毛病一樣，又跑到湖邊去照影子，在那裏搔首弄姿，毫無顧忌，顯得一片天眞。

古浪說道：「妳又來作什麼？」

童石紅一面照着自己的影子，一面說道：「我家搬到這裏來了！」

古浪不禁一驚，說道：「什麼？妳家搬來了？妳家裏還有什麼人？」

童石紅轉過身子，嬌笑着，說道：「我家裏只有一個婆婆，我是來請你去吃飯的。」

她說話的姿態自然美好，語音又悅耳動聽，古浪聽在耳中，只覺無比的舒適，驚喜道：「眞的？妳眞的來請我吃飯？」

童石紅笑道：「誰騙你？天不早了，我們快走吧！」

她說着，竟來拉古浪的手，古浪嚇了一跳，連忙閃開。

童石紅連聲催道，古浪還在猶豫，但是童石紅好似有一股無比的吸力，古浪終於點頭答應了。

他隨在童石紅的身後，在路上問道：「你們是什麼時侯搬來的？爲什麼搬到這裏來？」

童石紅道：「我也不知道，是我外婆要搬來的。」

古浪笑一笑說道：「妳的外婆，一定很老吧？」

童石紅回頭白了他一眼，說道：「廢話！」

他們一邊走一邊拌着嘴，已然走入一片林子。

在「哈拉湖」之西不遠，有一大片林木，由於年久無人問伐，還是原始森林。

古浪跟着往林中走，越走越深，忍不住問道：「妳到底住在那裏呀？」

童石紅說道：「我們快些走，大約再有半個時辰就到了。」

古浪咋舌道：「啊！還有這麼遠！」

童石紅不再說話，專心向前走，古浪緊緊跟着，也不再開口，一陣急奔之後，已然到了那片林子的深區。

古浪問道：「還沒有到麼？」

童石紅用手指着前方，說道：「馬上就到了。」

他們同時三四個起落，來到一處林中空地，古浪目光所及，只見樹叢之中，有房屋一角。

他問道：「妳外婆叫什麼名子，告訴我等會也好稱呼。」

童石紅說道：「我外婆叫況紅居！」

古浪聞言大吃一驚，霍然停下了脚步，說道：「什麼？她叫……況紅居？」

童石紅奇怪的說道：「不錯，她叫況紅居，妳認識她麼？」

古浪連忙强笑道：「我不認識她，不過久仰況老前輩的大名了！」

童石紅笑道：「原來這麼回事，知道婆婆名字的人太多了！」

古浪心中驚駭不已，他想起了那十七具石像中，就有一具況紅居的石像，想不到她本人也來到了「哈拉湖」！

況紅居移居到此，足見此處將有極大的事件發生，古浪暗下戒心。

不一會的工夫，已經到了一間小茅屋之前，童石紅老遠就叫道：「外婆，客人來了！」

屋內立即傳出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啊！這等快法，你們在外面等等，少時再進來。」

童石紅答應一聲，對古浪說道：「你看我們這裏如何？」

古浪鎭定着心神，說道：「風景倒是不錯，只是太昏暗了些。」

童石紅撇了一下嘴，說道：「要那麼亮作什麼？又不繡花！」

正說着之際，況紅居的聲音又傳了出來！

「好了！請妳的客人進來吧！」

童石紅對古浪道：「我們去吧！」

古浪點點頭，隨着童石紅走進屋內。

這是一間很大的草堂，地上鋪着編織甚佳的竹蓆，一旁擺置着四把竹椅，以及竹桌，竹几……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竹子製成的。

在最裏面的一張竹椅上，靠臥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古浪一眼就看了出來，正與那座石雕一模一樣，心中不禁暗驚起來，忖道：「那雕刻之人，眞是鬼斧神工啊！」

況紅居穿着一件葛黃色的麻紗衫裙，左手端着一隻茶盃，手腕上戴着一隻碧綠的玉鐲，閃閃發光。

她的一雙眸子，也是亮如寒星，平靜之中，顯出一種威嚴。

古浪向她施了一禮，說道：「況婆婆，後輩古浪拜見。」

況紅居臉上展露出笑容，把茶盃放向一旁，雙目射在古浪的身上，上下觀看。

古浪感覺到，況紅居的一雙眼睛，像是閃電一般，不禁覺得有些不大自在。

況紅居看了半天，點了點頭，說道：「唔——我時常聽紅紅提到你。」

古浪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不禁轉頭看了童石紅一眼，童石紅坐在一旁，津津有味的聽他們談話。

況紅居又接着說道：「就是你一直住在『達木寺』麼？」

古浪點點頭，說道：「是的，我現在還住在『達木寺』。」

況紅居又道：「你爲何要住在『達木寺』？」

古浪心中一驚，但是表面鎭靜着，答道：「我是到『達木寺』訪人，結果不料是座空廟。」

況紅居微微一笑說道：「那麼你準備在『達木寺』住多久啦。」

古浪早料到她有此一問，立時答道：「沒有想到『達木寺』有此好風光，我準備多住些時候，空的時候練練功夫。」

況紅居只是不住的點頭，令人難測她的心意！

她又接着問道：「既然你在『達木寺』住了不少時候，應該看見有十七個石人了。」

古浪心中一動，點頭道：「是的，我看到了十七個石人……」

話未說完，況紅居已然接口道：「你可曾仔細看過那些石人？」

古浪立即答道：「那十七個石人七零八落，我未曾細看。」

況紅居似乎有些失望，道：「今天回去以後，你可以仔細看看，也許會發現甚麼。」

古浪道：「那十七個石人已被雷電擊毁，我已把它們拋入『哈拉湖』中了。」

況紅居聞言面色一變，霍然站了起來，說道：「啊！有這等事？」

古浪點點頭道：「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況紅居在室內踱了兩轉，回過頭來，問道：「除了你以外，『達木寺』還有甚麼人去過？」

童石紅好似嫌況紅居的話太多，有些不耐煩，正要說話，況紅居已搖手道：「不要插嘴。」

童石紅只好停止了下來，顯得很不高興。

古浪望了童石紅一眼，說道：「除了童姑娘以外，沒有甚麼別的人去過。」

況紅居的目光如電，一直注視着古浪，然後點了點頭，說道：「好了，我們吃飯吧。」

古浪心中納悶不已，不知況紅居爲何來到此處，更不知她爲何要請自己吃飯？

這時況紅居已經對童石紅說道：「紅兒，你帶他到飯廳去吧。」

童石紅答應了一聲，帶着古浪，逕往飯廳而去。

飯廳子內，已經擺了很豐盛的酒菜，香氣噴鼻，古浪心中更是詫異，忖道：「她們祖孫請我到此，到底有何用意呢？」

況紅居這時也走了進來，說道：「坐！你很久沒有吃過熱食，趕熱快吃吧。」

古浪客氣幾句，也就跟着吃了起來，菜餚極爲精美，他久食乾糧，這時吃到如此佳餚，特別覺得可口。

席間，他們彼此說笑，就好像是一家人一般，非常融洽！

古浪與童石紅，更是談笑風生，這麼短短的一霎那，他們二人的感情，好似增進了很多！

飯後，他們又回到了客廳，說了一陣閒話，古浪雖然很希望與童石紅相處，但是又惦記着自己的心事，急着要趕回去。

他正想伺機告辭時，況紅居却突然說道：「古浪，我想與你商量一件事。」

古浪心中一動，表面鎭靜答道：「況婆婆有甚麼話，請儘管吩咐。」

況紅居笑了笑，說道：「我有一件事要與你合作，不知你意下如何？」

古浪暗暗吃驚，忖道：「果然有事了，眞個是宴無好宴……」

他嘴上答道：「請況婆婆說出來，如果我能够作到，一定盡力。」

況紅居忽然收起笑容，正色說道：「不用你說，我也知道你是爲了『春秋筆』而來……」

古浪心中一驚，極力的鎭定着，不使形之於色。

況紅居又接着說道：「我到此地來，

也是爲取『春秋筆』，如果你願意，我們共同查尋，無論誰得到，『春秋筆』我只用一次，然後就歸你。」

古浪立時答道：「晚輩確也知道一些有關『春秋筆』的事，但是晚輩此次到青海來，並非爲了『春秋筆』，故而……」

況紅居面色一沉，說道：「古浪，我是一番誠意，你可不能騙我。」

古浪正色道：「況婆婆，我確實不是爲『春秋筆』而來！」

況紅居冷笑一聲，說道：「哼！你萬里迢迢，來到青海寄居在『達木寺』，如果不是爲了『春秋筆』，那就太巧了。」

古浪尚未答言，童石紅已在一旁插口道：「春秋筆到手之後，我們只用一次，然後就歸你，對你一些妨碍也沒有，你還顧忌甚麼呢？」

古浪故作焦急狀道：「我根本不是爲春秋筆而來，就算你們把『春秋筆』給我，我也沒有甚麼用。」

童石紅一怔，況紅石已然走了過來，注視古浪臉上說道：「你眞的不是爲春秋筆而來？」

古浪面不改色，說道：「我絕對不會說謊。」

況紅居又道：「即使『春秋筆』給了你，你也毫無用處。」

古浪略爲遲疑，說道：「我……我根本不知『春秋筆』有何用處，只不過是聽江湖傳聞，也知道有這樣一支筆而已。」

況紅居略爲遲疑，點頭道：「好，你隨我去看一樣東西。」

古浪心中一驚，站了起來，隨着況紅居祖孫，直向房後走去。

出了後門，靠山根之處，有一個很大的石洞，一扇石門大開着，那扇石門厚足五尺！

古浪見了好不吃驚，忖道：「乖乖！這麼重的門，誰能推得動？」

這時已走到了洞口，洞內一片黑暗，甚麼也看不見。

況紅居轉身對童石紅說道：「紅兒，洞內可有蠟燭？」

童石紅點頭道：「有的。」

況紅居又回身對古浪說道：「好！咱們進去吧！」

古浪不知她們要做甚麼，跟在況紅居身後，進入了洞中。

童石紅剛要跟入，況紅居却突然轉過身來走出洞口，說道：「紅兒，裏面可有火種？」

古浪接口道：「我身上有火種——」

況紅居說道：「不用！我們去拿。」

古浪感覺到有些不對，立時向洞口移動，說道：「況婆婆……」

話未說完，況紅居已一聲厲喝：「你給我進去！」

只見她雙袖一拂，一股勁力，排山倒海湧到，逼得古浪只有後退。

古浪驚怒交加，大喝道：「好無恥，我與妳們拚了。」

他正要向洞外衝出，「轟隆」一聲巨響，眼前一黑，那扇萬鈞的大石門，已然闔了起來。

古浪大驚，跺足罵道：「兩個無恥賤人，毒計害人，豈不怕江湖恥笑？」

洞外傳來了況紅居的聲音，說道：「古浪，以我早幾年的脾氣，早已把你斃於掌下了，現在你好好的想一想，明天早上告訴我，不然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緊接着童石紅也道：「我們並不想害你，你好好想想吧！」

古浪怒火塡胸，他本是個孩子，用掌力拚命的打着那塊大石頭，破口大罵。

良久，洞外傳來況紅居的笑聲，說道：「紅兒，我們走，他累了自然就會停口的。」

古浪更憤怒，又提高了嗓子，大罵起來。

但是洞外沒有一點聲音，想是況紅居祖孫已經走了，古浪氣得胸口發漲。

他萬想不到，童石紅竟會定下這等詭計，誘自己上鈎，更想不到以況紅居這等天下聞名的人物，竟會施出這等下流的手段來。

他在石洞之中，怒罵了一陣，自己知道白費力氣，只得停了下來。

他試探着向洞底摸索，發覺這石洞深不過十丈左右，空空洞洞，不見一物，也不見一絲天光。

於是又回到門口，雙手貼在大石門，運盡全身功力，拚死推去，但是那扇大門太重了，只不過稍微有些搖幌。

古浪廢然收手，知道除了況紅居自動開門外，自己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他坐在濕涼的地上，只是乾生氣，把況紅居及童石紅恨之入骨。

由況紅居祖孫的這些作爲，使他感覺到，「春秋筆」的事，已再次震動青海，不久就將有不少的奇人趕來。

在這種情形下，自己反而被困在了石洞之中，眞個急煞人也。

時間過得很快，古浪也不知被關了多久，據他估計，大約是到了晚上了。

這整整一下午的時間，況紅居或童石紅，都沒有再來過一次。

古浪雖然焦急，但是除了耐心的等待之外，却是別無他法。

他心中忖道：「明晨他們問我之時，我不妨先假裝答應，等她們放我出去後，我就與她們拚命。」

古浪這麼下了決定，心情才稍微安靜下來，他背靠着陰冷的石牆，思想着童石紅，心中惱怒不已。

他想：「我以爲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却不料是這等人，如此看來，況紅居雖有俠名，也不是甚麼好東西了。」

他正想到這裏，突聽石門響起「扎！扎！」之聲，聲音很是輕微。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莫非她們改變了心意，要把我放出去了？」

接着，石門「扎！扎！」之聲連續不斷，古浪立時站起身子，緊貼在門邊，準備不管是誰進來，就先給她一掌。

不久石門已經開了一個二寸寬的空隙，射出了昏暗之光，果然巳是夜晚了。

古浪正想看看是誰，突聽一個啞澀的口音說道：「古浪！你在這裏麼？」

古浪聞言不禁大驚，原來這說話的人，正是門陀和尚。

他萬萬沒有料到，連忙說道：「老師父，是我！你快把門打開。」

門陀和尚低聲道：「不要急，我在想辦法。」

過了不一會，石門打開了兩尺，古浪一閃身擠了出去，黑夜之中，只見門陀和尚正不住的在喘息。

古浪緊握着他的一雙手，說道：「謝謝你，老師父，你那來的這麼大力氣？」

門陀和尚喘息着，說道：「這石門有開啓的機關，你快回去吧！」

古浪說道：「況紅居呢？」

門陀和尚說道：「就因爲她們不在，我才能把你放出來的。」

古浪又問道：「你怎麼知道我被困在這裏？」

門陀和尚四下望了一望，說道：「先別問這些，回去再告訴你，快走！」

古浪說道：「老師父你呢？」

門陀和尚道：「我不要緊，我還有些事要辦，你先回去等我！」

古浪心中有很多疑問，但是門陀和尚連聲催促，只得先行離去。

他循着來時的路途，在黑暗中急行，不一會，已走出數百丈遠。

古浪正行之際，突聽前面有脚步聲，連忙隱到一株大樹之後。

不一會，便聽見了談話之聲，正是況紅居及童石紅。

古浪只覺一股怒氣上沖，如果不是門陀和尚再三囑咐，他眞想衝出與她們拚個死活。

遠遠只聽童石紅的聲音說道：「婆婆，難道古浪的話是眞的，『達木寺』中就沒有別人了？」

況紅居答道：「就剛才所見的情形確實如此，不過古浪這小子在此久住，絕不簡單。」

童石紅又道：「明天他如果還是不願與我們合作，那怎麼辦？」

況紅居冷笑一聲道：「哼！我自有辦法叫他服氣的。」

古浪氣得不得了，暗罵道：「放妳的屁！」

接着童石紅又道：「那麼除了古浪之外，我們是來得最早的了！」

況紅居說道：「就目前情形看來就是如此，不過是否有人隱伏着按兵不動就不知道了，所以妳以後白天不可亂跑，太露形跡不好。」

童石紅答應一聲，況紅居又接着說道：「我們雖然來得早，但是一點甚麼也沒有看到，眞個使人不解！」

童石紅道：「那十七個石人的事怎麼辦？」

況紅居道：「我也在奇怪，雷電再大，也不會把十七個石人打碎，古浪的話定有隱情，明天我一定要問他個明白！」

他們談着越走越近，古浪躲在樹後，心中怒火萬丈，不禁用力的捏起拳頭，向空揮動了一下。

不料，一小節樹枝被他碰了下來，況紅居立時沉聲喝道：「誰？」

古浪心中大驚，正準備應變，誰知況紅居與童石紅却像兩隻飛燕一般，穿林疾縱，向相反的方向追去。

古浪由後面轉出，望着她們的去路，心中很是納悶，忖道：「奇怪！她們怎麼會反而往那邊去了，莫非那邊又發現了什麼？」

他本想追去看個究竟，但是不願違背門陀和尚的囑咐，同時也想急着趕回「達木寺」，向門陀和尚問個詳細。

於是他仍然按着原路，一路飛奔，向「哈拉湖」趕去。

路上，他回想着況紅居祖孫的談話，暗暗忖道：「她們到底爲何而來，『春秋筆』又到底有什麼威力，以致於像況紅居這種人物，都捨命尋來？」

雖然他自己的任務，也是來取「春秋筆」，但是他對於「春秋筆」并無絲毫了解，只知道江湖中人，談「筆」色變。

一個時辰之後，古浪回到了「達木寺」，寺中靜悄悄的，沒什麼異象。

古浪爲了小心，先在寺外把附近看一遍，沒有發現什麼，這才進入寺內，在天井中等候門陀和尚回來。

匆匆又過了一個時辰，山坡上才出現一個黑影，慢慢的向上爬着。

雖然黑夜無光，但是古浪仍是可以一眼看出，來的人正是門陀和尚。

古浪迎了出來，門陀和尚不久也就爬近，不住的喘息，似乎累極。

古浪心中暗笑，忖道：「哼！這老和尚裝得倒是怪象。」

他才要說話，門陀和尚已揮了揮手，說道：「我們到房裏再談。」

說着，還伸出一隻手來，搭在古浪的肩膀上，一路喘息着，走進寺院，說道：「唔——可把我累壞了，這些江湖人可眞難惹——」

古浪扶着他進了禪房，燃上了燈，門陀和尚端過盃子，一連喝了好幾口水，又咳嗽了一陣，才說道：「那況老婆子好厲害！」

古浪雙目一閃，說道：「你也認識她麼？」

門陀和尚點點頭，說道：「我以前在湖南就見過她，不想她還沒有死。」

古浪焦急的說道：「你快把情形告訴我！」

門陀和尚突然道：「快熄燈，有人來了！」

古浪心中大爲奇怪，因爲學武之人，對於這等事情最是注意，但是他却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

他還在遲疑，門陀和尚已連聲催促道：「快！快熄燈，到大殿內去，來人由我來應付！」

古浪只好一掌打熄燈火，匆匆趕到大殿之內，坐在窗前，由窗縫中向外張望。

他暗暗想道：「門陀和尚這麼一來，不是等於巳承認有一身絕技嗎？」

他同時也奇怪，因爲以他的功夫，如果有人來了，絕不可能一點都察不到。

正在疑慮不定，突見正門之處，有人影一閃，好似才由山下爬上來。

古浪不禁大爲驚奇，暗忖道：「這門陀和尚眞是神人，來人還在半山他就知道了！」

一念方畢，來人巳推開半掩的廟門，跨進了廟中，依稀的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古稀的瘦老頭。

由於黑夜無光，所以看不清他的面貌

，他進入天井之後，四下不停的觀望，身子却是一動不動。

艮久，他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自語道：「唉——又是多少年過去了。」

他的語聲顯得蒼老，低沉的傷感。

古浪心中納悶，忖道：「看樣子他並不是第一次到此，不然他感嘆些什麼？」

才想到這裏，突聽門陀和尚在房內打了一個呵欠，那夜行人驀的一驚，壓低嗓子道：「那位朋友在此！」

說完之後，門陀和尚在房內含含糊糊的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這麼夜了，怎麼還會有人來！」

古浪不禁又是一驚，因為門陀和尚一向與自己說青海話，這時所說的却是江南口音。

那人聽了門陀和尚的話後，似乎一怔，隨即說道：「是眞和尚還是假和尚？請出來一唔。」

不一會的工夫，門陀和尚抱着肩膊，冷溲溲的跨出了禪房。

古浪看在眼中，心中忖道：「這個老和尚倒怪會做戲的——」

剛想到這裏，又聽到那老人說道：「啊——想不到這裏還眞有和尚！」

門陀和尚仔細的打量那老人，說道：「施主！『達木寺』多年沒有香客，你半夜三更到此，莫非借宿？」

那老頭兒怔了一怔，也仔細的打量着門陀和尚，說道：「我只是路過此處，一個朋友走失了，不知老師父可曾見到？」

門陀和尚連連搖頭說道：「老僧已在此居住了不少時候，並未見任何人來過。施主，你尋什麼人？」

那老頭遲疑了一下，說道：「只是一個朋友——敢問老師父法號如何稱呼？」

門陀和尚笑道：「老僧法號門陀，施主你上姓？」

那老人略為遲疑了一下，說道：「我姓莫——」

古浪一聽這人姓莫，不禁心中一動，忖道：「那十七個石人之中，有一個叫莫雲彤的，難道就是他？」

那姓莫的老人，只說了「我姓莫」三個字，下面就不再說下去。

他一雙明亮的眼睛，不住的向這邊禪房掃視，門陀和尚說道：「莫施主，天很晚了，你就在此過夜，明日再走吧？」

姓莫的老人搖了搖頭，說道：「不怕老師父見笑，我有個毛病，在廟裏面睡不着。若是老師父不介意，我想把這一帶禪房看一看，我那朋友是個怪人，說不定就睡在那間房裏呢。」

門陀和尚笑道：「可以！可以！施主請便。」

姓莫的老人，這才露出一絲淺淺的笑容，輕輕的說道：「打擾了——」說着，目光如電，由窗縫中射到古浪臉上，古浪暗吃一驚，忖道：「難道他發現了我？」

想到這裏，姓莫的老人，已經向大殿走了過來，古浪連忙縮身，離開了窗戶。

他知道這姓莫的老人，必然會進入大殿，於是輕輕移動身形，躲到佛像後面。

他剛躲好，大殿之門果然被人推開，姓莫的老人，一步跨了進來。

姓莫老人進來之後，不見移動，雙目如電一般，向大殿的四週掃射。

古浪未等他的目光與自己接觸，便把目光避向了一旁，因為他知道，這類武功高强的人，在黑暗之中，大半均能借對方的目光和呼吸之聲，來發現敵人。

於是，他靜氣屏息，等待着可能的變化。

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姓莫的老人，目光只來回的轉了兩轉，便退出殿外。

接着，他把這一帶的禪房都看遍了，然後又轉往後殿而去。

門陀和尚則在他之前，就先往後殿去了。

古浪心中猜忖道：「門陀和尚定是不願他知道我在此地，故先去收藏我的東西了。」

不大會的工夫，門陀和尚與那姓莫的老人，談着話走了回來。

只聽那姓莫的老人說道：「眞個打擾，眞個打擾！我那朋友往那方去了？」

門陀和尚的聲音接口道：「莫施主，如此晚了，你就在這歇歇吧。」

二人談話間，又回到了前院，黑夜之中，兩個枯瘦的人影，如同鬼魅一般。

姓莫的老人辭謝了門陀和尚的好意，走出廟門。

不料他才走到廟門口，古浪那匹千里艮駒，突然在後院發出一聲長嘶。

姓莫的老人，如觸急電的一般轉過身子，雙目閃出奇光，定定的射在門陀和尚臉上。

門陀和尚含笑自若，說道：「那是老僧收伏的一匹野馬，施主可以看看？」

姓莫的老人略為沉吟，搖頭道：「不必了，再見！」

說罷，向門陀和尚拱手一揖，閃身出門，一晃巳無踪跡。

門陀和尚慢吞吞的跟着走出廟門，好半天才轉了回來，當他回來時，古浪巳現身站在殿前。

古浪問道：「他是作什麼的？」

門陀和尚笑道：「我們進房再談！」

二人一同進了禪房，重把蠟燭點上，門陀和尚笑道：「你年紀雖小，在江湖上也跑了不少時候，連他都不知道麼？」

古浪心中一動，說道：「聽你這麼說，難道就是莫雲彤？」

門陀和尚點點頭，說道：「不錯，他就是莫雲彤，此人武功高强，一套『千佛掌』震撼天下！」

古浪心中暗驚，忖道：「怎麼這些石像上的人物，都出現了？」

門陀和尚見他發呆，問道：「古浪，你在想什麼？」

古浪笑道：「我在想，這些天下聞名，不可一世的人物怎麼都到青海來了？」

門陀和尚點點頭，笑道：「不錯，這些人物，平常在江湖上想見上一面都不容易，現在都來到了青海，只不過是為了一件東西而巳！」

古浪一陣心跳，忍不住說道：「是不是『春秋筆』？」

門陀和尚點點頭，說道：「不錯，都是為的『春秋筆』，現在莫雲彤和況紅居都來了，以後還會有更多的人來！」

古浪頗為納悶，問道：「他們為什麼

都要『春秋筆』？這『春秋筆』有什麼用處呢？」

門陀和尚把身子靠着竹椅，說道：「江湖上有關『春秋筆』的傳說太多了，主要是因為執有這枝筆的人武功太厲害，加上他為人正直，行俠仗義，數十年來，每一個走江湖的人，全被他用這枝筆記上了賬，善惡分明……」

古浪揷口道：「他記下這些帳作什麼用？」

門陀和尚說道：「這枝筆的主人，如今還健在無恙，他宣稱，在他逝去之前，將用這枝筆，把一切為惡的人除去，像況紅居，莫雲彤這等人物，在江湖上多少也有點劣跡，都將在這枝筆下，昭彰於天下人面前，所以他們要竭盡一切努力，得到這枝筆，凡是得到這枝筆的人，可以抹除他以往的惡蹟。」

古浪皺眉道：「這樣未免太不公平了！如果一個萬惡的人，得到了這枝筆，難道他的罪惡就不存在了嗎？」

門陀和尚笑了笑道：「當然不會那麼簡單，要『春秋筆』的主人把『春秋筆』交了出來，除了武功之外，還得有其他條件。」

古浪聽得莫名其妙，門陀和尚接着說道：「我知道你一定聽不明白，先不要問，看事情發展下去，你就會明白了。」

古浪問道：「那麼現在『春秋筆』在誰手裏呢？」

門陀和尚笑道：「你千里迢迢來到此地，自然也是為了『春秋筆』，據你所知『春秋筆』在誰手裏呢？」

古浪面上一紅，遲疑了一下，說道：「聽說在阿難子手裏！」

門陀和尚點點頭，說道：「不錯！據說『春秋筆』在青海阿難子的手中，所以他們紛紛趕到青海來！」

古浪心中立時緊張起來，因為他此行的任務，也是在求取這枝「春秋筆」。

門陀和尚本是很平淡的談述這段往事，這時突然翻起身子，目光閃閃的望着古浪，說道：「古浪！你倒聰明得很，知道學這十七石人武技，你可知道這十七人武技會集的經過麼？」

古浪心中一驚，忖道：「他怎麼知道我在按石人姿式學技？」

不過對方既說了出來，他知道否認也是枉然，同時他對這事的究竟也充滿了疑惑，便道：「我不知，請老師父明示！」

門陀和尚說道：「在好幾年以前，這十七個人，除了那個叫『琴先生』的人外，其餘的十六個人，都敗過在阿難子的手下，當然，阿難子不會把『春秋筆』交給他們。

「於是，這十六個人在琴先生的指導下，針對阿難子的武功，練成一套『十七明劍』，在『哈拉湖』打敗了阿難子…」

古浪不禁大為驚恐，說道：「啊！阿難子這麼厲害？」

門陀和尚接着說道：「阿難子可說是青海第一奇人，自然不同凡響，那一次他們雖然打敗了他，但是仍然沒有得到『春秋筆』。」

「阿難子落敗之後，非常不服，就自己的印象，雕下十七個石人，按照各石人因日影移動所生的變化，詳細參研，以求破解之道，在此一共留住了三年，後來就不知去向了。」

古浪聽得興趣盎然，這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於是問道：「他悟出破解之道沒有呢？」

門陀和尚搖搖頭道：「那我就不知道了！」

古浪沉吟了一下，然後才說道：「你一定也是個奇人，不然你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門陀和尚笑笑道：「我說過不會武功了，只是交遊甚廣，認識不少天下奇人便是了。」

古浪說什麼也不相信，一再的追問，最後門陀和尚才笑道：「我確實會一些武功，只是身有隱疾，無法施展，這你總該相信了吧！」

古浪雖仍是半信半疑，但知道再問也是白問，乃改口問道：「老師父，你此來莫非也是為了『春秋筆』麼？」

門陀和尚哈哈笑了起來，說道：「孩子！你的話太多了！我可以告訴你，現在的情形，對你太不利了，你一定要在七天之內，把『十七明劍』練熟，不然就沒有機會了！」

古浪不禁為之一驚，說道：「這是為何？」

門陀和尚笑道：「傻孩子！你也不想想，那十七具石人，為何會無故粉碎，自然是因為有人與你作對；現在這麼多高手，紛紛來到了『哈拉湖』，豈能容你慢慢練功夫？」

古浪不禁皺起了眉頭，說道：「那怎麼辦，我一點要領還沒有摸着。」

門陀和尚笑道：「好在你巳經劃下了那十七具石人的各種姿式，如果有我指點，七日之內，我想一定可成！」

古浪聞言大喜，納頭便拜！

門陀和尚把他扶起來，道：「你練這套功夫，確是聰明之擧，至少可以摸清這羣老人的底子，再者現在這十七具石人中，生存的巳祇有四人，少了不少勁敵。」

古浪說道：「話雖是如此說，但是要想勝過這四個老人，事實上簡直是不太可能的事。」

門陀和尚搖頭道：「非也！非也！這四個老人之中，最難惹的要算是琴先生，要是想以武功勝過他們，固然很難，但是總會有辦法可想的。」

古浪不太明瞭他的話，門陀和尚又接着說道：「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同時勝過兩個人，一個是琴先生，另一個就是阿難子了！」

古浪不禁嚇了一跳，這兩個都是驚天動地的人物，要想勝過他們，豈不是等於作夢麼？

門陀和尚看出了他的心意，說道：「你不要以為這是不可以的事，只要有我指點，你一定可以作得到，對於阿難子的武功，我最了解，我可以把他的絕學全部教給你。」

古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阿難子巳是天下數一數二的人物，門陀和尚居然對之瞭若指掌，他究竟是什麼人物呢？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盧　令·圖

未央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顏如玉與朱逸來至濟南府外，不料城門早已關上。朱逸本意投棧，然而顏如玉却拖着他去借宿。林中遇着張公子的手下四處找尋他們；二人擺脫他們後，來至一莊園，顏如玉先行進去，老半天都不出來；其後一老丈出來迎他進去，把它作貴客般接待。只是過了一天一夜，朱逸仍不見顏如玉，心中正納罕，顏如玉適時現身。她把朱逸送出濟南府後，又再飄然離去。朱逸亦跟隨下去，投宿客棧時，遇到一老人，左腿遭毒蛇咬傷，因而腫了起來。朱逸也不嫌髒，就爲他療起毒傷來。然而那老人痊癒後却把他引至黑判官等人藏身的寺廟……

曠世獲奇緣　關外來雲叟

老頭兒說：「怎麼不眞，逃得連影兒也沒有啦。」

朱逸這才收回劍來，且慢，有甚麼在他額上爬，啊！原來是先前嚇出的冷汗，在額上往下流。他抹去了冷汗，那怒火却從心頭昇起上來，這一場驚嚇，全是由老頭兒而起，不自覺面色沉凝，道：「老人家，這可是你的不是了，我可和你無寃無仇，爲什麼要害我？」

老頭兒瞪大了眼說：「我……害你？爲什麼害你？你倒得說個明白，我是怎麼害你啦？你不是他鄉遇知故是喜事麼？這兩個賊子可不是你的舊相識？你昨晚可不是親口告訴過我，我引你來相會？怎倒不是了？」

知者，知己也，這老頭兒又非夫子門徒，不懂就不能怪人家。罷了，朱逸又抹了抹汗。

老頭兒不料哼了一聲，倒理直氣壯起來，說：「你搖頭，怕我不曉得你想什麼，你以爲我不是夫子門徒，就連故舊知己也不懂麼？讓我告訴你吧，這是做好事行善。」

朱逸一怔！心說：「我心裏想的，他怎會曉得？」連忙說道：「怎麼是行善了？你倒也得說個明白。」

老頭兒哈了一聲，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此之謂也，好，你可還問得快。」

朱逸才想起這話，老頭兒才這麼說過，但他驚喜的是，這老人家看來也讀過不少書，可眞失敬了。忙道：「不敢，學生倒要請教。」不自覺恭敬地一拱手。

頭兒一捋項下幾根花白了的鬍髭，唔了一聲，說：「是則孺子之可教也。好，那我就告訴你，身爲大俠，鋤奸懲惡，即是行善，有如你飽讀了聖賢之書，若然只爲了金榜題名，只爲了厚祿高官，也必唯利是圖，心中不存仁義，就如賊子們練了武功，反助其惡，去害世人一樣，之所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是爲行善，小子，你懂了麼？」

朱逸早拱立在側，心中更是肅然生敬，他如何不懂，這老人入世之論，他不是也曾在他爹爹臨終之時，以此相辯麼，他爹爹潦倒一生，作出了出世之論，他曾不以爲然，這老人家的立論，倒和他不謀而合了，如何會不肅然生敬，忙道：「老人家金玉之言，敢不受教。」

老頭兒又唔了一聲，捋髯點頭，道：「那麼，我把你帶到賊子的跟前來，鋤奸行善，怎生是害了你了，你倒要還我個明白。」

朱逸躬身道：「老人家，你是忘了學生昨晚之言了，也曾坦誠相告，學生十年窗下，實是讀書而非磨劍，只不過機緣巧合，也是義之所在，妄圖練劍，保護一個受傷的姑娘，而今方知武功亦如學問無止境，是半點也僥倖不得的，初學乍練，豈能懲惡鋤奸。」

那老人家道：「好好，我問你，你可知爲何他竟不敵你這把初學乍練的竹劍，反而和那喪門劍古元雙雙的逃走了麼？」

朱逸豈不止不呆，他在昨晚已覺出這老人家氣度非凡，異於常人，現下更不用說了，知他非常人，忙道：「學生實在是大惑不解。」

老人道：「你且來看。」霍地駢指點出，只聽嗤的一聲，他身外丈多遠的一根酒杯大小的樹枝，竟然折落在地！

朱逸啊了一聲，驚得目瞪口呆，那日顏如玉教他修練內功，也曾說過，這便是最高境界，內家功夫的造極登峯，當然也明白了，不怪他竹劍一指，相隔還有數丈，黑判官已受傷了，原來是這老人家暗中相助。

朱逸因是驚訝之極，一時張着咀，說不出話來，老人却含笑道：「我問你，你還想不想學武功。」

朱逸忙道：「學生再不敢了，雖對武學之道，所知不多，但若達到老人家你這境地，必然非易。」

那老人聞言忽地把臉一沉，道：「你怕難？」

朱逸忙道：「不不，」忽然嘆了口氣，道：「若能練成武功，再多艱苦危難，學生亦不敢辭，只是緩不濟急，徒樹强敵而增危難。」

老人不悅道：「那麼你當初之所以立意練武功學劍，只是爲了那位顏姑娘？便無大志向了麼？」

朱逸道：「非也，老人家，義之所在，有如讀書，初意也許只是爲了顯親揚名，但名揚親顯而後，自以能用以濟世。」

老人點頭道：「答得好，可惜，你現在不練，也不行了。」

朱逸愕然道：「這是怎說？」

老人道：「你可想到，你這朱大俠，哈哈！而今朱大俠之名，雖未天下皆知，那般賊子們可都知道了，賊子們一再受辱於你，若不能報仇雪恨，那麼這賊臉，往那兒放？你不找他們，他們也要去找你，天下雖大，只怕沒你藏身之所。」

朱逸一呆，登時渾身又見了冷汗，忽地一蹬脚，說：「這這，這該是打那兒說起的，這這……唉！」

老人含笑道：「你要想助那顏姑娘，也要自保，現今你已經別無他途。」

朱逸急急道：「老人家，究竟是甚麼法兒？」

老人道：「那就把武功學好，那時不但助得顏姑娘，你也自保了，又可以濟世，去懲惡鋤奸。」

朱逸一聲浩嘆，道：「老人家，你這不是白說了麼？待得我武功學好時，那顏姑娘還要我助麼？再說，我武功未曾學好，賊子們必然早找到了我，我亦早已沒命了。」

那老頭兒呵呵笑道：「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你懂麼？」

朱逸道：「如何會不懂，但那是明理之言，並非眞個一夕之話，就勝讀十年之書。」

老頭兒道：「你錯了，說是勝讀十年書，其實，有人讀了數十年之書，讀書死，死也不明理，讀書的目的爲何？就在明理，在明明德，若然一個在文字上有了根底的人，一夕之間，明理明德了，那自是勝讀十年之書了，武功之道，亦是如此，若然已有了根底，得到高明之點，一夕之間的成就，自也勝過他人十年八載苦練之功。我只問你，你是願不願學？」

若然朱逸到此時尚不明白老人之意，那可眞是呆子了。

他登時想起了那假扮喻儒的顏如玉之言，說當今之世，內家功夫能飛花摘葉亦可傷人的，雖非絕無，有也必是僅有，不料他今日却遇上了，而且這老人既有收他爲徒之意，他那會放過這一曠世機緣。

當下一整衣冠，雙膝跪下，道：「若蒙老人家不棄，懇祈收錄，願拜門牆。」

老人這才呵呵笑道：「好好，你要不願拜我爲師，像你這般資質與心性的好徒兒，我也非要收你爲徒不可，你這般仁心義行，實在是罕有，惜老者多，但敬老者實是罕見，尤其你出身貧寒，却能憐人貧困而輕財，扶危救傷而不嫌汚穢，這就更是難得，將來你武功練成了，必也能除暴而安良，你這樣的徒兒，當眞可遇而不可求。」

朱逸立即改了口，道：「師傅過獎了，不及人之老者，何能老吾老，徒兒自幼讀聖賢之書，敢不身體力行。」

老人扶起他來，說道：「好好，我現下對你明言了罷，今日我是故意引你來此，瞧瞧你的胆識，也要瞧瞧你的武功根底，當眞難得，照你來說，那顏姑娘不過才教得你八招劍法，又且不多幾日，却怎生倒勝過常人經年的苦練了呢？」

他又詳細地查問經過，朱逸也不隱瞞，詳述如何動念練功夫，爲了早日有成，如何練臂力，如何練下盤功夫。

老人不住點頭，說道：「那就是了，難得你一心一意，心無雜念，其實，你還有不知道的，你雖是個讀書兒郎，但非生長富貴人家，並非如嬌生慣養者般柔弱，你那一月多的苦練之功，收效自也數倍於他人了，更難得的是：你自幼隨你爹爹學會而且久行運氣調元的導氣之功，可是與修練氣功殊途同歸的，不用三五月，你必可有成。」

朱逸大喜，驀然想起已拜老人爲師了，却連師傅的名姓亦不知道，眞該死。

老人却笑道：「我自關外來，在關外，人皆稱我白雲叟，你叫我師傅就是了，其他不用多問。」

朱逸心下奇怪，怎麼拜了師傅，仍不以眞姓名相告？但也不敢問。

原來老人家自關外來，皆因他鬚眉皆白，因其行走如風之時，恰似一朵白雲飛騰一般，故爾人皆以白雲叟相稱。

老人帶他上路，道：「我此行原爲一遊東嶽，那山中多有常人不到之處，我就帶你前去，傳你武功。」

朱逸聽說是泰山，那可近着顏姑娘的家園，更是喜不自勝。這白雲叟却是隨和，一路之上，對朱逸問長問短，有說有笑，朱逸也才知道，白雲叟此來，並非只爲了一遊東嶽，而是在關外亦聽得武林中人傳言，說一字劍如何無敵天下，他雖不是爲了爭强鬥勝，但也想見識一下，不料才過了保定的，又聽得傳言，一夥橫行江湖的賊寇，如何被一個小小年紀的姑娘掃穴犂庭，用的也正是一字騰龍劍，那好奇心倒更熾了，却不料日前林中小睡，一個武功蓋世的俠隱，倒被一條毒蛇傷了，偏又是在熟睡之際，本來以他氣功之精純，可以不藥而瘉的，但可得日子來化解，可巧遇到了朱逸，眞個是有緣千里來相會。

路過濟南，老人却帶着他過城不入，朱逸以爲顏如玉不在家園，又心急早日練好武功，是以也不出一聲，却是路過那晚替張珏一般解困退敵的市鎭，才想了起來，問道：「師傅，徒兒有一事至今不明，那日我面對黑判官，是師傅暗中相助不用說了，却是徒兒那晚在這鎭中，打跑羣賊，顯然亦必是有人暗中相助，那可又是誰了？」

白雲叟忽然打了個哈哈，道：「你可眞是個傻小子，難道時至今日，你尙不明白，你那喻儒兄弟，端的是甚麼人麼？」

朱逸愕然，心下奇道，喻儒兄弟自然姓喻名儒，師傅這是怎說？

白雲叟笑道：「你眞以爲他用你那胡謅的怪招，把河朔三煞傷了的麼？」

朱逸道：「如何不眞，一招三分春色二分愁，又一招一分風雨，還有……」

白雲叟笑道：「還有綠水人家繞，還有淚濕欄杆花着露，是不是？現下說來，你也不會懂，任何一種兵器，練到了化境，似是而非可不行，但似非而是，一樣能發揮出他原來精練的招術威力，亦能尅敵致果，你要懂得這道理，可還早哩，我問你，那晚他不是早知賊人要去麼？那麼，他豈會早早回房去睡覺？」

朱逸啊了一聲，道：「師傅，你可提醒了我，我明白了，是他，準是他。」

隨把那日黃昏時候，那喻儒兄弟却往鐵匠舖裏，買了一袋鐵蓮子之事一說。

白雲叟道：「好好，你這個喻儒兄弟，我早晚也要見見，好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可惜，他在武功上已有所宗。」

朱逸聽白雲叟讚他這喻兄弟，更喜不自勝，道：「師傅，那喻兄弟的本事，可眞大得出奇，那麼三個大惡賊，他竟三兩招就把他們打敗了，師傅，你說，我能不能練到他那麼好的武功？」

他心下却想：我要練到喻兄弟那麼好的武功，可就能相助顏姑娘，不怕賊子尋仇了。

不料白雲叟呸了一口，說：「沒出息，我不出三月，就能令你勝過他。」

朱逸心花怒放，他對喻兄弟羨慕得了不得，連武功能練到他那個境界，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不料師傅竟說不用三月就勝過他，如何不狂喜。

到了泰山脚下，因是朝山進香的人多，久而久之，早已成了個市鎭，白雲叟命他購辦了米鹽，和些應用之物，最後竟命他買一口大鍋，怕不能煮得二三十人的伙食，他心下雖奇，却不敢問，即日上山，那白雲叟過了迎客松，才帶着他深入一個山谷中，叢莽幾乎密得不見天日，饒是笨重些的物件，都不讓他拿，也累得他張大着咀喘氣，但他一瞧師傅連一點汗星兒也沒有，行來脚下却似不沾塵，他那敢不挣扎着緊跟。

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山崖之下，顯是崩崖塌下，形成的一個綠草如茵却沒樹木的小小平地。白雲叟說道：「就是這裏吧。這裏人迹罕至，最好不過了。」隨吩咐他用購來的斧子，伐木折枝，搭了個草棚，砌了一大一小兩口灶，然後說道：「你在此候我，三五日內，我即會回來，休要遠離。」

朱逸大吃一驚，把他留在這不見人迹的荒山之深谷之中，師傅却自去了，難道不教他武功麼？

那白雲叟說罷，一拂袖，恰似一朵白雲一般，竟自那陡如壁立的山崖上，騰空而去一般，只一會功夫，便消逝在崖頭。

朱逸也不知是驚還是喜，這可是他首次見到他這師傅施展武功，以往他見到顏如玉乍隱倏現，已驚爲天人，現下雖然見多不怪了，也不由他不驚得目瞪口呆，皆因似這般貼壁飛騰，簡直是神仙了！

若然他曾對這位新拜的師傅三月有成之說，也曾心下生疑，現下也再不疑？直喜得在那崖下雀躍不已。想想看，三月之後，他就不但能再見顏姑娘，而且能保護她了，想想到了那時光，那顏姑娘會怎麼的驚喜，他怎會不喜歡得發狂。

朱逸趁天色未晚，忙去拾了些乾柴來，生火煮飯。

有了在芒陽山中的自煮自食的經驗，自也不難了，只是灶頭未乾，柴也是半濕，那崖下雖是空曠，也攪得烟霧瀰漫，幾至不見天日，待到那火生起上來，烟散開了，天可已黑了，借着那灶裏的火光，總算把飯煮好了，但已累得他力竭筋疲。

朱逸吃了兩大碗白飯，倒頭就睡，但偏是倦極了，反而睡不着，是他越想越興奮。想想啊，若然他眞能在三月之內，武功大有成就，也就能助顏姑娘，也不怕那般惡賊傷害暗算她了。不，不僅此，那時他就能仗劍和顏姑娘一起走江湖，鋤奸懲惡，掃蕩羣魔。

他越高興，越興奮，越是不能入睡，是甚麼時候了？月亮從崖頭露出來，把崖下撒滿了皎潔的月光，那麼，是午夜了。

他索性爬起來，找出竹劍，把顏如玉敎他的那八招一字騰龍劍，練了又練，果然熟能生巧，那顏姑娘說的果然不差，他只是問：爲何如此？而不是如彼，漸漸就悟出了無數的變化來，直把他歡喜得心花怒放。

在兩天多的時刻裏，除了餓極了煮飯，倦極了小睡一會，簡直就不知有晨昏，

一心一意沉潛在劍招的變化上。

他也終於明白了，甚麼三分春色二分愁，原來變不離宗，他可不是由這八招之中，變化出來了麼？妙極了，正因他無門派可宗，只學得那八招基本劍法，倒更不爲成見所束縛，反倒能從書本上得來的那生尅之理，演出更多，簡直是窮奇的變化來，只不過那麼短短兩天多，他不自知，他已達到了常人畢生也不能達到的境界。

這日，他正練間，忽聽身後有人說道：「好好，果然我這雙老眼不花。」

朱逸雖是練得與起時，却已非初練般物我兩忘，那聲才入耳，早一躍而前，脚點地已圈劍旋身。

是白雲叟回來了，含笑捋鬚，又是一聲好好，朱逸一怔，說：「師傅，你不是要去幾日麼？怎麼就回來了？」

白雲叟一聲呵呵，道：「你用志不分，心無二用，何愁武功不成，好好。」

又是一聲的好好，原來朱逸一心在劍上，竟不知日夜鑽研，早是三日了。

朱逸那會想到，他竟在無意之間，獲得了曠世奇緣，這白雲叟乃是當今武林弟一人，氣功之精純，天下無能望其項背，豈祇飛花摘葉可傷人，便彈指亦能尅敵於十步之外，他來自關外，却是去自關內，因採藥長白，受那白山黑水，那高峯之上長年的冷雪，和那酷寒天氣，更有助於他內功的修練，是以豈僅是武林第一人，簡直已超凡入聖。却不料倒傷在一條小小的蛇兒口中。無以解說，這大概就是所謂有緣吧，若非這原故，豈能與朱逸相遇，相遇不奇也不難，若非如此，白雲叟豈會對朱逸的人品心性透徹了解，而對他心生喜愛。

要知求明師固難，却不知要尋找一個能傳一生所學的徒兒，更是不易，皆因成名的武師，其名必遠播，而徒兒却必須是千萬萬人中的一塊璞玉。

而今，白雲叟尋到這塊璞玉了，更不料是修練內家功夫的絕佳資質，以一個從未練過武功的人，竟能在短短時日中，憑所學的八招基本的劍法中，演出如許的變化招式來，白雲叟早已到了他身後，如何不喜。

原來白雲叟之所以說必令他三月之內有成，是因朱逸坦誠相告，北上是進京應試，以慰亡父在天之靈，非是爲了高官厚祿，那乃是可敬的孝行，如何不成全他，再者，白雲叟採藥數十年，已能配成一種直可煉骨洗髓的藥物，借藥物之助，確能奪造化之功。

好好，白雲叟見他從那八招基本劍法之中，脫化演變，因是不受傳統觀念所束縛，故爾倒無不稱得上奇詭絕倫，那麼，他只要稍加指點，何愁不武林獨步。那麼，他以本身功力相助，輔以藥物，加上朱逸一意沉潛，用志不分，三月何愁不成。

且按下山中歲月消逝如流，朱逸在脫胎換骨，那濟南府中，却已地覆天翻，這朱逸那會想到，顏如玉匆匆把他送走，是爲了就在那天晚上，飛天狐一夥賊子，不但把她家燒爲平地，而且殺傷了不少官兵，若被朱逸知道，那還了得，勢必要與賊人一拚，她後悔不該愚弄這書呆，兩番做成是他竹劍揚威，輕而易舉退了惡賊，他雖然心中仍不免存疑，但無論如何信心已大增，現下惡賊大聚，又是賊暗我明，一個照應不到，朱逸那能有命在。

顏如玉是以匆匆把他送走，而且暗中跟了一途，見這書呆眞北上了，這才回轉濟南。

要知那飛天狐縱橫江湖近十年，論武功，本已是武林中屈指可數的人物，暗器更獨步武林，何况網羅了當今天下無數亡命的高手，不料竟傷在一個姑娘手中不說，且被犂庭掃穴，死傷了那麼多賊衆，那飛天狐豈會甘休，那晚見大勢已去，眼見官面上的人即時趕到，他又受了傷，這才一蹬脚連夜北上。

飛天狐已認出一字騰龍劍，顏大剛早已名揚天下，飛天狐豈有不知顏家父女家住濟南的，不要說顏如玉曾傷在他鏢下了，便老的一個亦幾乎在他鏢下喪了命，這番挫敗，不過是中了顏如玉的詭計，他豈會眞怕了她，而這仇他焉得不報。

飛天狐的傷本來不重，他避開大道，一路緩行，到得濟南，那臂傷已無碍了，雲陽觀乃是他的根本地，但北邊另有巢穴，知道雲陽觀逃出來的賊衆，必會北上，不料因爲驚動了官方，不敢走大道，因是連一個也沒遇上。

飛天狐却也不放在心上，他滿懷仇恨之火，一心要找顏大剛父女報仇雪恨，顏大剛乃是天下知名的人物，家在何處，自是一問便知，原來竟是在城關外，那可更妙了，却不料父女兩人都不在家中，只有個老蒼頭看守空屋，飛天狐耐心等待了兩天，哼！那妞兒怕她不回來麼。不料這日濟南府派了官方前來，不但屋前屋後守衞，而且連村前的小橋頭上，亦設了哨崗，像是知道他要來尋仇一般。飛天狐那把這點兵卒放在心上，但不由一怔，一者顏大剛雖然名滿江湖，但乃一介平民，官府怎會派兵替他守衞？二來他查訪探聽，父女兩人確實不在濟南？

却因他這一打聽，才知是張珏所託，因是也知道他的賊衆在南面的站頭夜刦失利，濟南府豈會少了黑道上的人物，這一來，他倒輕易和河朔三煞與浪子石奇會合了。

聲勢一壯，更不把官兵放在眼裏，吳桐就出了主意：如此這般，不怕引不回顏家父女來。於是夜裏一把火，把顏家的房舍燒爲平地，因是驚動了地方上的官兵，但那是五個惡賊做的手脚，登時死傷了十幾個人。

那正是顏如玉和朱逸到達的那一晚，朱逸猜得不差，那人家姓顏，乃是顏如玉的堂伯，本來相距不遠，夜裏已見到了火光，但待顏如玉趕到，房子已燒了，官兵也死傷了，賊人也跑了。她在第二天一日未曾露面，正是去城關內外訪查賊踪，不用說，她也怒極了，誓要與賊子們一拚，故爾忙把朱逸送上路，隻身返回來。

那濟南府已地覆天翻，官兵被殺傷了那麼多，簡直是造反了，府台大人也着了慌，立即申報巡撫衙門，不料張珏倒是早了一步。原來那巡撫乃是張尙書的一個門生，是張珏的爹一手提拔起來的，張珏和他以世兄相稱，在京時曾多次見面，張珏本以爲是小事，要府裏派幾個兵守衞，賊

子天胆也不敢前去，這一來不但濟南府地覆天翻，而且要申報京師。

幸是張珏早到一步，巡撫正在震怒之頃，得知是張珏所請，這才沒責罪府台，立即調派兵馬，緊守四門，城裏城外，到處搜查，那飛天狐等却也存身不得，一者志在把顏大剛父女引回家來，可也得一些時候，故爾遠遠分散到四外鄉鎮中去了。

這就是顏如玉苦尋不獲，那朱逸倒遇上了之故。却是顏如玉回轉濟南，只見她家園的火塲已清理出來，無數的人伕匠作，正在替她重建家園。

她一打聽，才知是巡撫要討好張珏，也是張珏亦提出了請求，且拿出銀子來，限日替顏如玉重建家園，那府台豈會要他出銀子，責成了府台，那府台見巡撫亦如此討好這張公子，更是拿着鷄毛當令箭，傳齊了人伕匠作，即日開工，甚麼叫做重整家園，既然巡撫和府台都要討好張珏，便建成了一座亭台樓閣齊全，美侖美奐的府第。

那張珏更不走了，日日親到監工指點，自是也有增無減，甚至把原來屋後的一座小山，建成了一個大大庭園，他說得好，他的命便是顏大剛救的，恩同再造，賊子們趁顏家父女不在，燒燬了家園，亦是由他而起，若不由他拿出銀子來，他也不能安心。巡撫這才收下了，其實收下他一千，花去的何止一萬。賊人們在城門口殺官兵燒屋，不責罪地方官了，那地方官便是傾家蕩產，也是萬千之幸了，何況只要科派下去就行了，不用動他們分毫私囊，這一來那會不盡心盡力，不出一月，早建成了一座比原屋大十倍也不止的府第。

張珏更拿出銀兩，購備齊全了傢俬用具，買了傭僕丫環，甚至連顏如玉父女的四季衣衫，也縫製齊全。

巡撫終於由門下打聽出來，得知這位世兄原來是爲了討好顏如玉，這才哈哈一笑，這日把張珏請了去，酒席筵前間，笑着說道：「世兄大喜。」

張珏以爲是提重建屋宇落成而言。忙道：「不過是小盡學生一點心意罷了，何喜之有，却是多得大人成全，令我感激不盡。」

那巡撫拂鬚笑道：「世兄，那新建的屋宇之中，當眞是已經全都齊備了麼。」

張珏道：「只欠庭園中的花木，尚未從江南運到，但不數日想也可到了。」

那巡撫打了個哈哈，說道：「世兄，你沒聽清，我是說那屋宇之中，昨日我也曾偕同我府裏的師爺前去看過了，那老夫子胸中大有邱壑，經他匠心設計，確也不差，算算過得去，只不過屋雖建好了，却無主人，端的是美中不足，世兄可也有一些感觸麼？」

張珏早覺他笑得有異，他對顏如玉一片痴情，豈瞞得了人，他那跟隨的人，人人盡知，張珏亦不想瞞人，便是那京師來接取他的鏢頭馬回回，亦已從吳護院得知了。得知張公子在濟南府住下就不走了，敢情是這個緣故。倒也安心住了下來，皆因賊人武功高强，又防不勝防，若然顏家父女回來，必會護送上京，他可就脫了干係，也安下心來等待。這一來，那隨行三十餘人，那個不曉，巡撫衙門和濟南府，日日有人來此監工，亦日久有所聞，那也是意料之事。

張珏聽巡撫打趣他，不禁嘆了口氣，道：「學生也不相瞞，顏老英雄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家園亦因我而燬，實是不假，顏姑娘天人，自年前相處數日，便魂牽夢縈，無一刻忘懷，好教大人得知，那顏姑娘早已離了秦中東來，早該回到濟南府了，學生苦候了一月有餘，竟仍然緣慳，更令我憂心的，是她孤身一人，不知是否途中有了事故，我到此的第二天，已派人迎上去查訪，竟也踪跡全無。」

那巡撫也不言語，只一招手，只見一個文案已送上一個卷宗來，巡撫這才笑道：「世兄若然早說，也不會恁地急苦了，你且看來。」

張珏聽他話中有因，忙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徐州府的行文，請各州府縣緝拿雲陽觀脫逃賊人的公文，那功勞自歸官家，但也提及一個姓顏的俠女，曾經在暗中相助。

巡撫道：「世兄，這姓顏的俠女，捨你心上的那位顏姑娘，豈有第二人，故爾你大可不必憂急了。」

張珏又驚又喜，驚的是顏如玉隻身涉險，不過賊巢已破，賊寇雖有漏網，但已多人伏誅，而且有了顏姑娘的下落，故爾驚嚇少而喜悅更多。

張珏早離了座，很是恭敬的對巡撫深深的一揖！

那撫台呵呵一笑，說：「世兄請座，不用多禮，我已明白你那心意，是要我派人去查問徐州府，打聽顏姑娘的下落，是不是？」

張珏被他說中了心事，不禁面上微紅，但他尚未開口，那撫台已含笑又道：「世兄，你道我爲何要恭喜你？我也不瞞你了，你對那顏姑娘魂牽夢縈，其實我早已知道了，我不說破，乃是要在你這金屋建成之日，送你一份大禮。我早在十日之前，早已派人出去查訪了，日前已查訪到了顏姑娘的踪跡。」

直把個張珏歡喜得心花怒放，又早恭敬的深深一揖到地，忙問在何處？

撫台打了個哈哈說：「世兄，可是你萬萬想不到的，說遠麼，無異在天邊，近却就近在眼前。」

張珏啊了一聲，忙不迭掉頭四顧，撫台笑道：「可見世兄情深一往，若在我這裏時，早請來與你相見了。這一月多來，她豈僅在你眼前，可惜你必然見過面，只不過是面不相識吧了。」

那撫台隨把查訪所得相告，要知顏如玉瞞得過書呆，可瞞不過看着她長大的鄉親，她住在伯父家中，更是人人皆知，若然是平時，那也罷了，現今當地官府，替她家大興土木，誰不驚奇羨慕，這一月多來，誰不把這件令人驚奇羨慕的事掛在口邊，尤其是官府這般替她家大興土木，而顏如玉却扮了男裝，反而躲着不出來，更以爲奇，這般令人稀希的事情，那傳說也就更快了，地方官的差役，還不輕易查訪到麼。

張珏聽說顏如玉原來早到了濟南，他日日前去監工，不料她當眞就在眼前，想必她也曾多次去瞧過怎生替她重建家園，是以說見面不相識，自是大有可能。

張珏這一喜，非同小可，尤其是他替顏如玉重建家園，滿以爲必可討得顏如玉的歡心，知道她落脚之處，那還會再多延片刻，立即就要告辭。

那撫台道：「且慢，世兄，我有一言，此事我已想過了，你這般去見她，只怕她不見你，去也枉然，若然她再不辭而別，我這個大禮，可也就落空了。」

張珏不禁臉上一紅，顯然撫台連三門峽顏如玉夜遁之事，也全知道了。道：「大人必有見地。」

撫台道：「世兄請想，她若要見你時，早現身來與你相見了，何用你去找她，憑世兄你的家世人品，何愁無王侯之家，與締結秦晋，爲何她倒再三躲着你呢？便是下官亦好生不解，爲此，我也曾派人去探查究竟。」

張珏不料這撫台連這上面也想到了，更是感激。那撫台道：「却是經過明查暗訪，那顏大剛只得她一個女兒，有了一身武功，自也眼高於頂，平常人家，自也不在她眼中，故迄今尚無人家，却是濟南府那班頭說得好，說他深知顏家父女爲人，對官府中人，向無甚好感，世兄你名門世家，老師官居一品，你家更富甲天下，只怕這就是她一再躲避你之故。」

張珏楞住了，心頭也一凉，原來他不是初次聽到這番話，那吳護院在三門峽失去了顏如玉，張珏趕去時，亦是這般言語，說武林中人，雖非盡惡官府中人，但却多不願與官府中人交往。

那吳護院說得更是透徹：武林中人行走江湖之上，那官府魚肉百姓之事，見得多了，自然心生厭惡，而貪官汚吏，天下隨處皆有，久之厭惡自也日深。

張珏不禁嘆了口氣，却聽那撫台道：「世兄也不用氣餒，我已有計劃在此，我這個大禮，必會送到你面前。你且附耳過來。」

張珏聽他說罷，大喜道謝，立即別過，回到下處，立即傳出話去，明日動身。

替顏家重建的家園已建好了，顏姑娘又不見回來，京中已兩番用五百里傳書，催他即刻上京，不走還等甚麼，張珏更帶着幾個護院，鏢師馬回回自是不離左右，去到顏家新居之處，作一番惜別，那處也還有十數戶人家，張珏的手下人等，這一月多來，也日常相見，平日本來是互相不理睬的，也道起別來，張珏的公館門口，那輛華麗的大車也拖了來，只差沒套上馬匹。

第二天，一行人等，當眞上了道，巡撫更派了官兵護送，知府大人更親送出城門，這一來，自是人人皆知。不用說，顏如玉也早就曉得了。

這一個多月來，顏如玉去了何處？她是經常出去，但最多一兩日，必回到她伯父家中，她是遍查賊踪，那知偌大個濟南府，已被她日夜暗查明訪遍了，就是不見一個賊人的踪跡，難道賊子們把她家的房子燒了，就出了氣，遠去了？那自有可能，有道是邪不勝正，濟南府殺傷的官兵，案尚未破，官面上豈會就此罷休？徐州府的行文，已畫影圖形，張貼在四門，顏家的家園不但近處的山崗上有官兵紮營，分明就是派來守衞的，更有三班衙役捕頭，不時在前後左右的四圍巡查，就算賊人天胆也不敢正現身。

顏如玉倒好生失望。却是那伯父的家下人等，無不替她高興，戶部尚書的張公子拿出銀兩，替她重建家園，撫台與知府大人，亦不時來監工督促，濟南府人人皆知，那可是顏家多大的榮耀。但說甚麼顏如玉也不出去，也不還她女兒身，去與人家相見，那作伯父的，就只有嘆氣的份兒，因爲把口也說乾了無數次，這個姑娘就是搖頭。不，非但不出去見人，而且還吩咐家下人等，不可對外說半句。

其實，顏如玉先時還只是皺眉，尤其是見張珏借巡撫和知府兩個衙門的力量，替她重建家園，更是老大不喜，但後來知道張珏親自拿出銀兩，那巡撫與知府，不過是討好他，亦非張珏憑他爹爹的勢力，而且所有工匠人等，並非强逼，工資不少分毫，又見那張珏不但日日親去監督，更設想得那麼週到，無一不齊全，落成那日，還是巡撫出面，把她伯父請了去，由張珏陪同，親自點交，托他代爲照應管理，那作伯父的，不過是個鄉紳，何曾這般威風過，回來自是把那張公子讚得天上有，人間無，那顏如玉可也漸漸被感動了。

說眞的，她並不討厭張珏，去年護送她爹爹去秦中，可沒露過半點輕浮之態，只有恭而且敬，尤其是在她爹爹身邊。再說，人家原不知她一人回轉濟南府，那晚在三門峽聽得的兩個丫頭之言，也不過是丫頭之言，不過猜想之言，可不是他說的。再說……再說……。

顏如玉紅着臉兒，想了又想，再加上她伯父在耳邊日日嘮叨，終於動了心，但也只是說人家這番重建家園的好意，何況那地原是她家的，房子毀了，也別無可住之處，何況人家說明了是報救命之恩，房子也是因張珏而毀的，便是接受了，那也非是不能見人的事，誰不說她爹好心好報，人家只有羨慕的。

顏如玉想通了，哼，說甚麼她也受之無愧。她心裏一活動了，可就生出好奇心來，而且日益强烈，皆因從那工匠人等傳出來的話，說她那重建的家園，美侖美奐得有如王侯府第，那屋後的庭園，與那亭台樓閣，如何如何巧奪天工，女孩兒家，豈會不愛美，豈有不好奇的，不信才一月多日子，就眞能造得這麼美好。

好了，她伯父那日回來，一蹬脚，說道：「罷了，我遲了一步，竟是趕不了上了。」

原來張珏動身，他得到信悉，趕去時，人家已上路了。顏如玉乍聽說張珏已走了，心下也有些悵然，但也暗喜，她可以去瞧瞧了，不用她開口，那伯父已道：「姪兒，你日日躲避人家，現下人家已走了，那地可是自己的，天下也沒有個只許你們對人家有恩，不許人家報答的道理，現下你可該回去瞧瞧了吧，你已是個大姑娘了，你爹不在，自應由你當家作主，我可不能替你長期照應。」

不僅是她伯父，她的伯母嬸嬸，族中姊妹，這一月來聽得多了，誰不想瞧瞧她這勝過王侯府第的新宅，不由她分說，一時問呼娘喚妹，族中居得近的叔伯兄弟，

登時來了一大羣，擁着她奔向新宅。

未曾進門，顏如玉已是盈耳嘖嘖之聲，進得門去，那驚呼讚嘆之聲，更是不絕於耳。難怪能在一月之中落成了，是因並非廣厦千間，顏如玉只得父女兩人，要那麼多房舍何用，連廳帶房，不過仍是十數間，她却深爲感動，也掩飾不了喜悅，怎生她心中的喜愛，偏是他張珏會知道。

張珏替她買來的僕婦丫環，得知是主人來了，同行的皆是主人的親眷，都奔了來叩見，就在這工夫，一乘轎子到了門口，原來是顏家的老蒼頭回來了，顏如玉父女去了秦中，屋子就是由他看守的，那晚屋子被燒，因是火起官兵就趕了來，這才得逃命，這蒼頭乃是看着顏如玉長大的，那張珏便接了過去，不用說，把顏如玉的喜惡，打孩提時起的事兒，都問了個詳盡，留住了一個多月，今日才得回去，換了一身好不光鮮的衣服。

顏如玉早知張珏把他接了去，她豈有不知張珏的用心，但她不好去喚回來，是以瞧見蒼頭，不由就一皺眉。但這受了一場驚駭的老家人，可沒有錯，却是這一來到，顏如玉倒對這屋子少了些陌生之感。

當下由兩個丫環引路，去屋後的樓閣亭台觀賞了一遍，雖是派人遠去採購的花木，尙未運到，但那樓閣亭台，倒比正屋還要華美，那族中的親眷更是讚不絕口。

那顏如玉的老伯父嘆道：「眞難爲了他，若是平常人物，便有用不完的銀子，一個月多的時日，豈能便建得成，建得如此精美的！」

便有人說道：「大伯父，你難道沒聽說，不要說濟南府了，便隣州縣的工匠，都去找來了，一總兒怕不上千，又是日以繼夜，這一樓一閣，都是分別同時趕建的，屋子雖在這裏，但全城都是作坊，造門的造門，做窗的就做窗，製傢俬的就不下十家店舖。」

其實這人所說，人人皆知，但這人說吧，大夥兒又是連聲讚嘆。那顏如玉却默默無言，皆因她不但也早知道，而且知道那張珏全都付出加倍的人工，全城都在頌揚張公子的好處。不過數十畝大的一個庭園，竟也處處曲徑通幽，幾度小橋流水，那濟南本以泉名天下，幾乎家家有泉，掘地可得，西北角上堆土成山，便成個四面環水的秀挺孤島。

那老伯父指着水中的蓮荷，說道：「你們知道麼，聽說這是巡撫衙門後園中移植過來的，要不然，那睡蓮那能就這快開花。姑娘，你眞是有福了，眞不知幾生修得。」

說得顏如玉這個江湖女兒，臉蛋兒也紅了，咀兒一呶說：「我才不稀罕哩。」

正說間，那老蒼頭忽然走了來，禀說知府衙門聽說姑娘到了，派人送了幾席酒菜來替姑娘暖屋。

顏如玉一怔！除非是那知府未卜先知，否則那會這麼快就得酒菜來？心中一動，不由瞟了她那老伯父一眼。皆因她這老伯父可是打城裏趕回來的，不禁連想到先前一下子來了那麼多族中姑嬸姊妹，不由分說就把她擁了來。

啊唷！八成兒是這老伯父和那知府安排下的計謀，哼！

但連她自己也不知心下是否惱，便有，也只那麼淡淡的一抹，一抹而過，像月輪邊上飄過的一掠淡淡浮雲。

說眞的，她便是這裏的主人了，這麼多親眷到來，又時已近午了，要是無酒飯欵待，那成什麼話，眞難爲這位知府想得到。何況平日這般人想見府台大人也不易，也不敢的，而今竟送酒菜來，那是多大的光采，可也就是顏如玉的光采。

瞧，她的眉兒可不是揚了，何曾有一些兒惱了？

那老伯父瞧在眼裏，可喜在心裏，便替她作了主，命人收下酒席，也滯着衆人到了前面廳中。

那一頓直鬧了兩個時辰，連人家巡撫大人，知府大人，尤其是那張公子，都討好他們的姑娘，那族中人等，豈不討好的，別瞧顏如玉是個武林女兒，非一般女流之輩，不禁也終於心花兒朶朶開。

祇有一宗兒不喜的，就是那無數大櫃替她縫製的衣衫，儘管那族中姊妹嘖嘖稱羨，她却連正眼也不瞧瞧。

眼看天色已近黃昏，那老伯父幾番催促，大夥兒才戀戀不捨地走了，臨行之時，那老人家言道：「姑娘，我知你是在家裏就不住的，早晚必要遠去，你去儘管去，這裏我日日必來替你照看。」

怪，那話毫不覺奇，却是笑得有異。顏姑娘心下的疑心又增了幾分，那料才送得衆人回來，只見那蒼頭已指揮着僕婦丫環，把屋中的玻璃燈，宮燈，全點着了，燈光之下，那屋中反而更增幽雅，別又是一番景象。

顏如玉奇道：「天尙未黑，你怎麼把燈全點着了。」

那老蒼頭竟也露了笑意，道：「貴客這就來了，倒是你也該換件衫兒了。」

顏如玉早已起疑，聞言登時一瞪眼，但這老蒼頭比她爹的年紀還大，不但看着她長大，而且看着她爹長大的，却也不好厲言的喝問，便道：「誰！甚麼貴客，快說！」

那老蒼頭忽然惶急起來，像是才知失言了，道：「是……是府台大人。是他受張公子之託，特來照看姑娘，今日姑娘你第一天入屋，他豈有不來的。」

顏如玉半信半疑，道：「那你怎知他此時會來？」

老蒼頭道：「這有何不明白的，衙門裏的公事，要這時才辦得完，我今日回來時，那府台大人亦親口說了。」

顏如玉這才信了，那官場之中，最是趨炎附勢，便是京中王侯，也要巴結那張尙書，何況一個小小的知府。

顏如玉雖是最惡這種人，但想到營建她這家園，這知府也盡了不少心力，而且正要知道這番用去了多少銀兩，她早已想過了，心想：花了多少銀子，我早晚還他就是，我可不白要他們的，也不沾他們這份光。

但銀子從何而來？除非像雲陽觀中的不義之財，但她豈會花用不義之財，一個初在江湖上行走，連油鹽是甚麼價錢也不知的姑娘，她想來，重建這屋，能要多少銀子，不過三五千罷了，變賣些田產，想也夠了，這些年頭父女兩人花用少，積存

的租穀也多的是。若不然想通了，她豈會坦然入住進來。

老蒼頭又道：「姑娘，今日你亂了一整天，身上的衫兒也有了油漬，再說，現在回到家，你也該換上姑娘家裝束，若仍這般扮相，如何見人。」

原來顏如玉要避人耳目，兀自男兒裝扮，她本就是個性豪邁，又洒脫的姑娘，本來不願，但想到府台說甚麼也是父母官，何況人家又知她是女兒身，是以雖不情願的，但仍然去換了舊時衣，不，她那還有舊時衣，不過張珏替她縫製的女兒衣。

她可不是世俗女兒，一不擦脂，二不抹粉，找出了素凈的衫兒換了，立即便出來。

不料她這裏才跨入廳中，啊呀！忙不迭地一縮，是那燈火輝煌的廳中，一人正迎着她一拱手！

怎會是張珏的！這……這可奇怪了。可不是張珏，那大廳中再無其他人在，就只有他，迎着顏如玉一拱手。

顏如玉登時大怒，她明白了，原來全都在騙她，這分明是安排下來的計策，脚步一蹬，說：「你你！不是走了麼？原來你們做就的詭計，好哇！」

那張珏着慌，連忙說道：「姑娘休要誤會，在下可不是今兒一早上了路。」

顏如玉哼了一聲，沉着臉，說道：「敢是上路往這裏來？」一時之間，他那老伯父和老蒼頭話中之話，笑的神秘蹊蹺，都又上了心頭，這可不是大夥兒串謀愚弄她麼？

張珏忙道：「姑娘有所不知，今兒是上了路，那知是出不到二十里地，我派在前頭探道的人，突然奔了回來，說是發現了賊踪，這番竟是以那個惡賊道飛天狐爲首，姑娘請想，我隨行的人雖多，但沒有一個是那般賊子的敵手，巡撫派去護送的官兵，更不濟事，故爾急忙趕了回來。」

顏如玉一怔，那張珏眞是誠惶誠恐，難道所說眞不假？

「你所言可眞？」顏如玉怒氣未消的說。

張珏偷偷瞧了她一眼，登時露出尙有餘悸的樣兒，道：「如何不眞，我隨行的人，現今尙留在此間以北二十里外那小鎭上，僅馬老鏢頭和吳護院，護送我折回濟南，只怕今天晚上賊子們就會動手，本是想請巡撫大人多派些官兵，却不料剛才得知，顏姑娘已然回轉，故爾前來請求相助，有姑娘你肯出馬，可勝得千萬無用的兵卒。」

那班賊子們那晚夜刦張珏無功而退，在濟南府燒了她的家園，那恨他不會消，必然仍在左近潛伏，這原在顏如玉意料之中，而她，不也正遍尋賊黨不獲麼？聞言登時眉兒一挑。廳中已亮了燈火，那窗外本來未黑，但也覺天色已晚了，且慢，二十里路程，可也得半個時辰，可得快些上路。

她一路北來，本就是因飛天狐尙未剪除，父仇未報是其一，而若斬草不除根，她父女也無寧日，亦且防不勝防，何況暴不除，良何能安，現今既有了賊踪，她那還會等待，亦不管張珏等是否作下詭計。

當下說道：「有勞公子多備一匹馬來。」

張珏掩飾不了那心中之喜，忙道：「有有，在下騎來的尙不蹇劣，不過……」

顏如玉正要回身去取寶劍，聞言止步，道：「不過甚麼？」

張珏道：「姑娘才回，坐席未暖，豈敢有勞姑娘連夜再又上路，何況……」

又是何況？顏如玉才一皺眉，張珏已道：「令尊爲了救助在下，結怨匪人，以致燒毀了姑娘的家園，在下好生過意不去，所以……」

顏如玉到底不是一個閨中女子，天性活潑潑，本來聽說發現了賊踪，恨不得即刻上路的，但聽他左一聲在下，右一聲在下，富貴人家的公子，硬要學那江湖口吻，可就有些兒滑稽，活脫像那書呆子朱逸，裝模作樣稱英雄一般，不由她笑了出聲，但她立即又忍住了笑，道：「對了，當眞難爲了你，也辛苦了你們，這屋子重建，花了多少銀子，你告訴我，好一總兒還給你。」

張珏忙不迭搖手道：「姑娘說那裏話，這房屋被賊人燒了，原是由我而被燒，令尊大人救命的大恩未報，由我而被燬的房屋，不由我來重建，那還算人麼，姑娘再休提起，却是姑娘今晚不用即刻上路，且先看這房屋重建得可還合姑娘的心意？因姑娘不在，在下只好自作了主張，若有不滿意處，便請示下，也好命人改造。」

那顏如玉是何等聰明的姑娘，見張珏說時難掩那得意之色，那傲氣可就作了怪，登時面色一沉，道：「你不提起也罷了，這房子正該改造。」

「改造！」張珏不是請她示下麼？怎倒大吃一驚？

顏如玉道：「咱們可是小戶人家，似這般王侯府第，可是咱們住得的，趁早兒改造回我家原來的模樣，還有，咱們雖然不是富甲一方，這點銀子也還拿得出來，該是多少銀子，必要還你，你若不要銀子，咱們也不要屋子，你趁早給我拆了。」

那張珏滿心以爲必能討得顏如玉的歡心，那料她是恁般烈性子，只急得額上見了汗。

顏如玉也不言語了，回身去收拾了一個小包，換回那一身男兒衣，佩了那把寶劍，再出廳來，只見那張珏兀自沒動彈，額上急出來的汗更多了。

顏如玉倒有些過意不去了，心想：你只顧討好我，却也要我受得下啊。當下聲調柔和了些，說道：「走吧，公子爺，這房子的事，咱們且慢些兒再算，擒賊要緊啊。」

原來這乃是那巡撫的計謀，要張珏假裝上路，暗地裏把顏如玉的老伯父請去說知，如此這般，顏如玉必然會回去那重建的新屋，待得黃昏時候，張珏却突然前往，教她要躲避來不及，不信人家張公子恁地一番苦心，就動不了她的鐵石之心。

那想到顏如玉心如鐵石，就是不爲所動，那張珏本想顏如玉必待他以客禮，留他下榻，相處一久，怕她不生情，這一見顏如玉說走就走，慌忙跟了出來。

張珏所說似假還眞，老鏢頭馬回回和吳護院，還是眞候在外面，馬回回不識顏如玉，吳護院一怔，早是呵呵笑道：「姑娘這般裝束，難怪見面不相識了。」

顏如玉想到那日出潼關途中，以及三門峽之事，不由哼了一聲。

那一邊，馬老鏢頭却已拱了手，道：「便是顏家姑娘麼？老朽久仰了。」

那顏如玉早認識這馬回回，人家這大年紀，武林中人，可不以武功論尊卑，忙躬身抱拳，道：「不敢，馬老鏢頭過獎了。晚輩亦久仰得很。」

張珏在顏如玉背後，連使眼色，吳護院道：「老鏢頭，敢情顏姑娘也久仰你的大名，我也不用引見了。」

馬回回道：「慚愧，早聞姑娘掃蕩飛天狐的老巢，隻身獨劍，爲江湖除此大害，現今天下揚名，誰人不敬，偏是老朽無能，連姑娘的劍底亡魂也退他不得，慚愧慚愧！」說着，已回頭對吳護院道：「若不是當着張公子和你吳老哥面前，任誰說她獨戰羣寇，且傷亡了二十多個賊衆，說甚麼我也不信，姑娘，眞難爲你這點年紀，當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愈加顯得我輩老朽了。」

這馬老鏢頭讚是眞讚，愧是眞愧，倒令顏如玉覥覥不安，連忙說道：「老鏢頭休得過謙，那不過是智取，非以力勝。」

馬老鏢頭道：「足見姑娘足智多謀，但若非劍術造極登峯，豈能得够，這番陪同張公子前來，尙請再助一臂，若能平安護送公子上京，老朽感激不盡。」

張珏忙插言道：「好教老鏢頭歡喜，顏姑娘這已答應了，而且顏姑娘的意思，這就要起程，」因是他站在顏如玉身後，故爾得以連使眼色，說道：「却是我再三勸阻，勞動姑娘，[illegible]更要連夜起程，那如何使得。」

那馬鏢頭與吳護院這麼一點頭，顏如玉已道：「既然賊踪已現，放着你那班人在那小鎭上，你是不怕了，就不怕那些人遭賊子的毒手麼？飛天狐遭了這場挫敗，已恨我等入骨，賊人們已紅了眼，還不快去，老實說，我正苦尋不出賊人的踪跡，而今賊踪已現，他們不來，我也要立即去尋他。」

那吳護院和馬鏢頭互望了一眼，原來今早出發的一行人，停留在小鎭上是眞，說賊踪已現，那可是沒有的事，不過是張珏假借的題兒。

吳護院立即明白了，忙道：「姑娘，那你可不用担心，賊子們知道張公子沒同行，必不敢妄動，馬鏢頭，你說是麼？」

馬回回知道張珏對這顏姑娘一往情深，雖見兩人擠眉弄眼，却不願欺騙人家姑娘，不得已只好微點了點頭，不發一言。

那顏如玉的性子那是能忍耐等待的，眉頭一皺，道：「好吧，你們留下，我走我的。」

話聲未落，已到了橋頭，張珏急了，叫道：「姑娘慢走！」那顏如玉的身影却早由濃而淡，瞬即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張珏急得蹬脚，說道：「這這……快……快追。」

吳護院一躍上馬，道：「老鏢頭，你護送公子隨後跟來，我這就追去。」

饒是他快馬加鞭，直到那已瞧見了鎭上的燈火，仍未見到顏如玉的影子，吳護院可急了，這教他如何向公子交待，快馬覺不及人快。

其實顏如玉那能快得過奔馬，不過聽得馬蹄聲來到切近，便一閃身，隱於道左，隨後那張珏與馬回回兩騎也到了，她亦是這般，是以她並未離開三人太遠，是她想到這張公子對她父女，究竟誰對誰有恩，那可一時也說不清。張珏若不是她爹相救，早沒命了，但她爹若不是張珏借助官府之力，早日送到秦中，又豈有命在，這番賊子尋仇，燒了她的家園，不論她領不領人家的，那情也是在的，她豈能不暗中相護。

顏如玉讓三騎都過去了，這才隨後跟去，心想，這樣倒好，和他們一道兒走，那張珏只顧獻慇懃，有多討厭，何如這般自由自在，而且在暗中保護，倒比明裏更有利。

顏如玉打定主意，倒放緩了脚步，不料那鎭口已在望了，隱隱似聽得一聲金鐵交鳴，夾雜着一聲狂笑，那後面的兩騎過去才不過一會工夫，顏如玉心頭一震，早拔劍伏腰，快如箭弩離弦，只見一匹空馬狂奔而來，雖在黑暗之中，但那鞍上飄飛起來的黃綢，她一見便知是那張珏的坐騎，馬既狂奔，自是受驚，馬空人杳，自是有了意外，顏如玉這一驚，非同小可，尙未奔出數丈遠，只見道上躺着一人一馬，那馬蹄斷了後蹄，兀自在道邊掙扎，人已不能動彈。

是馬回回，老鏢頭顯然已死了，夜風拂起他那花白的鬍鬚，睜着一雙恐怖的大眼。

就在這工夫，那鎭口奔出了幾個人來，顯是也聽到了聲响，顏如玉忙一閃身，只見奔來的第一個就是吳護院，顯然他先到鎭上來，不見顏如玉，恰好迎了前來。

那幾人同是一聲驚呼，只見那吳護院一蹬脚叫道：「不好，張公子！快找！」

死了馬回回，在他們心目中不及不見了張珏那般重要，但這時有人仍然俯身查看，搖頭說：「沒救了，中了穿心鏢。」

顏如玉便明白了，穿心鏢！除了飛天狐，那還有別個，馬在人杳，張珏必是被擄去了，賊子但與張珏並非有仇，志在錢財，當然也就不會傷他性命。

她那還會遲疑，立即退後，應想賊子們必不會南下，張珏失了踪，官面上豈會不大舉出動搜查，八成兒是往北去了，她聽得朱逸說過，那黑判官打北來，近着京中，飛天狐另有巢穴，心想既然賊子們帶着張珏，那就快不了，立即追趕，只怕還能追得上。

她這裏才繞過一個山崗，驀見右後面火光一閃，跟着人聲沸騰，也不過才這麼一怔，那火光已是冲天，不用瞧，已知是小鎭上失火！

那有這麼巧的事？必是賊人放的火，難道並沒走，仍在鎭上？

但顏如玉才一轉身，心下已明白了，若然賊子們志在擄人，豈會仍停留在鎭上不走的，這必是賊人脫身之計。要知張珏除了隨行的護院鏢師，尙有巡撫派出護送的官兵，張珏失了踪，必然追尋，鎭上失火大亂，自然也把這般人全牽制了。

顏如玉雖然歷練不多，但聰明絕頂，心想：「我可不能上賊子們的當。」

（未完）


拿破侖—
震撼歐洲之
成功人仕,
魄力超人,
縱橫無敵.
寧神固本
1785年,在法國巴黎軍校,拿破侖自校官手上接到肄業文憑;自此以他超人的明智慧力,傑出之軍事天才,奮鬥十數載,而建立了法國在歐陸之盟主地位,以及其富傳奇性的英雄姿影.
據歷史所載,拿破侖極注意身心之保養,對食物營養之要求尤高,故此擁有異常之魄力,日理萬機,綽綽有餘.
今日之香港式生活,繁忙緊張,不次軍旅,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業務繁重,往往過度勞心勞力,所以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強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